



名著名译

# 堂吉珂德 (上)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插图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第一章

著名绅士堂吉珂德·台·拉·曼却的性格和日常生活。

不久以前，有位绅士①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村名我不想提了。

他这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他日常吃的砂锅杂烩里，牛肉比羊肉多些②，晚餐往往是剩肉凉拌葱头，星期六吃煎腌肉和摊鸡蛋③；星期五吃扁豆④；星期日添只小鸽子；这就花了他一年四分之三的收入。他在节日穿黑色细呢子的大氅、丝绒裤、丝绒鞋，平时穿一套上好的本色粗呢子衣服，这就把余钱花光。他家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管家妈，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能下地也能上街的小伙子，替他套马、除草。我们这位绅士快五十岁了，体格很强健。他身材瘦削，面貌清癯，每天很早起身，喜欢打猎。据说他姓吉哈达，又一说是吉沙达，记载不一，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那。不过这点在本书无关紧要，咱们只要讲来不失故事的真相就行。且说这位绅士，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把打猎呀、甚至管理家产呀都忘个一干二净。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他最称赞作家斐利西阿诺·台·西尔巴①的作品，因为文笔讲究，会绕着弯儿打比方；他简直视为至宝，尤其是经常读到的那些求情和怨望的书信，例如：“你以无理对待我的有理，这个所以然之理，使我有理也理亏气短；因此我埋怨你美，确是有理。”又如：“??崇高的天用神圣的手法，把星辰来增饰了你的神圣，使你能值当你的伟大所当值的价值。”

可怜的绅士给这些话迷了心窍，夜里还眼睁睁醒着，要理解这些句子，探索其中的意义。其实，即使亚里斯多德特地为此还魂再生，也探索不出，也不会理解。这位绅士对于堂贝利阿尼斯②打伤了人自己也受到的创伤，总觉得不大放心，因为照他设想，尽管外科医生手段高明，伤口治好了也不免留下浑身满脸的瘢痕。不过话又说回来，作者在结尾声明故事还未完待续，这点他很赞成。他屡次手痒痒地要动笔，真去把故事补完。只因为他时时刻刻盘算着更重要的事，才没有这么办，否则他一定会动笔去写，而且真会写出来。他常常和本村的一位神父（西宛沙①原文 *hidalgo*，指绅士地主。他们没有爵位，还算不上贵族，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他们世代信奉基督教，是纯粹西班牙血统，不混杂摩尔人或犹太人的血。

② 西班牙那时期的羊肉比牛肉贵。

③ 原文 *duelos y quebrantos*，星期六在西班牙是吃小斋的日子，不吃肉，可是准许吃牲畜的头、尾、脚爪、心、肝、肠、胃等杂碎，称为 *duelos y quebrantos*。但各地区、各时期习俗不同，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在拉·曼却地区，这个菜就是煎腌肉和摊鸡蛋。

④ 星期五是天主教的斋日，不吃肉。

① 塞万提斯同时代的骑士小说作家。

② 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下面举的都是骑士小说里的人物，本书第六章一一提到那些小说。

大学①毕业的一位博学之士）争论骑士里谁最杰出：是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呢，还是阿马狄斯·台·咖乌拉。可是本村的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认为他们都比不上太阳骑士，能和太阳骑士比美的只有阿马狄斯·台·咖乌拉的弟弟堂咖拉奥尔，因为他能屈能伸，不是个谨小慎微的骑士，也不象他哥哥那么爱哭，论勇敢，也一点不输他哥哥。

长话短说，他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这样少睡觉，多读书，他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他满脑袋尽是书上读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呀、创伤呀、调情呀、恋爱呀、痛苦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他固执成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他常说：熙德·如恰·狄亚斯②是一位了不起的骑士，但是比不上火剑骑士；火剑骑士只消把剑反手一挥，就把一对凶魔恶煞也似的人都劈成两半。他尤其佩服贝那尔都·台·咖比欧，因为他仿照赫拉克利斯用两臂扼杀地神之子安泰的办法，在隆塞斯巴列斯杀死了有魔法护身的罗丹。他很称赞巨人莫冈德，因为他那一族都是些傲慢无礼的巨人，唯独他温文有礼。不过他最喜欢的是瑞那尔多斯·台·蒙达尔班，尤其喜欢他冲出自己的城堡，逢人抢劫，又到海外把传说是全身金铸的穆罕默德的像盗来。他还要把出卖同伙的好贼咖拉隆狠狠地踢一顿，情愿赔掉一个管家妈，甚至再贴上一个外甥女作为代价。

总之，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性，天下疯子从没有象他那样想入非非的。

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担种种艰险，将来功成名就，就可以名传千古。他觉得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这可怜家伙梦想凭双臂之力，显身成名，少说也做到个特拉比松达①的皇帝。他打着如意算盘自得其乐，急要把心愿见诸实行。他头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曾祖传下的一套盔甲。这套盔甲长年累月堆在一个角落里没人理会，已经生锈发霉。他用尽方法去擦洗收拾，可是发现一个大缺陷，这里没有掩护整个头脸的全盔，光有一只不带面甲的顶盔。他巧出心裁，设法弥补，用硬纸做成个面甲，装在顶盔上，就仿佛是一只完整的头盔。他拔剑把它刺两下，试试是否结实而经得起刀割，可是一剑斩下，把一星期的成绩都断送了。他瞧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大为扫兴。他防再有这种危险，用几条铁皮衬着重新做了一个，自以为够结实了，不肯再检验，就当它是坚牢的、带面甲的头盔。

他接着想到自己的马。这匹马，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②；它比郭内拉那只皮包瘦骨的马还毛病百出③。可是在我①一所小规模的大学，这类大学是当时人经常嘲笑的。

② 熙德·如恰·狄亚斯（*Cid Ruy Diaz*）是十一世纪的西班牙民族英雄。

① 据骑士小说，勇敢的骑士瑞那尔多多做了这地方的皇帝。参看前言 6 页注②。

② 原文 *cuarto* 有双关的意义：一指牲畜蹄上的裂纹，一是货币名，一个瑞尔可兑八文。原文说，蹄上的夸阿多，比一个瑞尔里的夸阿多还要多。

③ 郭内拉（*Gonela*），十五世纪意大利君主斐拉瑞（*Ferrara*）宫里的滑稽家，他那匹瘦马往往充他取笑的资料。

们这位绅士看来，亚历山大的布赛法洛④、熙德的巴巴艾咖⑤都比不上。

他费了四天功夫给它取名字，心想：它主人是大名鼎鼎的骑士，它本身又是好一匹骏马，没有出色的名字说不过去。他要想个名字，既能表明它在主人成为游侠骑士之前的声价，又能表明它现在的声价：它主人今非昔比了，它当然也该另取个又显赫又响亮的名字才配得过它主人的新声价和新职业。他心里打着稿子，拟出了好些名字，又撇开不要，又添拟，又取消，又重拟。最后他决定为它取名“驽骀难得”，觉得这个名字高贵、响亮，而且表明它从前是一匹驽马，现在却希世难得①。

他为自己的马取了这样中意的名字，也要给自己取一个，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珂德。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点，上文说起这部真实传记的作者断定他姓吉哈达，而不是别人主张的吉沙达②。可是他想到英勇的阿马狄斯认为单以阿马狄斯为姓还不够，他要为国增光，把国名附加在姓上，自称阿马狄斯·台·咖乌拉。我们这位绅士因为要充地道的骑士，决定也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自称堂吉珂德·台·拉·曼却。他觉得这来可以标明自己的籍贯，而且以地名为姓，可以替本乡增光。

他的盔甲已经收拾干净，顶盔已经改成头盔，马已经取了名字，自己也已经定了名称，可是觉得美中不足，他还得找个意中人。因为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他想：“游侠骑士常会碰到巨人。假如我是罪有应得而倒了霉，或是交上了好运，



也碰到个把巨人，我和他交手，把他打倒或劈作两半，一句话，我把他打败，降伏了他，那么，我可以命令他去拜见个人儿，叫他进门去双膝跪倒在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小姐，我是巨人卡拉库良布洛，是马林德拉尼亚岛的大王。有一位赞不胜赞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和我决斗，把我打败了，命我到您小姐面前来，听您差遣。’那可多好啊！”啊！我们这位绅士想出了这段道白，尤其是给自己意中人选定了名字之后，真是兴高采烈。原来，据人家说，他曾经爱上附近村子上一个很漂亮的农村姑娘，不过那姑娘看来对这事毫无所知，也满不在乎。她名叫阿尔东沙·罗任索；他认为她可以称为自己的意中人。他想给她取个名字，既要跟原名相仿佛，又要带些公主贵人的意味，最后决定称她为“杜尔西内娅<sup>①</sup>·台尔·托波索”，因为她是托波索村上的人。他觉得这个名字就象他为自己以及自己一切东西所取的名字一样，悦耳、别致，而且很有意思。

④ 亚历山大所骑的骏马。

⑤ 熙德所骑的骏马。

① 原文 *Rocinante*，分析开来，*rocin* 指弩马；*ante* 是 *antes* 的古写，指“以前”，也指“在前列”，“第一”。

② 吉哈达和吉诃德声音相近。

① 杜尔西内娅 (*Dulcinea*) 是从 *dulce* (甜蜜或温柔) 这字化出来的。



### 第三章

堂吉珂德自封骑士的趣事。

他心上有事，草草吃下那餐简陋的客饭，就把店主叫到马房里，关上门，对他双膝跪下说：

“英勇的骑士，我求您一件事：这事会增长您的名誉，也是为人类造福，请您惠然垂允；要不，我就跪在这儿一辈子不起来。”

店主看到脚边跪着的客人，又听到他这套话，瞪着眼不知所措，拉他又不肯起来，只好答应；他这才起身。

堂吉珂德对店主说：“我的先生，我知道您顶爽气；您既已答应，我就告诉您吧。我是个游侠骑士，一心要去周游世界，猎奇冒险，拯救苦难的人，尽我骑士的本分。我急要有个骑士的头衔，干这些事才名正言顺。所以我求您明天封授我骑士的名号，多承您已经答应了。今晚我在您堡垒的小礼拜堂守夜，看护我的盔甲①，明早呢，我已经说过，您就可以封我。”

上文已经说过，店主相当狡猾，早怀疑这位客人脑经有病；他听了这番话心里越发了然，决计迎合他，借此晚上可以逗笑取乐。店主就对堂吉珂德说，他的愿望和要求都很合理，他这样相貌堂堂，风度文雅，一望而知是很高贵的绅士；这么高贵的绅士应该有这样的意愿。店主还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干过这个光荣的事业，到各地去猎奇冒险，象玛拉咖的晾鱼场呀，利阿朗的“列岛”呀，赛维利亚的管辖区呀，赛果比亚的小市场呀，瓦兰西亚的橄榄林广场呀，格拉那达的环行路呀，圣路加码头呀，果都巴的石马区呀，托雷都的小酒店①呀等等，他都到过，凭他脚轻手巧，干下不少坏事，引诱过许多寡妇，糟蹋过几个姑娘，也欺骗过几个孤儿，反正西班牙国内所有的衙门、法院，都知道他的名字。

后来他退隐在这座城堡里，靠自己和其他人的财产过日子，凡是游侠骑士，不论什么等级、什么地位的他都招待，这无非因为对他们情谊深厚，并且指望他们分出些财物来，作为酬谢。他又说，他堡垒里没有小礼拜堂供客人看守盔甲；小礼拜堂已经拆掉，准备重新盖的呢；不过据他所知，不得已的时候，随便哪里都可以看守盔甲，今晚堂吉珂德不妨在堡垒的院子里看守，明天早上只要天公作美，就可以举行封授仪式，叫堂吉珂德成为全世界最货真价实的骑士。

他问堂吉珂德带钱没有。堂吉珂德说，一个子儿也没带，他在游侠骑士的传记里从没读到骑士带钱。店主说这不对，随身带些钱和干净衬衣分明是少不了的，这种事不言而喻；尽管书上不写，不能就以为游侠骑士不带。他拿定那么许多书上写的游侠骑士，个个都带着饱满的钱袋做盘缠，还带干净衬衣，还带一满盒油膏，受了伤可以用来治疗。他们在荒郊野地里跟人家决斗，受了伤谁给治疗呀？如有要好的魔术师，就马上会去救护，叫个小姑娘呀、侏儒呀带一瓶仙水，乘一朵云从天空上飞去；受伤的骑士喝下一滴仙水，伤口立刻平复，好象没受伤一样。如果①待封的骑士在举行封授仪式的前夕，须彻夜在礼拜堂里守着自己的盔甲祷告。

① 这都是流氓小偷活跃的地方。

没这种方便，从前的骑士总叫自己的侍从随身带着些钱和少不了的东西，象医疗用的软布油膏之类。不带侍从的骑士是很少的，他们就东西装在精致的褡裢袋①里亲自带着。这种褡裢袋看不出来，搭在马鞍后面好象是别的什么贵重东西；因为游侠骑士如果不是为了刚才讲的那个缘故，带着个褡裢袋究竟不成体统。店主人还说，他一会儿就要做堂吉珂德的教父了，教父可以命令教子，但他只劝告堂吉珂德，以后出门一定要带钱，还得置备刚才讲的那些东西，碰到意外就知道多么有用。

堂吉珂德答应一一听从店主的劝告，就照当时的安排到客店旁边一个大院里去看守盔甲。他把盔甲一件件堆在井边水槽里，自己挎着盾牌，缠起长枪，神气十足地在水槽前面来回巡行。这时天色已渐渐昏黑。

店主把这位客人的疯病告诉了所有的旅客，又讲他要看守盔甲，等待那封授骑士的典礼。大家想不到他疯得那么别致，都赶出来远远观望。

只见他一会儿专心一志地来回巡行，一会儿靠着长枪站立，好半天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盔甲。夜渐深，可是月光皎洁，照耀得如同白昼，这位新骑士的一举一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住店的一个骡夫想起要打水饮他的一群骡子，他得把堂吉珂德堆在水槽里的盔甲挪开。这位骑士瞧他跑近来就大声喝道：

“嘿！莽撞的骑士！这副盔甲的主人是带剑的骑士里最勇敢的，你想来碰他的盔甲吗？不论你是谁，瞧着点儿，别来碰！要是大胆胡闹，准备着拿性命赔偿！”

骡夫听了这番话要是小心在意，就安全无事了；可是他满不理睬，抓着盔甲上的皮带，把盔甲扔得老远。堂吉珂德看见了就抬眼望天，好象是和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通诚的样儿，说道：“我的小姐啊！我这颗向你归依的心第一次受到侮辱了，我求你救援！这是我第一个紧急关头，请不要吝惜你的保佑啊！”

他一面说，一面放下盾牌，双手举起长枪，对准骡夫的脑袋狠狠打了一下。骡夫重伤倒地，假如再挨那么一下，就不用请教外科医生了。

堂吉珂德打倒了骡夫，把盔甲仍旧堆好，还照原先那样专心一志地来回巡行。过一会儿，又一个骡夫跑来，也是要打水饮他的一群骡子。他不知道刚才的事，因为第一个骡夫还没苏醒。他正想把水槽里的盔甲挪开，堂吉珂德一句话不说，也不求哪位保佑，重又放下盾牌，拿起长枪。他没把长枪打断，只把第二个骡夫的脑袋打得四分五裂。客店里的人都闻声赶来，店主也在内。堂吉珂德一见就跨上盾牌，按剑喊道：“美丽的小姐呀！我这副软弱的心肠靠了你才有勇气和力量！为你颠倒的骑士正有大难临头，现在是请求你小姐垂念的时候了！”

他这么一喊，觉得勇气百倍，即使全世界的骡夫都向他冲来，他也绝不退却一步。别的骡夫看见同伙受伤，就在远处拣起石子，雨点也似的向堂吉珂德掷来。堂吉珂德尽力用盾牌抵挡，却不敢离开水槽，因为要守护盔甲。客店主大声叫骡夫别惹堂吉珂德，说已经告诉他们这人是疯子，即使把他们一个个都打死，也不能依法判罪。堂吉珂德也在叫嚷，嚷得比店主还响。他骂那伙人两面三刀，不讲信义，堡垒长官纵容他们这样，可见也是混蛋，不是好人，他堂吉珂德要是已经封授骑士的称号，① 西班牙人出门携带的旅行袋，往往用色彩鲜明的毛织品制成，中间开口，两头缝死，搭在牲口背上。

对他决不轻饶。“至于你们这伙下贱小人，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滚吧！”

向前吧！来吧！尽量跟我作对吧！回头你们自己瞧瞧，你们这样愚蠢粗暴，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他讲得非常理直气壮，掷石子的那伙人不由得害怕了。他们一半为此，一半也因为店主劝阻，就住手不掷。堂吉珂德让他们把两个受伤的骡夫抬走，照旧看守盔甲，和原先一样沉着、镇静。

店主受不了这位客人的胡闹，决计直截了当，马上把那倒楣的骑士封号授与他，免得再出乱子。他找了堂吉珂德，为自己辩解说，一点不知道那伙蠢人冒犯他；他们胆大妄为，反正已经狠狠地受了惩罚。他又说，他早已声明堡垒里没有小礼拜堂，所以封授骑士也就不必再讲究仪式。他知道这种仪式的关键只在用手掌拍一下颈窝，再用剑平拍一下肩膀；这是郊野里也可以举行的。看守盔甲只消两个钟头，堂吉珂德已经看守了四个多钟头，可算是格外地道了。堂吉珂德句句信以为真，表示一切听命，只求尽快完事；等他封授了骑士称号，如果再受攻击，准把全堡垒的人杀个一干二净，除非堡垒长官特别关照的，才卖面子手下留情。

这位堡垒长官听了他的话提心吊胆，忙去拿一本供给骡夫草料的账簿，叫一个男孩子举着个蜡烛头跟着，还带着上文说起的两个姑娘，同到堂吉珂德跟前，叫他跪下。店主仿佛念经似的对着账簿念念有词，一面举手在堂吉珂德颈窝上狠狠打一掌，接着又用堂吉珂德自己的剑在他肩膀上使劲拍一下，齿缝里嘟嘟囔囔，好象在念经；然后命令一个姑娘替堂吉珂德挂剑。她干事非常正经，也非常沉着；要不是那么正经沉

着，举行这套仪式随时都保不住失声大笑的。可是两个姑娘领教过这位新骑士的本领，忍住没笑。这位贵小姐替他挂剑的时候说：“但愿上帝保佑您做个福将，百战百胜。”

堂吉诃德问她叫什么名字，让他知道自己是受了谁的恩，将来凭力气赢得荣誉，可以分一份给她。她很谦虚地说，她名叫托萝沙，父亲是托雷都的鞋匠，住在桑丘·卞那牙<sup>①</sup>那些小店附近；还说她无论在哪里，都愿意伺候他，把他奉为主顾。堂吉诃德说，请她赏脸以后用“堂”的尊号，自称堂娜托萝沙。她一口答应。另一个姑娘替他套上踢马刺，他也照样答谢，问她的名字。她说叫莫利内拉，父亲是安德盖拉有身分的磨坊主人。堂吉诃德也请她用“堂”的尊号，自称堂娜莫利内拉。他说以后还要为她效劳，给她好处。

这一套破天荒的仪式飞快举行完毕，堂吉诃德急不可待，就要骑马出去猎奇冒险。他立即为驽骍难得套上鞍辔，骑上马，拥抱了店主，谢他封授骑士称号的恩典；他那套话异想天开，简直无法转述。店主巴不得他出门，答辞虽然风格相似，却简洁得多。他连住店的钱都没要，就欢送客人走了。

<sup>①</sup> 托雷都的菜场。



## 第五章

我们这位骑士的灾殃。

他瞧自己实在动弹不得，就应用惯技，默想他书上读过的那些情节。

他疯癫的头脑立刻想起巴尔多维诺斯在山里给卡洛多打伤后碰到曼图阿侯爵的事<sup>①</sup>。这段故事小孩子都熟悉，青年人也知道，老年人不仅赞赏，还信为真实——当然，这只是象穆罕默德的奇迹一样真实。他觉得那情节和自己的处境恰好相似，就在地上打滚，好象疼痛得厉害，一边有气无力地背诵那位绿林骑士<sup>②</sup>受伤后的话；相传是这么说的：你在哪里啊？我的夫人，

怎么对我的痛苦毫无怜悯？

夫人啊，你大概不知道吧？

不然就是已经失节变心。

他一句句往下背诵，直背到下面两行：啊，尊贵的曼图阿侯爵！

我的舅舅，我的骨肉至亲！

无巧不巧，他刚背到这里，他街坊上一个老乡运了麦子上磨坊，回来恰好路过，看见躺着个人，就来问是谁，害了什么病哼得这么苦痛。堂吉诃德拿定他是自己的舅父曼图阿侯爵，所以并不答话，只照着歌谣往下背诵，叙说自己怎么遭祸，自己的老婆怎么和大皇帝的儿子恋爱，讲的全是歌谣里的那一套。

老乡听了这一派胡言，莫名其妙。堂吉诃德的护眼罩已经给那顿乱棒打碎，老乡揭开了，抹掉满脸尘土，一看原来认识，就说：“吉哈那先生，”——他发疯变为游侠骑士之前，还安安闲闲当绅士的时候，想必就叫这个名字——“谁把您弄成这副模样的呀？”

随人家问什么，他只顾把那歌谣背下去。老乡没奈何，只好尽力把他胸前背后的铠甲除下，看受伤没有，可是未见流血，也找不到伤痕。

他设法把这位街坊扶起来，费了好大劲，抱上了自己的驴子，因为觉得还是这头驴安稳。他把许多兵器和长枪的断柄捆成一堆，叫驾驢难得驮着，自己拉着一马一驴的缰绳，取道回村，一路上想着堂吉诃德说的那些胡话，老大不放心。堂吉诃德心上也一样沉重，他挨了好一顿揍，驴背上摇晃不稳，不时大口叹气，声彻云霄。老乡不免又问他哪里疼痛。

准是魔鬼在提示他对景的故事，他这会儿把巴尔多维诺斯忘了，却记起了摩尔人阿宾德来被安德盖拉总督罗德利戈·台·那尔巴艾斯捉住，押送到总督署去的事。这是他在霍尔黑·蒙台玛姚的传奇《狄亚娜》里读到的；他就把书上阿宾德来被俘后回答罗德利戈·台·那尔巴艾斯的话，逐字逐句照搬着回答。他应用得很对景，老乡听着那一片胡言，只好自认晦气；由此知道这位街坊是疯了，就赶紧回村，免得听他没完没了的<sup>①</sup>。这是欧洲古代歌谣里的故事，见1955年在安贝瑞斯出版的《歌谣集》（*Cancionero de Amberes*）。这段故事讲查理曼大帝的儿子卡洛多爱上了巴尔多维诺斯的妻子，想杀掉巴尔多维诺斯而占有他的妻子。巴尔多维诺斯受伤后碰到他的舅父曼图阿侯爵，救得性命。

<sup>②</sup> 巴尔多维诺斯的别号。

背诵不耐烦。堂吉诃德背到末了说：“您知道吗，堂罗德利戈·台·那尔巴艾斯先生，我刚才说的哈丽法美人，就是现在那位漂亮的杜尔西内娅·台·托波索。我曾经为她立下些骑士的功绩，都赫赫有名，而且空前绝后，当世无双；今后呢，我还要照样干下去。”<sup>①</sup>

农夫听了这话，答道：

“先生，您瞧瞧，我区区不是罗德利戈·台·那尔巴艾斯，也不是曼图阿侯爵，我是您的街坊贝德罗·阿朗索；您既不是巴尔多维诺斯，也不是阿宾德来，您是有体面的绅士吉哈那先生。”

堂吉诃德说：“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不但可做刚才说的那两人，还可以做法兰西十二武士<sup>②</sup>，甚至世界九大豪杰<sup>③</sup>。他们的功绩，不论各归各或一股脑儿总在一起，都比不上我的伟大。”

他们说着话，到村已经夜色四合。老乡要等天黑了进村，免得人家看见这位挨打的绅士骑着这么下贱的牲口。他看着是时候了，就进村到堂吉诃德家，只听得里面闹嚷嚷的。本村的神父和理发师是堂吉诃德的好朋友，两人都在那里，管家妈正提高嗓子跟他们说话呢。

“贝罗·贝瑞斯硕士先生，”——这是神父的名字——“您瞧我们先生是遭了什么祸吧？三天没见他的影儿了。他的马呀、盾牌呀、长枪呀、盔甲呀都不见了。真糟糕！他收藏了那些倒霉的骑士小说，成天成夜的读，我瞧他准是读得头脑颠倒了。这好比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一样千真万确。我现在想起来，我有好几回听见他自言自语，说要做游侠骑士，走遍世界去猎奇冒险呢。那种书断送了拉·曼却最精明的头脑，我真恨不得一股脑儿都交给地狱里的魔鬼去！”

那外甥女也这么说，还说得有些：“尼古拉斯师傅，”——这是理发师的名字，——“您可知道，我舅舅往往一口气把那种胡说八道的倒霉小说连看两日两夜，看完了把书一擦，拔剑对着墙乱斫，斫得精疲力尽，就说自己杀了高塔似的四个巨人；他累得浑身大汗，就说那是打仗受伤的鲜血。他喝下一大盆凉水，定下神，就说那是他朋友大法师艾斯忌博士<sup>①</sup>送来的仙水。都怪我不好，没把我舅舅这些疯疯癫癫的事告诉您两位，让你们乘早防止，并且把那些害人的书烧光。他有好多书就象邪说异端一样，该一把火烧掉。”

神父道：“我也这么说。明天一定要对他的书公审一番，判处火刑，免得人家读了也象我这位好朋友一样行径。”

里面说话，外面都听见。那老乡才明白他这位街坊的病情，就高声喊道：

“请开门啊！重伤的巴尔多维诺斯先生由曼图阿侯爵送回来了！摩尔人阿宾德来先生给英勇的安德盖拉总督罗德利戈·台·那尔巴艾斯活捉了押回来了！”

<sup>①</sup> 霍尔黑·蒙台玛姚的《狄亚娜》第四卷里，讲摩尔人阿宾德来和哈丽法美人的恋爱。

<sup>②</sup> 指扈从查理曼大帝的十二勇将，如奥利维罗斯、罗尔丹、瑞那尔多斯·台·蒙答尔班等。

<sup>③</sup> 指约书亚、大卫、犹太·马加利欧三犹太人；亚历山大大帝、赫克忒尔、凯撒大帝三异教徒；阿塞王、查理大帝、戈都弗瑞多·台·布利盎三基督徒；共九人。

<sup>①</sup> 骑士小说里常提到一位大法师，名阿尔基菲（Alquife），这位侄女把他的名字叫错了。

大家闻声赶到门口，朋友上来认朋友，管家妈上来接东家，外甥女上来迎舅父。堂吉诃德没有下驴，因为没力气了。大家跑来拥抱他，他说：

“你们大家别乱，都是我这匹马的罪过，害我受了重伤回来。你们抬我上床，想办法请女法师乌尔干达<sup>①</sup>来给我治伤吧。”

管家妈道：“瞧！真倒霉！我早看透我们东家瘸了哪一条腿！您好好儿上楼吧，不用请什么乌尔疙瘩，我们这里会给您治疗的。嘻！我真要千遍万遍咒骂那些骑士小说，把您害到这个地步！”

他们随即抬他上床，检点他身上的伤痕，可是一点没找着。他说自己刚和十个巨人交战，一个个都高大无比、凶猛绝伦；正打呢，他坐下的驾驢难得把他摔了一大交，他身上的伤都是跌撞的暗伤。

神父说：“啊哈！这里面还有巨人呢！我凭十字架发誓，明天不到天黑，准把那些小说烧个干净。”

他们问堂吉诃德许多话，他一句不答，只要求给点儿东西吃，让他睡觉；那是他最迫切的需要。他们照办了。神父就细细盘问老乡怎样找到堂吉诃德的。老乡原原本本讲了一遍，连堂吉诃德躺在地下和一路上说的那些疯话也没漏掉。这位硕士<sup>②</sup>听了越发觉得自己想办的事得赶紧下手，第二天就邀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理发师同到堂吉诃德家来。

① 乌尔干达（Urganda）是阿尔基菲的妻子，下文管家妈也把她的名字叫错了。







## 第七章

我们这位好骑士堂吉珂德·台·拉·曼却第二次出行。

这时堂吉珂德忽然大叫大嚷，喊道：“来啊！来啊！英勇的骑士，该来显显身手了！这场比武都让朝廷上的骑士占了上风！”

他们听见叫嚷忙赶去，其余的书就没再检查。所以《咖罗雷阿》<sup>①</sup>、《西班牙的狮子》<sup>②</sup>和堂鲁伊斯·台·阿比拉的《大皇帝的功业》<sup>③</sup>这几本书，大概未经审查，就送进火里去了。它们一定是在剩下的那堆书里，神父要是看见，也许不会判处它们那样的酷刑。

他们赶去，堂吉珂德已经起床，嘴里乱嚷，手里挥剑四面乱刺乱砍。

他非常清醒，没一点睡起蒙眬的样子。他们抱住他，硬把他又送上床。

他安静了一些，对神父说：

“杜尔宾大主教大人啊，这番比武，我们自称十二武士的没当作一回事，竟让朝廷上的骑士得胜，真是奇耻大辱。过去三天都还是我们班有冲劲的骑士赢得了锦标呢。”

神父说：“老哥啊，您安静着点儿，也许天照应您就要转运了。‘今天失掉的，明天会到手’。<sup>④</sup>目前您且养好身体，我瞧您尽管没受重伤，一定也疲劳过度了。”

堂吉珂德说：“受伤倒没有，揍得浑身酸痛是千真万确的。罗尔丹那混蛋用整棵的橡树干揍了我一顿。他无非为了忌妒，因为知道只我一人赛得过他的英勇。不过随他魔术多高，等我起床，不还他个厉害，我不叫瑞那尔多斯·台·蒙答尔班！现在给我吃点东西吧，我觉得这是当前最紧急的，至于报仇，我自会等待时机。”

他们给他吃了些东西，他又睡着了。大家瞧他疯成这样，不胜惊讶。

当晚管家妈把扔在后院的书和家里所有的书全都烧掉。有些是值得保藏的，大概也烧了。它们命该如此，又加审查的人懒得挑选，就此同归于尽。这就应了一句老话：“有时候好人替坏人受罪”<sup>①</sup>。

神父和理发师设法医治他们朋友的病。一个办法是把那间书房的门砌上砖堵死，叫他起床后无从找他的那些书。说不定铲掉病根，病症也会消失。他们可以说：有个魔术师把他的书房连带所有的书一起搬走了。

他们马上着手办这件事。过两天堂吉珂德一起床就去看他的书。他不见藏书的屋子，就满处寻找。他跑到原先有门的地方，用手去摸索，东看<sup>①</sup>《咖罗雷阿》（La Carolea），黑隆尼莫·塞姆贝瑞（Jerónimo Sempere）著，歌颂查理五世的战绩。1560年出版。

<sup>②</sup>《西班牙的狮子》（El León de España），费西利亚·卡斯德利亚诺（Vecilla Castellanos）著，歌颂雷翁古国的英雄。1586年出版。

<sup>③</sup>西班牙文学史上没有这本书，塞万提斯大约指鲁伊斯·萨巴塔（Luis Zapata）的《威名显赫的卡尔洛》（Carlo famoso）。这部书歌唱卡尔洛和德国新教徒的战争。1566年出版。

<sup>④</sup>西班牙谚语。

<sup>①</sup>西班牙谚语。

西望，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他问管家妈他的书房在哪里。管家妈早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说：

“您还找什么书房，什么没影儿的东西呀？现在这座房子里没有书房也没有书了，魔鬼亲自出马，一股脑儿都搬走了。”

外甥女说：“不是魔鬼，是个魔术师，您出门以后一个晚上腾云来的。他骑着一条蛇，一下地就走进书房去，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什么，只见他过一会儿穿出屋顶飞走了，留下满屋子的烟。等我们赶去瞧他干下了什么事，一看，书呀、书房呀，全都没有了。有一件事我和管家太太记得很清楚。那老混蛋临走大声说：他和这些书和书房的主人有私仇，所以到这儿捣乱来了；他干的事一会儿就有分晓。他还说，他名叫穆尼阿冬博士。”

堂吉珂德说：“大概说的是弗瑞斯冬<sup>①</sup>。”

管家妈接口说：“我也搅不清他叫弗瑞斯冬还是弗利冬，只知道名字末了一个字是‘冬’。”

堂吉珂德说：“对啊。这人是个博学的魔术师，是我的死冤家。他恨我，因为他精通法术，预知他庇护的一位骑士将来要跟我决斗，输在我手里；他却没法儿阻挡，所以他拚命跟我作对。叫他瞧着吧，上天注定的事，他不能违拗，也躲避不了。”

外甥女说：“这还用说！可是舅舅，谁叫您去干预这些吵架的事呀？”

安安静静待在家里，不是顶好吗？‘吃了人间最上好的白面包还嫌不好，硬要走遍天下去找更上好的’<sup>②</sup>，这又何苦呢？您也不计较计较，‘出去剪羊毛，自己给剃成秃瓢’<sup>③</sup>。”

堂吉珂德答道：“哎，我的外甥女儿，你计较错了。我才不让人家剃我的毛呢！谁要想碰我一根头发梢儿，我先把他的胡子揪光拔净！”

她们俩瞧他发火，就不敢再开口。

他以后在家安安静静待了十五天，好象一点没有再想出门胡闹的意思。这些日子，他跟神父和理发师两个老朋友谈论得非常有趣。他认为世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靠他一人。神父有时反驳，有时附和，因为不用这种手段不能劝服他。

堂吉珂德乘这时候，游说他街坊上的一个农夫。假如穷苦人也可以称为“好人”，那么这人该说是个好人，不过他脑袋里没什么脑子。反正堂吉珂德说得天花乱坠，又是劝诱，又是许愿，这可怜的农夫就决心跟他出门，做他的侍从。堂吉珂德还叫他尽管放心跟自己出门，因为可能来个意外奇遇，一眨眼征服了个海岛，就让他做岛上的总督。这农夫名叫桑丘·潘沙。他听了这话，又加许他的种种好处，就抛下老婆孩子去充当他街坊的侍从。

堂吉珂德马上去筹钱，或卖或当，出脱了些东西，反正都是吃亏的交易；这样居然等到小小一笔款子。他又弄到一面圆盾牌，是向朋友商借的；又千方百计把破碎的头盔修补完整。他就把上路的日期和时间通知他的侍从桑丘，让他收拾些随身必需的东西，还特地嘱咐他带一只褙<sup>①</sup>博学的魔术师。据说《希腊的贝利阿尼斯》是他的著作。

<sup>②</sup>西班牙谚语，指寻求不到的东西。

<sup>③</sup>西班牙谚语。

褙袋。桑丘说一定带，还说他有一头很好的驴子，也想骑着走，因为他不惯长途步行。堂吉珂德为这头驴的问题踌躇了一下。他搜索满腹书史，寻思有没有哪个游侠骑士带着骑驴的侍从。他记不起任何先例，可是决计让桑丘带着他的驴子，等有机会再为他换上比较体面的坐骑；也许路上碰到个无礼的骑士，就可以把他的马抢来抵换驴子。他按照客店主人的劝告，尽力置备了衬衣和其他东西。一切齐备，桑丘没向老婆和孩子告辞，堂吉珂德也没向管家妈和外甥女告辞，两人在夜晚离开了村子，没让任何人看见。他们一夜走了老远的路，到第二天早上放定了心，家里人即使找他们也找不到了。

桑丘一路上骑着驴，象一位大主教<sup>①</sup>，他带着褙袋和皮酒袋，满心想当东家许他的海岛总督。堂吉珂德恰好又走了前番的道路，向蒙帖

艾尔郊原跑去。他这回不象上回那么受罪，因为是清早，太阳光斜照着他们，不那么叫人疲劳。桑丘·潘沙这时对他主人说：“游侠骑士先生，您记着点儿，别忘了您许我的海岛；不论它多么大，我是会管理的。”

堂吉珂德答道：“桑丘·潘沙朋友，你该知道，古时候游侠骑士征服了海岛或者王国，总把自己的侍从封做那些地方的总督，那是通常的习惯。我决不让这个好规矩坏在我手里，还打算做得更漂亮些呢。那些骑士往往要等自己的侍从上了年纪，厌倦了白天受累、夜晚吃苦的差使，才封他们在或大或小的县里、省里，做个伯爵或至多做个侯爵。可是只要你都留着性命，很可能六天之内，我就会征服一个连带有几个附庸国的王国，那就现成可以封你做一个附庸国的国王。你别以为这有什么希奇。游侠骑士的遭遇，好些是从古未有而且意想不到的，所以我给你的报酬即使比我答应的还多，我也绰有余力。”

桑丘·潘沙答道：“假如我凭您说的什么奇迹做了国王，那就连我的老伴儿华娜·谷帖瑞斯也成了王后了，我的儿子也成了王子了。”

堂吉珂德道：“那还用说吗？”

桑丘·潘沙说：“我就不信。我自己肚里有个计较，即使老天爷让王国象雨点似的落下地来，一个也不会稳稳地合在玛丽·谷帖瑞斯<sup>①</sup>头上。先生，我跟您说吧，她不是王后的料，当伯爵夫人还凑合，那也得老天爷帮忙呢。”

堂吉珂德说：“那你就听凭老天爷安排吧，他自会给她最合适的赏赐。可是你至少也得做个总督才行，别太没志气。”

桑丘回答说：“我的先生，我不会的。况且我还有您这么尊贵的主人呢。只要对我合适，我又担当得起，您什么职位都会给我。”

<sup>①</sup> 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天主教会的首脑如教皇和大主教都骑驴。

<sup>①</sup> 塞万提斯给桑丘老婆的姓名时有变换，上文她叫华娜，这里又叫玛丽，下文又称她泰瑞萨，又一处说她娘家姓夹石夹核。



## 第九章

大胆的比斯盖人和英勇的曼却人

一场恶战如何结束。

这个故事第一部分的结尾，讲到骁勇的比斯盖人和威名赫赫的堂吉珂德都举着明晃晃的剑，待要狠命地往下劈；如果这两把剑不偏不倚地劈下去，那就至少各把对手从上到下分做两半，象裂开的石榴一样。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这么有趣的故事忽然中断了，作者也没交代散失的部分有何下落。

这使我非常懊丧。依我看，这个趣味无穷的故事大部分是散失了。

我想到散失的大部分无从寻觅，才读了那一小段反惹得心痒难搔。那样一位好骑士，却没个博学者负责把他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我认为事理和情理上都说不过去。凡是游侠骑士，所谓漫游冒险的人物，从来少不了有摇笔杆子的为他们写传记。他们都有一两个好像是专为他们用的博学大师，不仅把他们的功业记载下来，就连他们琐碎无聊的心思，不论多么隐秘，都一一描绘。象普拉底尔那一流的骑士，还有很多博士为他们作传呢，我们这么一位卓越的骑士决不会倒霉得无人过问。所以我不信他那么有趣的故事会残缺不全；我只归罪于时间的恶意捣乱，它磨灭一切东西，把这篇故事埋没或吃掉了。

但是我又转念：堂吉珂德所藏的书里既有《疗妒篇》、《艾瑞那斯的仙女和牧羊人》这类近代作品，他本人的传记当然也是近代的了；或许还没写成文字呢，可是他本乡和附近的人一定还记得他的事情。我这么一想，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也似，急要把我们这位西班牙名人堂吉珂德·台·拉·曼却的生平奇迹考查确实。他是曼却骑士道的光辉和典范；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世，他第一个投身于游侠事业，去消灭强暴，援助寡妇并保护童女。古时候确有那种执鞭骑马的童女，带着她们的贞操，在山岭和田野里来来往往；如果没有恶棍或手拿斧头、头戴兜帽的村夫、或魁伟的巨人对她们横施强暴，她们尽管活到八十岁没有在屋里睡过一宵，进坟墓依然还是清白无玷的闺女，象生她的妈妈一样。①反正为了以上种种缘故，咱们这位豪侠的堂吉珂德值得万世颂赞；我费了心力去访求这部趣史的下文，我区区也应得表扬。诸位如果专心阅读，整个故事大约可供两小时的消遣和享受②；我深信若不是靠天、靠机会、靠运气，这点消遣和享乐是得不到的。现在我且讲讲找到这部趣史的经过。

有一天，我正在托雷都的阿尔咖那市场。有个孩子跑来，拿着些旧抄本和旧手稿向一个丝绸商人兜售。我爱看书，连街上的破字纸都不放过。因此我从那孩子出卖的故纸堆里抽一本看看，认出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文。我虽然认得出，却看不懂，所以就想就近找个通晓西班牙文的摩尔人来替我译读。要找这种翻译并不困难，即使要翻译更好更古的文字①也①塞万提斯不止一次用这种话来挖苦流行的骑士小说不合实际。

② 可见塞万提斯当时并没打算把这部作品写得很长。

① 指希伯来文，当时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

找得到人。我可巧找到一个。我讲明自己的要求，把本子交给他。他从半中间翻开，读了一段就笑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笑旁边加的一个批语。我叫他讲给我听；他一面笑一面说：“书页边上有这么一句批语：‘据说，故事里时常提起的这个杜尔西内娅·台·托波索是腌猪肉的第一把手，村子里的女人没一个及得她’。”

我听他提起杜尔西内娅·台·托波索这个名字，不胜惊讶；立刻猜测到这些抄本里有堂吉珂德的故事。我心上这么想，就直催他把开头一段翻给我听。他依言把阿拉伯文随口译成西班牙文，说这是《堂吉珂德·台·拉·曼却传》，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家熙德·阿梅德·贝南黑利。

我听到这个书名，真是十二分的乖觉才没把快活露在脸上。我从丝绸商人手里抢下这笔买卖，花半个瑞尔收买了那孩子的全部手稿和抄本。如果他是个机灵的小子，看透我多么急切，为这笔交易尽可以讨价六个瑞尔以上，稳稳的可以成交。我马上带着摩尔人走出市场，跑到大教堂的走廊里。我请他把抄本里讲到堂吉珂德的部分全翻成西班牙文，不得增删；随他要多少代价我都愿意。他要两个阿罗巴②的葡萄干，两个法内加③的小麦，答应一定翻得又好、又忠实、又迅速。我为了工作方便，又要把这这么名贵的稿本留在手边，就把他请到家。一个半月以后，他全部翻完。以下都是他的译文。

抄本的第一册有一幅堂吉珂德和比斯盖人交战的图，画得栩栩如生。两人的姿态就象故事里讲的那样，都举着剑，一个用盾牌护身，一个用垫子招架。比斯盖人的骡子画得尤其得神，远在一箭之地以外就看得出来是一头鹿骡。比斯盖人脚下有个标签，写着“堂桑丘·台·阿斯贝梯亚”，这一定就是他的名字。驽骍难得脚下也有个标签，写着“堂吉珂德”。驽骍难得画得妙极了，它又长又细溜，又瘦又瘦，背脊上骨骼嶙峋，仿佛害了极重的痲病，称它驽骍难得显然是名副其实，恰配身分。

旁边是桑丘·潘沙牵着他驴子的缰绳，驴子脚下也有个标签，写着“桑丘·桑伽斯”。照那幅画上看来，他是个大肚子，矮个子，两条小腿却很长，大概因此称为“潘沙”，又称“桑伽斯”，故事里往往用这两个名称呼他①。此外还看到些枝枝节节，不过都无关紧要；故事只要真实就好，那些末节是无足轻重的。

假如有人批评这个故事不真实，那无非因为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是撒谎成性的。不过他们既然跟我们冤仇很深，想来是只讲得减色贬低，不增光夸大。我就是这么想，因为有时候应该笔酣墨饱，把这位好骑士称扬一番，作者却故意不赞一辞。这种行为不好，居心更是可恶。

历史家的职责是要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我知道这部历史以最有趣的方式，具备了一切应有的条件。如果有美中②一阿罗巴合 11.5 公斤。

③ 一法内加合 55.5 公升。

① 潘沙（Panza）的意思是“肚子”，桑伽斯（Zancas）的意思是“小腿”。但下文只用了“潘沙”一个名字。

不足，我认为都是那混蛋作者的过错，决不是题材的毛病。闲话少说，按照译文，以下是第二卷的开头。

两位勇猛而愤怒的战士都高举着锋利的剑，仿佛是向上天下土和地狱示威，他们的勇敢和神气真是不可一世。暴怒的比斯盖人先下手，他一剑劈得非常凶猛，要不是歪了些，单这一下子就足以结束这场恶战，咱们这位骑士毕生的冒险也都完了。可是命运还要保全着他，有更伟大的事业要等他去干呢，所以他冤家的剑锋偏了方向；那一剑虽然斩在他左肩上，只斩掉半块铠甲连带一大块头盔和半只耳朵。斩下的东西零落地，使这位骑士狼狈不堪。

这曼却人瞧自己遭了毒手，心头冒火。天啊！谁能描摹他当时的情景呢！这里只能说，他在鞍镫上重又挺直身子，两手更使劲捧住剑，恶狠狠地向比斯盖人斩下去。这一剑隔着垫子在他脑袋上斩个正着。比斯盖人尽管有那么好的防身之具，顶门上也仿佛塌下了一座大山；他的鼻孔里、嘴里、耳朵里鲜血直冒，看样子就要栽下地去，要不是抱住牲口的脖子，一定摔倒了。不过他两脚终究脱开了脚镫，两臂也松了劲；骡子给那狠狠的一剑震惊得落荒逃跑，颠儿颠儿就把它主人掀在地下。

堂吉珂德冷眼瞧着，看见比斯盖人落地，就跳下马，三脚两步抢上来，把剑锋直指到他眼前，叫他投降，不然就斩下他的脑袋。比斯盖人吓呆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堂吉珂德火头上什么都不顾，照那样子，比斯盖人准得送命。车上几个女眷一直在哆哆嗦嗦看打架，这会儿亏得

她们赶来，恳求堂吉诃德宽宏大量，手下留情，饶了她们这位侍从的性命。堂吉诃德大咧咧地正色回答说：“行啊，诸位美人，我愿意遵命，不过有一个条件、一点默契：这位骑士得答应我到托波索村上去走一遭，代我拜见那位绝世无双的堂娜杜尔西内娅，由她随意发落。”

几个女人惊慌失措，也没有考虑堂吉诃德的要求，也没有探问杜尔西内娅是谁，满口答应说，她们的侍从必定一一照办。堂吉诃德说：“我认为他不该轻饶，不过既有你们担保，我就不难为他了。”



## 第十一章

堂吉诃德和几个牧羊人的事。

堂吉诃德受到牧羊人殷勤接待。当时他们火上煮着一锅腌羊肉正在沸滚，香味四溢。桑丘尽力安顿好驽骍难得和自己的驴，闻香赶来，恨不得马上尝尝锅里的东西熟了没有。可是不用他多事，牧羊人已经把锅子端下。他们把几张羊皮铺在地下，一转眼就摆上了朴素的便饭，诚恳恳邀请两位客人同吃。茅屋里住着一伙六人；他们把木盆反过来，用村野的礼数请堂吉诃德坐，自己就团团围坐在羊皮上。堂吉诃德坐下，桑丘站在旁边拿着羊角杯给他斟酒。这位东家瞧桑丘站着，就对他说：“桑丘，我要你和他们几位同席，坐在我旁边，和自己的主子不分彼此，同在一个盘儿里吃，一个杯子里喝。据说恋爱‘使一切平等’，这话对游侠骑士道也照样适用。你由此可以看到游侠骑士道的好处，谁为它服务，不论职位，马上受到大家尊重。”

桑丘说：“多谢您了。不过我告诉您吧，我只要有好吃的，自己一人站着吃，不坐在皇帝身边吃，还吃得更香呢。而且，说老实话，如果嚼得慢，喝得少，时刻擦嘴巴，要打嚏咳嗽都不行，自己一人可以放肆的事都干不得，那么，即使坐酒席，吃火鸡，还不如在自己角落里，不装斯文，不讲礼数，吃些面包葱头香得多呢。我的先生啊，我当了侍从为游侠骑士道服务，您不是要给我种种体面吗？我请您折换些更实惠的东西赏我吧。您给的这些体面，我很领情，可是我从现在起直到世界末日也用不着啊。”

“可是你还是得坐下，因为上帝抬举卑逊的人。”

堂吉诃德抓住桑丘的胳膊，硬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

那些牧羊人不懂得什么侍从呀、游侠骑士呀那一套话，他们不声不响地只顾吃，一面愣着眼睛看那两位客人。他们俩很自在，胃口也很好，拳头大的腌羊肉一块块往肚里塞。羊肉吃完了，牧羊人又把许多干橡树皮堆在羊皮上，旁边还摆上半个比灰泥饼子还硬的干奶酪。当时那只羊角杯一刻不停地在各人手里传来递去，一会儿满，一会儿空，象水车上的吊桶；面前两皮袋酒转眼就空了一只。堂吉诃德吃饱了，就抓一把橡树皮凝神细看，大发议论道：

“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茁壮的橡树上，甜熟的果实累累满树，要吃饱肚子不用操劳，伸手采来吃就行。泉源和活水河里，清冽的水滔滔不尽，供人饮用。勤劳智慧的蜜蜂在石缝和树洞里建立了共和国，它们无比甜蜜的工作收获丰富，随大家分享，毫不计较利息。高大的软木树自己脱下很轻的大片树皮，不用费力去剥，就可以拣来盖在朴质的梁柱上，造成可蔽风雨的房子。那时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弯头的犁还没敢用它笨重的犁刀去开挖大地妈妈仁厚的脏腑。她不用强迫，她那丰厚宽阔的胸膛，处处贡献出东西来，使她的儿女能吃饱喝足，生存享乐。现在这群儿女做了妈妈的主人了。那时候，天真美丽的牧羊姑娘在田野山林里来来往往，披散着头发，不穿衣服，只把人身上的遮盖而历来掩盖的部分，规规矩矩地遮住；这点遮饰，不用狄罗紫色<sup>①</sup>的绶罗巧加剪裁，而是用碧绿的羊蹄叶和芨芨编成的。她们这样打扮非常鲜妍美丽，不输朝廷命妇穿了赶时髦的奇装异服。那时候，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心上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真诚还没和欺诌刁恶搀杂在一起。”

公正还有它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象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贞洁的年轻姑娘就象我刚才说的，尽管单身满处跑，不怕遭受轻薄或强暴，她要是失身是自己甘心情愿的。现在我们这个可恶的年代呢，没一个女人是安全的了。即使再盖一所克里特的迷宫<sup>②</sup>，把女人关在里面也没用。爱情的瘟疫凭它那股子该死的钻劲儿，会从隙缝里、空气里传透进去，她们尽管藏得严严实密，也会失身丧节。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各位牧羊的老哥啊，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和我的侍从多承你们殷勤款待，我谨向你们道谢。尽管照顾游侠骑士人人有责，我知道你们并不懂得这项义务，却殷勤留宿款待，所以我一片忠诚，感谢你们的美意。”

这个长篇大论大可不发。我们这位骑士因为看到牧羊人给他吃的橡树皮，想起黄金时代，所以异想天开，对他们说了这一套废话。那群牧羊人莫名其妙，一言不答，只听他讲。桑丘不声不响地咀嚼着橡树皮，又频频光顾瞭在软木树上的第二只酒袋。

堂吉诃德早已吃完，只是话讲得长。一个牧羊人等他讲完说道：“游侠骑士先生，一会儿我们有个伙伴要来。那小伙子很聪明，很多情，还会看书写字，三弦琴弹得好极了。我们要叫他唱个歌给您解闷，略尽我们的心意，别太辜负了您刚才的夸奖。”

他刚说完，就听得三弦琴声；一会儿弹琴的人也到了。他是个将近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相貌非常漂亮。他的伙伴问他吃过晚饭没有，他说吃过了。建议要他唱歌的人说：

“那么，安东尼奥，你赏脸给我们唱个歌吧，让我们这位贵客知道，山林里也有懂得音乐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夸过你的本领，希望你拿点儿出来，证明我们不是吹牛。你请坐下；你那位领教会薪俸的叔叔不是把你的恋爱故事编成了歌吗，咱们村里大家都很喜欢，你就把那歌儿唱一遍吧。”

那小伙子说：“好！”

他不等人家三邀四请，就坐在一棵斫倒的橡树上，调准三弦琴，很动听地唱了下面的歌。

安东尼奥的歌

我知道我爱你，欧拉丽亚，

尽管你嘴里不说，你眼睛

① 狄罗（Tiro）是地中海沿岸古都，那里染的紫颜色是当时盛行的。

② 希腊神话，克里特（Creta）岛的国王造了一座迷宫，把牛头怪人禁闭在内。

——传达爱情的哑默的舌头

也并没有向我道出衷情。

但我知道你已经看透我，

因此深信你会怜我情痴；

痴情一旦被心上人识破，

就不是没指望的单相思。

确实也有时候，欧拉丽亚，

你对我流露出一些迹象：

你的灵魂似是青铜铸成，

雪白的胸膛是石头一样。

可是随你把我责备埋怨，



你无限端重中对我冷淡，  
希望的女神并没有离去，  
我时时瞥见她飞动的裙缘。  
我的信心是一往直前地  
投止在它信赖的人身上，  
受到冷淡它并不消减，  
受到青睐也不能再增长。  
假如和颜悦色表示有情，  
那么你的容色使我揣想：  
我梦魂中缠绵思量的事  
也许有一天能如愿以偿。  
假如一片殷勤地趋奉献好  
能博取意中人的喜爱怜悯，  
那么我取悦于你的一些事  
也许能赢得你几分欢心。  
假如你曾留意到那些事，  
你会看出我在刻意修饰，  
会看到我屡次在星期一  
还打扮讲究得象星期日。  
因为爱情常和鲜衣美服  
并肩联步走在一条路上，  
我愿意自己在你眼睛里  
永远显得整洁、优雅、漂亮。  
我甭说供你娱乐的舞蹈，  
甭说为你演奏的乐章——  
你往往欣赏倾听到半夜，  
有时到清晓第一声鸡唱。  
我也不提我对你的称誉  
说你的容貌是怎样美丽，  
我的话虽然没一句虚假，  
却招到其他女人的嫌忌。  
山边那位德瑞萨姑娘  
听到我正在夸耀你美好，  
就说：“你以为爱上了天使，  
你其实是对猴精倾倒。  
“她是凭借了假发的丰软，  
她是凭借了宝石的光艳，  
她是凭借了矫饰的娇媚，  
竟使恋爱神也心迷目眩。”  
我说她诽谤，她佛然嗔怒，  
她表兄还对她一味偏袒，  
竟向我挑战，以后我怎样、  
他又怎样，反正你都了然。  
我对你的爱并不同等闲，  
我没一点苟且非分之想，  
我所以追求你、为你效劳，  
是为满足我更高的愿望。  
教堂里备有柔韧的丝绳，  
牢牢拴缚住同轭的两人。  
你如肯俯首在轭下就缚，  
你瞧吧，我更是多么甘心！  
不然的话，大家都请听着  
我凭德行最高的圣人起誓：  
我从今隐遁在这座山里，  
要下山呢，除非去做修士。

牧羊人唱完了，堂吉诃德请他再唱。桑丘却不赞成，因为他急要睡觉，不耐烦听唱歌了。他对东家说：“您今夜在哪儿歇，这会就去躺下吧。几位老哥辛苦了一天，不能整夜唱歌。”

堂吉诃德答道：“桑丘啊，我懂你的意思，我心里透亮，你几次三番光顾那只酒袋，这会得用睡觉来还账了，音乐是不能抵账的。”

桑丘说：“谢天，我们大家都喝得乐陶陶的。”

堂吉诃德说：“这也是真的。你爱哪儿歇就歇着去吧；干我们这一行的，总觉得睡觉不如守夜好。不过桑丘，我这只耳朵实在疼得厉害，你得替我重新包扎一下。”

桑丘奉命替堂吉诃德包扎耳朵。一个牧羊人看见伤处，叫堂吉诃德放心，他有药敷上就好。那地方多的是迷迭香，他摘下些叶子，嚼烂了调上些盐，给他敷在耳上，包扎妥帖，告诉他说这就不用别的药了。他的话果然不错。



### 第十三章

牧羊姑娘玛赛■的故事叙完：

又及其他事情。

太阳刚从东方露脸，六个牧羊人里五个起来了。他们叫醒堂吉珂德说，如果他仍想去看格利索斯托莫的别致葬礼，可以一起走。堂吉珂德觉得再好没有，起身叫桑丘立刻备好驴马；桑丘赶紧照办，大家立刻出发。他们走了不到四分之一哩瓦，在一个十字路口看见迎面来了六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羊皮袄，戴着松柏枝编成的冠，各拿一条粗壮的冬青木棍；一起还有两个骑马的漂亮人物，都穿着讲究的旅行服，三个佣人步行跟随。大家碰到一处，彼此叙过礼，一问才知都是送丧的。大家就并作一路走。

一个骑马的客人跟他同伴说：

“比伐尔多先生，咱们耽误了行程去瞧这场别致的葬礼，我想一定值得。据这几位牧羊人的话，去世的牧羊人和害死人的牧羊姑娘行径都非常古怪，这番葬礼一定不同寻常。”

比伐尔多答道：“我也这么想。别说耽搁一天，耽搁四天，我也去看。”

堂吉珂德问他们听到了什么有关玛赛■和格利索斯托莫的事。一个客人说：他和他同伴今天清早碰到这几位牧羊人，瞧他们穿着丧服，问起原因，据说有位牧羊姑娘名叫玛赛■，她怎么乖僻，又怎么美貌，许多求婚的人对她怎么爱慕颠倒；接着讲到格利索斯托莫的死，说他们是去送丧的。一句话，他把贝德罗告诉堂吉珂德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们又谈起别的事。那个名叫比伐尔多的问堂吉珂德，在这样安静的地方行走，干吗浑身披挂。堂吉珂德回答说：“干了我们这一行，在外行走，只可以这样打扮。安闲幸福是娇懒的朝臣所追求的；而辛勤劳苦，披坚执锐，只有世上所谓游侠骑士才当作自己的本分。惭愧得很，我就是个微不足道的游侠骑士。”

他们一听这话，知道他是疯的，可是还想探问着实，并且要瞧瞧是怎样的疯，所以比伐尔多又请教他，什么叫作游侠骑士。堂吉珂德说：“你们各位没读过记载阿瑟王丰功伟绩的英国史吗？那阿瑟王咱们西班牙语历来称为阿图斯王。据大不列颠王国流行的古老传说，阿瑟王并没有死，只是由魔术变成了一只乌鸦，将来还要执政，恢复自己的王国和主权。所以直到现在，有哪个英国人杀死过一只乌鸦吗？历史上找不到一点儿凭据呀。就在这位贤君当政的时代，建立了鼎鼎大名的圆桌骑士道。也是在这个时代，堂朗赛洛特·台尔·拉戈爱上希内布拉王后，高贵的金塔尼欧娜傅姆替他们俩牵线，充当了心腹。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在历史上，由此产生了咱们西班牙人传诵的歌谣：从来女眷们款待骑士，

哪象这次的殷勤周至！

她们是款待朗赛洛特，

他呀，刚从不列颠到此。①歌谣里把他这段儿女英雄故事叙述得娓娓动听。从此骑士道逐渐推广到世界各地，许多人献身此道，各各立下大功，享到威名。例如骁勇的阿马狄斯·台·咖乌拉和他五代的子子孙孙，豪侠的费丽克斯玛德·台·伊尔加尼亚①，赞不胜赞的白骑士梯朗德。

象堂贝利阿尼斯·台·格瑞西亚那样英勇无敌的骑士，我们如今还仿佛能看见他，和他交往，听到他说话。各位先生，象他们那样的就叫作游侠骑士；我讲的就是他们的骑士道。我方才说过，我虽然罪过多端，却已经献身于骑士道；那些骑士毕生致力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因此我跑到这个荒野的地方来猎奇冒险，决心在最险恶的境地，舍身尽力，帮助弱小穷困的人。”

两个旅客听了这番议论，断定堂吉珂德确是疯子，也查明他是哪一路的疯。他们和别人一样，初次见到这种发疯非常惊讶。比伐尔多很俏皮，喜欢说笑。他听说到达山里的葬地还有一小段路，就故意恣恣堂吉珂德再发些怪论路上解闷。他说：“游侠骑士先生，我觉得您献身的事业是天下最艰苦的。据我看，当苦修会的修士都没那么艰苦卓绝。”

我们这位堂吉珂德答道：“很可能一样艰苦。不过是否一样切合时代的需要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老实讲，执行命令的战士，功劳不亚于发号施令的将帅。我认为教士是平平安安地向上天祈求世人的福利，而我们战士和骑士却要实现他们的祷告，凭勇力和剑锋来保卫世人的福利。而且这些事不是在室内，却是在野外干的，夏天要忍受毒太阳，冬天要忍受刺骨的冰霜。我们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为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膊。凡是打仗和一切有关战斗的事，不出汗、不吃苦是不行的，所以把战斗当职业的，比平平安安求上帝扶弱济贫的教士显然来得辛苦。我不是说，游侠骑士和寺院里的修士地位相当，我绝无此心。我只说，凭我亲身的经历来看，游侠骑士分明比教士劳累，常常挨打，得忍饥耐渴，受种种困苦，而且穿得破烂，浑身虱子。古时候的游侠骑士，一生要忍受许多折磨，这是没什么说的。假如有几个骑士凭勇力做到了帝王，他们流的血和汗也实在不少；要是没有法师博士从旁帮忙，他们想升到那个地位就不免空有雄心，难以如愿。”

那旅客说：“我也这么想。不过我觉得游侠骑士干的好些事很糟糕，别的不提，单说一桩吧。每当他们干什么凶险的事，在性命交关的时候，基督徒就该把自己交托上帝保佑，他们却从想不到这点，只一片虔诚，把自己交给意中人庇护，好象她们就是上帝。我觉得这来有点异教的情味。”

堂吉珂德说：“先生，游侠骑士非如此不行啊，不这样就失体了。

据骑士道的规矩：游侠骑士准备狠打一场的时候，心目中就见到了他的意中人，他应该脉脉含情，抬眼望着她的形象，仿佛用目光去恳求她危急关头予以庇护；尽管没人听见，也该牙齿缝里喃喃求告。这种例子历史上多得数不清呢。别就此以为他们不向上帝祈祷，他们厮杀的时候尽来得及，尽有机会。”

那旅客说：“不过我还是有点想不通。我常读到两个游侠骑士争论几句就动起火来，两人各自掉转马头，跑得老远，然后又拨回马头，相①即本书第一部第六章提到的菲罗里斯玛德。

向冲杀。他们冲上前去的路上就祷告意中人保佑。交锋的结果，往往是一个给对手的长枪刺透，颠下马去；那一个要不是抓住马鬃毛，也不免翻身落地。事情来得这么急迫，那个戳死的骑士哪还有功夫求上帝保佑呀。我看他还是把冲杀之前向心上人通诚的那点时间，干些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吧。况且游侠骑士不见得个个都在恋爱，如果没有意中人，向谁去祷告呢？”

堂吉珂德说：“这话绝不可能。游侠骑士哪没有意中人呀！他们有意中人，就仿佛天上有星星，同是自然之理。历史上决找不到没有意中人的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就算不得正规骑士，只是个杂牌角色，他没从正门走进骑士的营垒，而是象强盗小偷一样爬墙进去的。”

那旅客说：“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照书上看来，英勇的阿马狄斯·台·咖乌拉的弟弟堂咖拉奥尔从没有专一的意中人，叫他向谁祷告去？但是他并不因此低了名头；他还是个很威武赫赫的骑士呀。”

我们这位堂吉珂德答道：

“先生，‘单有一只飞燕，还算不了夏天’①。况且我知道这位骑士底子里是一往情深的。至于他见一个惹眼的女人就爱上一个，那是不由自主的生性，算不得数。反正证据确凿，他心中意中的人只有一个：时常偷偷儿向她祷告，因为他自诩是个深沉的骑士。”

那旅客说：“游侠骑士既然一定得恋爱，您是干这一行的，想必也在恋爱呢。如果您不象堂咖拉奥尔那样自诩深沉，我恳求您看在场诸君

面上，也看看那薄面，把您那位意中人的姓名、籍贯、身分和她那美丽的相貌讲给我们听听吧。要是人人知道象您这样一位骑士为她颠倒、听她使唤，她一定自己也觉得脸上增光。”

堂吉珂德听了这话，深深叹口气说：“我那位可爱的冤家是否愿意大家知道我听她使唤，我还摸不透呢。您既然彬彬有礼地问我，我只能一一奉告。她名叫杜尔西内娅；她的家乡在托波索，那是拉·曼却的一个村子；她的地位至少也该是一位公主。因为她是我的王后和主子。她的美貌是人间没有的，诗人赞美意中人的许多异想天开的形容辞，一一体现在她的身上。她头发是黄金，脑门子是极乐净土，眉毛是虹，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脖子是雪花石膏，胸脯是大理石，手是象牙，皮肤是皎洁的白雪；至于害羞而遮掩的部分，依我愚见，守礼的正人只能极口称叹，不能用事物比方。”

比伐尔多说：“我们还想问问，她是什么血统，什么氏族，什么门第。”

堂吉珂德说：“她不是罗马古代的古尔修氏、咖由氏、西比翁氏，或近代的郭罗那氏、乌西诺氏；不是咖达卢尼亚的蒙咖达氏、瑞盖塞内氏；不是巴伦西亚的瑞贝利亚氏、比良诺巴氏；不是阿拉贡的巴拉佛克塞氏、奴萨氏、罗咖贝尔梯氏、戈瑞利阿氏、卢那氏、阿拉高内氏、乌瑞亚氏、佛塞氏、古瑞阿氏；不是咖斯底利亚的塞尔达氏、曼利盖氏、曼都萨氏、古斯曼氏；不是葡萄牙的阿阑咖斯特罗氏、巴利阿氏、梅内塞氏；她是拉·曼却的托波索氏，虽然不是旧家，将来一定能光大门楣，① 西班牙谚语。

成为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从前塞尔比诺在悬挂奥兰陀兵器的纪念碑上题了这么一句：

不是罗尔丹的匹敌，

不要动这些兵器。我也用同样的条件，奉劝诸君不要反驳我刚才的话。”

那旅客说：“我尽管出于拉瑞都的咖丘比内氏②，却不敢把自己的姓氏和拉·曼却的托波索氏相比。不过说老实话，这个姓氏我还从没听到过呢。”

堂吉珂德说：“竟还没有听到过！”

旁人都全神贯注，听着他们俩谈话，连那些牧羊人都瞧透我们这位堂吉珂德疯得厉害。只有桑丘·潘沙把他主人的话句句当真，因为这位主人是他熟悉的，而且从小认识。只是有关漂亮的杜尔西内娅·塔尔·托波索的那段话他将信将疑；因为他家离托波索不远，从未听说过这个姓名和这样一位公主。他们一边走一边谈，忽见两座高山的山坳里下来二十来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羊皮袄，戴着冠子——近前来看出是松柏枝编的。他们中间有六人抬着个担架，上面盖着许多杂色的花朵和树枝。一个牧羊人望见了说：

“这些人抬着格利索斯托莫的遗体来了，遗嘱指定的葬地就在那座山脚下。”

他们就三步两步赶上；那些人刚把担架放下，其中四人正拿了锋利的鹤嘴锄在岩石旁边挖坟坑。

大家彼此叙过礼，堂吉珂德和同来的一伙人就去那个担架。只见尸体盖在花底下，穿着牧羊人的服装，大约三十上下年纪；虽然死了，还看得出生前相貌漂亮，体格匀称。尸体周围放着几本书，还有许多手稿，有的散着，有的卷叠着。这时瞻仰遗体的、挖坑的和其他等人都肃静无声。有一个抬尸体的对另一个说：“安布罗修，你既要一丝不苟按格利索斯托莫的遗嘱办事，你且留心瞧瞧，这里是不是他指定的地点。”

安布罗修答道：“正是这里。我这位不幸的朋友曾有好几次在这里跟我讲他的伤心史。据说，他第一次碰见那个害人精是在这里；第一次很热情、很纯洁地向她诉说衷情也是在这里；玛赛■最后一次断然拒绝他，也是在这里。他就此演了一幕悲剧结束了烦恼的一生。他为了纪念这许多不幸的事，要求就在这里安置他长眠。”

他又回身向堂吉珂德和几位旅客说：“各位先生，你们不忍看的遗体，寄寓过一个天赋深厚的灵魂。死者格利索斯托莫是最杰出的天才，最有礼貌，最温文，最笃于友谊，也最豪爽慷慨；他严肃不带骄矜，和悦不流庸俗；总而言之，他品德的美好是天下第一，遭遇的不幸也是世间无双。他一往情深却受到嫌恶，倾心爱慕只受到鄙弃；他仿佛是向猛兽央告，向顽石恳求，和飘风赛跑，在无人的荒野里呼吁；他伺候了不知感激的女人，到头来，只落得年轻① 见《奥兰陀的疯狂》第二十四章第57行。罗尔丹即奥兰陀。塞尔比诺是苏格兰王子，罗尔丹曾对他有恩。

② 这个姓氏通常指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发财回国的暴发户。

轻的送了性命。断送他的是一个牧羊姑娘。你们看见的这些手稿，他嘱咐我埋了他就一把火烧掉；要不是他这么嘱咐，你们读了就会知道，他要使这位姑娘万代传名呢。”

比伐尔多说：“你要是这样处理遗稿，就比作者更残酷了。嘱咐不合情理，就不该依从。奥古斯陀大帝假如让人执行曼图阿诗圣的遗嘱①，他就错了。所以，安布罗修先生，你只管把令友的遗体安葬，可别把他的遗稿烧毁。那是伤心人的嘱咐，你不该冒冒失失地照办。我劝你倒是留着这些稿子，让后世见到玛赛■的残酷而有所鉴戒，免得一失足遗恨千古。你这位痴情朋友的身世、你们俩的友谊、他致死的缘故和临终的嘱咐，我们同来的全都知道。我们从这段惨史能看到玛赛■多么无情，格利索斯托莫多么痴心，你的友谊多么诚挚，而一个人一纳头走上爱情的迷途，会落到什么下场。我们昨晚听到格利索斯托莫的死讯，知道要在这里下葬；他那些事我们听了非常惋惜。我们出于好奇和同情，不辞绕道决计亲眼来看看。安布罗修啊，你是个明白人，我们——至少我以个人的名义，求你顾念我们不仅同情，还愿意尽量为他效力呢，你就别烧毁这些稿子，让我带走几份吧。”

他不等回答，伸手就把手边的稿子拿了几卷。安布罗修见了说道：“先生，我出于礼貌，你拿去的也就算了，要我不烧其余的稿子可办不到。”

比伐尔多要瞧瞧稿子上说些什么，马上打开一卷，看见标题是《绝望之歌》。安布罗修听到这个题目就说：“这是那可怜人的绝笔。先生，你念给大家听吧；可见他失意伤心到什么地步了。坟坑还没有挖好呢，你有的是时候。”

比伐尔多说：“好！我就念。”

在场的人都围上来听。以下是他朗诵的诗。

① 曼图阿诗圣指维吉尔（Virgilio），因为他是曼图阿人。他遗命把他的史诗《伊尼德》烧毁，凯撒大帝不予执行。









## 第十五章

堂吉珂德碰到几个凶暴的杨维斯人，大吃苦头。

据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博士的记载，堂吉珂德辞别了款待他的牧羊人和参预格利索斯托莫葬礼的来客，就带着他的侍从，走入刚才牧羊姑娘玛赛■进去的那座树林。他们在里面走了两个多钟头到处寻找，不见她的踪迹。后来他们走到一片碧油油的草地上，旁边有一条平静清澈的溪水；当时正是酷热的中午，这地方引逗得他们身不由自主，要歇下睡个午觉。两人下了牲口，随驴子和驽骉难得在茂盛的草地上啃青。他们搜刮了褡裢袋里的干粮，主仆俩不拘礼节，亲亲热热地同吃了一餐。

桑丘忘了拴上驽骉难得的前腿。他知道这匹马非常驯良，非常道学，拿定它见了果都巴牧场上所有的母马都不会起淫心。可是命运自有安排，魔鬼也不是常在睡觉的。有些杨维斯搬运夫常带着大群马匹在水草肥饶的地方歇午；堂吉珂德停留的地方恰是他们选中的，他们的一群加利斯小母马正在这片草原上啃吃青草。可巧驽骉难得偶然情动，要和那几位小姑娘玩耍一番。他是闻到她们的气味，改了常态，也不问主人许可，撒腿就奔向她们那边去诉说衷肠。可是她们呢，看来准是觉得吃草比别的事更有滋味，所以着实回敬了他一顿蹄子和牙齿，弄得他一眨眼肚带迸断，鞍子落地，身上赤条条一丝不挂。可是他还有更难堪的呢：那群搬运夫看见他要对母马强行非礼，拿着木桩子①赶来，把他一顿痛打，打得遍体创伤，躺倒在地。

堂吉珂德和桑丘看见驽骉难得挨揍，气喘吁吁地赶去。堂吉珂德对桑丘说：

“桑丘朋友，照我看，那些人不是骑士，只是卑贱的下等人。我这话是要让你知道，你尽可以帮我一手。咱们眼看驽骉难得受了侮辱，该替他报仇。”

桑丘答道：“见鬼的报仇！他们有二十多人呢，咱们才两人，也许还不到两个，只有一个半。”

堂吉珂德说：“我一人就当得一百个！”

他不再多说，拔剑向那群杨维斯人冲去。桑丘见了主人的榜样，也发奋跟上去厮打。堂吉珂德一剑就斫中一个杨维斯人，把他身上的短皮袄斫破，还带下一大片肩膀。

杨维斯人为数不少，他们瞧自己在区区两人手里吃了亏，忙拿起木桩，围着他们俩恶狠狠地擂打。桑丘是挨了第二下就倒了。堂吉珂德尽管本领超人、勇气冲天，也没用处，一般也给他们打倒。他恰恰倒在躺着的驽骉难得脚边。由此可见愤怒的村夫抡起木桩来多么凶猛。两个冒险者给打得浑身疼痛，满心气苦。杨维斯人瞧自己闯了祸，赶紧把货物装上牲口，撇下两人走了。桑丘·潘沙先苏醒，看见他主人在旁，就有气无力地负痛说：

“堂吉珂德先生，哎，堂吉珂德先生啊！”

① 搬运夫在马背上装货时，用木桩顶住马鞍，不使偏坠。

堂吉珂德也一丝没两气地含痛答道：“桑丘老弟，你要什么？”

桑丘·潘沙说：“您手边要是那‘大力气’①的药水，给我喝两口行吗？它能治外伤，断了骨头大概也能治。”

堂吉珂德答道：“我真倒霉！我这会儿要是有一种药水，咱们就好了。可是，桑丘·潘沙，我凭游侠骑士的信义对你发誓，如果命运没另作安排，不出两天，我一定把这种药水配制出来，除非我这双手是不中用了。”

桑丘·潘沙说：“可是咱们这双脚脚您看还得多少天才中用呀？”

挨了痛打的骑士堂吉珂德说：“据我看，不知道还得多少日子呢。”

不过都怪我不好。那群人象我有骑士的封号，我不该拔剑跟他们交手。

准是因为我违犯了骑士道的规则，战神就叫我爱这场惩罚。桑丘·潘沙啊，我现在吩咐你一句话，你好好记着，因为对咱们俩的祸福大有关系。

以后如有这种下等人冒犯咱们，别等我对他们拔剑，我决不再干这种事；你倒是该拔剑痛痛快快地收拾他们一顿。如有骑士来卫护他们，我也会卫护你，并且出死力跟他们拚去。这种事，你亲眼见过成千上百次了，该知道我这条铁臂多么有劲。”

这位可怜的先生战胜了勇猛的比斯盖人，自大得不可一世。可是桑丘·潘沙听了主人的吩咐并不以为然，答道：“先生，我是个温和平静的人，不管受到什么冒犯都能容忍，因为我有老婆儿女要我抚养呢。我不能吩咐您，可是我也跟您讲明白：人家是乡下佬也罢，骑士也罢，反正我决不拔出剑来；从现在起直到我见上帝的日子，不管上等人、下等人，富人、穷人，绅士、贫民，随他是什么地位、什么身分，如果冒犯了我，或者想冒犯我，我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反正全都原谅。”

他主人听了这一席话，答道：

“我但愿能够舒口气，讲话不那么吃力；但愿我这边肋上痛得不那么厉害，好让我跟你讲讲明白。潘沙，你的见解是错误的。你听我说，你这可怜家伙，咱们一向是走背运；如果时来运转，咱们一帆风顺，安然无阻地进了一个海岛的港口——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海岛吗？如果我征服了那个岛，封你做了岛上的总督，你怎么办呢？你不是骑士，又不想做骑士，也没有勇气和志气抵御敌人入侵，保卫自己的主权，你做总督简直就不行啊。你该知道，在新征服的国家或地方，民情还没有十分归顺，对新的领主不会死心塌地，保不定有人兴风作浪，想改天换日，或者象有人说的那样，想碰碰运气。所以一个新领主必须有识见，能治国安民；也必须有胆量，无论在什么境地都能够抗敌自卫。”

桑丘说：“就在咱们当前的境地，我也但愿有您说的那份识见和胆量呢。可是我凭穷人的信义发誓，我这会儿最需要的是几张膏药①，不是什么训话。您瞧瞧能不能爬起来，咱们把驽骉难得扶一把吧；尽管它害咱们吃了这顿打，不配咱们帮助。我再也想不到驽骉难得会这样，我老以为它很规矩，象我一样稳重呢。真是老话说得好：‘日久见人心’；①指本书第一部第十章的“大力士”，桑丘把名字说错了。

① 这是用药膏摊在软布上做成的。

又说是‘世事无常’。您刚把那个倒霉的游侠骑士狠狠地斫了几剑，谁料随后就会有雹子和雨点似的木桩子落在咱们肩膀上呢？”

堂吉珂德说：“可是，桑丘，你的肩膀一定惯受这种风摧雨打，我的肩膀却是裹着软布细纱娇养惯的，这番遭了殃，痛得更厉害。我猜想——说什么猜想呢？我确实知道，这种种艰苦都是和披甲拿枪的行业分不开的，不然的话，我就倒在这里活活地气死了。”

这位侍从说：

“先生，原来这种倒霉事都是骑士道的收成。那么请问您，这种事是不是常有的？出这种事有没有一定的季节？因为我觉得咱们有了两次收成，再来第三次可吃不消了，除非老天爷大慈大悲，给咱们点儿帮助呢。”

堂吉珂德说：“我告诉你，桑丘朋友，游侠骑士一生要遭遇千百次的危险和苦难；可是他们也有千百个机会，可以马上称王称帝。你只要看看，各式各样的骑士都有这种经历，他们的传记我全熟悉。我要不是痛得喘不过气，这会子就可以讲给你听。有些骑士靠勇力升到很高的地位，而他们在成功的前后，总受到种种艰苦。譬如勇敢的阿马狄斯·台·咖乌拉曾经落在他的死冤家阿尔咖拉乌斯魔法师手里。这个魔法师把阿

马狄斯捉去，缚在院子里一根桩子上，用马缰绳抽了他二百多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①。还有个不大出名的作家，可是声望也不小，据他说，太阳骑士曾经有一次落了圈套：他在一个堡垒里，忽然脚底下裂出个大窟窿，他就掉进很深的地阱，手脚都给捆住，人家用雪水和着泥沙给他灌肠，害得他差点儿送命。要不是跟他交情很深的一位法师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解救了他，这可怜的骑士就遭殃了。我能和这些大人物并列，也就够体面了，而他们受的侮辱比咱们刚才受的还大呢。因为，桑丘，你得明白，要是人家偶然拿着什么器械打伤了人，算不得侮辱；这是决斗章程上明文规定的。譬如一个鞋匠拿手里的鞋槌打人，槌子固然是块木片，不能因此就说挨打的人吃了一顿板子。我跟你讲这些话，免得你以为咱们这番挨揍是受了侮辱；因为那些人随手用来揍咱们的器械，不过是他们的木桩子，据我回忆，他们中间没一个是带着长剑或短剑或匕首的②。”

桑丘说：“我没功夫看得那么仔细，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拔剑，他们的松木桩子已经横七竖八地打在我肩膀上了，打得我眼前发黑，脚里发软，一挫身就栽在这里了。至于挨了这顿桩子算不算侮辱，我是满不在乎的；苦的是给揍得疼痛，肩膀上、心眼里都痛得撒不开。”

堂吉珂德说：“可是潘沙老弟啊，你听我说：心眼里的事，日子久了会消掉；不论什么痛苦，一死就完了。”

潘沙说：“要等日子久了才消，到死才完，那不是苦恼透顶的事吗？”

咱们遭了殃要是贴两个膏药会好，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现在看来，要医好咱们呀，把医院里所有的膏药都贴上还不够呢。”

堂吉珂德说：“桑丘，别这么说，该从疲软里提炼出劲儿来；我也要这么办呢。咱们且瞧瞧驽骸难得怎么了。照我看来，这可怜家伙这番①阿马狄斯的传记里只说他两次受困于阿尔咖拉乌斯，但并没有说他挨马缰绳鞭打。

① 欧洲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贵族用比剑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平民间用棍或棒打架；贵族欺负平民则用鞭子抽或板子打。因此挨一顿鞭子或吃一顿板子是受侮辱。

吃的苦头不小。”

桑丘说：“这没什么希奇的，因为他也是个游侠骑士呀。我只奇怪这头毛驴儿却一点没事，倒是咱们俩落得腰疼背折。”

堂吉珂德说：“运道往往在不幸的地方开着一扇门，让坏事有个补救。我说这话有个道理。这头驴可以顶驽骸难得的缺，把我驮到个城堡里去治疗创伤。而且我认为骑这种牲口也无损体面。我记得书上说，笑神的师傅昔雷诺老头儿①就是得意洋洋地骑着一匹很漂亮的驴子跑进‘百门城’的②。”

桑丘说：“那老头儿也许真是象您说的那样骑驴去的，不过，是骑跨在驴背上，还是象一口袋肥料似的横搭在驴背上，那可远不是一回事啊。”

堂吉珂德答道：“打仗受了伤只有体面，并不丢脸。所以，潘沙朋友，别多说了，你还是照我的话，挣扎着起来，随你怎么样把我放在你的驴上，咱们快离了这儿吧，别等一下子天黑了，咱们还落在这个荒野里。”

潘沙说：“可是我听您说过，游侠骑士一年里该有大半年睡在荒山野地里，还觉得那样很幸福呢。”

堂吉珂德说：“那是指迫不得已或正逢恋爱的时候，确是千真万确的。有的骑士瞒着意中人，不顾天阴晴，严寒酷暑，在岩石上露宿了整两年。‘忧郁的美男子’阿马狄斯就是这样，他在‘荒岩’上住了不知是八年还是八个月——我记不清了。反正他是在那里悔过赎罪，因为我不知他怎么得罪了他的奥莉安娜公主。可是闲话少说，桑丘，上劲吧，别让这头驴也象驽骸难得那样出了事。”

桑丘说：“那就一定是魔鬼和咱们捣蛋了。”

他喊了三十声“哎唷”，叹了六十口气，把引他到这里来的人咒诅了一百二十遍，才从地下爬起来，象一张土耳其弓似的偻着腰站在当道，直不起身子来。他虽然浑身疼痛，居然给他的驴备上鞍辔——那驴逍遥了一天，也是干了些放荡勾当的。他随就扶起驽骸难得。这匹马要是会叫苦，它叫的苦决不输于桑丘和他的主人。长话短说，桑丘把堂吉珂德安放在驴上，把驽骸难得系在驴后，拉住驴子的缰绳，捉摸着方向往大路上走去。他们的运气渐渐好转，没走得一哩瓦路，大道已经在望，道旁还有个客店。堂吉珂德不由桑丘分说，随着心硬说是一座堡垒。桑丘坚持那是客店；他主人说不是，那是堡垒。两人争论不已，一路到了那里还没争完。桑丘不再斤斤声辩，领着一行人畜进了大门。

① 希腊神话，昔雷诺（Silenos）是酒神的伴侣（一说是养父），性爱音乐，是个贪酒纵欲、爱寻快乐的秃头老人。

② 这里指的是希腊忒巴斯（Tebas）城，但所谓“百门城”是埃及的忒巴斯城。塞万提斯把二者混淆了。



## 第十七章

续叙英勇的堂吉诃德倒了霉，  
把客店当作堡垒，和他的好侍从  
桑丘·潘沙在那里遭到种种灾难。

堂吉诃德已经苏醒，他用前一天躺在“那木桩子的平原上”<sup>①</sup>呼唤他侍从的那个声调说：“桑丘朋友，你睡着了吗？你睡着了吗，桑丘朋友？”

桑丘满肚子气恼，回答说：“倒霉！我哪能睡啊！所有的魔鬼今晚都缠着我呢。”堂吉诃德说：“大概真是这么回事，没什么说的。我瞧这座堡垒准是魔法笼罩着的；要不，我就太没见识了。我告诉你——不过我这会儿告诉你的话，你得发誓保密，等我死了才可以说出去。”桑丘说：“我发誓保密。”堂吉诃德说：“我这话是因为不愿意败坏人家的名誉。”

桑丘重复说：“我说了呀，我发誓把这秘密直保到您百年以后。不过我但愿上帝让我明天可以说出去。”

堂吉诃德说：“桑丘，我怎么亏待了你，竟要我马上就死啊？”

桑丘说：“不是这个缘故；只因为我恨把东西老藏着，我不喜欢东西闷着发霉。”

堂吉诃德说：“不管怎么样吧，凭你对我的情分和尊敬，我还是信得过你的。我告诉你，今夜我碰到一桩没法形容的奇事妙事。我干脆讲吧。刚才这里堡垒长官的女儿跑来看我。她的风度和相貌都美极了，简直绝世无双。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形容她那模样的俏丽，心眼的灵巧；至于她那些遮掩着的美妙之处，我因为忠于我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就避而不谈了。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交运有这等艳福，也许惹了老天爷的嫉妒；也许我刚才说得不错，这座堡垒真是魔法笼罩着的；反正为这些缘故吧，我跟她正谈得最甜蜜、最亲热的时候，我没看清，不知打哪儿伸来一只巨大的大手，在我下巴颊上揍了一拳，揍得我鲜血直流；接着又把我毒打一顿。昨天那些搬运夫为了骛得过的过失给咱们的一顿打，你是知道的；我今天挨的比昨天的还凶。所以我想，准有个魔法禁咒着的摩尔人守护着这位小姐，不让我消受她的美色。”

桑丘说：“也不让我消受，因为足有四百多摩尔人把我狠狠地揍；我挨的那顿棍子，比起来只算小点心罢了。可是先生，我请问您：刚才的事把咱们害到这步田地，您怎么说是奇事妙事呢？您还好些，因为还捞到一个据您说是绝世美人；我呢，除了挨一顿从没挨过的毒打，还有什么呢？我和生我的妈妈真倒霉呀！我又不是游侠骑士，一辈子也不想做游侠骑士，可是所有的灾殃大半却落在我身上！”

堂吉诃德说：“原来你也挨打了？”

桑丘说：“我不是跟您说，我挨了打吗？真是倒了祖宗十八代的霉！”

堂吉诃德说：“朋友，不要烦恼，我现在就来做那种宝贵的治伤油，咱们喝下，一眨眼就病痛全没了。”

这时巡逻队长点上油灯，进来瞧瞧他心目中的死人。桑丘看着他进<sup>①</sup>这是引用古代有关熙德的民谣，开头一句：“在那木桩子的平原上”，指他们挨杨维斯人用木桩子捶打的草原。

来，身上穿件衬衣，头上裹块布，手里拿个油盏子，一张脸狰狞可怕，就问他主人说：

“先生，说不定这就是受魔法禁咒的摩尔人吧？他大概有事未了，又来收拾咱们。”

堂吉诃德说：“不会是那个摩尔人，因为受魔法支使的，肉眼看不见。”

桑丘说：“肉眼看不见，可是肉体感觉得到；不信，问我的肩膀。”

堂吉诃德说：“也可以问我的肩膀。不过这还不能证明这就是魔法禁咒着的摩尔人。”

巡逻队长进来，看见他们俩安静地说着话，不禁呆住了。堂吉诃德因为浑身瘀伤，又贴满膏药，所以还脸朝天挺着，动弹不得。巡逻队长走到他跟前说：

“老哥，你怎么了？”

堂吉诃德说：“我做了你，说话还得讲究些礼貌。你们这里对游侠骑士说话，行得这样吗？你这蠢东西！”

巡逻队长瞧这么狼狈的人对他盛气相凌，哪里受得了，就举起油盏，连着满满一盏子油，对准堂吉诃德的脑袋砸下来，把头皮砸伤好大一块；他乘一片漆黑，三脚两步走了。桑丘·潘沙说：“没什么说的，先生，这一定是魔法禁咒的摩尔人。他准是为别人守护着宝贝，咱们份里只是拳头揍、油盏砸。”

堂吉诃德说：“是啊，而且着魔的事没法认真，生气发火也没用，因为肉眼看不见，是变幻出来的；随你用尽方法，也找不出对手来向他报复。桑丘，你要是挣得起身，你且起来，找这座堡垒的长官，替我问他要些配制治伤油的油、酒、盐和迷迭香。老实说，我觉得这会儿很需要，因为那个鬼给我砸出来的伤口里直流血。”

桑丘浑身筋酸骨痛，挣着起来，摸黑去找店主人。巡逻队长正在外面听他的对手说些什么话呢。桑丘碰见了，说道：“先生，不管您是谁，麻烦您行个方便，给我们些迷迭香，还要些油、盐和酒；因为有个游侠骑士里的头号人物，给店里一个魔法禁咒着的摩尔人打得身受重伤，躺在那边床上，要用这些东西治疗。”

巡逻队长听了这番话，断定这是疯子。当时天色已经透亮，他就打开店门，叫起店主，转达了这位老兄的要求。店主把所要的东西都拿来，桑丘就去交给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给油盏砸得疼痛，正捧着脑袋在那里哼哼。那一砸，只砸出了两个大鼓包；他以为直流血，其实只是给那场风险急出来的满头大汗。

长话短说，他把这些药材和在一起，熬了好久，认为火候到家，这剂药已经炮制成功，就讨个瓶子来装。客店里没有瓶子，店主送了他一个铁皮的油罐子，他就用来装药。然后他对着这罐药念了八十多遍《天主教》，又把《圣母经》、《赞美歌唱和辞》和《信经》也念了那么多遍，念一个字就象祝福那样画一个十字。当时桑丘、客店主人和巡逻队长在旁从头直看到底；骡夫已经悄悄去料理他的牲口了。堂吉诃德制成了心目中的神油，就想亲自试试它的效验。熬药的锅里还剩下些油罐里装不下的药，他拿来喝了一升左右。可是他刚喝下就恶心，把肚里的东西吐个罄净，吐得搜肠抖肚，浑身大汗。他就叫人家给他盖严了，让他独自躺着。他们遵命；他一觉睡了三个多钟头，醒来觉得身体舒泰，痛楚大减，自以为完全好了，并且深信自己制成了大力士的神油，有了这种药，以后无论多么危险的冲锋陷阵都不怕了。桑丘·潘沙瞧他主人身体大好，也以为是奇迹。锅里剩下的药还不少，桑丘求他主人给他。

堂吉诃德一口答应。桑丘信心百倍，决心千倍，捧着锅子一口气直往肚里灌，喝下的量和他主人喝的不相上下。可怜的桑丘肠胃不象他主人那么娇，所以先还不呕吐，只是一阵阵肚痛、恶心、出虚汗、发晕，觉得马上要死了；他痛苦不堪，只顾咒骂治伤油和给他喝油的混蛋。堂吉诃德瞧他这样，就说：“桑丘，你这么难受，准是因为你没有封骑士。依我看，没封骑士的喝了这种药不见效。”桑丘答道：“您知道这个道理，干吗还让我喝呢？真是倒了我几辈子的霉呀！”这时桑丘喝下的汤药药性发作，可怜的侍从身上两个渠道一齐决口，直流猛泻；他已经重行躺下，垫的草席和盖的粗布毯子都弄得不能再使用了。他一身身虚汗，一次次昏厥，自以为要死了；大家也都这么想。他身上的狂涛恶浪牵延了将近两个钟头方才平息。桑丘和他主人不同，事后只觉得浑身瘫软，连站都站不起来。可是堂吉诃德呢，上文已经说过，他觉得身轻体

健，想立刻出门冒险去。他以为耽搁在这里对不起这个世界和需要他扶助的人；况且他有了治伤的油，越加胆大放心了。所以他急不可待，亲自替驽骀难得上鞍，替他侍从的驴子安上驮鞍，还帮他侍从穿衣裳，扶他上牲口。然后他自己也骑上马；客店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支短柄的枪，他就拿在手里，准备当长枪使用。客店里一起有二十多人，都站定了瞧他，店主的女儿也在内。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还频频叹气，一声声都仿佛从心底里抽出来的。大家只道他是肋上作痛——至少昨晚看着他敷药的人是这么想。

他们俩都已经上了坐骑；堂吉珂德站在客店门口，喊了店主，板着脸一本正经说：

“长官先生，我在你这座堡垒里多承盛情招待，我非常感激，一辈子也忘不了。假如有蛮横无理的人得罪过你，我希望能替你出口气，作为报答。我告诉你，我的职务无非是扶弱济穷，伸雪无辜，惩罚不义。

请你回想一下，如有这类的事要我效劳，只消说一声，我凭封授的骑士职位向你保证，一定叫你称心。”

店主也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骑士先生，我不用您替我出什么气；谁得罪了我，我自有手段对付。我只要您付清昨晚的各项花费：你们头口的干草、大麦，还有你们的晚饭和床铺。”

堂吉珂德说：“那么，这是个客店了？”

店主回答说：“是啊，而且是个很上等的客店。”

堂吉珂德说：“我一向弄错了；不瞒你说，我以为这是一座堡垒，而且是一座很不错的堡垒。既然这不是堡垒却是客店，现在只好把这笔账目勾销了事。因为我不能违反骑士道的规则。我确实知道，游侠骑士住了客店从来不出房钱，也不付别的账；我从没看见哪本书上讲到他们付钱。他们在外冒险，不分日夜和季节，或步行，或骑马，耐着饥渴寒暑，冲风冒雨，受尽折磨；他们这样辛苦，对他们不论多么殷勤款待只是合法的报酬，并且也是合情合理的。”

店主说：“这个与我不相干。您且把欠我的钱付清，不用讲这些闲话和骑士道。我不管别的，只管收我的钱。”

堂吉珂德说：“你就是个愚蠢卑鄙的客店主人。”

他踢动驽骀难得上鞍，牵着长枪直冲出门，谁也没拦他。他并不瞧瞧自己的侍从是否跟在后面，一口气跑得老远。店主人瞧他跑了，账却没付，就去问桑丘·潘沙要钱。桑丘说，他东家既然不肯付，他也不付；他是游侠骑士的侍从，他东家住了旅馆或客店，什么东西都不花钱，这个规矩、这点道理在侍从身上照样适用。客店主人大怒，恫吓他说，要是不付账，就给他吃些苦头，不由他不拿出钱来。桑丘回答说：他遵守他主人奉行的骑士道，即使要他的命，也不给一文钱；游侠骑士自古以来的好规矩不能坏在他手里，他也不能让后世的侍从怪他放弃了这样公道的权利。

倒霉的桑丘合是走了背运。当时住店的客人里有四个赛果比亚的拉毛匠，三个高都比亚石马区卖针的小贩，还有两个赛维利亚市场附近的居民。这伙人喜欢闹着玩，并没有恶意，却很促狭淘气。他们仿佛是同心协力地一齐赶到桑丘身边，把他揪下驴；其中一人到店主屋里去拿了他的床毯，大家把桑丘推倒在毯子上，他们抬眼看屋顶太低，碍着他们的道儿，就决计到后院去，那里是以青天为顶的。他们把桑丘兜在床毯里，向天空高高抛去，仿佛人家在狂欢节耍狗那样耍他①。

给他们抛着玩的倒霉人没命地叫嚷，喊声直传到他主人耳里。他主人停步细听，以为又遭遇了什么奇事，后来才听清楚原来是他的侍从在叫嚷。他忙兜转马急急跑回客店，看见店门紧闭，就绕着店找地方进去。

后院的围墙不高，他跑到那里发现他的侍从正遭人捉弄。他瞧桑丘那么轻盈活泼地在空中一起一落，要不是当时气愤填胸，准会发笑的。他想踩着马背爬上墙头，可是筋骨无力，连下马都不能，只好在马上向抛掷桑丘的那伙人破口大骂，一叠连声，作者简直没法记录。他们还只顾嘻笑，并不住手。桑丘在空中翻滚，不住声地叫苦，一面恫吓，一面央求，可是没有什么用处——简直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直到力气使尽，才放他下来。他们把他的驴牵来，扶他上驴，替他披上外衣。软心肠的玛丽托内斯瞧他疲软不堪，觉得给他喝一罐凉水是最当景的救济，特地从井里汲了一罐透心凉的水送上来。桑丘接过罐子，正凑到嘴边，却给他主人大声喊住说：

“桑丘儿子，别喝水！儿子，这罐水要送你性命的，别喝！我这儿有的是万应神油，你瞧见吗？”他把盛药的罐子举给桑丘看看，“你只消喝下两滴，一定药到病除。”

桑丘斜过眼去一看，压倒了主人的声音大嚷道：“您大概忘了我不是骑士吧？您还是要把昨夜剩在肚里的心肝肺肠都吐掉呀？您那见鬼的药您自己留着吧，别管我的事。”

他说完马上就喝，可是一喝是水，就不肯再喝。他求玛丽托内斯给他倒些酒来。她很乐意，而且是自己花钱买的。人家本来就说她虽然吃这一行饭，却有基督徒的气息。这时店门已经大开，桑丘喝完酒，踢动①把人兜在毯子里抛掷作戏，古罗马暴君史威东在朝时就有这风气。在塞万提斯的时代，西班牙学生在狂欢节把狗这般抛掷着开玩笑。

驴子直冲出大门去。尽管他的肩膀照例又替他当了灾，他却非常得意，因为没花一个钱，坚持着自己的主张出了客店。其实客店主人已经把他的褡裢袋扣下抵账，不过桑丘出门的时候急急慌慌，没觉察少了东西。

店主等他一走，就要把店门牢牢关上，可是抛掷桑丘的那伙人不赞成；即使堂吉珂德真是圆桌骑士里的一员，在他们眼里也不值半文钱。





## 第十九章

桑丘和主人的妙谈；以及他主人碰到死尸等奇事。

“我的先生啊，咱们这几天连连倒霉，我看一定是因为您违反了骑士道，犯了罪，所以受罚了。您发誓要把那个摩尔人——叫什么马郎得利诺的那顶头盔①抢到手，不然，您就不摊着桌布吃面包，不跟王后睡觉，还有一连串发誓要做的事，可是您都没做到呀。”

堂吉珂德说：“桑丘，你这话很对。不瞒你说，我把那个誓忘得一干二净了。你不及时提醒我，也准是犯了过错，所以给人家兜在毯子里抛滚。不过我决计补过赎罪；照骑士道的规则，什么事都可以挽救。”

桑丘说：“我难道发过什么誓吗？”

堂吉珂德说：“你没发誓也不相干，反正照我看来，你保不住是个从犯。不管怎样，咱们设法补救总是不错的。”

桑丘答道：“照这么说，您可留心，别再把这句话也象您发的誓那样忘了，也许那群妖魔鬼怪又要来耍弄我；他们瞧您屡犯不改，连您都要耍弄呢。”

两人路上说着话，天已经黑了，没赶上宿头，也看不见哪里可以投宿。这来苦的是饿得要死，因为丢了褡裢袋，没东西吃了。祸不单行，他们又遭了意外。这倒绝不是幻想，看来确是一桩奇事。当时暮色苍茫，他们还只顾赶路。桑丘因为这条路是官道，拿定再走上一、二哩瓦，自然会找到客店。他们走着走着，已经是黑夜了，侍从正饿得慌，主人也在想吃东西；忽见前面路上一大簇点点的光亮，好象一团流动的星星，向他们迎面而来。桑丘一见吓得心惊胆颤，堂吉珂德也不能镇静自在；一个扯紧驴缰，一个勒住马，都站定了留心观看究竟。这一簇光渐渐逼近他们，愈近愈亮。桑丘见到这个景象，就象中了水银的毒②，浑身索索乱抖；堂吉珂德一脑袋头发森然倒竖起来。他勉强振作精神，说道：“桑丘啊，没什么说的，这番准碰到了最艰巨、最凶险的事，我得把全身的勇气和力量都使出来才行。”

桑丘答道：“我真倒霉啊！我看这是和妖魔鬼怪打交道的事；如果真是的，我怎么受得了啊？”

堂吉珂德说：“尽管是十足的妖魔鬼怪，我也决不让他们碰到你衣服上一丝绒毛。上次我是因为爬不上那后院的围墙，才让他们耍弄了你。”

这会儿咱们在开旷的野地里，我可以挥使我这把剑。”

桑丘说：“要是他们又象上次那样对您使魔法，叫您手脚瘫软，旷野里又有什么好处呢？”

堂吉珂德说：“管它怎么样，桑丘，我劝你壮起胆来；你亲眼瞧瞧，就知道我的胆量了。”

桑丘答道：“只要天从人愿，我是壮起胆来呀。”

两人退到路边，再仔细观察那簇移动的光。不一会，他们看见许①见上册 71 页注①，指曼布利诺的头盔。

② 西班牙有很多水银矿，开采的工人中了水银的毒会浑身发抖。

多穿白衣的人①。这景象吓得桑丘泄尽勇气，仿佛害了疟疾正在发冷，一个个牙齿都捉对儿厮打起来。他渐渐看清究竟，他的牙齿越加打颤得厉害。那些穿白衣的有二十来个，都骑着牲口，拿着亮煌煌的火把。随后来一架盖着黑布的抬床，另有六人骑着牲口伴送。他们连人带畜披着丧服②，只露出骡子的脚——因为走得很慢，分明不是马。那些穿白衣的一面走，一面喃喃念诵，音调凄沉。黑夜里又在那么荒凉的地方，看到这种奇事，怪不得桑丘害怕；他主人要不是堂吉珂德，换了别人，也会害怕的。桑丘已经吓成一团，堂吉珂德却一点不怕；他的幻想立刻活灵活现地把这件事构成他书上讲的那种奇遇。

他以为那抬床是担架，担着一个骑士；这骑士受了重伤，或者已经死了，专等他堂吉珂德代为报仇的。他更不打话，托定长枪，马鞍上坐稳身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那群白衣人要经过的路当中，瞧他们渐渐走远，就高声叫道：

“骑士们！或者随你们是什么人吧，站住！快快交待：你们是谁，打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担架上抬着的又是谁。瞧这光景，不是你们伤害了人，就是受了人家的伤害；我该问明白，或者惩罚你们的罪行，或者为你们报仇雪恨。”

一个穿白衣的回答说：“我们有紧急事儿，到客店还有一段路呢，没功夫停下来一一回答。”

他踢动骡子直往前跑。堂吉珂德听了这话大怒，一把揪住他骡子的笼头，说道：

“别走，你还得懂点礼貌，回答我的话；要不，我就跟你们大伙儿开战。”

那头骡子胆怯，给揪住笼头，吓得掀起前腿立起来，把它主人从臀后翻落地下。一个步行的仆人看见这人跌倒，就对堂吉珂德破口大骂。

堂吉珂德动了火，不问情由，挺枪就向一个穿丧服的人冲去，把那人刺得重伤倒地。他回马左冲右突，那付灵活劲儿煞是好看；驽骍难得旋转得很轻快，简直象长了翅膀似的。那些穿白衣的都胆子小，又没带兵器，并不想厮杀；他们举着火把赶紧向旷野里逃跑，恰象庆祝日或节日晚上一群化装跳舞的人举着火炬游行。那几个穿丧服的给长袍裹缠得行动不便，堂吉珂德很轻易地把他们全伙打了一顿。他们以为这家伙不是人，而是地狱里的魔鬼，为了夺取抬床上那具尸首来袭击他们的，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败退下来。

桑丘都看在眼里，对他主人的勇气不胜钦佩，心里暗想：“没什么说的，我这个主人果然象他自己讲的那么勇敢有力呢。”当时第一个颠下骡的人旁边有个火把还在地下燃烧，堂吉珂德在火光里看见了他，就跑去把枪头指着他的脸叫他投降，否则刺死他。倒在地下的人回答说：“我早已给你降服得不能动弹，一条腿都折了。您如果是信奉基督教的绅士，请不要杀我，杀我是要亵渎圣教的，因为我是个硕士，现在执行初等的神职。”

① 穿白衣的人（encamisados）指穿白衬衣的人。那时候，西班牙战士夜出袭击摩尔人，铠甲上罩白衬衫以为识别，又节日晚上化装跳舞的人也罩着白衬衣，骑马举着火把游行。

② 他们的丧服是黑色的。

堂吉珂德说：“你既然是教士，着了什么鬼迷跑到这里来啊？”

倒在地下的人说：“着了什么鬼迷？先生，只是我倒霉罢了。”

堂吉珂德说：“我刚才问你的话你不好好回答，你还得大倒霉呢！”

那硕士答道：“我立刻遵命，请听我说：我刚才自称硕士，其实不过是学士；我名叫阿朗索·罗贝斯，家在阿尔戈班达斯。我刚从拜沙城来，一起还有十一个教士，就是拿着火把逃跑的那些人；我们护送抬床上的尸体到赛果比亚去。那是一位绅士的尸体，他死在拜沙，暂时埋在那里，现在呢，我已经说了，我们正把他的骨头送回他家赛果比亚去安葬。”

堂吉珂德问道：“谁杀死他的呢？”

学士答道：“上帝借一场瘟疫送了他的命。”



堂吉珂德说：“那么老天爷省了我的事了。如果是别人杀他的，我还得为他报仇呢。既然是老天爷要了他的命，我只好缩着脖子不作声；假如老天爷要杀我本人，我也只好这样。教士先生，我告诉您，我是拉·曼却的一个游侠骑士，名叫堂吉珂德；我的事业是遍天下去打抱不平，为人除害。”

那学士说：“我不懂您这个打抱不平是怎么回事。您害我折了一条腿，我原先好好一个人给您弄成瘸子，一辈子也站不平了。您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身受害。我碰到您这位多事冒失的人真是够倒霉的。”

堂吉珂德说：“世界上的事不是都沿着一条轨道的。阿朗索·罗贝斯先生，这次的事坏在你们来的时候恰在夜里，又穿着这种法衣，拿着火把，嘴里喃喃念诵，有的还穿着丧服，你们实在象另一个世界的邪鬼妖精，所以我不能不尽我的责任来跟你们厮杀。哪怕确实知道你们是地狱里的魔王，也得跟你们厮杀呀。我一直就是把你们当作那种东西了。”

学士说：“反正我命该如此吧。害我倒足了霉的游侠骑士先生，我一条腿在骡子身下的脚蹬和座鞍中间压住了，麻烦您帮我脱出来。”

堂吉珂德说：“您怎么不早把苦处告诉我呀？我还只顾絮絮叨叨地没完没了！”

他连忙大声喊桑丘过来，可是桑丘不愿意。原来那些有身分的先生们带着一匹驮骡，满载着吃的东西，桑丘正在那里卸货呢。他把自己的外衣做成个口袋，尽量塞满东西，装在自己的驴背上，然后才听命跑来，帮他主人从骡子身下拉出学士先生，扶他骑上骡，又拣了火把交给他。

堂吉珂德叫这位学士去找同伙，并代向他们道歉说，方才冒犯他们是事不由己。桑丘插嘴道：

“假如那几位先生要知道冒犯他们的勇士是谁，请告诉他们，那是鼎鼎大名的堂吉珂德·台·拉·曼却，又称哭丧着脸的骑士<sup>①</sup>。”

学士骑骡走了。堂吉珂德问桑丘为什么这会儿忽然称他“哭丧着脸的骑士”。

桑丘答道：“我告诉您吧，我在那倒霉人的火把底下瞧了您一会，<sup>①</sup>原文 *Caballero de la Triste Figura*，据马林注释，这里的 *Triste* 不作忧愁解，西班牙三百年前所谓 *triste figura* 指衣服不整洁、不体面，邋邋遢遢，或形容狼狈。上文桑丘自己解释为什么如此称呼，说是因为堂吉珂德脸容十分 *mala*——就是说：形容狼狈，一副倒霉相。所以这里译为“哭丧着脸的骑士”。

您刚才也许是因为厮杀得疲劳或掉了牙齿，真是哭丧着脸，没那么样儿的狼狈相。”

堂吉珂德说：“不是这么回事儿。从前骑士都有绰号：一个叫‘利剑骑士’，一个叫‘麒麟骑士’，这个叫‘姑娘们的骑士’，那个叫‘凤鸟骑士’，另外还有‘飞狮骑士’，‘骷髅骑士’等等；他们凭这些绰号和标识名闻天下。专管记述我生平事迹的那位博士一定觉得我也该象他们那样取个绰号。我说呀，准是那位博士把‘哭丧着脸的骑士’放在你的舌头上和心里了，叫你这会儿脱口就叫出这个绰号来。我打算以后就采用这个称号，将来有机会，一定请人在我的盾牌上画一个哭丧着脸的像，这个绰号就显得更恰当了。”

桑丘说：“不必费功夫花钱去画这幅像；您只消露出脸来，让人家照照面，不用什么画像和盾牌，人家马上会叫您‘哭丧着脸的人’。没错儿，真是这么回事。因为我老实跟您讲，先生啊，（我说句笑话），您挨着饿，掉了牙，一副倒霉相，我刚才说了，哭丧着脸的画像很可以省掉的。”

堂吉珂德听了桑丘的趣谈呵呵地笑了。不过他还是打算采用这个绰号，照自己的设想去画他的盾牌。他对桑丘说：<sup>①</sup>“桑丘啊，我想刚才我是对神圣的东西动手行凶了；按‘据此，凡受魔鬼引诱者’那个条款<sup>②</sup>，我就要被驱逐出教会。可是我确实知道自己并没有动手，只动用了这支枪，而且当时没想到是冒犯了教士或教会的什么东西。我这么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教会当然是尊崇的，我只以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妖魔鬼怪。如果要把我开除出教会，我就记起了熙德·如恰·狄阿斯的事：他当着教皇陛下把一位国王使节的椅子砸了，因此给驱逐出教会<sup>③</sup>；可是照罗德里戈·台·比伐尔那天的行径，他实在是一个很有体面、很勇敢的骑士！”

上文已经说过，那位学士听了这番话一句不答理，只顾走了<sup>④</sup>。堂吉珂德想瞧瞧抬床上的尸骸是否只剩了骨头，可是桑丘不答应，说道：“先生，我见过您多次冒险，只有这一遭最得手。那些人虽然败退，也许想到打败他们的只是单独一人，就会又羞又恼，等喘过一口气，又来找咱们，给咱们个厉害瞧。这头驴已经装备停当，附近就是山，咱们都饿得慌，现在咱们只消开步走就得了。常言道：‘死人进坟墓吧，活人且吃面包’。”

他赶着驴，请主人跟着走。堂吉珂德觉得桑丘说得有理，不再多话，跟着就走。他们在两座小山中间走了一段路，跑到一个宽敞幽静的山谷里。两人下了牲口，桑丘卸下了驴背上的东西；他们饿得胃口正好，就躺在草地上把早饭、午饭、点心、晚饭都并作一顿吃。教士先生们向来<sup>①</sup>按马德里第一版的原文，以下的话是桑丘说的。这就完全不合桑丘的身分，因此引起许多不同的修改。

马林认为不该妄自修改；他按作者本人修改过的第二、三版，改为堂吉珂德的话。

<sup>②</sup> 堂吉珂德引的是拉丁文，这是 1545—63 年特伦德（Trento）会议所定的法令的第一句。

<sup>③</sup> 据《熙德的歌谣》（*Romancero del Cid*），熙德（即西班牙民族英雄罗德里戈·狄阿斯·台·比伐尔）发现圣彼得大教堂里法兰西国王的座位设在西班牙国王的上首，就把法兰西国王的象牙椅子一脚踢翻，椅子碎成四块。

<sup>④</sup> 上文学士没听这番话就骑骡走了，这是作者失于照顾的地方。

不难为自己的肚子，这次伴送尸首，驮骡上带了好几篓子熟肉，主仆俩吃了不止一篓，填满了空肚子。可是他们又遭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桑丘认为这事比什么都糟。原来他们没有酒喝，连一口白水都不能到嘴。两人口渴难熬；桑丘看着满地碧油油的细草，说出一番话，详见下章。





## 第二十一章

我们这位无敌骑士赢得曼布利诺头盔的大冒险和大收获，以及其他遭遇。

这时下起小雨来了。桑丘想和他主人到研布机的机房里去躲躲，可是堂吉珂德为了那场惹气的笑话，对研布机深恶痛绝，怎么也不肯进去。

他们就往右一拐，走上一条昨天没经过的路。走了一程，堂吉珂德看见一个人，骑着马，头上戴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好像是金的。他一见立刻转身对桑丘说：

“照我看来，桑丘，老话没一句不真，因为都是从经验来的，而经验是一切学问之母。老话说：‘这扇门关了，那扇门就开’<sup>①</sup>，这是尤其千真万确的。我这样说有个缘故。昨晚运气也许用研布机欺骗咱们，关上了咱们寻找奇事的门，今天却给咱们大大地敞开了另一扇门，让咱们去找更美好、更确实的奇事。我要不及时赶上这扇门，就得自己认错，不能再说是对研布机少见多怪或者黑夜里看不真。为什么呢？我要是没看错，有人朝咱们这边来，头上就戴着曼布利诺的头盔呢。我为这只头盔发的誓，你是知道的。”

桑丘说：“您说话得仔细，干事更得仔细啊。我但愿别又是捶打得咱们昏头昏脑的研布机之类。”

堂吉珂德说：“你这该死的家伙！头盔跟研布机又有什么相干呀？”

桑丘答道：“我不知道。不过，老实讲，我要是能象往常那样多话，我也许能说出一番道理，说明您这话是错了。”

堂吉珂德说：“你这顾虑重重的混蛋！我刚才的话怎么错了？你倒说说。你就没瞧见对面来了一位骑士，骑着一匹花点子的灰马，头上戴着一只金子的头盔吗？”

桑丘说：“我只瞧见一个人骑着一头驴，——象我这头驴似的一头灰驴，他头上戴着个闪亮闪亮的东西。”

堂吉珂德说：“那就是曼布利诺的头盔呀！你走开，单让我来对付他。你可以瞧瞧，我不用白费时间，一句话不说，马上就能完事，把我一心想望的头盔弄到手。”

桑丘说：“我会小心躲开，不过，我再说一遍，但愿天保佑，这是香菜<sup>①</sup>，不是研布机。”

堂吉珂德说：“老哥，我跟你说过了，再别提研布机的话，连影儿都别提，我发誓？我不多说<sup>②</sup>，我会打得你灵魂出窍呢！”

桑丘不再作声，生怕他把嘴巴张成圆形而发的那个誓<sup>③</sup>，当真干出来。

<sup>①</sup> 西班牙谚语。在安达路西亚另有个说法：“如果关上一扇门，另会开出一百扇门。”

<sup>①</sup> 西班牙谚语：“但愿上帝保佑，这是香菜（orégano），不是草（alcarabea——类似芫荽的草）。”又一说：“别以为满山都是香菜。”桑丘只说了谚语的上半句。

<sup>②</sup> 发誓是凭神明来证明自己的真诚，但后来变成骂人或泄怒之辞。呼上帝之名骂人泄忿是亵渎神明，绅士和骑士不行得那样。所以堂吉珂德的誓只用三个点子和“我不多说”来包含。

<sup>③</sup> 原文是“圆球似的誓”，因为发誓（votoá Dios）时嘴是圆的。

且说堂吉珂德看见的头盔呀、马呀、骑士呀，是怎么回事。那里附近有两个村子：一个很小，村上既没有药剂师的铺子，也没有理发师<sup>④</sup>；接壤的另一个村上却都有。所以大村子里的理发师也为小村子服务。这小村子里有个病人要放血，又有个人要剃胡子，理发师就带着铜盆到小村子里去。他去的时候恰巧下雨，他的帽子大概是新的，怕沾湿，所以把盆顶在头上。那盆擦得很干净，半哩瓦以外都闪闪发亮。他骑的驴就象桑丘说的，是一头灰驴。堂吉珂德眼里就看成了花点子的灰马呀、骑士呀和金子的头盔。因为他按照自己那套疯狂的骑士道想入非非，把所见的东西一下子都改变了。他心目中的那位倒了霉的骑士走近前来，他更不打话，纵马挺枪，直向那人刺去，一心要把他刺个对穿。他和那人劈面相迎，并不勒住马，只喊道：“奴才！动手自卫！要不，就把我份里的东西双手献出来！”

理发师做梦也没想到或提防到这种事，看见这个怪东西迎面冲来，只好滚鞍下驴，躲过他的长枪。他比雄鹿还矫捷，身子刚着地，立刻跳起来往野外飞跑，风都追他不及。他把盆儿丢在地下；堂吉珂德见了很得意，说道：“海獭看见猎人追赶，凭本能知道是要它身上的一件东西，就用牙把那东西咬下来；这个异教徒很乖，也学了海獭的样。”他吩咐桑丘把头盔拣起来。桑丘双手拣起，说道：“啊呀，这盆儿真不错！要说值钱的话，至少也值一个当八的银瑞尔！”

他把盆交给他主人。堂吉珂德拿来立刻戴在头上，转过来，转过去，想找面盔的部分，可是找不到。他说：“这只有名的头盔当初是配着一个异教徒的头形铸造的，那人的脑袋一定大得很。可惜这东西缺了一半。”

桑丘听他把盆儿叫做头盔，忍不住好笑；可是想到他主人的火气，笑了一半忙又忍住。

堂吉珂德说：“桑丘，你笑什么？”

他说：“我是想到那位异教徒原主的脑袋那么大，这只头盔完全象一只理发师的盆儿了。”

“桑丘，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这只有名的神盔，大概是由意外事故，落在一个外行人的手里了，那人不识货、不知道它的价值，瞧是纯金铸成的，一定就糊里糊涂地把那一半熔化卖钱了，把剩下的一半做成这么个东西，看着就象你说的理发师的盆儿。不过，随它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识货，不在乎它变样。回头哪个村子里有金匠，我叫他修理一下，要修得象锻神替战神打造的东西一样好<sup>①</sup>，甚至更好。目前我就凑合戴上，总比没有头盔好；如果有石子打来，就可以抵挡。”

桑丘说：“可以呀，只要人家不用弹弓来弹你。上次那两支军队混战的时候，他们用弹弓打的石子，打折了您几个大牙，把害我呕掉肠子的万应神油的罐儿也砸破了。”

堂吉珂德说：“损失那些油我并不心疼，因为你知道，桑丘，那个<sup>④</sup>那时欧洲的风俗，理发师以医疗为副业。

<sup>①</sup> 堂吉珂德记错了，锻冶之神并没有替战神铸造过兵器，他为了捉拿自己的妻子（爱神维纳斯）和战神的私情，铸造了一个精巧的网，把他们俩一起罩在网里。

药方我记在心上呢。”

桑丘答道：“我也记得呀。可是我这一辈子如果去按方配制，或者再喝点试试，天叫我马上就死！而且我打算动用身上的五官一齐护着自己，既不受伤，也不伤人，压根儿用不着这种药。至于再给人兜在毯子里抛呢，这话我不提，因为这种倒霉事没法预防，碰到了只好缩着肩，屏住气，闭上眼，听凭命运和毯子抛送。”

堂吉珂德听了这话，说道：“桑丘啊，你这个基督徒很糟糕，吃了人家一次亏，老也不忘记。你应该知道，伟大的心胸不计较细事。你难道折了腿、断了肋骨、破了脑袋吗？你就念念不能忘记那番玩笑呀？仔细想来，那是捉弄你，闹着玩儿的。我如果没看明这点，早回去为你报仇了；我要为你干的事，准压倒希腊人为拐走海伦而造成的浩劫<sup>②</sup>。其实那位海伦如果活在现代，或者我的杜尔西内娅活在那个时代，可以拿稳了说，海伦的美貌不会有那么大的名气。”

他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把叹息送上云霄。桑丘说：“就算是开玩笑罢了，反正也不能认真报仇。随它是认真、是玩笑，我终归尝到那个

滋味了，也知道那是我身上抹不掉、心上忘不了的。不过这些都不去说它，我且问您，您把那个曼低诺①打倒了，他那匹看来象灰驴的灰点子花马，撇在这里没个着落，咱们把它怎么办？照那个人拔腿飞跑的样子，不见得再想回来找它了。天啊！好一匹灰驴啊！”

堂吉珂德说：“我向例不剥夺我手中败将的东西。按骑士道的规则，也不准剥夺他们的马匹，叫他们步行。除非打仗的时候，胜者损失了坐骑，才可以夺取败者的马匹作为合法的俘获。所以，桑丘，这匹马呀，驴呀，不管你当它什么东西吧，你随它去，它主人等咱们走了会回来找它的。”

桑丘说：“我真恨不得牵了走呢！至少把自己的驴和它对换也好，我觉得我的驴没它那么好。骑士道的规矩实在是严厉，连换掉一头毛驴儿都不准。我请问您，驴子身上配备的东西，总可以掉换吧？”

堂吉珂德答道：“这个我可不大清楚，还拿不定，得仔细研究呢；你如果急切需要，暂且让你换吧。”

桑丘说：“急切得很，即使是我自己身上穿的戴的，也没那么急切的需要。”

他得到许可，马上举行换帽礼②，把自己的毛驴装扮一新，比原先漂亮好几倍。然后他们吃了些驮驴上抄来的干粮，又喝了些推动研布机的溪水；只是背着脸不看那些研布机。他们受了惊吓，对那些东西深恶痛绝。

他们饥火已平，气恼也消了，两人骑上牲口，不择道路，随驾驛难得任意而行，因为这样才是游侠骑士的本色。马的主人随着马的意向，就连那头毛驴也那样，总是又亲热又和顺地跟着那匹马；马到哪里，驴就跟到哪里。他们终究又回到大路上，毫无定向，只顺着大路随便跑。

② 引用特洛埃王子劫走希腊美人海伦，希腊联军攻破特洛埃城的典故。

① 桑丘想说曼布利诺，但是说错了。

② 换帽礼（mutatio caparum），天主教的仪节：复活节日，大主教和教长脱掉冬天的衣帽，换上春天的衣帽。

他们一路走，桑丘对主人说：

“先生，您许我跟您说一两句话吗？自从您下了那道严厉的命令不让我说话，我肚子里好些东西都闷得发霉了。这会儿我舌尖上有句话要说，我不愿意憋坏了它。”

堂吉珂德说：“你说吧，话要简短，罗里罗唆就没趣。”

桑丘说：“那么，先生，我就说了。这几天我老在想：您在荒野里和四岔路口来回冒险，到手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即使克服了天大的凶险，成了大功，既没人看见，也没人知道，当然也永远埋没了，这就亏负了您的心愿和您的一番事业。所以我想，除非您有更好的主意，咱们最好还是去投奔一个正在打仗的皇帝或国王。您替他效劳，可以显显您的身手、您了不起的力气和更了不起的头脑。咱们投奔的主子看到了这种种，一定按咱们各自的功劳酬报咱们；他那里一定也有人把您的事迹写下来，一代代流传下去。我干的事就不提吧，因为不过是侍从的事罢了。如果按骑士道的规则，侍从干的事也行得记下来，那么我敢说，我的事不该略过不提。”

堂吉珂德答道：“桑丘，你说得不错。但是一个骑士要达到这个地步，先得四面八方去冒险，经受考验；等功成名就，一旦到了哪一国的京城，那里已经久闻他的大名了。他进了城，小孩子一见立刻跟上来围住他，大喊：‘这是太阳骑士呀’、‘蛇骑士呀’、或者其他徽号的骑士，反正他是在那个徽号下干了大事业的。他们会说：‘这是单枪匹马战胜大力巨人布洛咖布鲁诺的骑士呀！’禁咒了将近九百年的波斯国玛梅鲁戈大帝，靠这位骑士破了魔法的呀！’他的事迹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地播开了。后来国王在宫殿里听到小孩子们和许多别人的嚷嚷，赶到宫殿窗口，一看见这位骑士，凭铠甲或盾牌上的徽章认出他是谁，就不由自主地喊道：‘啊呀，骑士道的模范来了！我满朝的骑士们快出去迎接呀！’大家奉旨赶出去，国王亲自跑到半楼梯，紧紧拥抱了这位骑士，和他行吻面礼，然后携手带他到后宫，会见王后和公主。这位公主的才貌反正是当代第一、举世无双的。她立刻凝目注视着骑士，骑士也盯着公主看，都觉得对方象天神一般，不是凡人。他们不知怎的给撩拨不开的情网套住了，却不知怎样表达爱慕的情意，心上非常痛苦。随后准有人把骑士送到陈设富丽的房间里，替他卸下盔甲，又拿一件华丽的红袍给他穿上。他被戴着盔甲就够漂亮的，换上便服越显得风度翩翩。当晚他和国王、王后和公主共进晚餐。他两眼离不开公主，只顾偷偷看她；她也乖觉地偷偷眼看骑士，因为据我刚才的话，她是一位很慎重的姑娘。

饭罢，忽有个又丑又小的侏儒进餐厅来，后面跟着一位漂亮的傅姆，两个巨人陪在她左右。她提出了一件艰险的事，是古代一个法师造成的，谁能完成这件事，就公认他是天下最好的骑士。

“国王命令在场的骑士都尝试一下。大家都不行，成功的只有这位作客的骑士，这就越发增长了他的名望。公主快活极了，她爱上这样杰出的人物，更觉得心满意足。无巧不巧，这位国王、或王子、或随他是什么，正和一个势均力敌的敌人苦战。作客的骑士在宫里住了几天，要求参战，为国王效劳。国王一口应允，骑士恭恭敬敬地对国王吻手谢恩。

这天晚上，他去向公主告别。公主卧房的窗对着花园，她曾经隔着窗子的栅栏和骑士谈过好几次话；她的心腹侍女替她传递消息。当时骑士长吁短叹，公主昏厥过去，侍女忙去舀凉水；侍女很着急，因为天快亮了，怕私情泄露，坏了公主的名誉。后来公主醒过来了，她把一双白手从栅栏里伸给骑士；骑士就千遍万遍地亲吻，把眼泪冲洗这双玉手。两人约定怎么样互通或好或坏的消息。公主要求他尽早回来；他连连发誓允诺。

他再次吻了公主的手和她告别，心上说不尽的难受，简直要活不下去了，回屋倒在床上，满腔离愁，一夜没睡。他大清早起来，向国王、王后和公主辞行，可是只见到国王和王后，听说公主不舒服，不能见他了。骑士知道她是为了离别悲伤，只觉得万箭钻心，差点儿脸上流露出来。牵线的侍女当时在场，都看在眼里，回去告诉公主，公主听了不禁流下泪来。她说，她最苦恼的是不知这位骑士什么出身，是否帝王的后代。侍女一口保证说，他如果不是帝王公侯的子孙，决不会这么高贵、温文、勇敢；这话安了公主的心。她极力自己宽慰，免得父母看出她的心病。

过两天，她也就在公共场所露面了。这位骑士早走了，他投入战争，征服了国王的敌人，夺得许多城池，打了好几次胜仗。他回宫和公主在经常相会的地方见面，约定由他去要求国王酬报他的功勋，把公主嫁给他。

国王不答应，因为不知道他的出身。可是，他和公主或是私奔了，或是别有什么办法，公主终究做了他的妻子。国王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因为后来发现骑士的父亲原来是一位英勇的国王。我不知道他的国土在哪里，因为我想地图上是不会有有的。父王去世，公主继承，这位骑士转眼做了国王。这就该论功行赏了；侍从和所有帮他登上宝座的人都有赏赐。

新王把公主的一个侍女配给侍从——不用说，她就是那个牵线的侍女，她父亲是一位很显赫的公爵。”

桑丘说：“正合了我的心愿；这得实实在在，没有虚假。我就是这样指望的，事情准会象您刚才讲的那样，一一应在您这位哭丧着脸的骑士身上。”

堂吉珂德答道：“桑丘，这还用说吗！从前游侠骑士做到帝王就是这样一步步升上去的。现在只要看哪个基督教或异教的国王正在打仗，又有美貌的女儿。不过现在还顾不到这点，因为我已经说过，上朝之前，先得在别处显身手，扬名气。况且我还有个缺陷：假如有国王正在打仗，他又有美貌的女儿，而我已经名满天下，我却不知道怎么能发现自己是帝王的子孙，就连叔伯的亲也攀不上。国王要是这方面拿不稳，即使我功勋显赫，尽配得过公主，他也不肯把公主嫁给我呀。所以我只怕就为这一点缺陷，白卖了力气，还是一场空。当然，我出身旧家，有财产，还有权利要求五百苏艾尔多的罚金①，说不定将来为我写传的博士会把我的祖宗考查清楚，发现我原来是什么国王的第五、六世的子孙。

我告诉你，桑丘，世界上有两种家世：一种是从帝王传下来的，一代代衰落，到末了只剩了一个点，象个底在上、尖在下的金字塔；另一种是从平民开始，步步高升，直升到公爵。两种家世不同：一种丧失了过去的地位；一种取得了过去未有的地位。我的家世大概是前一种。据考证，我也许是名门望族出身，将来做我丈人的国王准会满意。即使他不满意，公主对我准是一片痴情，明知我是挑水夫的儿子，也会不顾父命，把我认作家主<sup>①</sup> 苏艾尔多（sueldo），币名，约值半个瑞尔。按西班牙中世纪的法律，贵族如人身受到侵犯，可要求五百苏艾尔多的赔偿。

和丈夫。不然的话，我就抢了她，随意把她带到别处去，等过些时候，或者等她父母身死，他们的气恼也就完了。”

桑丘说：“这里正用得上一句混蛋的话：‘硬抢也能到手，何必向人乞求。’不过还有句话更当景：‘实心眼儿求人，不如一走脱身。’我说这话有个缘故。做您老丈的国王陛下如果不肯回心转意，把公主小姐嫁给您，那就别没办法，除非象您说的，抢了她带到别处去。不过这样也不妥；您还没跟他们讲和，还没安安稳稳做上国王呢，这个时候，可怜的侍从对他那份赏赐，还得瞪着眼干等吧？除非将来做他老婆的心腹侍女跟着公主一起逃出来，和他同过苦日子，等老天爷另作安排——因为我相信他主人一定马上把侍女赏他做正室夫人了。”

堂吉珂德说：“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

桑丘说：“那么咱们只要靠上帝保佑，随命运去安排得了。”

堂吉珂德说：“桑丘啊，随上帝照我的愿望和你的需要去安排；‘谁自卑自贱，就是卑贱的人’<sup>①</sup>。”

桑丘说：“随老天爷安排吧。我是个老基督徒，我能做到伯爵就足够了。”

堂吉珂德说：“还不止呢。即使你做不到伯爵也不要紧，因为我既然是国王，就可以封你爵位，不用你花钱买，也不用你格外效劳。我封你做了伯爵，你马上就是绅士了，人家爱怎么说，随他们说去；尽管他们不愿意，也少不得称你一声‘阁下’。”

桑丘说：“好哇！我可会卖弄我的官眼儿。”

他主人说：“该说‘官衔’，不是‘官眼儿’。”

桑丘说：“就算官衔。我说呀，我是很会做官的。讲老实话，我从前当过教会的庭丁；我穿上庭丁的袍儿，神气极了，大家都说，凭我的气概，可以做教会的总务员呢。如果我披上公爵的袍儿，或者象外国伯爵的派头，浑身戴着黄金珠宝，那可多么体面啊！保管一百哩瓦以外的人都要赶来看我了。”

堂吉珂德说：“你一定很漂亮。可是你得经常剃胡子。象你这种又浓又粗又乱的胡子，至少每两天剃一回；不然的话，大老远就看得出你是什么人。”

桑丘说：“那只消用个理发的，把他雇在家里，不就行了吗？假如少他不得，可以叫他跟在我背后，象贵人的马弁那样。”

堂吉珂德问道：“你怎么知道贵人有马弁跟着呢？”

桑丘说：“我告诉您。几年以前，我在京城里待过一个月。我看见一位贵人在那里散步；他个子很小，据说爵位很高。有个人骑马来回跟着他跑，好象他的尾巴似的。我问人家这人干吗老跟在那人背后，却不跟着别人。人家说，这是他的马弁，贵人照例有个马弁跟着。从此我就知道了，一直没忘记。”

堂吉珂德说：“对呀！所以你照样也可以叫你的理发师跟着你。风气不是一下子兴起来的，也不是一致同意了创造出来的。说不定你就是第一个背后带着个理发师的伯爵；而且剃胡子比套马更是贴身的事。”

桑丘说：“理发师的事您留给我就行，您只管想办法做国王，封我<sup>①</sup> 西班牙谚语。

做伯爵。”

堂吉珂德说：“有那一天。”

他抬头忽有所见，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且待下一章叙述。







## 第二十三章

著名的堂吉珂德在黑山的遭遇——这部信史里罕见的奇事。

堂吉珂德吃了大亏，对他的侍从说：“桑丘，我常听说：‘对坏人行好事，就是往海里倒水’<sup>①</sup>。我要是早听了你的话，就免了这番气恼。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忍耐吧，从此学个乖。”

桑丘说：“您会学乖，就好比我会变土耳其人。可是您既然说，早听了我的话不至于吃这个亏，那么，您就听我的话，免得再吃更大的亏吧。我告诉您，跟神圣友爱团讲骑士道是不行的，他们把所有的骑士都看得一钱不值。我跟您说吧，这会儿我耳朵里就听到他们的箭嗖嗖地响呢<sup>②</sup>。”

堂吉珂德说：“桑丘，你天生是个胆小鬼。可是我省得你说我固执、老不听你的劝告，这一遭就听你的话，避开你害怕的凶神。不过有个条件：你这一辈子，无论死呀活呀，都不准对人说我这次是害怕而逃避危险；你得说，我是听从你的请求。如果说我害怕，你就是胡说。从现在直到将来，从将来回溯到现在<sup>③</sup>，你如果有这个念头或说这个话，我就要反驳你，声明你是撒谎。别再多话了。你别以为我是逃避危险；我这一遭沾着点儿害怕的嫌疑，尤其得讲明白。你只要有了这种想头，我就待着不走，一人在这里等着，不仅等着你害怕的神圣友爱团，还等着以色列十二族的友爱团，玛咖贝欧七兄弟的友爱团，咖斯特和波鲁克斯的友爱团<sup>④</sup>，和世界上所有的弟兄们和友爱团。”

桑丘说：“先生啊，回避不是逃跑。凶险很大、出路很少的场合；死挺着算不得聪明。聪明人留着自己的身子等待来日，不在一天里拚掉性命。我跟您说吧，我虽然是乡下土包子，还懂得几分谨慎小心的道理。所以您听我的话，决不会后悔。您要是能上马，上马吧；要是不行，我扶您上去，您跟我走。我的脑袋告诉我，这会儿咱们的一双脚比一双手更有用处呢。”

堂吉珂德不再多说，他骑上马，由桑丘骑驴领路，从一个山口走进附近的黑山。桑丘打算越过山岭，从比索或阿尔莫多瓦·台尔·冈坡<sup>⑤</sup>出来；他们可以在深山里躲几天，如果神圣友爱团追捕他们，就寻找不到。

他发现驴背上的干粮还在，那群囚犯穷搜乱抢，居然没有拿走；他认为这是奇迹，加添了上山的劲头。

他们当晚到了黑山深处<sup>⑥</sup>。桑丘决计在那里过夜，或许再多待几天，反正瞧他们带的干粮能支持多久就待多久。他们在软木树林里的两块大<sup>①</sup>西班牙谚语。

② 神圣友爱团拿获了现行犯，当场用箭射死。

③ 古代西班牙公文里的套语。

④ 玛咖贝欧七兄弟是纪元前二世纪争取犹太独立的英雄。咖斯特和波鲁克斯是希腊神话里宙斯的双生子。

⑤ 这两个城都在拉·曼却。虽说越过山岭，并不是从山北的拉·曼却到山南的安达路西亚。

⑥ 从这里起到下文桑丘失驴痛哭、堂吉珂德答应赔偿他驴驹、桑丘拭泪道谢止，中间四段，《堂吉珂德》马德里一六〇五年第一版里都没有；一六〇五年第二版里作者本人添上了这几段。详见译本《校订本译者前言》2-3页。

石头中间过夜。据愚昧的外教徒看来，一切事情都是命里注定的。命运驱使那有名的骗子和强盗希内斯台·巴萨蒙泰又和他们碰上了。希内斯靠堂吉珂德的发疯仗义，脱去了枷锁，当然怕神圣友爱团追捕，所以决计到这座山里来躲避。他象堂吉珂德和桑丘·潘沙那样受了命运的摆布和怕惧的驱使，恰恰也到了他们俩寄宿的地方。那时候他们俩刚刚睡着，希内斯凭当时的天色，还认得出他们是谁。坏人往往忘恩负义，而且一个人窘急的时候，不免干些不应该的事，或顾了眼前的便宜，不顾将来的利害。希内斯原是个没良心的，又不怀好意，就想偷桑丘·潘沙的驴。

他并不理会会驽骀难得，因为那头劣马既不能押钱，也卖不出去。桑丘·潘沙睡得正熟，希内斯偷了他的驴，天亮以前早已跑得老远，追寻不到了。

太阳出来，大地欢笑，却苦了桑丘·潘沙，因为发现他的灰驴丢了。

他不见了驴伤心痛哭，哭得没那么样儿的悲切。堂吉珂德竟给他哭醒了，只听得他在数说：

“哎，我肠子里生出来的儿子啊！我自己家里养大的孩子啊！我孩子们骑着玩的伴侣啊！我老伴儿的开心丸子啊！叫我街坊眼红的宝贝啊！”

我的负担，靠你减轻！我的生活，一半也靠你支撑！因为你每天赚二十六文钱<sup>①</sup>，分担了我饭食的半份儿开销啊！”

堂吉珂德瞧他痛哭，问明缘故，就极力用好话安慰，叫他别着急，还答应给他出一张交换票据，凭票把家里五匹驴驹里的三匹给他。

桑丘这才宽心；他擦干眼泪，忍住抽噎，向堂吉珂德谢赏。堂吉珂德到了山里，觉得这种地方正会碰到他指望的奇遇，心上很愉快。他追忆着从前游侠骑士在荒山野僻里遭逢的事，边走边想，一心专注，把别的事全都忘了。桑丘认为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忧虑全消，只想夺来的干粮还有剩余，正好拿来填饱肚子。他驮着灰驴身上的东西，跟在主人背后<sup>①</sup>，把粮袋里的干粮掏出来往自己肚里塞，且吃且走，满不愿意再遭逢别的奇遇。

他抬眼忽见他主人停着马，想用枪头挑起地下一堆不知什么东西。

桑丘想他或许需要帮忙，立刻赶上去。堂吉珂德刚用枪头挑起一个鞍垫，上面系着一只手提箱。箱子已经半烂——竟可说全烂了，不过重得很，得桑丘下地去拣起来<sup>②</sup>。他主人叫他看看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桑丘立刻遵命。箱上束着链子，还锁着锁，可是他从破烂的地方看见里面有四件荷兰细麻纱衬衫，还有些别的内衣，都是很精致很干净的。他又发现一块手绢里包着一大堆金艾斯古多<sup>③</sup>。他看见了说道：“谢天啊！这遭奇遇给我们发了利市了！”

他细细搜寻，又找出一册装璜精致的记事本。堂吉珂德问他要了这个本子，叫他把钱留了，那是赏给他的。桑丘吻了堂吉珂德的双手谢赏，又把手提箱里的内衣全掏出来，装在盛干粮的口袋里。堂吉珂德在旁看着，说道：

“桑丘，据我想，准有个迷路的旅客在这座山里碰到强盗，给他们<sup>①</sup>一文钱（maravedí），古西班牙币名，一个瑞尔可兑三十四文钱。

① 第一版作“他象女人似的横坐在驴背上”。

② 这里桑丘又好像是骑着驴子的。这是作者第二版修改时疏忽之处。

③ 艾斯古多（escudo），币名，金的值四十瑞尔，银的值十瑞尔。

杀了，搬到深山里来埋了；一定是这么回事。”

桑丘答道：“不见得；要是强盗，不会留下这笔钱。”

堂吉珂德说：“你说得不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可猜不透也想明白了。且慢，咱们瞧瞧这记事本上有没有什么线索，能帮咱们打开这个闷葫芦。”

他打开本子，第一眼就瞧见一首十四行诗，看来还是初稿，字却写得很好。他高声念出来，让桑丘也听听。原诗如下：或许是恋爱神的昏

愤糊涂，

也可能是他异常的残狠，  
再不然就是对我责罚过甚，  
惨酷的折磨使我这样痛楚。  
但昏愤和神明名实不副，  
恋爱神是无所不知的天神，  
他绝不凶顽，却无限悲悯，  
那么，是谁遣使我这样受苦？  
如说是你，茜丽，那是谬误，  
无瑕的美质决不包蕴祸害，  
也不可能是上天把我蹂躏。  
反正我身死在即，这是定数，  
如果查不出病因何在，  
不靠奇迹怎能妙手回春。

桑丘说：“诗里看不出什么线索，除非从您说的那个‘线缕’上抽出个头绪来①。”

堂吉珂德说：“哪有什么‘线缕’呀？”

桑丘说：“您不是在叫人家‘线缕’吗？”

堂吉珂德说：“我说的是‘茜丽’。这首诗是对一位小姐诉苦的，‘茜丽’一定就是她的名字。我瞧这首诗确是写得不错，要不，我就是个大外行了。”

桑丘说：“甯，您还会做诗呀？”

堂吉珂德说：“你想不到我做得多好呢。我明儿叫你送封信给我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通篇都是诗，你就知道我做诗多么内行了。我告诉你吧，桑丘，古时候的游侠骑士，差不多个个都是了不起的抒情诗人和音乐家。作诗和奏乐这两种本领——或者说这两种天赋的才能，和多情的游侠骑士是分不开的。不过古代骑士的诗热情有余，略欠雕琢。”

桑丘说：“您再念念那本子，也许会找到些关节。”

堂吉珂德翻过一页，说道：

① 西班牙谚语：“拿到了线头儿，就抽开了线球儿。”

“这是散文，好像是封信。”

桑丘问道：“是公文信吗？先生。”

堂吉珂德说：“看这封信的开头，好像是情书。”

桑丘说：“那么您大声念吧，我最喜欢这种谈情说爱的东西。”

堂吉珂德说：“好！”

他就高声朗读。信上说：

你的背约失信和我注定的苦命，使我到了这座荒山里。我在这里埋怨你的话，也许要等你听到我的死讯之后，你才会听到了。负心人啊。人家比我有钱，不是比我品德好，你怎么竟为他抛弃了我呢？

我如果以美德为贵，我就不必羡慕人家有福，叹恨自己不幸。你相貌美好受人景仰，你的行为却使人看低了你。我凭你的美貌把你当作天使，凭你的行为知道你不过是个女人罢了。你害得我心乱如麻，我但愿你能心平如镜。但愿上天叫你永远看不破你嫁的欺心骗子，免得你后悔，也免得我违着心吐气称快。

堂吉珂德念完信，说道：

“信里比诗里更找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有一点是明白的，写信的是个失恋的情人。”

他把记事本差不多每一页都翻了，又找出些诗和信，有的笔迹清楚，有的潦草模糊。写的无非是埋怨呀、悲哀呀、忧虑呀、相思和痛苦呀、有情和无情呀等等；也有赞扬的，也有伤感的。堂吉珂德翻看记事本的时候，桑丘在翻检手提箱。他把一个个角落都搜遍；又检看了鞍垫的四角，把每一条缝都拆开，每一撮羊毛都理过，生怕忙中有错。他找到的艾斯古多有一百多个，引起了他的贪心呀！他并没有再找到什么，不过他觉得到手的那笔钱作为酬劳，已经绰绰有余，尽管给人兜在毯子里抛弄，喝了治伤油呕吐，挨了七横八竖的棍子，吃了骡夫的拳头，丢失了褡裢袋，抢掉了外衣①，再加跟了这位好主人受到种种饥寒劳累，都不冤枉了。

哭丧着脸的骑士急切要知道手提箱的主人究竟是谁。他凭那首诗、那封信、那些金币和精致的衬衣，料想那人准是个痴情公子，受不了意中人的鄙夷和折磨，自寻短见了。可是在那崎岖的荒山里，没人可以问讯。他只好随着驽骧难得的意向——也就是随它挑可走的路，往前走。

他深信在这座荆棘丛生的荒山里，必定有意外奇遇。

他怀着这个心念信马而行，忽见前面山岗上有个人飞步跳过一块块岩石、一丛丛灌木。那人看来没穿衣服，胡子黑而浓，头发多而乱，赤着脚，光着小腿，大腿上穿着裤子，好像是棕色丝绒的，可是破烂不堪，许多地方露出肉来；他也没戴帽子。尽管他象刚才说的那样飞越而过，他的状貌却一一都落在哭丧着脸的骑士眼里。这位骑士想去追赶，可是不行，因为驽骧难得太弱，不善走崎岖的山路，而且它生来脚步慢，性子也慢，压根儿跑不快。堂吉珂德立刻猜想那人是手提箱和鞍垫的主人，打定主意要去追赶，即使得在这座山里跑一年，也要找到了那人才罢休。

所以他叫桑丘下驴①抄近道到山那边去，他自己由另一边过去，这样也许① 作者未提灰驴被窃。

① 这又是第二版上作者没有改正的句子。

会碰到刚才一瞥而过的人。

桑丘说：“这可不行，我一离开您就心惊肉跳，见神见鬼的。我跟你说了开吧，从今以后，我就是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您。”

哭丧着脸的骑士说：“好吧，你要依靠我的勇气，我很高兴。尽管你吓掉了魂，我总有勇气扶持你。你现在跟着我慢慢走或徒步走，把一双眼睛当灯笼使。咱们走遍这条山脊，说不定会碰到方才看见的那人。”

咱们拣到的那些东西，没错儿准是他的。”

桑丘听了这话，答道：

“还是别去找他好。如果找到了他，那些钱果然是他的，分明我就得还给他呀。还是别白费力气，让我保留了那笔钱吧。原主将来会出现，不用钻头觅缝地找。到那时候，大概钱也花光了，国王就不向我追究了。”

堂吉珂德说：“桑丘，这来你错了。咱们既然看准原主是谁，那人又近在眼前，那就义不容辞，得找到他，把东西还他。只要咱们看准他是原主，就等于知道原主是谁，咱们不找他是有罪的。所以，桑丘朋友，你别为了要找他就不乐意，我可要找到了他才乐意呢。”

他就踢动驽骍难往前跑去；桑丘驮着东西步行跟随<sup>①</sup>，这都是小希内斯·巴萨蒙泰作成他的。他们在山路上跑了一转，忽见山沟里倒着一匹死骡子，鞍辔俱全，尸体给野狗和乌鸦吃得只剩一半了。他们一见，心上越发拿稳：飞跃而过的人准是骡子和鞍垫的主人。

他们正在看那头死骡子，忽听得一声唿哨，好像是牧人赶羊的哨声，随后看见左边跑出一大群山羊；羊群后面，在一个山顶上，出现一个赶羊的老牧人。堂吉珂德大声请他下山到这边来。老牧人高声说：这里简直人迹不到，只有来往的羊群或出没的豺狼等野兽；谁把他们带到了这种地方来。桑丘请他下来了再跟他仔细讲。那牧羊人就下山前来，说道：“我可以打赌，你们是在看死在这条山沟里的雇佣骡子吧？说实在话，这头骡子倒在那里已经六个月了。请问，你们在附近碰见了那骡子的主人吗？”

堂吉珂德说：“我们没碰到谁，不过离这儿不远看见一个鞍垫和一只手提箱。”

牧人说：“我也看见了，可是没去拣，也没走近去，怕沾了晦气，也免得人家指控我做贼。因为魔鬼是狡猾的，他在你脚底下放些东西，叫你绊倒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桑丘答道：“我就是这么说法。我也看见那些东西了，老远就没肯过去。东西原封不动的撇在那里呢；‘我不要挂铃铛的狗’<sup>②</sup>。”

堂吉珂德说：“老哥，请问你，你可知道那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呢？”

牧人说：“我知道多少，都可以告诉您。大概六个月以前，有个漂亮斯文的年轻人到了三哩瓦以外的一个牧羊人的小屋里来。他的坐骑就是死在这里的骡子，他的鞍垫和手提箱也就是你们看见了没碰的。他打听我们这座山里哪一处最荒僻。我们对他说，这里就是。这是真话，因为你们如果再往山里走半个哩瓦，也许连出来的路都找不到呢。我不懂<sup>①</sup>第一版作“桑丘照常骑驴跟随”，这是作者在第二版上修改的。

<sup>②</sup> 西班牙语谚语，意思是：不要惹麻烦的东西。

你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因为大路小路都不通的。且说那年轻人听了我们的回答，掉转辔头，就往我们指点的地方跑。我们喜欢他长得漂亮，听了他的话，瞧他急急忙忙地回身往山里跑，都觉得奇怪。我们从此没有再看见他。直到几天以前，他忽然半路上拦住我们的一个同伙，也不打话，就对他拳头脚尖乱打乱踢，随后跑到驮骡身边，把驮带的面包和奶酪抢光，飞快地又躲进山里去。我们几个放羊的知道了这件事，就去找他，在山里最荒僻的地方跑了差不多两天，总算找着了；他在一棵大软木树的树洞里蹲着呢。他和和和气气地迎出来，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脸给太阳晒得又干又黄，我们简直不认得他了。不过我们记得他的衣服，还可以凭那破烂的衣服认出他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很有礼貌地跟我们招呼，说话不多，却很诚恳。他说自己罪孽深重，他这种行径是为了忏悔赎罪，请大家不要见怪。我们问他姓名，他却怎么也不回答。我们又对他说不吃东西活不了命，他什么时候需要粮食，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我们对他很关切，马上会给他送去；假如他不要我们送，至少可以出来问我们要来吃，不用抢。他感谢我们的好意，请原谅他前几次的抢劫，还答应以后不再抢，只求看上帝面上给他些吃的。至于他的住处，他说并没有一定，夜来碰到哪里可住就住下。他说完伤心痛哭。我们听他哭得那么悲切，想到初次看见他是什么样子，这次又是什么样子，真该是石头人才能够不陪眼泪呢。我已经说过，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青年人，说话很文雅，可见是有教养、懂礼貌的。他那样斯文，我们在场的尽管是乡下佬也看得出来。他正和我们说着话，忽然顿住了，好半晌，一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地下。我们很惊讶，等着瞧他发完这阵呆又怎么样，看着都觉得可怜。他一会儿睁眼瞪着地，好些时候连睫毛都不动；一会儿又闭上眼，抿紧嘴唇，皱起眉头。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发疯了。果然，他倒地，忽又怒冲冲地跳起来，拚着性命，咬牙切齿地扑到旁边一人身上，我们要没把那人拉开，准给他打死咬死。他一面嚷着说：‘啊！’

费南铎，你这奸贼！你害得我好苦！这会儿呀，这会儿呀，我可饶不了你！你的心是万恶之窝，尤其是奸诈的巢穴；我非要亲手挖出你这颗心才罢！’他说这些话都是骂那个费南铎的，还指责他背信弃义。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们的伙伴从他手里拉开。他不再多说，撇下我们飞跑着躲到密密丛丛的荆棘里去，我们都设法追赶。我们由此猜想，他那疯病是发一阵好一阵的。大概那个名叫费南铎的干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他会落到这个地步，想必受害不浅。我们的猜想都坐实了。他以后出来好几回，有时候问放羊的要东西吃，有时候就抢。他发疯的时候，尽管我们放羊的好意把东西送给他，他也不理，非要打几拳抢走。他清醒的时候就客客气气求人家看上帝面上给他点东西吃；吃了还含着眼泪连声道歉。”那牧羊人接着说：“我老实告诉你们两位吧，我和另外四个看羊的——我的两个帮工和两个朋友——昨天打定了主意要找他出来；等找到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定要把他送往八哩瓦以外的阿尔莫多瓦尔城去。他的病要是能治，就在那儿治，或者趁他神志清醒，问他姓甚名谁，有没有亲属可由我们去报告他的苦难。两位先生问的话，我知道的都说了。还有，你们找到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人的；你们看见那飞跑的人，衣服露着肉的，也就是他。”——因为堂吉珂德已经告诉牧羊人，刚才看见一个人在山上飞跑。

“堂吉珂德听了牧羊人的话很惊讶，越发要知道那不幸的疯子究竟是谁。他还抱定原先的主意，要在这座山里满处寻访，每个角落、每个山洞都不放过，要找到了那人才罢。可是事情巧得出于意外。正在这个当儿，他要找的年轻人就在对面山沟里出现了。他一面走过来，一面喃喃自语，说的话靠近了都听不清，离远了更不用说。他的衣服就象上文说的那样，不过堂吉珂德在他走近的时候，看到他身上那件破烂的短袄是龙涎香皮子做的<sup>①</sup>。由此可知穿这种衣服的决不是卑贱的人。

那年轻人近前来向他们打招呼，声音带些嘶哑，不过很客气。堂吉珂德也很客气地还礼，然后，他下了驽骍难，斯斯文文地过去拥抱那人，好半晌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仿佛是多年的老相识。我们把堂吉珂德称为“哭丧着脸的骑士”；那一位呢，我们不妨称为“晦气脸的褴褛汉”。

他让堂吉珂德拥抱了一番，退后一步，双手搭在堂吉珂德肩上，把他细细端详，好象要认真是否相识。他看了堂吉珂德的神情相貌和浑身的铠甲，大概和堂吉珂德见了也一样惊奇。长话短说，两人拥抱之后，那位“褴褛汉”先开口，说的一席话详见下章。

<sup>①</sup> 硝皮时加上龙涎香，制成的皮子有香味，很名贵。



## 第二十五章

英勇的曼却骑士在黑山有何奇遇；他怎样模仿“忧郁的美少年”吃苦赎罪。

堂吉珂德辞别了牧羊人，骑上驽骍难得，叫桑丘跟着走。桑丘满不情愿，只好骑驴②跟随。他们渐渐走入山里最险陡的去处。桑丘心痒痒地想跟主人说话，只希望他先开口，免得自己违背命令。可是他主人总不说话。他再也按捺不住，说道：

“堂吉珂德先生，请您祝福了我，打发我走吧。我想就此回家，找我的老婆孩子去了。我跟他们在一起，至少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说话。您要我跟着您日日夜夜在这种荒僻的地方奔走，想跟您说话又不能，这简直是活埋了我。假如造化现在还让牲口说话，象伊索的时代那样，那还好些，我想讲什么，可以跟我的驴谈谈，我倒了霉也好受些。象这样一辈子东奔西跑地找希奇事儿，碰到的呢，不过是挨踢呀、给兜在毯子里抛掷呀、石子砸呀、拳头揍呀等等，这还不够，还得封上嘴巴，心里有话也不敢说，象哑巴似的，这实在是件苦事，叫人忍受不了。”

堂吉珂德答道：“桑丘，我懂你的意思；你煎熬不住，要求解除我对你舌头的禁令。现在就算是开禁了，你想说什么，说吧。不过有一个条件，开禁只限于咱们在这座山里来往的时候。”

桑丘说：“好，现在就让我说话吧，天知道以后怎么样呢，眼前我且享受这项特权。我说呀，您何必拚死命地卫护着那个什么玛吉玛沙①王后呢？那个阿巴德②是不是她的情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您也没法儿判断。您如果不去管它，我相信那疯子会把故事讲下去，咱们也就免得给石子砸呀，给脚踩呀，再饶上那六七八个反手巴掌了。”

堂吉珂德说：“老实讲，桑丘，你要是象我一样，知道那位玛达西玛王后多么规矩，多么高贵，你一定会说我很涵养，听他说出那么亵渎的话，竟没有打歪他那嘴巴。不论嘴里说或心上想王后跟外科医生有私情，都是莫大的亵渎。根据那段故事的真情，那疯子讲的艾利沙巴师傅是很有头脑、很有识见的人，他是王后的老师，也是她的医生。可是把王后当作他的情妇就荒谬透顶，应当严加斥责的。你该知道，这话是卡迪纽神志昏迷的时候说的，可见他是信口胡扯。”

桑丘说：“我就是这么说呀，疯子的话，何必当真呢。您为那个倒霉的王后辩护，还亏得您运气好，不然的话，要是石子不打在您胸口，却打在脑袋上，咱们就够瞧的了。至于卡迪纽呢，他是个疯子，只好由他。”

“凡是游侠骑士，只要听到女人的名誉受到诽谤，就该挺身而出辩护，不论是什么女人，也不论诽谤的人疯不疯；何况事关玛达西玛那样高贵的王后呢。我因为她品性高尚，特别敬爱她。她不仅相貌很美，头①阿马狄斯在“穷岩”苦行赎罪时的别名。

② 这又是第二版上作者没有改正的句子。

① 桑丘记不真玛达西玛的名字，说错了。

② 桑丘记不真艾利沙巴的名字，说错了。

脑也很清楚，而且她饱经忧患，深有修养。艾利沙巴师傅替她出主意，陪她做个伴儿，对她很有帮助，也是莫大的安慰；她就能够小心而耐心地经受自己的苦难。因此那些识见全无、存心不良的俗物，就传说或猜疑她是艾利沙巴的情妇了。我再重复一遍：他们是胡扯！谁这么想、谁这么说的，就是一百二百个胡扯！”

桑丘说：“我既不这么说，也不这么想。随他们自食其果，随他们和面包一块儿吃下去①。那王后和医生是不是情人，他们自己会上帝交代。‘我从自己的葡萄园里出来，什么也不知道’②；我不爱管别人的事。

‘谁买了东西又抵赖，自己的钱包有数’③。况且‘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④。他们如果是情人，又与我什么相干呢？‘许多人以为这儿挂着咸肉呢，其实连挂肉的钩子都没有’⑤。

不过，‘谁能在旷野里安上大门呢’⑥？再说吧，‘人家对上帝都会说闲话的’⑦。”

堂吉珂德说：“天哪！桑丘，你一连串说些什么废话呀？你把些成语连成一串，跟咱们讲的又有什么相干呢？对不住，桑丘，别说话了。

从今以后，你只顾赶你的驴，不相干的事你别管。你运用自己的五官，认识清楚：我不论过去、现在、将来，我干的事都是对的，也都合骑士道的规矩；我对这些规矩，比哪个骑士都熟悉。”

桑丘说：“先生，咱们在这个没有路径的山里瞎跑着找个疯子，找到了呢，他也许就要把他没干完的事干完——不是讲完他那故事，却是把您的脑袋和我的肋骨一股脑儿砸碎完事。难道骑士道的好规矩要咱们这么办吗？”

堂吉珂德说：“我再跟你说一遍，桑丘，你别再多话了。我告诉你：我到这里来，不单是要找那疯子，我还得在这座山里干一件事，我由此可以天下闻名，百世流芳；一个游侠骑士得干下了这件事，才成为地道杰出的骑士。”

桑丘·潘沙问道：“这件事很危险吗？”

哭丧着脸的骑士答道：“不危险。可是骰子转出来的点子里，说不定没有彩头，只有晦气。不过这件事全靠你卖力。”

桑丘说：“靠我卖力？”

堂吉珂德说：“是啊。我要派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去了要是能早早回来，我的苦行就可以早早结束，我的光荣也就可以早早开始。你甭瞪着眼莫名其妙，桑丘，我告诉你吧，那位著名的阿马狄斯·台·咖乌拉是第一流的、十全十美的游侠骑士；说他第一流还不对，他是当时全世界骑士里独一无二的，是天字第一号人物，是超群出众、带头领队的。

谁要是说堂贝利阿尼斯有些地方可以跟他比美，那么，堂贝利阿尼斯和① 西班牙谚语：“谁作恶就自食其果；随他和面包一起吃下去，随他自作自受。”

② 西班牙谚语，表示不愿意为人做见证，推卸干系。

③ 西班牙谚语，表示“自己做的事，自己有数”。

④ 西班牙谚语。

⑤ 西班牙谚语，指捕风捉影。

⑥ 西班牙谚语，指堵不住众人的嘴。

⑦ 西班牙谚语，指闲话难免。

说这句话的人都是活见鬼！我可以千稳万妥地发誓，他们都错了。我还告诉你：一个画家如果要靠绘画的艺术出名，他就凭自己的知识，选择最杰出的几个画家，尽力模仿他们的原作。凡是为国增光的事，多半离不了这个常规。一个人如要取得谨慎忍耐的美名，就得模仿尤利西斯。

荷马描写了他的性格和经历的苦难，从中活画出一个聪明有能耐的人物。维吉尔描写伊尼亚斯，也活生生地体现出这个孝顺儿子如何刚毅、这个智勇兼备的领袖如何英明。他们描写的不是真人真事，而是想象的当然必然的事物；描画出来的种种美德就成了后世的典范。因此，勇敢多情的骑士可以把阿马狄斯当作北极星、启明星或太阳；凡是在爱情和骑士道的旗帜下战斗的，都应该模仿他。照这个道理，桑丘朋友，

我觉得一个骑士愈是极力模仿他，就愈符合骑士道的典范。阿马狄斯有一件事特别表现了他的谨慎、刚毅、勇敢、忍耐、坚贞、热情。他受了奥莉安娜小姐的冷淡就退隐到‘穷岩’<sup>①</sup>上去苦修赎罪，改名为‘忧郁的美少年’。他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取这个名字确是意味深长的，而且很合适。我模仿他这件事，就比劈杀巨人呀、斩断蛇头呀、宰掉毒龙呀、打败军队呀、摧毁舰队呀、破除魔法呀等等容易多了。在这个地方干这件事，又是天造地设。既然机缘凑合，我就不应该错过。”

桑丘说：“干脆，您打算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干些什么事呀？”

堂吉珂德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要模仿阿马狄斯，在这里做伤心人，做疯子，做狂人；同时也要模仿英勇的堂罗尔丹。罗尔丹在泉水旁边发现些形迹，知道美人安杰丽咖和梅朵罗干下了丑事，就此气得发疯。他把树木连根拔掉，搅浑清泉，杀死牧人，赶走羊群，烧掉茅屋，推倒房子，把一匹匹马倒拖着走，还干了许多狂暴的事<sup>②</sup>，都值得记载史册，一代代流传下去。罗尔丹，或奥兰陀，或罗伦兰多——这三个名字原是一个人——他发了疯了的、说的、想的种种事，我虽然不打算一桩桩照办，我可以挑最重要的尽量模仿一个大概。也许我以后单模仿一个阿马狄斯就够了。他发疯不闯祸，只是伤心流泪，照样也成了最有名望的骑士。”

桑丘说：“我觉得干这种事情的骑士都因为受了刺激，都有个缘故才这样痴痴傻傻、吃苦修行。您可有什么缘故要发疯呢？哪一位小姐瞧不起您了吗？还是您发现了什么形迹，认为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和摩尔人或基督徒干了什么不规矩的事呢？”堂吉珂德说：“这就是筋骨所在，正是我干这件事的妙处。一个游侠骑士有缘无故地发疯，值不当什么；关键是要无缘无故地发疯，让我那位小姐瞧瞧，虚的尚且如此，何况实的呢。还有一层，我念念在心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已经多时不见，这就够叫我发疯的。就象前些时候那个牧羊人安布罗修说的：情人分散了，什么事都放心不下。所以，桑丘朋友，你不用白费唇舌来阻挡我。我这番学着样发疯很奇怪，而且是从没有过的。”

我现在就发疯，得一直疯下去。我打算叫你送一封信给我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我要等你捎了她的信回来再说呢。如果她的回信不负我一片忠贞，我的疯病就会好，我的苦修忏悔也就结束。不然的话，我就要当真<sup>①</sup>因为在那里吃苦修行须过赤贫生活。

<sup>②</sup> 见阿利奥斯陀《奥兰陀的疯狂》。梅朵罗是安杰丽咖的情人，他是一个俊美的摩尔人。

的发疯了。既然是真的发疯，就不会感觉苦恼。所以不管她怎样回信，反正到你回来的时候，你临走看见我忍受的痛苦烦恼都会解脱。我或是神智清楚，为你带来了喜讯而快慰；或是痴痴癫癫，你带来了恶耗我也漠无感觉。可是，桑丘，我问你，曼布利诺的头盔你藏好了吗？我看见你从地下拣起来了。那个坏心眼的家伙想砸碎它，可是砸不碎，可见是精炼细制的东西。”

桑丘听了这话，回答说：“我凭上帝老实跟您讲，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您说的有些话，我简直受不了，也不耐烦听。听了您那些话，我就觉得您跟我讲的骑士道呀，征服王国和帝国呀，拿海岛赏人呀，给人家什么恩典什么爵位呀，所有这些游侠骑士照例规矩的一套，全都是空话骗人，都是‘三孩经’或‘山海经’或咱们说的什么经。您把个理发师的铜盆说成曼布利诺的头盔，好多天了还硬不认错，人家听了该怎么想呢？当然认为说这种话还自以为是，准是头脑有毛病。盆儿我收在粮袋里呢，全砸瘦了。我带在这里有个打算：如果天可怜见，有朝一日让我跟老婆孩子团聚，我到家把它修补一下，剃胡子的时候好用。”

堂吉珂德说：“桑丘，你听着，我也照你的样儿发誓说：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侍从里，数你头脑最简单。游侠骑士的事，看起来都是虚幻的，荒唐无稽的，而且都是不恰当的。你跟我这么多时候，难道还没有注意到吗？不过那都是假相。因为我们身边老跟着一大群魔术师，凡是和我们有关的事物，他们都要变化，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全看他们是存心帮我们还是害我们。所以你看来是一只理发师的铜盆，我看来是曼布利诺的头盔，在别人眼里又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呢，那是曼布利诺的头盔，卫护我的那位魔术师叫大家看作一只理发师的铜盆，这是他特别照应我。因为那只头盔是了不起的宝贝，人人都会追着我来抢我的。”

如果他们看着不过是一只理发师的盆儿，就不想要了。刚才那人想砸碎它，扔在地下也没拣，分明就是这个道理。他要是识货，怎么也不会撂下的。朋友，你好好儿收着吧，我目前没有用处。如果我决计学罗尔丹而不学阿马狄斯那样苦修赎罪，我还得卸下全副盔甲，象刚出娘胎那样光着身子呢。”

他们说着话，跑到一座高山脚下。这座山在周围许多小山孤峰特峙，简直象削出来的。山边缓缓流着一条小溪，山坡上成片的草地，青葱悦目。这里的树木自然成林，点缀些花草，更显得境地幽静。哭丧着脸的骑士选中了这块地方来苦修赎罪；他一见就发了疯似的大声说：“天啊！我就选中这块地方来哭自己的苦命了！我的泪水要涨满这条小溪，我一声声的长叹要把这片森林里的树叶吹拂得不得静止，借此来表明我这个伤心人的悲痛。荒野里诸位不知名的山神啊，我这个痴情的可怜虫和意中人分离多时，疑神疑鬼地放不下心，只好到深山里来哭诉那位绝世美人的冷酷，请你们听我诉苦吧！树林里的诸位女神啊，善走而又好色的山羊怪追求你们，搅扰你们的清静，你们害怕而躲到了这里来；我求你们对我的苦恼洒一把同情之泪，至少不要听着厌烦吧！”

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啊！我黑暗中的光明！痛苦中的快乐！前途的北斗星！命运的主宰！我求天保佑你称心如意！我离开了你，到了这种地方，落得这步田地，求你顾怜我，不要亏负我的一片忠贞！寂寞的树木啊！以后你们就是我隐居的伴侣了，请你们轻轻摆动树枝，表示不多嫌我吧！至于你啊，我的侍从，不论我走运背运，你总是我随心的伴侣！我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我心上的人儿，你看了牢牢记着，好去向她报告。”

他一面说，一面下了驽骖难得，转眼就卸下了它的鞍轡。他在它臀部拍一巴掌，说道：

“盖世奇才而又倒霉透顶的马儿啊，我这个不得自由的人，现在让你自由了！你爱到哪里去，就去吧！你脑门上标着自己的价值呢。你的神速，阿斯托尔佛的飞马都赶不上<sup>①</sup>，著名的骏马弗隆诺也不如，尽管布拉达曼泰为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sup>①</sup>。”

桑丘瞧他这样，就说：

“多亏那个好家伙，免得咱们费手脚替我那灰毛儿<sup>②</sup>卸鞍轡了。老实说，我少不了也会拍弄它几下，称赞几句。不过灰毛儿要是还在这里呢，我决不让人家卸它的鞍轡。我从前靠天之恩是它的主人；我从来不爱，也从来不伤心绝望，它也就和这种事情全不沾边，需要什么自由，所以不用卸它的鞍轡。其实，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如果我当真的要走，您当真的要疯，那么，还是重新替驽骖难得备上鞍轡，让它顶灰毛儿的缺，我来去可以省些时候。我要是一步步走去送信，不知几时走到，也不知几时走回来呢；因为，干脆说吧，我的脚力是不行的。”

堂吉珂德说：“好吧，桑丘，随你怎么办都行，我觉得你的主意不错。我看，三天以后你就可以动身。这几天里我要你瞧瞧我为她说些什么话、干些什么事，好让你一一向她报告。”

桑丘说：“我已经看见了，还有什么要看的呢？”

堂吉珂德说：“你看见的算什么呀！我现在还得把身上的衣服撕掉，把盔甲四面乱扔，把脑袋到石头上撞，还有些一类的事，叫你看都吃惊呢。”

桑丘说：“您看上帝面上，把脑袋去撞石头可得小心啊。说不定你撞的那块石头上有个尖角，一撞上去，您这套苦修赎罪的勾当就一股脑儿全完了。我说呀，您这一套反正都是假的，装样儿的，开玩笑的，假如您认为撞头少不了，非撞不行，那么，您把脑袋撞撞水面，或者撞撞棉花那类的软东西，也就算了。您把事情全交给我，我会去跟咱们那位小姐说，您把脑袋在石头角上撞，那石头角比金刚钻还硬。”

堂吉珂德回答说：“桑丘朋友，多谢你一番好意。可是我要跟你讲明白，我干的这些事都不是开玩笑，却是很认真的。不然的话，我就违反了骑士道的规矩了。按那些规矩，我们什么谎话都不准说，说了谎就要按叛徒的罪名处罚。干了这件事而冒充那件事，就跟说谎一样。所以我说撞头，就得实实在在地使劲撞，不能带一星半点的虚假。你还得留下些软布给我裹伤，因为咱们倒了霉把治伤油丢了。”

桑丘说：“丢了驴更倒霉呢，因为软布和这类东西一起都丢了。我请您别再提起那倒霉的油，我只要一听到那话儿，不光是反胃，连我的①飞马名伊波格里佛，阿斯托尔佛曾骑了这匹飞马去寻访奥兰陀。参看《奥兰陀的疯狂》第二十二章。

① 弗隆梯诺是汝希艾罗（Ruggiero）的名马，他的情人布拉达曼泰曾代他豢养。参看《奥兰陀的疯狂》第二十三章，27—28节。

② 桑丘指他的灰驴。按一六〇五年马德里第一版，从这里起，灰驴已经丢失。

灵魂都翻腾起来。我还求您一件事。您叫我再等三天瞧您发疯，您只算那三天已经过去了。您发的疯，我也只算已经亲眼看见，证据确凿了。

我会去对咱们小姐讲它个天花乱坠。您写了信派我马上动身吧，因为我急着要回来救您出这座炼狱呢。”

堂吉珂德说：“桑丘，你说这是炼狱吗？该说地狱才对。假如还有不如地狱的去处，你就可以说这里不如地狱。”

桑丘说：“据我听说，‘一个人进了地狱，就永被拘留。’①”

堂吉珂德说，“我不懂你讲的什么‘拘留’。”

桑丘答道：“‘拘留’就是说，一个人进了地狱，就永远不出来了，也出不来了。您在这里可不是这么回事呀。您要是被拘留了，我这一双脚尽管套上马刺，狠命催着马蹄跑得飞快也不中用。可是现在呢，我只消跑到托波索，见到咱们的杜尔西内娅小姐，我就会去对她形容您直在干些什么痴痴傻傻的事——反正痴呀傻呀都是一回事。尽管她一上来比较木树还硬，我也要叫她变得比手套还软。然后我就带着她甜蜜的回信，象魔法师似的乘着风直飞回来，救您出这座炼狱。您认为是地狱，其实不是，因为您有希望出来。我已经说了，一个人进了地狱就不能再有这个希望；我不信您对这句话还有什么说的。”

哭丧着脸的骑士道：“你说得不错。可是咱们用什么办法写信呢？”

桑丘接着问道：“您给我驴驹子的单据也写吗？”

堂吉珂德说：“都要写。这会儿没有写信的纸，咱们可以学古时候的办法写在树叶上或蜡板上。可惜这些东西现在也象纸一样难得。不过我倒想起了可以写字的纸，再好没有了；那就是卡迪纽的记事本子。你记着，你一到前面村里，就找人恭楷抄在纸上。那儿有的是小学教师。

如果没有，随便哪个教堂的管事员都会替你抄。你可别去找法院的文书，他们那种公文字体①连魔鬼都看不懂的。”

桑丘说：“可是签名怎么办呢？”

堂吉珂德答道：“阿马狄斯写了信从不签名。”

桑丘说：“那好。不过单据非签名不可。如果抄写，人家说签名是假的，我就领不到驴驹子了。”

“票据也写在那个记事本上，我要签名的，我外甥女看了一定照办，不会为难。至于那封情书，你就署名‘至死对你忠心的、哭丧着脸的骑士’。请人代签这个名没多大关系，因为我记得杜尔西内娅不会写字，也不识字，生平没见过我的笔迹，也没看过我的信。我和她的恋爱向来只是心灵上的，至多不过规规矩矩地看一眼罢了；就是看一眼也很难得。我敢据实起誓：我这十二年来，虽然爱得她比自己这一对早晚要埋掉的眼珠还宝贝，我只见过她四次。说不定每一次她都没知道我在看她。她父亲洛兰素·戈丘艾罗、她母亲阿尔东莎·诺加雷斯真是把她养在深闺的。”

桑丘说：“啊哈！原来洛兰素·戈丘艾罗的女儿就是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她不是又叫做阿尔东莎·洛兰素吗？”

① 拉丁成语：“进了地狱永远不能赎罪”（In inferno nulla est redemptio），桑丘把nulla est redemptio说成nula es retencio。

① 公文字体是一笔连书的。

堂吉珂德说：“就是她。她配做全世界的女皇。”

桑丘说：“她是我很熟悉的。我可以告诉您，她会掷铁棒①，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哪个游侠骑士或浪游的人娶了她，即使陷在泥里，她也能一把胡子揪他出来。哎呀，我的妈！她中气真足，嗓门儿真大！我告诉您，有一天她跑到村子里的钟楼上去喊她家的长工，他们在她爹的田里，离她有半个多哩瓦呢，可是听着她的声音，仿佛就在头顶上似的。她好在一点不装正经，因为她很随和，跟谁都开玩笑，对什么事都是嘻嘻哈哈的。

我现在跟您说吧，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您为了她不但可以发疯，应该发疯，您还真有理由给她气得上吊呢。尽管吊死了要给魔鬼带走，可是人家知道了都会说您上吊实在应该！我愿这会子已经动身上路，专程去瞧她了。好些日子没见她，想必改了样子。老在乡下风吹日晒，女人的脸皮子经不起这样糟蹋的。堂吉珂德先生，我跟您说句老实话，我到今天一直很糊涂，当真的以为杜尔西内娅小姐是您爱上的一位公主，或是什么尊贵的人物，值得您贡献那些珍贵的礼物呢，譬如象那个比斯盖人呀，那一队囚犯呀，还有其他等人——因为我跟您做侍从前，您一定也打过许多胜仗。您不论过去将来，总是吩咐您打败的人跑去跪见阿尔东莎·洛兰素姑娘——我是说，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可是我仔细想想，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也许他们跑去的时候，她正在理麻或打麦，他们见了会觉得很窘；她呢，说不定对您奉送的这份礼物会又好笑又好气的。”

堂吉珂德说：“桑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你这人说话太多。你生成一副死脑筋，却常常自作聪明。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叫你你知道你是多么傻、我是多么有道理。有个寡妇年轻漂亮，无拘无束，又很有钱，尤其很放诞风流。她爱上一个粗粗壮壮的年轻教士。这事给教士的上司知道了，有一天这位上司亲切地规劝这位寡妇说：‘夫人，象您这样尊贵，这样美貌，又这样有钱，我们修道院里多少大师、多少博士、多少神学家都可以象梨子似的由您挑选，由您说：“我要这个，不要那个”，您怎么却爱上象某人那么卑贱、那么低微、那么愚蠢的家伙呢？我很诧异，也怪不得我诧异呀。’寡妇的回答很俏皮，也很直爽。她说：‘师父啊，您尽管认为某人笨，但如果说我挑错了人，那就是大错，而且您的脑筋也太古板了。因为他在某一点上，比亚理斯多德还有学问；我爱他，就是为了他那一点。’我也照样告诉你，桑丘，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在某一点上，比世界上最高贵的公主还高贵；我爱她，就是为了她那一点。老实说吧，诗人歌颂女人，无非随意捏造个名字，并不都是真有那个意中人。书里、歌谣里、理发店和戏院子的墙壁上满是女人的名字，什么阿玛丽莉呀，斐丽呀，西尔维亚呀，狄安娜呀，伽拉泰呀，费莉达呀等等，你以为那些都是有血肉皮骨的女人吗？古往今来歌颂她们的诗人真有那么些意中人吗？决不是的。他们多半是捏造一个女人，找个题目来做诗，表示自己在恋爱，或者借此自高身价。所以我只要当真的认为阿尔东莎·洛兰素姑娘美貌贞静就行了，她的家世无关紧要；不用调查了家世给她什么封号，她在我心眼里就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公主。你①西班牙农民的一种运动或游戏，类似掷铅饼。

该知道，桑丘——也许你还不知道，最动人爱恋的只有两件东西：相貌美，声名好。这两件东西在杜尔西内娅身上都是十全的。她的相貌世上无双，她的声名女中第一。总之，我认为我说的完全恰如其分，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她的美貌和她的尊贵，都由我任意想象，不论海伦，或鲁克瑞霞，或古时候希腊、回回、罗马的任何有名的美人都比不上她。

别人爱怎么说，随他们说去吧。也许愚昧无知的人会批评我，可是识见高明的人不会责备。”

桑丘答道：“我认为您的话都对，我是一头驴罢了。不过我不知怎么的又提起驴来，因为‘在绞杀犯家里，不该提到绳子’①。您且把信写好，我就辞了您动身了。”

堂吉珂德拿出记事本子，走过一边去，安安静静地写信。他写完把桑丘叫到跟前，说要念给他听，让他记在心上，防路上万一丢失了信，因为照自己那么倒霉，什么事都保不定。桑丘听了答道：“您在本子上写它两遍三遍，交给我，我带着小心在意就是。指望我记在心上可就荒

唐了；我记性没那么样儿的糟，常常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不过，您还是给我念吧，听听准是很有趣的，一定写得极好。”

堂吉珂德说：“你听着，信上这么说：堂吉珂德给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的信尊贵无比的小姐：

一别至今，肝肠寸断。我身不安，心不宁，但愿最甜蜜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身心安宁。如果你凭貌美而小看我，你仗高贵而鄙视我，你对我的轻蔑使我尝遍了辛酸，我尽管有能耐，也受不起这样的苦，因为苦得太厉害，也太久了。哎，冷酷的美人，亲爱的冤家啊！我为了你落到什么田地，我的好侍从桑丘会一一告诉你。假如你愿意救我，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然呢，也就随你吧。反正我只要一死，就随了你的狠心，也了了我的心愿。

至死是你的，  
哭丧着脸的骑士。

桑丘听他读完信，说道：“我的爹呀！我一辈子没听说过这么文雅的东西！我的天呀！怎么您心上想说什么，信上都会说出来！还安上‘哭丧着脸的骑士’这么个签名，真是好极了！说真话，您简直就是魔鬼变的，什么都能。”

堂吉珂德说：“干我们这一行就得件件都能。”

桑丘说：“哎，您现在把交换三匹驴驹子的单据写在背面吧，把名字签得清清楚楚，让人家一看就认得出来。”

堂吉珂德说：“好啊。”

他写完就照下面念道：

“外甥小姐：请您凭这张交换驴驹的单据，把家里您照看的五匹驴驹里取出三匹，交给我的侍从桑丘。我请您把这三匹驴驹来抵偿我在这①西班牙谚语，不触犯忌讳的意思；因为他丢了驴正伤心。

里已经收到的三匹。凭此据并桑丘的收据，就可以把驴驹如数交割。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于黑山深处立据。”

桑丘说：“写得好！您签上名吧。”

堂吉珂德说：“这不用签名，我画个花押就跟签名一样。别说为三头驴驹子，就是三百头，这也行了。”

桑丘回答说：“您的话准没错儿。让我去给驽骍难得套上鞍轭，您就准备为我祝福吧，因为我打算马上动身，您还得干些什么疯疯癫癫的事，我都不瞧了。我会对她说，我看见您干了多多少少疯傻的事，叫她听不下去。”

“桑丘，你至少得依我一件事，因为这是罢不了的。我说呀，我要你瞧我脱光了衣服，耍一二十套疯子的把戏，不用半个钟头就行。你亲眼看见了，随你加油加酱，也可以放心赌咒，说是真的。我一会儿要干的事，保管你讲都讲不完。”

“我的先生，看上帝份上，别叫我瞧你光着身子，我瞧了心上难受，忍不住要哭的。我昨夜为那头灰驴哭了一场，脑袋直发胀呢，今天不能再哭了。您如果一定要我瞧您耍些发疯的把戏，您就穿着衣服，耍几套简单方便的吧。其实，我已经说过，您不用为我要，省点儿时间，让我早早回来。我带回的消息一定是您指望的，也不亏负您的。不然的话，让杜尔西内娅小姐瞧着点儿！她的回答要是不合道理，我一心至诚地向天起誓，我会拳打脚踢，从她肚子里逼出个好的回答来。凭什么让您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游侠骑士发了疯呀？无缘无故的，为一个——那位小姐别叫我说出好的来！哼！我什么都说得出来！反正我豁出去了！我会耍这一手！她还不知道我呢，老实说吧，她如果知道，可得怕我！”

堂吉珂德说：“说老实话，桑丘，看来你和我疯得正不相上下呢。”

桑丘答道：“我没您那么疯，只是比您火气大些。闲话少说，您在我回来之前，吃些什么呢？您也得象卡迪纽那样，到大路上去抢牧羊人的东西吃吗？”堂吉珂德说：“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只吃这片草地上的野菜和这些果树上的果子，即使另有可吃的东西也决不吃。我这件事的妙处，就在不吃东西，单吃这一类的苦头。咱们再见吧。”“可是您知道我发愁的是什么？这个地方很偏僻，我这会子撇下您一走，只怕找不到原路回来。”堂吉珂德说：“你且认清这里的标记。我决不离开附近这一带；我还要经常爬上最高的岩石，瞧能不能在你回来的时候望见你。还有个最妥当的办法，免得你找不到我或迷失道路。这里满山都是灌木，你斫下些丫枝；回头一路出去，走一程就撒下些，直到你走上平地为止。你回来找我的时候，那些灌木枝可以一路上指引你，仿佛引导梯修斯走出迷宫的那条线一样①。”

桑丘·潘沙说：“好，我就照办。”

他斫了些灌木枝，然后求他主人为他祝福；两人不免还洒了好些眼泪，就此分手。堂吉珂德很郑重地把驽骍难得托付给桑丘，叫他务必爱马如己，尽心照顾。桑丘骑上马，就向平原跑去，一路上照他主人教的办法，隔几步撒些灌木枝。堂吉珂德还直留他，叫他至少瞧自己要那么两套发疯的把戏，他却不理睬，只顾走了。可是他没走得一百步，又跑①希腊神话，梯修斯牵着一组长线走入迷宫，杀掉牛头怪人，又顺着那条线走出迷宫。

回来，说道：

“我说呀，先生，您刚才的话很对。尽管您一人耽在这山里就是大发疯，我至少还得看您发一次疯，以后我发誓说看见您发疯，就不会良心不安。”

堂吉珂德说：“我不是早跟你说的吗？你等一等，桑丘，不到念一遍《信经》的功夫，我就疯给你看。”

他急急忙忙褪下裤子，脱得精光，只剩一件衬衫，然后啥也不顾，先踮身跳跃两次，又两番头在下、脚在上倒竖蜻蜓。他露出了些东西，桑丘忙攥住马缰回转身，免得再看见第二眼。他觉得可以安心赌咒发誓，说看见他主人发疯了。我们且随他赶路去，他一会儿就要回来的。







## 第二十七章

神父和理发师怎样按计而行：

以及这部伟大历史里值得记载的事。

理发师认为神父的计策不错，而且很妙，所以他们马上就按计行事。

他们问客店主妇要了一条裙子和几块头巾，把神父的道袍做抵押。店主人有一条灰褐色的牛尾巴，平时插梳子用的；理发师拿来做成一部大胡子。店主妇问他们这些东西要来干什么用。神父简单地把堂吉诃德的疯病告诉她听，说他目前还在深山里，他们想乔装打扮了去哄他出山。店主夫妇恍然大悟，原来那疯子正是炮制治伤油的那位客人，他的侍从也就是给人兜在毯子里抛弄的家伙。他们就把这疯子在他们店里的事全告诉了神父，连桑丘绝口不提的也都讲出来。长话短说，店主妇把神父打扮得没那么样儿的好看。他穿一条细呢裙子，裙上钉着一条条一抻宽的黑丝绒横条，整条裙子从前到后都镶嵌褶裥<sup>①</sup>。他的上衣是绿丝绒的短袖紧身，白缎子沿边。这套衣裙准是万巴王<sup>②</sup>时代做的呢。神父不肯戴女人头巾，只戴着他自己的睡帽。他把绑腿的黑绸带子一条蒙在脑门上，一条当作面罩，遮住胡子和脸颊。他戴上可充阳伞的宽檐大帽，又披上大氅，象女人那样横坐在骡背上。理发师也骑骡；胡子直垂到腰间，颜色是灰褐夹花白，上文说过，那是用灰牛的尾巴做的。

他们辞别了店里众人，也辞别了那个好丫头玛丽托内斯。她虽然是有罪过的人，却发愿要念一串《玫瑰经》，求上帝保佑，让他们把着手要干的这桩慈心救人的难事办妥。神父刚出店门，忽又转念，自己不该这样打扮；一个做神父的扮成这般模样，虽说是为了干一件要事，究竟不成体统。他把这意思告诉了理发师，要和他调换服装，让理发师扮落难女子，自己扮侍从，这样比较合适，不至扫尽神父的体面。他说，如果理发师不依他，随堂吉诃德给魔鬼抓去，他也决不再往前一步。恰好桑丘跑来，看见他们俩这样打扮，忍不住哈哈大笑。理发师到底都依了神父的主张，两人把原先的计划变通了一下。神父教导理发师该摆出什么样的身分，用什么话去说动堂吉诃德，劝他跟他们一同回去，别为了无谓的苦修赎罪还耽在他选中的那片荒野地里。理发师说他不用教导，自己都会应付。他不肯马上换装，要等跑近堂吉诃德所在的地方再换。所以他把衣服叠上，神父也把胡子藏好，两人跟着桑丘一同上路。

桑丘把他和主人在山里碰见疯子的事都讲给他们听了，只是没说发现手提箱和箱子里的东西。这家伙傻虽傻却有点贪心呢！

第二天，他们跑到一个地方，路上有桑丘标志他主人所在的灌木枝。

桑丘认得那路标，就告诉神父和理发师这是上山的入口，假如他们乔装打扮了救他主人出山，这里可以化装了。原来神父和理发师已经和桑丘讲明：如果要免他主人自寻苦恼，他们不装扮成那副模样跑去是不行的。

他们再三叮嘱桑丘：别说破他们是谁，只算是不认识的；他主人想必定<sup>①</sup> 镶嵌褶裥（acuchillado），把衣料裁出一条条裂缝，每个裂缝里镶上两头尖、中间大的瓜皮形长条，这往往是另一种料子、另一个颜色的；女人的裙子和衣袖，男人的上衣都行得这样镶嵌褶裥，使膨成圆形。

<sup>②</sup> 万巴王（Rey Wamba），西班牙戈斯系的国王，672—680年在位。万巴王时代指很古的时代。

会问，给杜尔西内娅的信捎去没有，如果问到这话，就说，信送到了，她不识字，所以托他捎回口信，请堂吉诃德马上去见她，不去她要生气的。他们说，这个口信对桑丘自己非常要紧，因为凭这么一说，再加上他们打算说的一套，稳可以叫他主人不再那么受罪，还可以劝他主人马上设法去做大皇帝或国王——桑丘不用耽心，他主人不会去做大主教。

桑丘听了一牢牢记在心，很感激他们存心劝他主人做大皇帝而不做大主教，因为照他估计，若要赏赐自己的侍从，大皇帝比游侠的大主教更有权力。他对神父和理发师说：最好让他先去找他主人，传达那位小姐的口信；也许不用他们费多大的事，单靠那个口信就可以叫他出山了。他们觉得这话有理，决计等他见了主人回来，听了他的消息再说。

桑丘上山，把他们俩撇在山峡口上。从峡口流出一条平静的小溪，溪边的山石背后和树木底下一片清荫，怡人心目。那时正当八月盛暑，往常是当地最热的天，时间又是下午三点，那块地方越显得可爱。他们身不由己，就在那里歇下等待桑丘。两人正在树荫里休息，忽听得没有乐器伴奏的唱诵声，很悠扬悦耳。他们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人唱得这么好，非常惊讶。尽管人家常说，山林里有些牧羊人嗓子非常好，那不过是诗人的夸张，不会真有其事。况且唱的不是牧羊人的山歌，却是文雅的诗，他们听了越发诧异。他们确没听错，唱的是以下几首诗：——是什么使我的幸福渺茫难期？

嫌弃。

什么使我痛苦上增添痛苦？

嫉妒。

什么把我的耐心不断熬炼？

相思不见。

照这样，任何药石针砭

都不能解除困顿我的病痛，

因为使我灰心绝望的种种

是嫌弃、嫉妒和相思不见。

是什么使我这样苦闷悲哀？

恋爱。

是什么使我弃绝了上进之心？

命运。

是谁坐视我痛苦缠绵？

苍天。

照这样怎能怪我惴惴不安

怕这一场奇病会断送了我，

因为他们勾结着把我折磨：

恋爱、命运和那苍苍者天。

改善我的命运凭何良方？

死亡。

恋爱的欢乐怎样可以追寻？

变心。

恋爱的苦恼怎样得以避免？

疯癫。

照这样要指望我身愈病痊

除非是糊涂人事理不明，

因为如要治疗我的痴情，

只能依靠死亡、变心、疯癫。

那个时间、那个季节、那荒僻的地点、那个嗓子和那熟练的唱工，使倾听的人又诧异，又叹赏。他们悄悄地等那人再唱些别的，可是等了一会没有声音，就去找那好嗓子的歌唱家。他们正要起身，听得那人又唱了，忙停下来。唱的是下面一首十四行诗：神圣的友爱，你凭矫健的翅膀

早已轻捷地飞身上云端，

单把自己的影子留在人间，

你却和幸福的神灵逍遥天堂。

你只许世人隔着帷幕窥望

正义的和平，他们欲见无缘；

罪恶蒙上了道德的假面，

隐隐现现透出诱惑的光芒。

友爱啊，求你别再高居天上，

让虚伪穿上你家人的号衣，

毁灭了人间所有的真心诚意。

你如果不去揭破那些欺诳，

世界上眼看着就要纷争不已，

又回复到混沌初辟的时期。

一声长叹结束了歌唱。两人还倾耳静听，可是歌声变成了哭泣和哀叹。他们决计要去瞧瞧哪个伤心人唱得这么好听，又叹息得这么凄惨。

他们没走多远，转过一块岩石，看见一个人，那相貌神情，就跟桑丘形容的卡迪纽相仿。这人见了他们并不吃惊，照旧低着头，好象沉思的样子，也不抬眼看他们，只在他们俩突然跑来的时候瞥了他们一眼。神父凭这人的种种特点已经料定他是谁，又听说过这人的倒霉事，所以就迎上去。他很善于辞令，虽然说话不多，却说得极委婉。他谆谆劝导，叫这人抛弃这种苦恼的生活，不然，万一在这里断送了性命，那就更是不幸中之大不幸了。卡迪纽常发疯，神志昏迷，可是这时候却完全清醒。

他看到两人的装束不象这一带荒野里来往的人，已经觉得诧异，听他们讲到自己的事仿佛都熟悉（因为照神父对他讲的话，分明知道他的事），就越加惊奇，因此回答说：

“两位先生，我虽然不认识你们，却很明白你们两位是上天派来解救我的。天保佑善人，连坏人也常蒙上天保佑。我何德何能，有劳两位跑到这种与世隔绝的荒僻地方来。你们要劝我离开此地，另找好的去处，举出了各种中肯的道理，叫我看到自己过这种生活多么不合情理。可是我知道，假如我解脱了这个苦难，就要陷入更大的苦难。两位不知道这个缘故，也许会把我当作头脑不清的人，甚至头脑完全糊涂的人。你们真要是这么想，也不足怪，因为我自己明白，每当我想起自己那些不幸的事，觉得万箭钻心，不能忍受，我就不由自主地变成石头一样，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人家把我神志昏迷的时候干的事告诉我听，讲得有凭有据，我才知道自己确是失去了知觉。我毫无办法，只好空自悲叹，咒诅命运，并且把自己发疯的缘由向愿意听的人告诉一番，希望他们谅解。

因为明白事理的人知道了缘由，对后果就不会诧异；尽管无法补救，至少不会责备我，他们对我这个疯子的嫌恶，会变成对我这个苦命人的怜悯。如果你们两位也象别人那样存心来开导我，那么，请你们且不要头头是道地劝说，还是听听我那数说不完的倒霉事吧。你们听了也许就不再白费心思来安慰我了。我的苦恼是无可救药的。”

他们俩正要听他亲口讲讲致病的根源，就请他讲，并且答应决不违反了他本人的意愿去帮助或安慰他。这位倒霉的绅士就把自己的伤心史讲给他们听。他讲的话和他的讲法，都跟前两天对堂吉珂德和牧羊人讲的差不多。上文已经说过，堂吉珂德为了维护骑士道的尊严，对艾利沙巴师傅的事斤斤计较，因此故事没有讲完。这番运气好，卡迪纽没有发疯，居然一直讲到底。他讲到堂费南铎在《阿马狄斯·台·咖乌拉》书里找到的那信，说他记得很清楚，原信如下：陆莘达致卡迪纽：

你的品性之美，我每天都有所发现，我对你的器重也与日俱增。这仿佛是我欠你的债，不能抵赖。假如你要我完偿这项债务而不伤我的体面，你很容易办到。我父亲知道你，他又很爱我。如果你真象自己说的和我想的那样看重我，那么，我父亲不用勉强我就可以把应该属于你的归还你。

“我已经讲过：我向陆莘达的父亲求婚是受了这封信的鼓励；堂费南铎把陆莘达看作最聪明最有主意的女人，也由于这封信；使他蓄意不等等我如愿就毁了我，也正是这封信。我告诉堂费南铎：陆莘达的父亲一定要我父亲出面求婚，这一点他很有意；而我怕父亲不答应，还没敢对他讲。我不是怕我父亲不知道陆莘达的高贵、善良、德貌双全，无论门第人品，都足以替西班牙的任何世家增光，可是我看出他不愿意我马上结婚，先还要瞧瞧李卡多公爵怎样提拔我。总之，我告诉堂费南铎，我为这点顾虑，不敢冒冒失失地就去跟我父亲讲；我另外还有些怕惧，自己也不知道怕什么，只觉得一心盼望的事永远不会实现。堂费南铎听我讲了就一力承担，说要去见我父亲，叫他找陆莘达的父亲谈谈。哎，野心勃勃的玛利欧啊！残酷的卡梯利纳啊！恶毒的西拉啊！奸诈的加拉隆啊！反叛的维利多啊！挟私报复的胡良啊！贪钱的犹大啊！①忍心害理、① 玛利欧（Mario）是罗马大将，纪元前十二世纪与西拉（Sila）争权，激起内战，互相残杀。卡梯利纳（Catilina，纪元前109—61）是个善于阴谋的罗马政客，这个名字代表一切争求个人名位、不惜牺牲国家的人。加拉隆（Calalón）是出卖罗马都的，这个名字代表一切叛徒和奸诈的人。维利多（Vellido）是熙德（Cid）传说中的叛臣，于1073年谋杀西班牙国王桑丘二世。胡良（Julían），十一世纪西班牙叛臣，因报私仇，引阿好将恶报的好贼啊！我这个可怜虫一片天真，把心里的秘密向你和盘托出，我哪一件事对你不起了？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对你说的话，我为你出的主意，哪一点不是为你的体面和利益着想啊？可是我这个倒霉人有什么好埋怨的呢！灾星带来的晦气，仿佛从天而降，来势凶猛，地上没力量抵挡，世人也无法防止，这是没什么说的。堂费南铎是贵家公子，又明达事理对我的效劳也还知感，而且他不管爱上谁，都能够遂心如愿的，谁想到他会象常言所说的丧尽天良，竟要夺我仅有的、还没到手的一只小羊羔呢②。不过这些话都不说了，说也没用，我还是把没讲完的痛史讲下去吧。且说堂费南铎觉得我在旁边碍着道儿，不便实行他那奸恶的计策，决计把我差遣到他哥哥那里去，借口要我去讨一笔款子偿付六匹马价。其实他只为实行自己的恶计，要把我支使出去，故意在他答应找我父亲谈话的那一天买了六匹马，叫我去讨那笔钱。我怎会料到这是骗局呢？怎会起这个疑心呢？当然不会的。我却觉得那几匹马买得很上算，非常高兴，愿意立刻动身。那天晚上我和陆莘达会

面，就把我和堂费南铎商量好的事告诉她，还说，我们正当的愿望拿定可以满足。

她和我一样，全没提防到堂费南铎的欺心，只叫我尽早回来，因为照她料想，只等我父亲和她父亲当面一讲，我们俩马上可以称心如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完这话，眼泪汪汪，嗓子也梗住了，好象还有许多话要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口。这是从来没有的奇事，使我很诧异。我们俩只要机会凑巧，或是我设法找到机会，见了面总很快活、很称心。我们的谈话里掺不进什么眼泪呀、叹息呀、嫉妒呀、猜疑呀、忧虑呀等等。

我总是夸耀自己幸运，承上天把她给我做了意中人。我赞她美，称赏她的品德和识见。她有来有往，情人眼里看到我种种值得称赞的好处，也满口称赞我。此外我们还谈论有关街坊亲友的许多家常琐碎。我最放肆的行为是硬拉着她一只纤纤玉手，凑到嘴边去亲吻一下，可惜窗外那道半截高的铁栅栏挡在我们中间，而栅栏的缝缝又很窄。我动身的倒霉日子前夕，陆莘达一反常态，又是哭，又是长吁短叹，然后回身走了。我看到她那压抑不住的伤感和往日大不相同，心里很吃惊，觉得惶惑不安。

可是我并不丧气，只以为是她对爱情深挚，亲密的人一旦分离，悲痛总是难免的。总之，我凄凄惶惶地离开了她，满肚子猜疑，却又不知道猜疑些什么。这分明是预兆，暗示我就要遭到悲惨不幸的事了。

“我到了地头，把信呈给堂费南铎的哥哥。他接待得很殷勤，只是不马上打发我走，却要我耽搁八天。这使我很不乐意。他还叫我躲在李卡多公爵瞧不见我的地方，因为他弟弟信上嘱咐他，捎这笔钱要瞒着他们父亲。这都是奸贼堂费南铎的计策；他哥哥有的是钱，尽可以马上打发我。这种命令使我简直不愿意服从，因为觉得要离开陆莘达那么多天，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尤其因为我刚才讲的，我们分别的时候她非常伤心。”

不过我毕竟是个听话的佣人，尽管知道这要损害自己的幸福，我还是服从了。可是我在那里刚待了四天，忽有人找我，给我捎来一封信。我看拉伯人入侵。犹太（Judas）指出卖耶稣的叛徒。以上都是卡迪纽愤怒中列举的，有些用在费南铎身上并不恰当，如野心勃勃的玛利欧，贪钱的犹大等等。

②这是引用《旧约全书》的典故。大卫王害死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拔示巴；拿单对大卫打了一个比喻，说他的行为好比富户攫取穷人仅有的一只羊羔。（《撒母耳记下》十一、十二章。）到信面上的姓名地址，知道是陆莘达写的，因为是她的笔迹。我拆着信战战兢兢，心想准是出了什么大事，她才远道寄信来，往常我们相近的时候，她很难得写信的。我不及看信，先问来人：信是谁交给他的，在路上耽搁了多久。那人说，他有一天中午，偶尔在城里一条街上走过，看见个很美的女人在窗口招手。她含着两眼泪，情急慌忙地说：“朋友，你看来是个基督徒；你真是个基督徒的话，我求你看上帝分上，立刻把这封信按封面上的姓名地址送去，人名地点都是大家知道的。这是为上帝干一件大好事。我这个手巾包里的东西请你收下，你办事可以方便些。”①她一面说，就从窗口扔出一个手巾包裹和我交给你的这封信，包里有百瑞尔和我这里带着的一只金戒指。她看见我拣起信和手巾包并打招呼表示遵命，就离开窗口，没再等我回答。我想给你送信即使要费点事，我已经得了很好的报酬；又看到信面上的姓名原来是你，先生，我对你是很熟悉的；那位美人的眼泪也使我义不容辞，所以我决计不转托别人，亲自赶来送信。我自从拿了信一路赶来，总共费了十六小时。

从那边到这里，道路的远近你是知道的，有十八哩瓦呢。那位满心感激的临时信差在讲话的时候，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两腿索索地抖个不停，几乎连站都站不住。后来我拆了信，看到信上说：堂费南铎曾答应去见你父亲，劝他找我父亲面谈。他履行这句诺言的时候，只遂了自己的心愿，没顾到你的利益。我告诉你吧，先生，他已经向我父亲求我为妻。我父亲觉得堂费南铎这门亲压倒了你这门亲，所以一口应允，急不及待，再过两天就要举行婚礼。这是很秘密的，很少几个人参加，见证只有上帝和几名家人。我的情况，你可想而知。你也瞧瞧，你是否该回来了。将来你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会知道我是否真心爱你。但愿上帝保佑，这封信到你手里的时候，我还没有被迫和那个背信弃义的人携手成礼。

“总之，信上是这么说的。我看了信，不再等东家打发，也不再等那笔款子，马上就动身上路。我当时心里明白，堂费南铎差我到哥哥那里去，并非为了买马，而是别有用心。我一方面痛恨堂费南铎，一方面又怕失掉我凭多年的真心诚意赢得的宝贝，因此我仿佛长了翅膀，飞也似的，第二天就赶回家乡了。那时候正便于会见陆莘达。没人看见我进城；我骑回去的骡子已经寄放在那个送信的热心人家里。运气凑巧，我跑去正逢陆莘达在她窗口的栅栏前面——我们经常谈情的地方。陆莘达立刻看见我了，我也立刻看见她了，不过彼此都不象往常一样。世上有谁能把女人复杂的心思和多变的性情看透识破呢？谁都不敢夸这个口，这是千真万确的。且说陆莘达见了我，就对我说：“卡迪纽，我已经穿上新娘的礼服，堂费南铎那奸贼和我那贪心的爸爸，还有几个见证正在厅堂上等着我。不过他们只会看到我死，不会看到我结婚。朋友，你别慌，你且设法来瞧瞧这场祭献的典礼。我如果凭一张嘴阻止不了这件事，我还怀着一把短剑，天大的强暴也抵挡得住。我可以一剑结束自己的生命，借此表白我对你始终如一的心。”我怕没时间细讲，急急忙忙地说：“小姐，但愿你说到做到。你既然怀着短剑，准备自保坚贞，我这里带着一把长剑，可以卫护你，如果咱们运命舛错，我还可以自杀。”①上文是送信人转述的话。下文是他讲的话。

我想她大概没来得及听完，因为传来一片催促声，新郎正等着她呢。当时我的悲苦象黑夜那样笼罩着我，我的欢乐象落日那样沉没了。我眼前不见了光明，心里失去了理智。我没有力气到她家去，一步也挪移不动。

可是我考虑到自己如果在场，对事情的发展大有关系，就极力振奋精神，跑进她家。她家出入的道路我都熟悉，而且她家暗里正忙着大事，所以谁也没看见我。我潜身匿迹，偷入厅堂，躲在一个弧形窗的凹处。我前面有两幅窗帘交掩着，人家看不见我，我从窗帘的缝里却张得见厅堂上的一举一动。我在那里等待的时候心慌意乱，思前想后，万念交攻。那种种情绪，现在谁能表达呢？那真是没法说的，也不说为妙。我只说新郎到了厅堂上来；他还是随常衣服，毫无装饰。侯相是陆莘达的一位堂兄，厅堂上没有外客，只有几名家人。过了一会，陆莘达由她妈妈和两个侍女陪着从内室出来。她的服饰恰配她的身分和美貌，又华贵，又时髦。我急急惶惶，没有心情细看她的服装，只见衣服是深红和白色，头纱和衣服上缀满的珠宝钻石灿灿放光，衬得那一头金黄色的好头发特别美丽。宝石和厅堂上四支四芯①大蜡烛的光，都不如她的头发耀眼。记忆力啊！你和我抵死作对，不容我心地安宁！你现在何苦叫我看到自己倾心爱慕的冤家这样美貌无双呢？残酷的记忆，你不如叫我把她当时的行为追忆一下，重温一遍吧；她那么明显地辜负我，如果不能促我报仇，至少也可以激我自杀。两位先生，请你们听了这些琐屑屑屑不要厌烦。

因为我的苦恼不能三言两语草草带过，也不应该那样；我自己觉得每个情节都值得详细叙述。”

神父插嘴说，听他讲这些细节非但不觉得厌烦，还很感兴趣，因为都是不该忽略的，和重大事件同样值得注意。

卡迪纽接着说：“大厅上大家到齐之后，教区神父就进来了。他按照结婚的仪式，拉着新郎新娘的手说：“陆莘达小姐，你是否愿意按神圣教堂的规定，和这位堂费南铎先生结为夫妇？”我等着陆莘达的一句话来判定自己的死生，从窗帘缝里探出整个脑袋和脖子，全神贯注，心怦怦地听她怎么回答。唔！我当时但能有那胆量，拦出来大喊一声说：“啊，陆莘达！陆莘达！你下一步得慎重啊！别忘了你对我的信义！记着你是我的未婚妻，不能再嫁别人！你该知道，你答应一声‘愿意’，马上可以断送我的性命！哎，剥夺我体面、杀害我生命的奸贼堂费南铎啊！你要怎么着？你图什么？你该想想，你既是基督徒，就不能随你的心，因为陆莘达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丈夫。”唔！我真是疯了！现在离开了他们，也没有危险，却空说当时应该怎么办。我让强盗抢了我的宝贝，只顾咒骂强盗，如果我这片怨命的情绪换作报仇的胆气，我尽可以找那强盗雪恨呀。总而言之，我当时既然胆小糊涂，现在惭愧疯狂而死，正是我活该的。”

“神父等着陆莘达回答；她半晌不作声。我还以为她要拔出短剑自明心迹，或吐露些有利于我的真情呢，却听得她有气无力地说：“我愿意’。堂费南铎也答应一声‘愿意’，给她戴上戒指，两人就结下了解不开的亲。新郎过来拥抱新娘，她却一手按住胸口，倒在她妈妈怀里晕过去”

了。现在且讲讲我当时的情况吧。我听得她一声‘愿意’，明白自①一支蜡烛有四个烛芯。

己的希望是一场空，陆莘达的诺言是鬼话，而我这时失去的宝贝再也不能重获。我不知所措，觉得老天爷唾弃了我，生长我的大地把我当作仇敌了。我呼吸堵塞得不能叹息，眼睛枯涩得不能流泪，只有火气旺盛，忿火如火浑身燃烧着我。陆莘达一晕倒，大家都乱了手脚。她妈妈解开她胸口让她回过气来，发现她怀里有一张封好的字条。堂费南铎立刻拿去就着烛光细看，看完了坐在椅上，手托着腮，很有心事的样子，随旁人去救护自己的新娘，也不插手帮忙。

“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出来，不管人家看见看不见。

我打定主意，如果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堂费南铎，也不饶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人知道我满怀气愤是理直义正的。可是命运是保留着我去承担更倒霉的事呢——假如还会有更倒霉的事。命里注定我往后昏迷不清的头脑，那时候格外清醒。我不愿把怨愤向我的两大冤家发泄，只想惩罚自己，把他们应得的痛苦，亲自施加在自己身上，甚至比他们应得的还变本加厉。我当时如果向他们俩报复，很容易办到，因为他们心上绝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可是我即使当场杀了他们，突然一死的痛苦是一下子就完的，而我糟蹋自己却是长期缓慢的自杀，比马上送命更加痛苦。干脆说吧，我离开了他们，跑到我寄放骡子的人家。我烦主人给骡子备上鞍辔，也不及向他告辞，就骑骡赶出城去，象罗德一样，不敢回头看①。我孤身在郊外，夜里的一片漆黑遮蔽着我，四下里的沉寂仿佛等着听我诉苦。我没什么顾忌了，不怕人听见，不怕人看见，就放开嗓子，解开舌头，把陆莘达和堂费南铎千百遍地咒骂，好象这样就能抵消他们对我的亏负。我骂她残酷、薄情、诈伪、负心，尤其骂她贪婪，被我仇人的财富迷了心窍，把对我的爱情转移到幸运的富贵公子身上。我在任情咒骂的时候，却又替她开脱。我说，一个姑娘在父母家闺房里受到的熏陶教育，无非是服从父母；父母为她挑了这样一个富贵漂亮的公子做丈夫，她当然乐于听命，她要是不答应，人家就以为她是糊涂蛋，或是另有所欢了，这对她的声名是很不好的。可是我马上又把话说回来。她只要说已经和我订有婚约，她父母觉得她挑选了我还算不错，就会原谅她。因为在堂费南铎向她家求亲之前，他们如果没有奢望，也不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婿。她在最后那个紧要关头，不妨慢着和人家结婚，尽可以说已经和我私订终身；反正随她怎样说，我都会坐实她的借口。总之，我断定她薄情浅见，又眼高心大，羡慕荣华显赫，竟把自己的诺言全抛在脑后了；而我却陶醉于自己抱定的希望和正当的爱情，把她的空话信以为真。

“我叫骂着失魂落魄地跑了一夜，天亮跑到这座山的一个峡口。我上山不辨路径，跑了三天，到一片草地上，不知那是山的哪一面。我向几个牧羊人哪里是山里最荒僻的地方。他们说朝这边走就是。我马上就朝这边走，打算到这里来了却我的余生。我到了这一带荒僻的地方，我的骡子因为又累又饿，我想它更可能是要扔掉我这个毫无用处的背累，竟倒地死了。我只好下地，当时精疲力竭，饿得发慌，又没处求救，而且也不想求救。我就这样在地下躺了不知多久。我爬起来的时候已经不①这是引用《圣经》的典故。罗德逃出所多玛城，天使告诫他不得回头看。（《旧约》《创世记》第十九章。）

觉得饿，只见身边有几个牧羊人，想必是他们给了我吃的喝的，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怎样发现了我，还说我当时满嘴胡言乱语，分明是神昏昏迷的征象。从此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脑袋不清，非常混乱糊涂。我竟会痴痴癫癫，或把衣服撕破，或在僻静的地方大叫大喊，或咒骂自己的命运，或无聊赖地反复呼唤我负心人的芳名。我当时没有别的指望，只求呼号而死。等我清醒过来，就觉得浑身瘫软疼痛，动都不能动。

“我经常住在一棵软木树的窟窿里，那窟窿容得下我这个苦命人的身体。这座山里来往的牧牛牧羊的人可怜我，养活着我。他们把吃的东西放在路旁边或石头上，预料我会走过那里，并且看见那些东西。我尽管心理昏乱，凭生理的需要，知道怎样活命，看见了吃的东西会馋，就想拿来吃。他们在我清醒的时候告诉我说：我有几回碰到牧羊人由村里运粮到这边草屋来，就拦路挡住，尽管他们愿意给我吃，我却要抢。我苦恼的残生就是这样过的，要等上天照应，让我死了才罢；或者等我的记性死了，记不起陆莘达怎样美、怎样负心，记不起堂费南铎怎样欺侮我，如果天保佑有那一日，而我还活着，我才可以往好处着想。不然呢，我只可以求上天对我的灵魂无限慈悲吧，因为我甘心在这种痛苦的生活里沉沦，自己觉得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超拔出来。

“两位先生啊，这是我遭遇不幸的伤心史。你们说吧，象这样的事，我能讲得比刚才还冷静吗？请不要白费唇舌，把你们按道理认为可以救人的方法来劝诫我，因为你们对我劝诫，好比名医为不肯服药的病人处方，都是没用的。我没有陆莘达就不要恢复健康。她本来是她的，或者应该是我的，她却甘心跟了别人；那么，我本来是能有幸福的，也就甘心做苦命的人了。她愿意凭她的反复无常，置我于死地；我就愿意毁了自己，让她称心。后世的人可以把我看作样品，因为只我一人没有倒霉人共有的特长：他们往往因为找不到安慰就安定下来；我却为此越加悲痛，我相信到死也余恨难消。”

卡迪纽滔滔不断地讲完了这个缠绵悱恻的故事。神父正打算安慰他几句，忽听得一个悲切的声音在那儿数说，就把他的话打回去了。要知道说的什么话，且看本传第四卷，因为博闻卓识的历史家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在这里结束了他的第三卷①。

①这里又一次证明作者原来打算把故事分为四卷（参看第一部第八章、第十四章的结尾），他到这里已完成第一部的四分之三。但后来故事延长了，作者以后不再采用四卷的分法。







## 第二十九章

他们凭何妙计，解除了我们这位

多情骑士最严厉的赎罪自罚。

“诸位先生，我讲的就是我这出悲剧的本事。现在你们可以明白，我叹息、数说、流泪，不是无缘无故，也没有过分。你们只要想想我是怎样的不幸，就知道对我劝慰都是多余的，因为事情已经无可挽救了。

我只求你们一件事，想必是你们轻而易举的。我现在提心吊胆，怕家里人找到我。请你们指点一个容我安身的地方，让我去度过余生。当然，我知道爹妈溺爱，一定会欢迎我回家的。可是这番再见，我已经不复是他们心目中的女儿了。我一想到这点，就羞惭得无地自容。我已经丧失了他们对我贵望的清白，每看到他们的脸，就要想到他们正看到我的丢脸。我为此宁愿流亡他乡，一辈子不再见他们的面。”

她说到这里，默不作声，脸上泛出红晕，显然很痛心，很惭愧。听她讲话的几个人对她不幸的遭遇又同情，又惊奇。神父正想安慰劝解，卡迪纽却抢先说：

“姑娘，你是大财主克雷那尔多的独养女儿、美丽的多若泰吧？”

多若泰听他提起自己父亲的名字，又瞧这人模样儿寒酸——卡迪纽衣衫褴褛已见上文——她觉得很奇怪，就对他说道：“兄弟①，你是谁？你怎会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若是没记错，我讲自己这桩倒霉事的时候，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提起他的名字。”

卡迪纽答道：“姑娘，你刚才讲到陆莘达称为未婚夫的倒霉人，我就是他，我就是那个没造化的卡迪纽。坑害了你的家伙行为卑鄙，把我弄得目前这副模样。我穿得破破烂烂，衣不蔽体，在人间得不到一点安慰，最糟的是连头脑都不清楚了，因为我已经神识糊涂，只靠天照应还有零星片刻的清醒。多若泰啊，堂费南铎胡作非为的时候我正在场，亲耳听到陆莘达说愿意嫁他的。她晕倒以后的下场，她怀里发现了字条的后文，我都没勇气再看；那么许多不幸的事积在一起，心上受不了。

我忍无可忍，离开了她家，留下一封信①，托我寄放东西的那家主人亲手交给陆莘达。我就跑到这个荒僻的地方来，打算在这里了结余生。因为我从那时候起，痛恨自己的生命，仿佛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命运只剥夺了我的理性，并不要剥夺我的生命；也许它特地留我一命，好让我今天有幸和你相逢。我相信你讲的都千真万确，因此，说不定老天爷在咱们自以为倒霉的事情里，还为咱们两人留着一步意外的好运呢。因为陆莘达既然是属于我的，就不能嫁给堂费南铎，这句话她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而堂费南铎既然是属于你的，也就不能娶她。那么，咱们很可以希望上天把分属于你我的归还原主。因为名分已经定了，改换不了。

咱们这点安慰不是从空虚的希望或胡思乱想里来的，所以我要另打主意了，姑娘，劝你也另打正经主意，准备等待更好的运气吧。我凭自己是绅士和基督徒向你起誓：我决不弃你不顾，直要瞧你得到堂费南铎的①兄弟（hermano），西班牙人对乞丐和地位卑微的人用这个称呼。

①但上文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他不辞而行。

保护才罢；如果我的劝说不能叫他承认他对你的责任，我就拿出我绅士的权利，名正言顺地为他欺侮了你而向你挑战。我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你伸冤，可以把他对不起我的事丢开，由上天去为我报复。”

多若泰听了卡迪纽这番话不胜惊奇，瞧他这么激昂慷慨，愿为自己效劳，不知该怎样答谢，就要去吻他的脚，可是卡迪纽不答应。神父出来解围，又称赞卡迪纽讲得有理；他急切要求并劝说他们俩跟自己一起回乡，因为在那里可以添补些必需的东西，如要寻找堂费南铎，或把多若泰送还她父母，或者他们认为怎么办最合适，到了那里就可以着手去办。卡迪纽和多若泰听了很感激，都接受这番好意。理发师一直出神地听着，没有作声，这时也殷勤致辞，和神父一样热心地表示要尽力为他们效劳。他又约略讲了他和神父到这里来的缘故，也讲到堂吉诃德发疯的离奇，又说他们正在等待堂吉诃德的侍从，那侍从找他主人去了。卡迪纽记起他恍惚在梦里和堂吉诃德吵过一架；他讲给大家听，只是说不出为什么争吵。这时候，他们听得叫喊，听出是桑丘的喊声。原来桑丘到了和他们分手的地方却找不见他们，所以大声叫唤。他们跑去迎上他，探问堂吉诃德的情况。据桑丘说，他看见他主人身上只穿一件衬衫，面黄肌瘦，饿得要死，还直在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唉声叹气；又说他已经告诉主人，杜尔西内娅小姐命令他下山回托波索村上去，她在那里等着呢，可是他主人说，已经打定主意，先得干下一番事业，能博得美人眷顾，才肯跑去相见。桑丘说，照这样下去，他主人做大主教都没指望，别说做大皇帝了，请他们瞧瞧该怎么办，才救得他主人出来。神父叫桑丘别着急，他们准叫堂吉诃德离开那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神父接着就告诉卡迪纽和多若泰，他们打算用什么办法治好堂吉诃德的病，至少把他送回家去。多若泰听罢说：她扮落难女子比理发师好，而且她身边带着衣服呢，穿上活脱儿就是那个角色；她也懂得要堂吉诃德中计该怎样表演，这事不妨交给给她，因为她读过许多骑士小说，熟悉落难女子向游侠骑士求救的那套话。神父说：“那就样样齐全，只要马上着手就行。咱们一定是都碰上了好运气：你们两位意外地发现自己的事还可以补救，而我们要办的事也更加顺当了。”

多若泰马上从她的枕套里拿出一件质地精致的连衣长裙和一件华丽的绿披肩，又从一只小盒子里拿出一串项链、几件首饰。她一眨眼的功夫把自己打扮成一位雍容华贵的小姐。她说从家里带了这类东西防万一有用，可是至今还没用到。大家瞧她风度优雅、相貌姣美，都不胜喜爱，认为堂费南铎抛弃这样的美人，实在是眼力太差了。可是最对她倾倒的是桑丘·潘沙，他觉得生平没见过这等美人——他确实是没见过，所以急切请问神父，这位极美的姑娘是谁，她到这种荒僻的地方找什么来了。

神父说：“桑丘老哥啊，咱们不说虚头，这位漂亮小姐是伟大的米戈米公王国男系嫡派的继承人。她是来找你主人，求他帮忙的。有个凶恶的巨人欺负了她，她要你主人代她报仇。你主人是举世闻名的好骑士，这位公主久闻大名，特地从几内亚赶来找他的。”

桑丘·潘沙说：“找得也巧！碰见得也巧！假如我主人有幸，能把您刚才讲的那个婊子养的巨人杀掉，替她报了仇，申了冤，那就运气更好了。只要那个巨人不是鬼，我主人碰见了准会杀死他；我主人碰到了鬼却是毫无办法的。硕士先生，我别的且不说，有一件事要请您帮个忙。

我想请您劝我主人赶快和这位公主结婚，免得他想去做大主教——我就怕他有这个念头。他结了婚当不了大主教，就可以顺顺当地去做大皇帝，我也就可以称心如愿了。这件事我曾经细细打过硬算盘。照我估计，我主人做了大主教对我不利。因为我是结了婚的人，教会里用不着我；我有老婆孩子，要领取教会的薪俸还得请求特准，事情就没完没了。所以，先生啊，叫我主人马上娶这位公主是最要紧的——我至今还不认识她，不知道怎么称呼。”

神父答道：“她叫米戈米公娜公主；因为她的王国叫做米戈米公国，她当然就是这个名称了。”

桑丘说：“这可是没什么说的，我看见许多人都从自己出生的地方取名，叫什么贝德罗·台·阿尔咖拉呀，胡安·台·乌贝达呀，狄艾戈·台·瓦利亚多利德呀等等；在几内亚想必也是这样的。”

神父说：“准是的。至于你主人结婚的事，我一定尽力撮掇他。”

桑丘听了这话非常满意，而神父瞧他头脑简单也非常惊讶，想不到他主人的痴想在桑丘心上生了根，竟拿定他主人要做皇帝。

这时多若泰已经坐上神父的骡子，理发师也已经戴上牛尾巴做的胡子。他们叫桑丘领他们到堂吉诃德那里去，一面叮嘱他不要说认识神父和理发师，因为全靠他装作不认识，他主人才做得成皇帝。神父和卡迪纽不愿意跟他们同走。卡迪纽防堂吉诃德记起上次他们俩的争吵，而神父暂时还不必跑去，所以两人让大伙先走，他们缓步跟随。神父没忘了教导多若泰该怎么行事，可是她听了只叫大家放心，她自会按照骑士小

上说描写的一套去表演，一丝不走样。她和一行人走了四分之三哩瓦的路，望见堂吉珂德在重叠的乱山岩里，已经穿上衣服，只是没戴盔甲。

多若泰瞧见了，向桑丘问明是谁，就把坐骑打上几鞭；满面胡子的理发师紧紧跟着她，两人跑到堂吉珂德那里。理发师就下骡去抱扶多若泰。

她很快地下了骡，跑去跪在堂吉珂德面前。他请她起来，她却跪着说了以下一番话：

“勇猛的骑士啊，我是天下最苦恼、最受气的姑娘。我凭您的仁心热血，求您一件事。这不但有助于我，也可以增加您的荣誉，抬高您的声望。您如果不答应，我就跪在这里再不起身。我是个可怜人，听到了您的大名，特地远道赶来求您救苦救难的。如果您的勇力果然名不虚传，您就义不容辞，得帮帮我。”

堂吉珂德答道：“美丽的小姐啊，你要是跪在地下不起来，我就一句话也不答理，也不听你的。”

落难女子答道：“您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决不起身。”

堂吉珂德说：“只要你这件事不损害我的国王、我的国家和主管我心灵的那位小姐，我就答应你。”

这位悲苦的姑娘说：“我的好先生，您说的都不会受到损害。”

这时桑丘·潘沙跑到他主人身边，在他耳朵里悄悄地说：“先生，尽管答应她的请求，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不过是去杀掉一个大型的巨人罢了。向您求救的是高贵的米戈米公娜公主，她是埃塞俄比亚大米戈米公王国的女王。”

堂吉珂德说：“随她是谁，我做事总要尽职责，凭良心，遵守自己奉行的规则。”

他转身向那姑娘说：

“美丽无比的小姐，请起身吧，你要求的事我答应就是了。”

那姑娘说：“那么我就把要求您的事讲讲吧。有个奸贼无法无天，篡夺了我的王国。我要劳您大驾，马上起身跟我回去；还请答应我，在我这件事完成之前，您决不找别的事去冒险拚命。”

堂吉珂德答道：“我重申，我答应你。小姐，你从今以后，可以抛开心上的烦恼，让你那萎顿的希望重新振奋起来。你靠天保佑，又有我为你出力，不久就可以夺回权位，在你那古老伟大的国家重登宝座，叫那些反对你的坏人无可奈何。咱们就着手干事吧；常言道：‘拖拖延延，就有危险’。”

落难女子坚决要吻他的手，可是堂吉珂德在各方面都是谦恭有礼的骑士，怎么也不答应。他扶她起来，恭恭敬敬地和她行了个拥抱礼。他吩咐桑丘查看一下驽骸难得的肚带，立刻替他披上盔甲。当时他的盔甲正象战利品似的挂在树上呢。桑丘取了下来，又查看了马肚带，随即为他主人披上盔甲。堂吉珂德瞧自己披挂停当，就说：“咱们瞧上帝分上，动身为这位贵公主效劳去吧。”

理发师还跪在那里，竭力忍着笑，一手按着胡子，生怕这部胡子掉了下来，这条妙计就行不下去。这时他瞧堂吉珂德已经答应请求，忙着准备干事去，他就起身用另一只手去搀扶女主人，和堂吉珂德一起把她扶上骡子。堂吉珂德随就骑上驽骸难得，理发师也上了坐骑，只剩桑丘步行。桑丘不免又记起那丢失的灰驴，这时正用得着。不过他一切都甘心忍受，因为觉得他主人已经踏上那直达皇帝宝座的大道，马上就要做皇帝了。他拿定主人会和这位公主结婚，至少也能做到米戈米公国的国王。他只担心一件事。这个王国在黑人的土地上，将来他封地上的百姓想必都是些黑人。他想到这里，马上想出一个补救的好办法，心上自付：“我封地上的百姓是黑人，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消把他们装上船，运到西班牙，就可以把他们卖掉。我收回的身价是现金，拿来买个爵位或官职，就可以安安逸逸过一辈子，这不就行了吗？如果糊里糊涂，没有头脑，没有手段，不会把自己的百姓转眼三万一万地卖出去，那就糟了！我发誓得飞快地把他们连大带小、全部或尽量出脱，随他们多黑，也要把他们变成白的或黄的<sup>①</sup>。瞧吧！我是个傻呆呢！”他一边走，只管一门心思地打算盘，竟把步行的辛苦都忘了。

卡迪纽和神父在乱树丛里望见这一切经过，不知道怎样迎上去和他们搭话。亏得神父机灵，立刻想出个应付的办法。他从随身带的剪子套里拿出剪子，几下就剪掉了卡迪纽的胡子；然后把自己身上的一件灰褐色短上衣给他穿上，又给他披上一件黑大氅，自己脱剩一套紧身衣裤。

卡迪纽完全改了样，只怕照了镜子连自己都不认得了。他们化装的时候堂吉珂德一行人已经走向前去，可是山里满处荆棘，又加道路险陡，骑了牲口走路不便，反不如步行快；他们两人化装完毕，轻轻便便走上大道，还赶在堂吉珂德那伙人的前头呢。长话短说，他们俩跑到山峡口的平原上，等堂吉珂德和一行人从山里出来，神父就对着这位骑士仔仔细细详，装出似曾相识的样子，然后张开两臂迎上去，叫道：<sup>①</sup>白的是银，黄的是金。

“真是巧遇啊！这位就是骑士道的模范、我的老乡堂吉珂德·台·拉·曼却呀！这位绅士的表率、落难人的靠山和救星、游侠骑士的佼佼者却是这里呀！”

他一面说，一面抱住堂吉珂德的左膝盖。堂吉珂德对这人的言谈举动很诧异，留神细看，才认出是神父。他很出乎意外，忙着要下马。可是神父不答应。堂吉珂德就说：

“硕士先生，您别拦我，我自己骑着马，倒让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步行，太不象话了。”

神父说：“这个我可怎么也不能答应。您这样一位大人物，应该骑马；因为咱们这个时代的大事业大冒险，都是您在马上干的。我呢，不过是个区区教士。您同路的随便哪一位如果不嫌，让我骑在鞍后就行。”

大家知道贝加索是一匹飞马；著名的摩尔人穆扎拉盖——他着了魔法禁咒，至今还在公普鲁多大城附近的苏雷玛大山底下躺着呢——他骑一匹神骏的斑马；我骑在鞍后，就仿佛骑着飞马或斑马一样。”

堂吉珂德说：“硕士先生，就是这样我也不能同意；我知道我们这位公主小姐会瞧我面子，吩咐她侍从把坐骑让给您；如果骡子吃得消，他可以骑在鞍后。”

公主回答说：“我看吃得消，而且知道我这位侍从先生是不用吩咐的；他非常客气，非常有礼，有骡子可骑却让一位教士步行，他是决不答应的。”

理发师说：“是啊。”

他立刻下骡，请神父上鞍；神父不再推让，就骑上去。那骡子原是雇来的，这就足以说明它是一头刁骡子。事不凑巧，理发师刚骑在鞍后，骡子就掀起后臀，往空踢了两下。假如那两下踢在尼古拉斯师傅的胸口或脑袋上，他准要咒诅这番出门寻访堂吉珂德是倒足霉了。他虽然没踢着，却掀翻在地，仓卒间竟把脸上那部胡子掉了。他无法挽救，只好双手护着脸，呻吟说，踢掉了大牙。堂吉珂德看见这个跌倒的侍从脸上脱下一大堆胡子，胡子不连着下巴颏儿，也没有血；他说：“天啊！这可是了不起的奇迹呀！他脸上胡子全掉了，连根拔了，好象特地剃下来的。”

神父生怕自己的计策泄露，忙拣起胡子，赶到躺着直在哼痛的尼古拉斯师傅身边，把他的脑袋扶在怀里，一下子替他胡子安上，嘴里还念念有词，说是在念一种专粘胡子的咒语，回头他们瞧了就知道。他替理发师戴好胡子就抽身走开，侍从又象原先那样胡须满面，完好无恙。

堂吉珂德看了说不出的惊奇，要求神父几时有空教他这个咒语。他相信咒语一定还有别的功效。因为揪下了胡子，皮肉总有损伤，既然咒语能使皮肉完好，那分明就不止能粘上胡子了。

神父说：“您猜得对。”他答应有机会马上教他。

到前面客店还有二哩瓦路；他们讲定这一路上，神父骑的骡由他和另外两人轮着骑。当时堂吉诃德、公主和神父三人乘坐牲口，卡迪纽、理发师和桑丘·潘沙三人步行。堂吉诃德对那位姑娘说：“高贵的公主，您要到哪里，就带我们去吧。”

神父不等她答话，抢先说：

“公主，您要带我们到哪一国去呀？大概是要到米戈米公王国去吧？准是的；要不，我对这些国家就是一无所知的了。”

她很识窍，知道该回答一声“是”，所以她就说：“是啊，先生，我正取道到这个王国去。”

神父说：“照这么说，咱们就得路过我的家乡。从那儿可以取道往咖太基。到了咖太基，机会凑巧就可以乘到船；如果顺风，海上平静，没有风暴，那么，不到九个年头可以望见美欧娜大湖——我是说，美欧底台斯大湖。那儿离您的国土大概不过一百多天的路程了。”

她说：“先生，您错了。我离开那里还不到两年，虽然一路上没碰到好气候，我还是见到了我一心要见的堂吉诃德先生。我一踏上西班牙国土，立即听到他的大名，就想找他，求他保护，靠他无敌的勇力为我维持公道。”

堂吉诃德打断她说：“够了，请别夸奖吧。凡是恭维的话我都不爱听；尽管这不是恭维，也污染我纯洁的耳朵。公主啊，我只有的一句话，不论我有没有勇力，我有的没的全都贡献出来，直到我送掉性命为止。

这个以后再谈吧。现在我要请问硕士先生，怎么会单身跑到这里来，也没个人跟着，而且身上穿得这样单薄，真叫我很吃惊呢。”

神父说：“这个我一讲就明白。我告诉您，堂吉诃德先生，我跟咱们的朋友尼古拉斯理发师一起到赛维利亚去收一笔款子。那是好多年前到美洲去的一个亲戚给我捎来的，数目不小，有六万多比索<sup>①</sup>，都是足色；这笔钱是非同小可的。我们昨天经过这里，忽然碰到四个强盗，把我们的东西抢光，连胡子都抢了，而且把胡子割得不象个样子，害得理发师只好戴上一部假胡子了<sup>②</sup>。”他又指着卡迪纽说：“这位年轻先生也给他们收拾得完全改了样。妙的是这一带的人都在传说，抢劫我们的是几个发送到海船上去划船的囚犯。据说有个非常勇敢的人，不顾押送的公差和卫兵阻挡，约莫就在这个地方把一大群囚犯全释放了。没什么说的，那人准是个疯子，不然就是和那些囚犯一样的大坏蛋，或者是没有灵魂又没有良心的家伙。因为他故意把豺狼放到羊群里去，把狐狸放到鸡群里去，把苍蝇放到蜜里去，他是有心违法乱纪，反抗国王和天派的主子，干犯国家公正的法令。我说呀，他是存心剥夺海船上划船脚力<sup>③</sup>，并且使安静了好多年的神圣友爱团又忙乱起来。一句话，他干这件事是断送自己的灵魂，肉体也得不到好处。”

桑丘已经告诉神父和理发师，他主人释放了一群囚犯洋洋自得，所以神父提出来严加谴责，瞧堂吉诃德怎么回答。堂吉诃德听着神父的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没敢承认释放那群好家伙的就是他自己。

神父接着说：“抢劫我们的就是那些囚犯。释放他们的人不让他们去受该当的惩罚，但愿上帝慈悲，饶恕他吧。”

① 比索（peso），银币名。美洲西班牙殖民地通用的货币。

② 这又是作者前后有失照顾的一例，因为堂吉诃德并不知道公主的侍从是尼古拉斯师傅，也不知道大胡子是假的。

③ 那时西班牙的海船是由囚犯们用脚划船的。





## 第三十一章

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潘沙的  
趣谈以及其他事情。

堂吉诃德说：“你这些话，我听来都还满意。说下去吧。你去的时候，那位绝世美人在干什么呢？准在为我这个被她俘虏的骑士穿珠子，或者用金线绣花吧？”

桑丘说：“不是的；她正在她家后院里簸两个阿内咖<sup>①</sup>的麦子。”

堂吉诃德说：“那你可以拿稳，麦粒儿经过她的手，准变成一颗颗珍珠。朋友，你瞧了那麦子吗？是白的还是黑的？”

桑丘说：“是黄的。”

堂吉诃德说：“我可以向你保证，麦子经她簸过，做出来准是雪白的面包，决没有错。你再讲下去吧。你把信交给她，她拿来亲吻没有？把信顶在头上了吗<sup>②</sup>？她行了什么相应的礼节来迎接我那封信呢？她是怎么办的？”

桑丘说：“我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她刚盛了一大筛麦子，一纳头地使劲儿簸呢。她对我说：‘朋友，把信放在那个口袋上吧，我得把这些麦子全簸完了才能看信。’”

堂吉诃德说：“多谨慎的小姐呀！她这来准是因为要把那封信仔细阅读，反复寻味。桑丘，说下去呀。她一面干活儿，跟你说了些什么话呢？她问到了我吗？你怎么回答的？你一直讲下去，把所有的话都告诉我，别有一星半点的遗漏。”

桑丘说：“她什么也没问。可是我告诉她，您怎么为了她直在苦修赎罪，光着上半身，住在这座山里，象个野人似的，睡就睡地下，吃面包也不摊桌布，胡子也不梳理，只顾哭，还只顾咒诅自己的命运。”

堂吉诃德说：“你说我咒诅自己的命运可不对了。我倒是庆幸自己的命运呢，而且一辈子庆幸，因为能攀上这位高不可攀的杜尔西内娅·哈尔·托波索小姐，和她恋爱。”

桑丘说：“她真是高得很，说实话，她比我还高一拃呢。”

堂吉诃德说：“怎么的，桑丘？你跟她比过身量吗？”

桑丘答道：“凑巧比了一下。我去帮她把一口袋麦子扛上驴背，我们俩挨得很近，我发现她比我高出好一拃还不止。”

堂吉诃德说：“她既有那么高的身材，也就有数不清的才德来配合衬托！桑丘，有一件事我是拿定的：你挨近她，准有一股阿拉伯的味儿<sup>①</sup>，一种芬芳或不知名的馨香，象高贵的手套铺里若有若无的兰麝之气，你总闻到吧？”

桑丘道：“我只好说闻到一点男人味儿。准是她使了大劲出了汗，有点汗酸气。”

堂吉诃德说：“不会。我很知道那朵带刺的玫瑰、那朵野百合花、<sup>①</sup> 阿内咖 (hanega) 亦称法内咖，容量名，容一百十几斤麦子，合55.5公升。

<sup>②</sup> 西班牙人把教皇谕旨或国王的特准状顶在头上，表示尊敬；这原来是阿拉伯人的风俗。

<sup>①</sup> 阿拉伯以出产香料闻名。

那融化的龙涎香是什么味道。你准是伤风了，不然就是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气味。”

桑丘说：“都可能；因为我自己身上常有那股子味儿，当时就以为是杜尔西内娅公主玉体发散出来的了。这没什么希奇，魔鬼彼此都是一样的。”

堂吉诃德说：“好吧，她当时已经筛完麦子，送往磨房去了。她看信的时候有什么表情呢？”

桑丘说：“她说不识字，也不会写，所以没看信，只把那信撕得粉碎，说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了把她的秘密泄漏给村里人。她说，反正我已经告诉她您怎么爱她，怎么为她一直在山里奇奇怪怪地苦行修道，那就够了。一句话，她叫我传个口信，说她吻您的手，她懒得写信了，只想见见您，所以要求您并且命令您，见到了我，就离开这片灌木林，别再疯疯癫癫的，除非您有更紧急的事，不然就快上路往托波索去吧，因为她急着要和您见面呢。我告诉她您绰号‘哭丧着脸的骑士’，她听了大笑。我问她，好久以前有个比斯盖人到她那里去了没有。她说去了，还说那人顶老实。我又问起那群囚犯，她却说至今一个也没看见。”

堂吉诃德说：“你讲的这些事都还不错。可是我问你，你给她捎了我的信去，临走她酬报了你什么首饰呢？照游侠骑士和他们意中人之间的惯例，侍从呀、侍女呀或侏儒呀为他们彼此传递了消息，他们总酬报些贵重首饰的。”

“这很可能，我认为这个惯例很好。不过这一定是古时候的事吧，现在只得给一块面包和干酪了。我临走，咱们杜尔西内娅小姐隔着后院矮墙就递给我这么一块面包和干酪；说得地道些，那是一块羊奶干酪。”

堂吉诃德说：“她是最慷慨不过的；她没给你金镶的宝石首饰，一定是当时手边没有。可是‘过了复活节给的节赏，照样是好的’<sup>①</sup>。我快要和她见面了，该怎么着，都会照办。桑丘，你可知道我奇怪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你好像是乘着风来往的，因为从这里到托波索有三十多哩瓦的路，你一去一回只耽搁了三天多一点儿。所以我相信准有精通魔术的法师在关心我的事，而且是我的朋友。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然我就不是个出色的游侠骑士了。我说呀，这位魔法师想必在你走路的时候帮了你一把力，却没有让你觉知。从前有个魔法师乘游侠骑士睡眠的时候，把他摄走了；这个骑士不知是怎么回事，第二天醒来，离临睡所在的地方已有一千多哩瓦的路。游侠骑士们常互相帮助，要不靠这种魔法，遭了危险怎么能彼此帮忙呢。有时候游侠骑士在亚美尼亚的山里跟毒龙、或凶猛的妖怪、或别的骑士搏斗，吃了败仗，命在顷刻；忽然，一转眼工夫，他的一位身在英吉利的朋友乘着一朵云或一辆火焰车到了他面前，他承这位朋友救了性命，当晚就在自己家里舒舒服服地吃晚饭了。从这里到那里往往隔着二三千哩瓦的路呢。这都靠经常照应这些英勇骑士的魔术师们有本领、有学问。所以，桑丘朋友，你这么短短几天就从这里到托波索走了一个来回，我并没有什么信不过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准有和我好的魔法师摄你在空中飞行，你却没有任何感觉到。”

<sup>①</sup> 西班牙谚语。

桑丘说：“也许是吧。说老实话，驽骍难得跑得象吉卜赛人的驴，耳朵里灌了水银似的<sup>①</sup>。”

堂吉诃德说：“仿佛灌了水银吗？大批的魔鬼簇拥着它呢！魔鬼自己能跑，如果高兴，还能带着人畜跑，叫他们跑了路不累。这话且撇开不说吧。我那位小姐命令我去见她，这事你瞧我这儿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听从她的命令，可是又觉得办不到，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咱们一起的那位公主的请求。照游侠骑士的规矩，说了话要当话，顾不得自己的喜好。我一方面牵肠挂肚要去看看我那位小姐，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信义和完成这番事业的光荣振奋得不能罢手。不过我打算加紧赶路，快到巨人那里去。等我砍掉了巨人的脑袋，扶助公主安安稳稳做了女王，我就立刻回去瞧那位放光照耀着我的女郎。她听了我的解释，就会赞成我，知道我迟迟不去是要为她扬名。反正我这一辈子，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凡是凭武力得到的成就，全靠她的保佑，全靠有了她这么个主子。”

桑丘说：“啊呀，您的头脑真是糊涂了！您说吧，先生，您这一趟路打算白跑吗？这样富贵的亲事，陪嫁是一个王国呢，您就随便放弃吗？”

老实告诉您，我听说这个王国方圆有两万多哩瓦，凡是养生活的东西都富足极了，全国的地域比葡萄牙和加斯底利亚并在一起还大呢。看上帝分上，别多说了；您刚才那些话，说了该自己惭愧的。您听我的劝告，别见怪，前途哪个村里有神父，您马上就结婚吧。要是没有神父，咱们的硕士就在这儿，给您主持婚礼再好没有。我告诉您，我这把年纪了，可以给您出出主意，我这些话也说得正在筋节上。‘天空的老鹰，不如手里的麻雀’；‘有好的偏挑坏的，好的不要就不来了’①。”

堂吉珂德说：“你听我说，桑丘，假如你劝我结婚，不过是要我杀了巨人马上做国王，有力量照应你，把许你的东西给你，那么我告诉你，我不用结婚，也很容易叫你遂心。我只须事先讲明条件：打了胜仗，尽管不结婚，也得把国土分割一部分给我，让我随意赏人。我分到了国土，你说吧，不给你给谁？”

桑丘答道：“这是明摆着的。不过您得留心挑选沿海的地方。我要是过得乐意，可以把我管辖的黑人装上船，照我以前说的办法打发他们。您别心心念念想马上去见咱们的杜尔西内娅小姐；您只顾去杀掉那个巨人，了结这桩事情。没错儿，我拿定这件事大有名利可图呢。”

堂吉珂德说：“我说呀，桑丘，你这话讲得很对，我应该听你的劝告，先不去看杜尔西内娅，且跟着公主走。我还告诫你，咱们刚才的话，你跟谁都一字不提，也别告诉咱们一起的人。因为杜尔西内娅既然那么谨慎，不愿意人家知道她的心思，我就不该替她泄漏，也不该让别人泄漏。”

桑丘道：“照这样说，您怎么又叫您打败的人都跑去见咱们的杜尔西内娅小姐呢？这不就是签字声明您很爱她、是她的情人吗？那些人既然跑得跑去跪在她面前，说是奉您的命去致敬的，您两位的心思怎么隐瞒得了呢？”

① 据说吉卜赛人贩卖骡子的时候，用这办法使骡子跑得快。

① 西班牙谚语：“有好的偏挑坏的，得了坏的就别抱怨。”桑丘把下半句说错了。

堂吉珂德说：“哎，你真傻！真是死心眼儿！桑丘，你不懂吗，这都是大大抬高她身分的呀！你该知道，照我们的骑士道，一位小姐手下有许多游侠骑士是很光荣的。他们只是为她自身，一心一意给她效劳，一片忠诚，不求报答，只指望她肯收录为她名下的骑士。”

桑丘说：“我听过神父讲道，说我们爱上帝就该这样：只为他自身而爱他，不是为了追求荣誉或害怕责罚。不过我倒愿意为了他的权力而爱他并为他效劳呢。”

堂吉珂德说：“别瞧你是个乡下佬，有时候说些话项有意思！你倒象个有学问的人。”

桑丘答道：“说老实话，我是不识字的。”

这时候理发师尼古拉斯喊他们停停，那里有一脉流泉，他们要歇下喝点水。堂吉珂德就带住了马，这来桑丘非常乐意。他撒了半天谎很劳神，生怕他主人从他话里捉出错来。因为他虽然知道杜尔西内娅是托波索的一个农家姑娘，他却是从没见过①。

卡迪纽已经换上多若泰初出现时穿的那套衣服；衣服虽然不怎么好，比他换下的强多了。他们大伙在泉水旁边下了牲口，大家都很饿，就拿出神父在客店里买的東西来充饥。

这时路上走过一个男孩子。他对水边的那群人注视一下，就赶到堂吉珂德面前，抱住他的腿，放声大哭道：“啊呀，我的先生！您不认得我了吗？那么请您仔细认认：我就是绑在橡树上的那小子安德瑞斯，多亏您解救的呀！”

堂吉珂德认识那孩子，他搀住孩子的手，转身对旁边一伙人说：“诸位请听，这个世界上强横霸道的人干下的暴行，全靠游侠骑士去铲除，可见他们多么重要。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前几天我走过一个树林，听到悲惨的呼喊，好象是什么人负痛求救的声音。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职责有关，忙寻声赶去，只见一棵橡树上绑着个孩子——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个子。他到了这儿来我很高兴，因为可以证明我的话没有一点虚假。当时他光着上半截身子绑在一棵橡树上，一个乡下佬用马缰绳①抽得他皮开肉绽。据我后来知道，那是他的主人。我一看见就问那人为什么毒打。那家伙说孩子是他的佣人，不光是没脑子，而且还不老实，干了些坏事。这孩子说：‘先生，他无非因为我问他要工钱，就把我鞭打。’他那人讲了一套不知什么道理给自己遮脸。我听了并不相信。干脆说吧，我叫那乡下佬把孩子解下来，叫他发誓带着孩子回家，把工钱照实算还，还另加些赏钱。安德瑞斯小子，我讲的不都是真话吗？我威风凛凛地命令他，他诺诺连声地照办，你不是看见的吗？你不用顾虑，且把那些事情向他们几位讲讲，让他们知道我说的一点不错，游侠骑士云游世界确是有益的事。”

那孩子答道：“您讲的都很真实，可是结局却满不是您想的那样。”

堂吉珂德说：“怎么满不是？那乡下佬没付你工钱吗？”

孩子答道：“不但没付工钱；您一走，树林里只剩了我俩和他两个，他就重新把我绑在那棵橡树上，又从头把我鞭打一顿，打得我成了揭掉①可是上文第一部第二十五章里桑丘说见过这位姑娘，还把她形容了一番。

① 上文第一部第四章说是用皮腰带。

皮的圣巴多罗美。他每打一下，就对我说一句俏皮话把您挖苦取笑。我要不是痛得厉害，听了也要笑的。那坏家伙真是害我吃足苦头，我从那次打伤以后，直在医院治疗。这全是您的罪过。假如您走您的路，没请您去的地方别去，也别多管闲事，那么我主人把我抽了十几下或二十几下也就完了；他会解我下来，把该我的工钱付给我。可是您把他侮辱得过了头，乱骂一通，惹起他的火来；他不能对您发作，等您一走，就把一肚子气都出在我身上，害得我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

堂吉珂德说：“坏就坏在我当时跑了，没等他付了你工钱再走。其实我早就有经验，该知道乡下佬除非有利可图，说了话从来不当话。安德瑞斯，你总记得我当时发的誓：他要不付你工钱，我一定去找他；他即使躲在鲸鱼肚里，我也一定找他出来。”

安德瑞斯说：“是有这个话，不过没什么用。”

堂吉珂德说：“有用没用，你这会儿瞧吧？”

他一面说，一面忙着起身，叫桑丘为驽骊难得备上鞍辔；这匹马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正在一边啃着。

多若泰问他这是要干什么。他说，那乡下佬太混账了，不管世界上有多少乡下佬，他也要把那个找出来惩罚他，逼他把拖欠安德瑞斯的工钱如数付清。多若泰说：请他别忘记自己的诺言，她的事没完，他不能承担别的事；这点道理，他比谁都明白，所以请他且平心静气，等从她的国土回来再作计较。

堂吉珂德说：“这话不错，安德瑞斯少不得象您公主说的那样，暂且忍耐一下，等我回来再说。我再一次对他发誓，再一次答应他：一定替他报仇，叫他工钱到手，否则决不罢休。”

安德瑞斯说：“这种发誓我是不相信的；什么报仇我都不在乎，这会儿只希望有点盘缠，让我到赛维利亚去。您这儿要是有什么给我吃的、或给我带走的，给我点吧，我就向您和所有的游侠骑士们告别了。但愿他们游来游去，对自己也大有好处，就象对我的一样好！”

桑丘从他的干粮里拿出一块面包、一块干酪，递给那小子说：“拿去吧，安德瑞斯小哥哥，我们大家都沾上了你的晦气。”

安德瑞斯问道：“你沾了什么晦气呀？”

桑丘答道：“我给你的这份干酪和面包，天晓得我自己是不是要吃呢。朋友啊，我告诉你，游侠骑士的侍从经常得挨饿吃苦，还得遭受些别的事，那滋味说不出来，只好自己感受。”

安德瑞斯拿了面包和干酪，瞧他们谁也没别的东西给他，就低着头动身上路。他临走对堂吉诃德说：“游侠骑士先生啊，您要是再碰到我，尽管瞧我给人切成一块块，请您看上帝分上，别来救我帮我，还是随我倒霉去。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咒诅您！咒诅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

堂吉诃德要起来打他，可是他拔腿飞跑，谁也别想追得上。堂吉诃德听了安德瑞斯的一番话羞忿不堪，大家只好极力忍住笑，免得他无地自容。





### 第三十三章

《何必追根究底》（故事）。

佛罗伦西亚是意大利托斯卡纳省有名的繁华城市。那里有两个富贵公子：一个叫安塞尔模，一个叫罗塔琉。两人非常要好，认识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交情不同寻常，把他们称为“朋友俩”。他们都没有结婚，都很年轻，年龄相仿，生活习惯也相同。因此他们交情很深。安塞尔模喜欢谈情说爱，罗塔琉却喜欢打猎。安塞尔模往往撇开了自己的嗜好来追随罗塔琉，罗塔琉也放弃了自己的嗜好来陪伴安塞尔模。这样呢，两人同心同意，便是准确的钟表也不能象他们那样协调。

安塞尔模爱上了本城一位高贵美貌的小姐，为她神魂颠倒。她父母和她本人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安塞尔模打算向她父母求婚。他干什么事都要请教朋友；他征得罗塔琉的同意，就打定主意，着手办事。罗塔琉代他说合，把婚事谈妥。安塞尔模很称心，不久就和那位小姐结婚了。

卡蜜拉嫁了安塞尔模也很满意，经常感谢上天，也感谢罗塔琉做媒成全了她的幸福。办喜事照例是要庆贺的，开头几天罗塔琉照常到他朋友安塞尔模家去，尽力撑朋友的场面，为他摆酒庆贺。可是办完喜事，贺客稀少了，罗塔琉就存心不常到安塞尔模家去。有识见的老成人都会称许他。他觉得朋友结了婚就不该再象彼此单身的时候那样来往。真诚的友谊是不多心的，也不该多心，可是有妇之夫的体面很碰不起，兄弟之间都有顾忌，何况朋友之间呢？

安塞尔模觉察到罗塔琉疏远他，就大加埋怨。他说：早知道结婚妨碍朋友照常来往，他就一辈子不结婚；他单身的时候，两人感情融洽，赢得“朋友俩”的美名，不该只为顾忌，抛掉这个尽人皆知的好称号；如果他们之间可用“请求”这个字眼，他就请求罗塔琉仍旧把他家当作自己的家，随意出入。他保证卡蜜拉和丈夫是一条心的，她知道他们俩从前多要好，现在看到罗塔琉的疏远也很惶惑不安。

安塞尔模还讲了许多别的话，劝罗塔琉照常到他家去。罗塔琉解释了一番，说的话很高明中肯。安塞尔模对这位朋友的诚意也满意了。他约定罗塔琉每星期两次再加每个节日到他家吃饭。罗塔琉虽然答应，却要看怎样对朋友的体面相宜才决定自己的行止。他把朋友的声名看得比自己的还重。他有句话说得好。他说：一个人靠天之福，娶到了如花美眷，就该对自己请上门的朋友加意选择，对妻子来往的女友也不能大意；做丈夫的当然不能禁止妻子上菜场、上教堂、以及公众庆祝或私人祈祷的场合<sup>①</sup>，可是她在那些地方干来碍眼的事，在亲信的女友或亲戚家里就很方便。罗塔琉还说，每个结了婚的人都该有个朋友指出自己的疏忽。

因为丈夫对妻子往往过于宠爱，怕她生气，就不去告诫她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而这却牵涉到自己的体面或头脸。如有朋友提醒一下，很容易补救。可是象罗塔琉所说的那么高明、那么忠诚的朋友，哪里去找呢？我实在不知道了；只有罗塔琉是这样的。他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体面着想，设法把约定到这位朋友家去的日子压缩裁减。因为象他这样<sup>①</sup>私人祈祷的场合（estaciones），指不在集体礼拜的时间，个人上教堂或设有神位的地方去祷告。

一个富贵公子，自己知道颇有几分人材，如果经常到卡蜜拉那样漂亮夫人的家里去，那些吃了闲饭没事干的人就不免歪言散语，恶意中伤。尽管她的贤德封得住恶毒的舌头，他却不愿意自己和朋友遭人家议论。他因此在约定到安塞尔模家去的那两天，往往推说有迫切的事分不开身。

于是他们俩一个朝朝暮暮地埋怨，一个口口声声地推诿。有一天，两人在城外草地上散步，安塞尔模对罗塔琉说了以下一番话：“罗塔琉，我的朋友，你也许以为我享着上帝赏赐的福气，正感激不尽。我有这样的父母，天赋的才和人间的财都不薄；而且锦上添花，还有你做朋友、卡蜜拉做妻子。这两件宝贝，我看得比命根子还珍贵。

别人在我这个境地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呢，却是世界上最苦恼、最不称心的人。不知是从哪天起，我心上纠缠着一个离奇古怪的愿望，我自己都诧异，私下责怪自己，克制自己，极力把这愿望掩埋在心底里。可是我按捺不住，仿佛蓄意要把心事张扬出来。这个秘密早晚得公开，所以我宁愿交给你来保管吧。你是我的真心朋友，我拿定你知道了会设法帮我。我的疙瘩就解开了；我靠你的关怀可以心情愉快，自己发了疯找的不论多少烦恼也就都抵消了。”

罗塔琉听了安塞尔模这番话莫名其妙，不懂他为什么要来这么一篇开场白，也捉摸不出他为了什么愿望烦恼到这个地步。罗塔琉免得空着急，就怪安塞尔模不推心置腹，这样拐弯抹角，对不起他们深挚的友谊。

做了他的朋友当然会劝他消除烦恼，或帮他满足愿望，难道他还信不过这点交情吗。

安塞尔模答道：“你说得不错，我正因为信得过咱们的交情，所以要把纠缠着我的心愿告诉你。罗塔琉，我的朋友，我想知道我的妻子卡蜜拉是否真象我想的那么贞洁、那么完美。我无法证实。金子要经过烧炼，才见得成色好坏；她照样也得经过一番考验，才见得她的节操。朋友啊，照我看，一个女人得有人追求，才能断定她是否贞洁。她如果对情人的许愿、送礼、流泪、日夜的纠缠不迁就，那才算得贞洁。”他接着说：“女人如果没有人引诱她不正经，她的正经有什么希罕呢？如果她没有机会放纵，而且知道丈夫一旦发现她行为不端，就会要她的命，那么，她规矩谨慎有什么了不起呢？女人如果只为胆小或没有机会而不失节，我看不如受了男人挑诱而屹然不动来得可贵。我另外还可以讲许多道理来阐明我的见解。我为此要我的妻子卡蜜拉受些考验，叫她受到引诱，而引诱她的又是个配得过她的人，我打算借这番锻炼看她的成色。我相信她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果然如此，我就把自己看作最幸福的人了；我可说是心满意足，圣人所谓‘哪里去找？’的那种女人<sup>①</sup>，我恰好碰到了。假如我的料想恰恰是错了，我的考验得不偿失，我当然是苦痛的；可是由此证实了自己的见解也就心安理得。反正随你怎么反对都没用，我这件事是横着心非干不可的。所以，罗塔琉，我的朋友啊，请你权当我进行这件事的工具吧。我会给你方便；我认为追求一个安静贞洁的女人所少不了的配备，准叫你应有尽有。我把这件难事交托给你，另外还有个缘故。假如卡蜜拉败在你手里，你不必攻破最后一关，可以<sup>①</sup>这是引所罗门的话：“才德的妇人，哪里去找呢，她的价值胜胜过珍珠。”见《旧约》《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

顾全体面，适可而止，没完事也只当大功告成。这样呢，你们不过是心上侮辱了我。我知道你厚道，关于我丢脸的事是绝口不谈的，所以不会传出去。如果你要我活了不白活，你得赶紧上阵出马，不是温吞吞、懒洋洋地求欢，却得拿出劲道，用尽心思，不亏负我的嘱咐和咱们的老交情。”

罗塔琉全神贯注地听安塞尔模讲完，除了上文几句插话，始终没有开口。他瞪着眼把这位朋友看了好久，简直就象看怪物似的；然后说道：“安塞尔模，我的朋友啊，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你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我早知你是认真的，就不会让你说下去；我不听你，就堵住了你的长篇大论。照我想，不是你认识我，就是我不认识你。可是不然：我明知你是安塞尔模，你也知道我是罗塔琉。可惜我觉得你不是从前的安塞尔模了，你准也以为我不是原来的罗塔琉了。因为你说的，不象我老友安塞尔模的话；你也不该向你知心的罗塔琉提出那种要求。良朋好友之间的依赖和利用，应该象诗人所说的：‘能供在祭坛上’<sup>①</sup>。这就是说，不该利用友谊干违反上帝的事。异教徒对于友谊尚有这样的体会，基督徒反而不如他们吗？因为基督徒该知道，谁都不能为人间的友谊抛弃神的友谊。假如一个朋友竟不顾一切，撇开了自己对上天的责任来为朋友效劳，那就除非是为朋友的名誉和性命，决不是为轻微的小事。现在我问你，安塞尔模，你要我不顾一切，顺着你的心，干你提出的卑鄙透顶的事，是你的名誉或性命遭到了危险吗？分明都没有啊。照我看来，你却是尽力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和性命，而且把我的名誉和性命也赔进去。因为一个人丧失了名誉，还不如死了好；我如果毁掉你的名誉，分明也就是送掉你的性命。我既然随了你的心意成了你的工具，把你害到那个地步，我不是也就丧失了名誉吗？因此不也就丧失了性命吗？安塞尔模，我的朋友，关于你那个愿望，我想到些话要跟你讲，请你耐心听完，你再说的，让我来听你，咱们有的是时间。”

安塞尔模说：“好啊，你有什么话，说吧。”

罗塔琉接着说道：

“安塞尔模啊，我觉得你现在的头脑就象一般摩尔人的头脑一样。

对他们引证《圣经》也罢，凭思索、凭信条来说理也罢，都不能叫他们了解自己信仰上的错误。得向他们举出浅显的、看得见拿得稳的实例，用驳不倒的算学公式来讲。比如说，‘从相等的数量里减掉相等的数量，余下的依然相等’。可能这样解释还不明白，那就得做手势比给他们看。

尽管这样，还是没法能叫他们信服咱们圣教的真理。对你讲理也是这样。

你的愿望太荒谬不合事理，我简直觉得要你从糊涂里醒悟过来是白费功夫。我只说你糊涂，因为这会儿不愿意用别的名称。我甚至想惩罚你的恶愿，随你胡闹去。可是我对你的友谊不容我这样忍心；明放着你有毁了自己的危险，我不能坐视。我给你把事情摆清楚吧。我问你，安塞尔模，你不是叫我向一个贞洁的女人去追求探诱、送礼献媚吗？你确是对我这样说的呀。你既然知道自己的夫人幽娴贞静，你还求什么呢？你①“能供在祭坛上”（*usque ad aras*），这是纪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政治家贝利克雷（*Pericles*）的话，见普鲁塔克（*Plutarco*）《杂文集》（*Moralia*）《论羞愧》（*De la mala verg(enza)*）一文中。塞万提斯记错了，以为是一个诗人的话。

既然相信她不会输在我手里——她一定会赢的——那么你现在对她的鉴定已经够好了，还有什么可改进的呢？她本人又比现在增添了什么美德呢？也许你并不把她看得象你说的那么好；不然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假如你并不把她看得象你说的那样，你又何必证明呢？

你不妨随意把她当作一个不规矩的女人看待就完了。如果她确实是象你相信的那么贞洁，事实又何必加以考验呢？经过考验，价值还是照旧呀。所以没什么说的，想干这种有害无益的事是莽撞糊涂，况且又没有必要，分明就是发疯罢了。干艰苦的事，无非为了上帝分上或世俗的打算，再不然，就是兼为两者。修道的圣人要自己血肉之躯过天使一样的生活，他们是上帝。有人漂洋过海，忍寒冒暑，走遍各地，追求所谓财运，那是为世俗的打算。勇敢的战士看到敌方城墙给炮弹轰破，马上奋不顾身，为保卫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祖国和君王，长了翅膀似的冒着万死直冲上去，他们是上帝分上也兼有世俗的打算。这些都是世人勉力的事；尽管有艰难险阻，都可以赢得光荣、名誉和利益。但是你要干的那件事既得不到天界的光荣，也得不到人间的财富和名誉。假如事情的结局恰如你的希望，你也不会比现在更得意、更有钱、更光荣；要是适得其反，你的苦恼就不堪设想。到那时候，你尽管认为没人知道你的羞耻也没用，因为自己心里知道，就足以叫你伤心，叫你抬不起头来。

我可以引著名的诗人路易斯·谭西洛①写的《圣彼得的眼泪》②第一章末尾的诗来证明这个道理。那一节是这样说的：彼得望着将要破晓的天，

加添了悲痛，越发意乱心亏，

虽然当时没有谁在旁边，

他心里明白自己是犯了罪：

伟大的胸怀不肯自欺自骗，

不必被人知道才感觉羞愧，

有了过错良心的谴责难免，

尽管天地之外一无人见。

“所以尽管没人知道，痛苦还是难免的，你就要经常流泪；如果不是流眼泪，就是心上流血泪，象诗人讲的实心眼儿的医生用魔杯喝了酒那样①。谨慎的瑞那尔多斯不肯尝试，就比他高明了。这虽然是诗人的幻① 谭西洛（*Luis Tansilo*），十六世纪意大利诗人。塞万提斯的朋友路易斯·加尔维斯·台·蒙塔尔伏（*Luis Gálvez de Montalvo*）曾把他的《圣彼得的眼泪》以及其他一些诗译成西班牙语。

② 《新约全书》，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他的门徒彼得表示甘心陪着一同受难。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被捕后，有人说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彼得抵赖说不认识耶稣。他抵赖了三次，听到鸡叫，想起耶稣的话，就羞愧痛哭。

（参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三、三十四、五十四——六十二节。）① 诗人指阿利奥斯坦。塞万提斯把《奥兰陀的疯狂》四十三节里的两个情节混而为一了。“心上流血泪”

的是招待奥兰陀住宿的一位绅士，因为他用魔杯喝了酒。另外有个船夫对奥兰陀讲起某医生用魔杯喝酒，当众出丑的事。魔杯是中世纪传说里的，这只杯子可测出饮者妻子是否贞节：如妻子不贞，饮时杯中的酒会泼出来。

想，包含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鉴戒。我现在还要跟你讲个道理，你听了就会明白你要干的事是大错特错的。安塞尔模，假如你托天之福，或交了好运，得到一颗最上好的钻石。鉴识宝石的人对这颗钻石的水色和分量没有一个不满意的，一致认为钻石不能更重、更好、更纯粹，你自己也没什么说的。如果你想把这颗钻石放在铁砧上，用铁锤使劲捶打，瞧它是否真象大家说的那么坚硬纯粹，我问你，这样想合理吗？何况你竟要这么干呢！这颗钻石即使经得起你这无聊透顶的试验，并不能增长什么价值和光彩；如果碎了呢——这是可能的，你就一无所有了。

这是当然的。钻石的主人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傻瓜。安塞尔模，我的朋友，你该知道，卡蜜拉无论在你自己或别人心里都是一颗上好的钻石，不该叫她有砸碎的危险。她保得住坚贞，并不能抬高她现有的价值；如果竟保不住，你现在且想想，她失节之后成了什么样的人，到那时候你因为毁了她、毁了自己而自怨自恨，就是活该了。你想想吧，贞洁端重的女人是稀世之宝，而女人的体面全靠她声名好。你夫人的声名既然这么好，你认为不能再好了，你对这个事实何必怀疑呢？朋友啊，你该知道，女人是有缺陷的动物，不该在她生命的历程上布置绊脚石，应该为她扫除一切障碍，让她平安顺利地成为贞节无亏的女人①。据生物学家说，银鼠是皮毛最洁白的小动物，猎取银鼠有个窍门。瞧它经常在哪里出入，就堵上污泥；然后把它赶到那里去。它就蹲着不动了，宁可被猎人捉住，也不肯从泥里过去，玷污了皮毛；它们爱干净，连自由和生命都顾不得。贞洁的女人就好比银鼠；贞洁的美德比雪还白，比雪还干净，要保持女人这点清白不让玷污，就不能用对付银鼠的办法，让追求她的情人把送礼献媚这种污泥堵在她前面。那些障碍，单靠她自己的贞节可说是决不能突破的，得帮她去清除，让她去追求清白的操守，美好的名誉。贞洁的女人又好比水晶镜子，呵上一口气就昏暗了。应该把她们当作圣人的遗物那样，只许瞻仰，不容抚摸。应该把她们当作鲜花盛开的美丽花园那样爱护，园主不让任何人进去，也不让抚弄花朵，只许远远地隔着园子的铁栅领略花卉的芬芳娇艳。我想起了新戏里听来的几首诗，我觉得正合用，可以说给你听听。一个高明的老头儿劝一个年轻姑娘的老父把女儿关闭在深闺里，他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女人是琉璃做成，

别考验她的坚脆，

试试她碎、不碎，

因为两者都可能。

而碎掉更是容易，

你如果冒险尝试，

你就是无知的傻子，  
打碎焊不上的东西。  
这样看法并非过虑，  
大家都认为应该，

① 这一套议论代表旧时代对女人的观点，许多书上都有类似的话，如“关于这种有缺陷的动物，脆弱多变的女人，你应该象避开烈火一样避开她”。

因为世上有达那艾，  
也就会有金钱雨。①

“安塞尔模啊，我以上的话都是为你着想；现在说说为我自己的考虑吧。假如我的话太多了，请你原谅，因为你已经进了迷宫，我要拐弯抹角地带你出来，这许多话都少不了。你把我当作朋友，却完全违背了友谊，要丢我的脸，而且还极力要我来丢你的脸。你要丢我的脸是很明显的。我如果照你的要求去追卡蜜拉，她瞧我存心干这种非礼背义的事，一定把我当作无耻的邪人。你要我丢你自己的脸也是一清二楚的。”

卡蜜拉瞧我追她，准以为我是看她轻佻，才胆敢向她披露邪心。她就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她受的侮辱也就是你受的侮辱，因为你是属于她的。

不是常有这种情形吗：一个人妻子不贞，尽管做丈夫的并不知情，也不是他自取其咎，也不由他作主，也不是他粗心大意、疏于防范，可是人家还奉送他一个鄙贱的称号；知道他妻子丑事的人尽管明知他是倒霉，自己没有过错，只是妻子淫荡，他们对他却没有怜悯，心里眼只是瞧他不起。不过我要告诉你，淫妇的丈夫尽管不知道妻子不贞，自己也没有过错，他既不知情，也无责任，他丢脸却是千该万该。你不要厌烦，这些话都是为你好。据《圣经》上说，上帝在乐园里创造了咱们始祖亚当，就叫他睡觉，乘他睡里从他左肋下取出一条肋骨，造成了我们的原始母亲夏娃。亚当醒来看见她，就说：“这是我肉里的肉，骨头里的骨头。”上帝说：“男人为了他的女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他们两人要合为一体。”从此就制定了神圣的婚姻大礼，把男女两人牢牢缚在一起，到死才能分开。这个神奇的典礼功效非常之大，能使两人合成一体；融洽的婚姻还不止如此，两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灵魂，却只有同一个心愿。由此可见，妻子和丈夫是一体，妻子有污点或遭侮辱，就连丈夫也不干净，尽管他毫无过错。比如一个人脚上或四肢任何部分疼痛，全身都感觉到，因为是一体；脚踝上的伤虽然不由脑袋造成，脑袋也感觉到。所以妻子的羞耻丈夫有份，因为他们是一体。世上的体面和丢脸，都是由血肉之躯造成的，淫妇的丢脸就属于这类，做丈夫的当然有份，他尽管不知情也不免丢脸。安塞尔模啊，你夫人幽娴贞静，你要去搅扰她的心境，该瞧瞧你自己担当的风险，该瞧瞧你这样追根究底多么无聊而且多事。你该想想，你孤注一掷，所得微乎其微，所失却非常重大，我都没法说，只好不说了。假如我许多话还不能打消你的馊主意，你尽可以另找别人做侮辱你、害你倒霉的工具，我不想做这个工具；即使为此断送你的友谊——这是我莫大的损失，我也无可奈何。”

有品行、有识见的罗塔琉讲完了；安塞尔模心绪纷乱，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末了说：

“罗塔琉，我的朋友，你看见我把你讲的话都留心听了。我从你的议论、你举的例、你打的比喻里，看出你识见高明，对我也一片真情。”

我如果不听你的话而固执己见，就是弃善就恶。这是我知道而且也承认的。可是你得体谅我现在仿佛害了某种女人的病，只想吃泥土呀、石灰① 希腊故事：古希腊阿克利修王因预言他要被自己的外孙杀死，就把亲生女儿达那艾囚在塔里。天神朱比特化作一阵金钱雨打进塔里，达那艾有感而孕，生的儿子杀死了阿克利修王。

呀、煤炭呀，以及不堪入口、看着都反胃的东西。你得设法把我医好。

这也容易，只要你对卡蜜拉试探一下，随你半冷不热、敷衍了事都行。

她也不至于那么脆弱，会见几次就体面扫地。你只消试试，我就满意，你也就对我尽了朋友的责任，使我不但活得不冤枉，也心安理得，不再去丢自己的脸。我还有个缘故，你单为这个也得依我。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做这番实验，你不能让我把自己的痴念告诉别人；否则你极力为我保持的体面就保不住了。至于你自己的体面呢，你追求卡蜜拉的时候在她眼里尽管有点亏损，也没多大关系，可说毫无关系，因为不久你瞧她果然坚贞不二，不出咱们所料，你就可以把咱们设的圈套据实告诉她，你的信誉就恢复了。你担的风险很有限；却使我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即使你眼睛里还有重重困难，也请你答应我吧。我刚才说过，你只消试一试，事情就算是圆满了。”

罗塔琉瞧安塞尔模很固执，要他回心转意又举不出别的例子，也讲不出别的道理，而且听他声言要把他那荒乎其唐的打算告诉别人，那就更糟了，因此他决计答应安塞尔模的要求。他拿定主意，干这件事既要搅乱卡蜜拉的心情，又要叫安塞尔模满意。他就答应下来，说等自己高兴就进行，但嘱咐安塞尔模不要向别人声张。安塞尔模亲热地拥抱罗塔琉，感谢他惠然应允，好像他给了自己莫大的恩惠。两人约定第二天就着手办事。安塞尔模安排下机会和时间让罗塔琉和卡蜜拉两人密谈，还备了钱和首饰让罗塔琉送给卡蜜拉。他叫罗塔琉为卡蜜拉演奏音乐，还做诗赞美她；假如罗塔琉懒得做诗，他可以代笔。罗塔琉一一答应，不过他的存心和安塞尔模所想的远不是一回事。他们这样讲定，就回到安塞尔模家里。卡蜜拉很焦急地等着她丈夫，因为比往常回家晚了。

安塞尔模在家说不尽的称心；罗塔琉回去却说不尽的烦恼，不知怎么样把这件无聊的差使搪塞过去。当晚他想出一个方法，既哄得过安塞尔模，又不侮辱卡蜜拉。第二天他就到朋友家吃饭。卡蜜拉知道丈夫和他的交情，对他殷勤款待。饭罢撤了杯盘，安塞尔模就请罗塔琉和卡蜜拉小坐聊天，他要去做一件要紧的事，大约过一个半小时回来。卡蜜拉求他别走，罗塔琉愿意陪他去，他都不听，定要罗塔琉留下等他，说还有大事得和罗塔琉商量。他又叮嘱卡蜜拉在他回来之前别把罗塔琉撇在一边。他借故走开大可不必，他却装得好像非出去不可，谁也看不出他是假装。安塞尔模走了，饭桌上只剩卡蜜拉和罗塔琉两人，佣人都吃饭去了。罗塔琉觉得自己真象他朋友要求的那样上了战场，面前的敌人单凭美貌就可以征服一队武装的骑士。怎叫罗塔琉不心惊胆战呢？不过他自有办法。他两肘撑在椅子的扶手上，手托着腮，请卡蜜拉原谅他无礼，想在安塞尔模回来之前休息一下。卡蜜拉请他到起坐室①去睡觉，比椅子里休息舒服。罗塔琉不肯，就坐在那里打盹儿，等待安塞尔模回来。安塞尔模回来看见卡蜜拉在自己屋里，罗塔琉还没有醒，就以为自己耽搁得久了，他们俩谈完话还有时间睡觉。他急要等罗塔琉醒来，和他一起出去，问问他的成败。事情都如他的意。罗塔琉醒了，两人立刻出门，安塞尔模就探问罗塔琉。罗塔琉说，他觉得一开头就倾吐衷情不大好，所以他只恭维卡蜜拉美，说城里一片声地称赞她美丽聪明。他认为这样① 起坐室 (estrado)，阿拉伯式布置的内室，没有桌椅，只有地毯和坐垫；女眷在这里起坐，并接待客人。

入手最妥，可以哄她喜欢，下一次就听得进他的话。他说魔鬼引诱有操守的人就用这种手法，这个地狱里的煞神总扮成光明天使，满面善良，开头不让人识破他的狡计，到末了就可以露出本相，如愿以偿。安塞尔模很满意，说以后他每天可以给罗塔琉同样的机会；他不必出门，有家里的事当身，卡蜜拉不会看透他捣鬼。

这样过了好多天，罗塔琉并没有跟卡蜜拉讲过一句话，只对安塞尔模说，已经跟她谈过，她毫不为动，没表示一点可以迁就的意思，却警告他如果邪心不改，她就要告诉自己的丈夫了。

安塞尔模说：“这就很好。卡蜜拉到今还没有给空话打动。现在得瞧瞧她对实力是否也顶得住。我明天给你两千元金艾斯古多让你奉送她，另外两千元金艾斯古多让你买些首饰去引诱她。女人不论多么贞节，都喜欢穿得漂亮，打扮得俏丽，美女尤其如此。假如这也撩她不动，我就称心了，不会再麻烦你。”

罗塔琉回答说，他尽管知道这件事是枉费心力，注定要失败的，他已经开了头，总要干到底。第二天，他收到四千金的钱，也收到四千斤

的烦恼，因为他不知道再怎么圆谎。后来他决计对安塞尔模说，对卡蜜拉送礼许愿，就象对她甜言蜜语一样，都打不动她；以后不用再麻烦，都是白费功夫。谁知命运却另有安排。那天安塞尔模照常把罗塔琉和卡蜜拉撇在一起，自己却去躲在隔壁，从钥匙洞里观察两人的关系。只见罗塔琉半个多钟头没跟卡蜜拉说一句话，再待一个世纪也不会跟她说话。安塞尔模这才明白他朋友说卡蜜拉怎样回答全是凭空捏造的。他要问个究竟，就出来把罗塔琉叫到一边去，问他事情有何进展，卡蜜拉心情如何。罗塔琉说，这件事他不想干了，卡蜜拉的回答非常严厉，他没胆量再向她兜搭了。

安塞尔模说：“啊！罗塔琉，罗塔琉，你真是对不起我，辜负了我的信任！我刚从这个钥匙洞里看你，没见你对卡蜜拉说一句话。可见你前几次也没说话，准没错儿。那么，你为什么骗我呢？为什么弄玄虚叫我不得遂心如愿呢？”

安塞尔模没再多说，不过这几句话已经使罗塔琉够着的。他给朋友揭穿，觉得丢脸，发誓说，以后保证叫安塞尔模满意，决不再撒谎。他说安塞尔模不妨留心侦察，就会知道这是真话；不过安塞尔模不必费这个心了，因为他一定认真地顺着安塞尔模的意思办事，叫他无可怀疑。

安塞尔模就相信他了。安塞尔模要方便这位朋友，让他放心不用提防，决计离家到邻村朋友家去住八天；他叫那位朋友来信殷勤邀请，他在卡蜜拉面前就有个借口。安塞尔模啊！你真是倒了霉、打错了主意！你干些什么、策划些什么、安排些什么呀？你在设法丢自己的脸，打算断送自己，这都是自害自，你该知道呀！你妻子卡蜜拉是正经的。你安顿顿受用她。谁也不来打扰你的幸福。她的念头不离自己的闺房。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她的天；她的愿望都是为你，她的乐趣都在你身上，她的一片心只以你为准，只求合你的愿望和天意。她好比蕴藏着贤惠、美丽、贞洁、幽娴等等品德的宝矿；她不用你费力，已经把自己所有的和你所要求的宝藏全都给你了，你为什么不顾矿井倒塌的危险，还要挖掘下去，由新的矿脉里找新的、从来没有的宝藏呢？她那个矿井只靠她脆弱的天性做支架，是很不牢固的。你该知道，一个人如果追求不可能的事，当然就放弃了可能的事。一位诗人说得好：我从死亡求生命，

我从衰病求健康，  
牢狱里求自由解放，  
封锁的地区求通行，  
向叛徒求忠实坚强。  
可是我运蹇命穷，  
永远是劳而无功。  
这也是上天的意旨：  
我追求不可能的事，  
可能的就因此落空。

第二天安塞尔模动身到那个村上去，临走嘱咐卡蜜拉说：他出门期间，罗塔琉会来照料家务，陪她吃饭；她务必把罗塔琉当她丈夫本人一样看待。卡蜜拉是个聪明贞静的女人，听了丈夫临走的吩咐很为难。她提醒丈夫说，他不在家，让别人坐在他座位上吃饭不成体统；假如他是怕她不会当家，那么，这次不妨试试她，经过这番考验，就知道更重的担子她也挑得起。安塞尔模说，他爱这么安排，她只消依顺就行。卡蜜拉说，这样不合她的意愿，不过她遵命就是了。安塞尔模出门，第二天罗塔琉到他家来吃饭；卡蜜拉接待得很殷勤，也很大方。她从不单独和罗塔琉在一起，总有男女佣人跟随，有个名叫蕾欧内■的使女更是不离左右。卡蜜拉很喜欢这个使女，因为从小在娘家和她一起长大，嫁了安塞尔模把她带过来的。罗塔琉开始三天什么话也没跟卡蜜拉讲。其实饭后撤了杯盘，佣人们匆促吃饭的时候，他还是有机会的。佣人们吃饭匆促正是卡蜜拉的命令，她甚至吩咐蕾欧内■在女主人吃饭前吃，叫她时刻跟在身边。可是蕾欧内■心心念念想着自己乐意的事，正要乘饭后的时机寻快活，常把女主人的吩咐放在脑后，她反而象奉了命似的，把卡蜜拉和罗塔琉两人撇在一起。可是卡蜜拉非常贞静，脸色端庄，举止安详，使罗塔琉不敢轻易开口。

卡蜜拉的美德使罗塔琉籍舌无言，可是这对他们两人却更有害。因为他舌头虽然不动，心却在动，正把卡蜜拉的美好一一观察。石头人见了她也不免动情，何况血肉之身呢。罗塔琉照理可以跟她说话的场合，只把她看了又看，觉得她真可爱。这个念头渐渐地侵蚀了他对安塞尔模的忠实。他千番百次想出城到别处去，叫安塞尔模一辈子见不到他，他也一辈子见不到卡蜜拉。可是他见了卡蜜拉又喜又爱，已经撇不下、离不开了。他极力克制自己这种贪恋之情，只顾天人交战，独个儿就责备自己疯了，骂自己不够朋友，甚至不是好基督徒。他曾为自己和安塞尔模争辩较量，结论是自己虽然不够忠实，究竟怪安塞尔模太荒谬托大；他私心要干的事在上帝和世人面前都情有可原，犯了罪不怕受罚。

干脆说吧，卡蜜拉的美丽贞静再加她那位糊涂丈夫给予的方便，使罗塔琉信义扫地。他在安塞尔模离家后头三天还只顾内心交战，要克制自己的爱情。可是以后他就不顾一切，率意而行，如痴如狂地向卡蜜拉说起疯话来。卡蜜拉吓坏了；她一言不答，站起身躲进自己屋里去。可是爱情是不会死心的；罗塔琉碰了一鼻子灰并不绝望，反而对卡蜜拉越加颠倒了。她万想不到罗塔琉会这样，不知该怎么办。她觉得让他再有会和自己会面不妥当，也不合适，决计当夜就派佣人送一封信给安塞尔模。信见下章。









## 第三十五章

堂吉珂德大战满盛红酒的皮袋：

《何必追究根底》的故事结束。

故事还剩不多点儿，忽然桑丘·潘沙慌慌张张从堂吉珂德睡觉的顶楼上出来喊道：

“各位先生，我主人在打仗呢！我从没见过他打得那么拚死命的，你们快来帮忙！啊呀，跟咱们米戈米公娜公主作对的巨人给他挥手一剑，脑袋瓜就象个萝藦似的齐根砍下来了！”

神父放下还没念完的故事，问道：“老哥，你说什么？你疯了吗，桑丘？那个巨人在两千哩瓦以外呢，你这话不是活见鬼吗？”

这时他们听得那边屋里轰然巨响，堂吉珂德大叫道：“站住！你这个贼！你这个强盗！恶棍！你现在可落在我手里了！”

你的弯刀子也不中用了！”

听声音他好象在狠砍那墙壁。桑丘说道：“你们别待在这儿只顾听呀，倒是进那屋去劝劝架，或者帮我主人一手吧。不过现在也不用了，那巨人分明已经送了性命，向上帝招供一生的罪孽去了。我看见流得满地是血，砍下来的脑袋滚在一边，有大酒袋那么大呢。”

店主人一听这话，说道：“那屋里床头边堆着些装满红酒的皮袋呢。

我可以发誓，那位堂吉珂德或堂魔鬼准是在酒袋上砍了几剑，这位老兄把流出来的酒当作血了。”

他一面说，一面进那间屋去；大家都跟着他。他们看见堂吉珂德装束得非常古怪。他只穿一件不够长的衬衫，前襟遮不没大腿，后襟比前襟还短去六指宽。他两腿很瘦长，上面全是毛，一点不干净。他头上戴一只油腻的小红睡帽，那是店主人的；左手裹着一条毯子，那是桑丘见了就恼火的——什么缘故，桑丘肚里明白<sup>①</sup>。他右手拿一把出鞘的剑四下里乱挥，嘴里只顾叫嚷，仿佛真在跟什么巨人打架。妙的是他眼睛还没睁开，原来没睡醒，正做梦和巨人交战呢。他一心专注要去完成这桩大事，所以睡梦里已经到了米戈米公王国和敌人交手了。他自以为砍的是巨人，对那些酒袋连连挥剑，酒流得屋里满地都是。店主人看了怒不可遏，扑向堂吉珂德，捏紧拳头狠命地揍，要不是卡迪纽和神父把店主拉开，他就结束了这场和巨人的战斗。可怜的骑士到这地步仍然没醒过来。

理发师拿了一大罐新汲的凉水，对他没头没脸地浇，他才算醒了，不过也没有清醒，还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多若泰因为堂吉珂德衣不蔽体，没肯进来瞧她这位恩人和她的敌人交战。

桑丘满地找那巨人的脑袋，却找不到，就说：“我现在明白了，这整个客店是着了魔道的。上次就在我这个地方，有人揍了我好多拳，打了我好多棍，可是不知是谁，始终没瞧见一个人。

今天呢，这个脑袋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亲眼看着它砍下来的，那血呀，就象喷泉似的从脖子里直喷出来。”店主人道：“你这个背叛上帝和神<sup>①</sup>指桑丘前番给兜在毯子里抛掷的事。

灵的家伙，胡说什么血呀，什么喷泉呀！你这个贼，你没瞧见吗，血和泉水不过是戳破了酒袋、泡在屋里的红酒啊！谁戳破我的酒袋，叫他的灵魂到地狱里泡着去！”

桑丘道：“我什么也不理会，只知道那个脑袋要是找不到，我那份伯爵的封地就好比盐着了水全化掉了，我就倒霉透顶了。”清醒的桑丘比他那个做梦的主人还糟；他主人许他的报酬已经迷糊了他的心窍。店主人瞧这侍从痴呆懵懂，他主人又直闯祸，恼怒非常，发誓决不再象上次那样随他们赖账逃跑，这回他们骑士道的特权没用了，新账旧账都得清偿，连戳破酒袋的修补费也得要他们出账。

神父这时候捉住堂吉珂德双手。堂吉珂德自以为大事已了，正向米戈米公娜公主朝见报功呢。他对神父双膝跪下说：“尊贵美丽的公主啊，你从此可以安生，那下贱的东西不能再为非作歹。你的事，我靠上帝帮助，靠我当作命根子的小姐保佑，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你的话就此取消了。”

桑丘听了说道：“可不是我说的吗？我并没有喝醉了酒呀！瞧！我主人不是已经把那巨人宰了而且腌上了吗！事情都妥当了！我的伯爵是现成的了！”

主仆俩痴痴傻傻，看了他们谁能不笑呢？大家都哈哈大笑，只有店主没好气。后来理发师、卡迪纽和神父费了不少事，出了不少力，把堂吉珂德扛上床。他就沉沉睡去，看来已经精疲力竭。他们随他睡觉，且到店门口去安慰桑丘·潘沙，因为他没找到巨人的脑袋。他们又要平店主的气，那就更费事了。他看到自己的酒袋横遭不测，恼怒得不可开交。

店主妇嚷道：

“这个游侠骑士到我们店里来，该是我们倒了霉！我但愿一辈子没碰见他！他害我赔了多少钱啊！上次他和一个侍从、一匹马、一头驴在这儿过了一夜，晚饭、床铺、稻草、麦子的账全没付就跑了。他说自己是冒险的骑士，一应花费都不用出钱，游侠骑士的收费章程<sup>①</sup>上这样规定的。但愿这些冒险的骑士倒尽了霉吧！这回又是为着他，这位先生跑来把我的尾巴拿走了，还来的尾巴又蚀了几文钱的价，毛都脱了，我丈夫要用也不中用了。这还不够，他又把我的酒袋戳破，酒都流光。我但愿流出来的是他的血呢！他别打错了主意，我凭我爸爸的骨头和我妈妈的灵魂起誓，一定要他把欠下的钱一一还清，要不，我不姓我的姓，不是我爸养的！”

店主妇气呼呼地数说，她的好佣人玛丽托内斯也从旁帮腔。她女儿不作声，有时微微地笑笑。神父答应尽力赔偿他们的损失，不仅酒袋和酒，更要紧的是那条希罕的尾巴。他们这才满意了。多若泰安慰桑丘·潘沙说，他主人斩了巨人脑袋的事一经证实，她回国坐稳王位，准赏他个头等的伯爵封邑。桑丘听了很称心。他向公主一口咬定：那巨人的脑袋他确实看见的，而且看见上面的胡须直拖到腰部呢。他说，如果脑袋找不到，就是因为这家客店的事都由魔法支使；他在这里住过，有经验。

多若泰说，这些话她都相信，她叫桑丘别着急，事情一定顺手，他准会称心满意。大家都已经心平气和，神父瞧那个故事所余无几，想读完它。

<sup>①</sup> 客店主妇不懂得骑士道的规则，她心目中的规则就是旅店收费的章程。

卡迪纽、多若泰和其他的人都请他读。神父乐得为大家助兴，自己也有趣味，就继续读下去：

且说安塞尔模证实了卡蜜拉的贞节，日子就过得快活，无忧无虑。

卡蜜拉故意对罗塔琉铁青了脸，让安塞尔模把她对罗塔琉的心意往错里捉摸。罗塔琉配合她的做作，要求安塞尔模答应他不再上门，因为卡蜜拉分明见了她讨厌。可是安塞尔模蒙在鼓里，怎么也不答应。他这样千方百计丢自己的脸，却以为是称了自己的心。这时蕾欧内■觉得可以放胆偷情，非常乐意。她拿定女主人会为她掩盖，甚至还会教她怎样少担风险，所以肆无忌惮。结果有一天，安塞尔模听见蕾欧内■屋里有脚步声。他要进去瞧瞧是谁；觉得有人顶着门，就越要把门推开。他下死劲推开门，进屋恰好看见一个男人从窗口往街上跳。他急要去追、或瞧瞧是谁，可是不行，蕾欧内■抱住他不放，她说：“我的先生，您放心，别着急，出去的人您也甭追。这全是我的事，他是我的丈夫。”

安塞尔模哪里肯听，他火得什么都不顾，拔出短剑要刺蕾欧内■，一面对她说，如果不老实招供，就要她的命。蕾欧内■吓昏了，也没理睬自己说的是什么话，答道：

“您别杀我，先生，我有事奉告，您意想不到那事多么要紧。”

安塞尔模说：“快说，不然就杀了你。”

蕾欧内■道：“我这会儿心上乱得慌，没法儿说。宽限我到明天早上，我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您只管放心，窗口跳出去的是本城的一个年轻人，和我订了婚的。”

安塞尔模这才平静下来，答应她放宽期限。他对卡蜜拉的品德没有丝毫疑虑，绝没想到蕾欧内■会讲她什么坏话。他告诉这使女，如果她该说的不说，休想出这房间。他走出来，把她反锁在内。

他立刻去看卡蜜拉，把蕾欧内■的事、她答应告诉他紧要大事等话都搬给她听。卡蜜拉的惊慌不消说得。蕾欧内■准会把女主人失节的事据自己所知一一告诉安塞尔模，这是可想而知的。她吓得魂不附体，也不敢再等着瞧个究竟；当夜看安塞尔模已经睡熟，就收拾了自己最珍贵的首饰，又拿了些钱，瞒着家里，出门到罗塔琉家去了。她一五一十告诉了罗塔琉，求他或者窝藏她、或者和她一起逃到安塞尔模找不着的地方去。罗塔琉听了慌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更想不出什么主意。后来他决计把卡蜜拉送进一个修道院去，那院长是他的亲姊妹。卡蜜拉同意。事情很急迫，罗塔琉少不得连夜把她送去，安顿在那里；他自己马上出城，没让一人知觉。

第二天早上，安塞尔模并没理会卡蜜拉不在身边，他急要听蕾欧内■说些什么，起床就到锁着她的屋里去。他开门进去一看，不见蕾欧内■，只见窗口悬着一长串连结着的床单，分明她是缒着下楼逃走了。他一肚子懊恼，忙回去要告诉卡蜜拉；不料她不在床上，家里满处都找她不到。他着急得很，打听家里佣人，谁也不知究竟。他找卡蜜拉的时候忽见她的箱子都开着，珍贵首饰大半没了，这才知道家里出了丑事，而祸首不是蕾欧内■。他不及穿着整齐，急急惶惶地出去找他的朋友罗塔琉，想把糟心事告诉他。罗塔琉却不在家，据佣人说，他昨夜就出门了，家里的现钱他都带走了。安塞尔模差点儿发疯。谁知没兴一齐来，他回家发见男女佣人已经逃跑一空，只剩了一宅空房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该怎么说呢？怎么办呢？安塞尔模都不知道，他神志逐渐迷乱了。他想想自己一下子妻子、朋友、佣人全都没有了，仿佛上天不再庇荫他了，尤其糟的是丧失了名誉体面，因为他从卡蜜拉的失踪，看到自己就此毁了。他过了好一会，决计到乡间的朋友家去；他当初就是在这个朋友家住，造成这番祸事。他锁上大门，骑了马，垂头丧气地上路。他半路上感慨万端，忍不住下地把马拴在树上，倒在树脚下放声哭泣，直耽搁到傍晚。忽见一人骑马从城里来，彼此打过招呼，他就问起弗罗仑西亚城有什么新闻。那人说：“出了些好久没听到的新奇事。传说住在圣胡安的阔少爷安塞尔模昨晚给好友罗塔琉拐走了老婆卡蜜拉，安塞尔模本人也不知去向。卡蜜拉的使女昨夜从安塞尔模家窗口用床单缒着下来，给市长逮住，事情全是她说出来的。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城里人都诧异，安塞尔模和罗塔琉是最要好不过的，向来叫作‘朋友俩’，这样的知心朋友中间，想不到会出这种事。”

安塞尔模说：“罗塔琉和卡蜜拉去哪儿去了，有人知道么？”

城里来的人说：“市长正加紧缉访，还没找到他们俩的踪影。”

安塞尔模说：“再见吧，先生，上帝保佑你。”

城里来的人答道：“上帝保佑你。”说着就走了。

安塞尔模听了这个噩耗，气得发昏，简直活不下去了。他挣扎起身，到了乡间的朋友家。这个朋友还不知他的倒霉事，看他脸色灰黄，以为他害了什么大病。安塞尔模随就要个地方睡觉，又要些文房用具，还要求关上房门，独自休息。朋友一一依言。他孤孤单单，想到自己的不幸，心上沉重不堪，分明感觉到自己命在顷刻了。他打算留个字条，说明自己突然死亡的原因。他动笔写了几句，没写完就咽了气，他那点没分寸的好奇心害他气死了。主人家到天晚没听得安塞尔模呼唤，进去瞧瞧他是否病又加重；只见他半个身子在床上，半个身子趴在书桌上，前面摊着他留字的纸，一支笔还拿在手里。主人上去叫他，不见答理，就去拉他的手，摸着冰凉，才知道已经死了。这位朋友很惊慌，忙把家里佣人叫来做见证。他又看了留下的字条，认得是死者的笔迹，上面说：“我愚蠢无聊的愿望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假如卡蜜拉听到我的死讯，我希望她知道我原谅她。因为她没有义务创造奇迹，我也没有必要这样要求她。我的耻辱是咎由自取，何必？”

安塞尔模只写到这里，可见他到此无话可说，就此死了。第二天，他朋友把他的死耗通知了他的亲属。他们已经知道他的丑事，也知道卡蜜拉躲在哪个修道院里。卡蜜拉差点儿跟着丈夫走了同一条路；这不是因为听说丈夫去世，而是因为听说情人出走了。据说她做了寡妇既不肯离开修道院，又不肯发愿做修女。过了不多几天，消息传来，罗塔琉打仗阵亡了。原来这位后悔莫及的朋友逃到拿坡黎斯，参加了洛特瑞先生①和大元帅贡萨洛·艾南台斯·台·果都巴的战争②。卡蜜拉得了这个消息，①洛特瑞（Odet de Foix, Sieur de Lautrec）是法国的元帅，塞万提斯把法文的Monsieur写作Monsiur。

②这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大元帅贡萨洛·台·果都巴（见上册290页注①）于1507年离开意大利，1515年死于西班牙的格拉那达；洛特瑞率领法军围攻拿坡黎斯是在1527年。

才发愿进会。她悲伤太过，不久也死了。事情的开始这样荒谬绝伦，只能落得这样结束。

神父说：“我觉得这故事不错，不过我不信真会有这种事。如果是编的呢，那就是编得不好，因为不能设想一个丈夫会象安塞尔模那么荒唐，不惜赔了身家性命，来试验妻子的贞操。情人之间还说得过去，夫妇之间总有点不合情理。至于叙事的方式，我没什么挑剔的。”



## 第三十七章

米戈米公娜公主的故事，以及其他趣事。

桑丘把那些话都听在耳里，心上很懊丧。他眼看着封爵的希望烟消云散，美丽的米戈米公娜公主变了多若泰，巨人变了堂费南铎，而他的主人却只顾睡大觉，对这些事都懵懵懂懂。多若泰拿不稳自己的幸福，只怕是做梦；卡迪纽的心思和她相仿，陆莘达也和他一样。堂费南铎觉得自己已经深入迷途，声名和灵魂险点儿断送；他感谢上天施恩，从中挽救了自己。总之，客店里所有的人看到这些不可分解的纠缠变得有条有理，都很高兴。神父高明地指出此中都有天意，恭喜每个人转了好运。

最欣喜的是店主妇，因为卡迪纽和神父答应赔偿堂吉珂德带累她的一切损失和负担。只有桑丘心上懊丧，闷闷不乐，上文已经讲过。他垂头丧气跑到他主人屋里，恰好他主人刚睡醒，他就说：“哭丧着脸的先生啊，您只管睡个足吧，不用费心去杀什么巨人或者为公主恢复什么王国，这些事都已经完成了。”

堂吉珂德说：“这话很对，因为我和那巨人恶狠狠地打了一仗，从来也没打得那么凶狠的。我反手一剑，嚓！把他的脑袋斫下地去，血就象水那样，流得满地开河。”

桑丘答道：“您不如说象红酒那样呢。我告您吧，大概您还不知道：杀死巨人就是戳破了一个酒袋；血呢，就是皮袋里六个阿罗巴的红酒；砍下来的脑袋呢，??是生我婊子，是他妈的活见鬼！”

堂吉珂德说：“你疯了，说的什么话呀？你还有脑子吗？”

桑丘说：“您起来吧，您就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咱们还得赔多少钱。你也会看到公主变了一个名叫多若泰的民间女人；还有些别的事情，您知道了究竟，准会奇怪的。”

堂吉珂德说：“这类的事我一点也不奇怪。你可记得，上次咱们在这儿住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里的事全都是魔法支使的。现在旧事重演，有什么希奇呢。”

桑丘答道：“假如我给人兜在毯子里抛掷也是这一类的事，我就信您的话了；可惜不是啊。我那件事千真万确；我看着这里的店主，扯着毯子，一个劲儿地把我往天上抛，笑得真爽朗，干得也真欢。我尽管是个可怜的傻瓜，我认识里面的人物，就知道决不是什么着魔，不过是我倒霉，遭了好一场折磨罢了。”

堂吉珂德说：“算了，上帝将来会补偿你。给我把衣服拿来，我好穿了出去；我要看看你说的那些事情和变故呢。”

桑丘伺候他穿衣。这时候，神父正向堂费南铎等人讲堂吉珂德的疯病：他怎么胡想自己受了意中人的冷淡，到荒山里去过话；他们又怎么用计把他骗回来。神父把桑丘讲给他听的事差不多都讲了。大家听了很诧异，也很好笑，他们和一切人一样，都觉得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古怪的疯子。神父又说，多若泰夫人已经转了好运，原先的计策不便进行了，得另想办法，把堂吉珂德送回家乡去。卡迪纽主张把未了之事干完，多若泰串演的角色可以让给陆莘达。

堂费南铎说：“不，不用这样。我愿意多若泰把她的戏演下去，如果这位老先生的家乡离这儿不远，我乐于出一点儿力帮他治病。”

“至多两天的路程。”

“为了这样的好事，再远我也愿意走。”

这时堂吉珂德跑来了。他全副武装，曼布利诺头盔虽然砸得七凹八凸，也顶在脑瓜上，还挎着盾牌，拄着权当长枪的树枝。堂费南铎等人看见堂吉珂德的古怪模样都很惊奇。他的脸有半哩瓦长，又干又黄，身上是东拼西凑的盔甲，神态却很温和。大家一声不响，听他有什么话。

他很严肃地看着美丽的多若泰，说道：“美丽的公主啊，我听这位侍从说，你已经从宝座上跌下来，你的身分改掉了，你已经从女王和贵公主变成了平民家的姑娘。假如是您那位精通魔术的父王怕我不能给你适当的帮助，叫你这么变的，那么，我说他是外行，不熟悉游侠骑士的历史。他要是象我一样肯下功夫读书，随处都会读到那些远不如我有名的骑士，完成了更困难的事。个把小小的巨人，随他多么自高自大，杀死他没什么了不起。几个钟头以前，我和一个巨人交手。把他??我不多说，免得人家冤我撒谎；不过到了时候，自然水落石出，我这件事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传播出来的。”

店主插嘴道：“和你交手的是两只酒袋，不是什么巨人。”

堂费南铎立即叫他住嘴，怎么也不准打断堂吉珂德的话。堂吉珂德接着说：“被人篡夺了王位的贵公主啊，我干脆说吧：假如你父亲是为我说的那个缘故改变了你的身分，你千万别当真；因为不论处在多么凶险的境地，我的剑总可以杀出一条路来。我凭这把剑，不出几天，就可以把你冤家的头斫在地下，把王冠戴在你头上。”

堂吉珂德说完，等候公主回答。公主知道堂费南铎决计要把她把这出戏演下去，把堂吉珂德哄回家乡，所以彬彬有礼、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英勇的哭丧着脸的骑士啊，谁跟你说我身分变了，他就是胡说八道，因为今天的我依然是昨天的我。我的确交了好运，我的境遇变得称心如意了，可是我的身分并没有变，我的心愿也没有变，还是要仗你这位盖世英雄和无双的力士。所以，我的先生啊，请你仍旧尊重我的生身父亲，承认他有先见之明，凭他的学问，找到了这个千稳万妥的方法来挽救我的厄运。我相信我要不是靠了你，一辈子也不会碰上今天的好运。在场各位多半可以证明我这话千真万确。咱们今天已经走不了多远的路，且等明天吧；我指望的好下场，就依靠上帝的慈悲和你的勇敢了。”

聪明的多若泰一番话毕，堂吉珂德听了满面怒色，转向桑丘道：“桑丘小子，我这会儿告诉你，你是西班牙最大的浑小子。我问你，你这贼流氓，你刚才不是对我说，这位公主变成了一个名叫多若泰的姑娘吗？不是还说我斫下的那个巨人的脑袋是生你的婊子吗？还一派胡言，弄得我一辈子也没那么样糊涂的。我发誓??”——他眼看着天，咬紧牙根——“得把你收拾一顿，叫游侠骑士的一切撒谎的侍从有所警诫。”

桑丘答道：“我的先生，您别生气。我说米戈米公娜公主变了身分也许是我弄错了。不过我说斫了巨人的脑袋——干脆说吧，戳破了酒袋，流出来的是红酒，不是血，这话一点儿没错。天晓得，戳破的酒袋就在您床头边；红酒把您那间屋子变成湖了。不信，‘煎鸡蛋的时候您就知道’①——就是说：等这位店主先生叫您赔账的时候，您就知道了。至于女王娘娘的身分没变，我打心坎里高兴；这来人人都有好处，也有我的一份儿。”

堂吉珂德道：“我现在告诉你，桑丘，你是个傻瓜；对不起，这一句话就够了。”

堂费南铎说：“得了，这话不用再提。公主既然说这会几天晚了，明日动身，那就照办吧。咱们今晚可以谈一宿话，明天清早，大家跟随堂吉珂德先生上路。他担当了这件大事，准会显出了不得的英雄身手，我们要好好见识一番呢。”

堂吉珂德答道：“该我来伺候你，跟随你。我多谢你的美意，也多承你看得起，我愿意舍生忘死，不负你的赏识；假如有比生命更大的牺牲，我也毫无顾惜。”

堂吉珂德和堂费南铎彼此恭维客套了一通。这时店里有客来，打断了他们的话。这旅客穿一件束腰的蓝布短外衣，半长袖，没有领子；裤子是同样的蓝布，便帽也是蓝色；脚上穿一双枣黄色的软皮鞋；肩带上挂一把摩尔弯刀。凭他的装束看来，他好像是刚从摩尔国家回来的基督

徒。一个摩尔装束的女人坐一匹驴紧跟着。她蒙着脸，包着头巾，戴一只锦缎小帽，披一件罩没全身的长外衣。男人身材俊健，四十多年纪，黑黝黝的脸，上唇胡须很长，颌下一部美髯。干脆说，他一表不俗，假如穿上好衣服，一望而知是有身分、有家世的人。他进店要一间客房，听说没有，脸色很懊丧。他跑到摩尔装束的女人身边，把她抱下驴。陆莘达、多若泰、店主妇和女儿，以及玛丽托内斯从没见过摩尔服装，觉得新奇，都跑来围着她。多若泰向来和蔼，又很机灵，她瞧这女人和陪随的男人没有客房很扫兴，就对女的说：“我的小姐，你别为这里设备简陋烦心，客店里照例就是这样的。”

只要你愿意，是不是就在这里和我们——”她一面指指陆莘达——“一起安置；说不定再往前走找不到这样好的接待呢。”

蒙面女人一言不答，只从自己座位上站起身，两手交叉胸前，低头深深一鞠躬，表示感谢。他们瞧她默不作声，料想摩尔女人不会说基督教国家的语言。那个俘虏①直在忙别的事，这时进屋看见一群女客围着自己的女伴，她听了她们的话只不作声，就对她们说：“诸位夫人小姐，这姑娘只会说本国话；我的话她勉强能懂。你们问什么，她不会回答，想必也没有回答。”

陆莘达说：“我们没问什么，只请她今晚和我们作伴儿，到我们屋里去歇，她就可以受用店里所有的方便。我们是一片诚心，看到外国人、尤其外国女人有什么需要，都愿意帮忙。”

那俘虏说：“我的小姐，我为她也为自己吻你的手。此时此地，你这样一位小姐表示这番美意，真是恩惠不浅，实在可感，我感激得很。”

多若泰道：“请问先生，这位小姐是基督徒还是摩尔人呀？我们瞧① 西班牙成语。意思是到了时候，自然会真相大白。据说来源是有个卖炭的卖了一筐炭给一个女人，随手把她扔在一边的煎锅偷偷放在空筐里。女人问炭是否橡木烧成的，好不好。卖炭人语带双关，回答说：“煎炒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成了民谚。

① 塞万提斯上文并未说明这人是俘虏。

她这样装束，又不说话，但愿她不是我们猜想的那种人。”

“她的服装和外表是摩尔人，内心却是十足的基督徒，因为这是她最迫切的愿望。”

陆莘达说：“那么她还没有受洗礼吧？”

俘虏答道：“还没有机会。她要受洗先得学会圣教规定的各种仪节，除非命在呼吸，才能省免。她自从离开祖国阿尔及尔至今，并未有那个危险。可是上帝会保佑她不久按自己的身分举行体面的洗礼；她和我的服装是配不上她那身分的。”

大家听了都想知道摩尔女郎和俘虏的来历。不过当时谁也不愿意问，因为觉得是他们休息的时候，不该探问身世。多若泰扶着摩尔女郎的手，拉她坐在身边，请她揭掉面罩。摩尔女郎瞧着俘虏，好象要他解释人家问的话，并告诉她该怎么办。俘虏用阿拉伯语对她说：她们请她揭掉面罩，她不妨照办。她把面罩脱下，露出一张极极致的脸。多若泰认为她比陆莘达美，陆莘达认为她比多若泰美；旁人都觉得这摩尔女郎是唯一能和她们俩比美的，甚至有人觉得她比她们俩还长得好些。美人向来享有特权，并且有令人一见倾心的魅力，所以大家马上都赶着向这位摩尔美人殷勤献好。

堂费南铎问俘虏，摩尔姑娘叫什么名字。俘虏说：她叫蕾■索赖达。她听见这个回答，知道人家问了基督徒什么话，满面娇嗔，急忙说：“不！不索赖达！玛利亚！玛利亚！”她表示自己不叫索赖达，叫玛利亚。

旁人听了她的话，又瞧她那么恳切，不止一人流下泪来，尤其女人，因为她们天生心慈肠热。陆莘达很亲热地抱着她说：“对！对！玛利亚！玛利亚！”

摩尔女郎答道：

“对！对！玛利亚！‘马刚歌’索赖达！”——“马刚歌”指“不是”。

这时已经天黑，店主听了堂费南铎同伴的吩咐已经殷勤小心、极尽讨好地准备了晚饭。到时大家挨着一张狭长的餐桌坐下，因为店里没有圆桌，也没有方桌。他们不顾堂吉诃德推让，请他坐了上首第一席。堂吉诃德就叫米戈米公娜公主坐在旁边，因为她是自己保护的人。挨次下去是陆莘达和索赖达；对面是堂费南铎和卡迪纽，然后是俘虏和其他几位绅士；神父和理发师坐在女客的一面。大家高高兴兴吃晚饭。他们瞧堂吉诃德不吃东西大发议论，越加起劲了。堂吉诃德象上次和牧羊人同吃晚饭时那样忽有所感，说道：

“各位先生，咱们仔细想来，干游侠骑士这一行的人，见识到的实在都是大事和奇事。不然的话，你们说吧，如果有人这会儿从这座堡垒的大门进来，看见咱们现在的情形，谁能想象咱们的身分呢？谁会说我旁边这位小姐就是鼎鼎大名的女王，而我就是大家传说的哭泣着脸的骑士呢？假定这一行是在世间一切行业之上；干起来危险愈大，这行业就愈加可贵。谁说拿笔杆子的行业比拿枪杆子的高，那就请他们滚开去！”

凭他们是谁，我都要骂他们胡说八道。他们根据的理由，往往是劳心胜于劳力；拿枪杆子只用体力。好象那是粗人的事，只需蛮力气就行。好象我们所谓用武的行业不包括那些苦心划策的防御。好象将士带领军队或防守围城，不是既劳力又劳心的。试问，要识透敌人的用意、打算、诡计和困境，要防止预料到的危险，光靠体力行吗？这都是费心思的事，体力是用不上的。咱们现在瞧瞧吧，文武两行都得劳心，哪一行更辛苦呢？这可先要看各方追求的目标。目标愈高，志向就愈可贵。不过我所谓拿笔杆子的职业，不包括教士的神圣职务；教士的目标是引导灵魂上天堂，这是超出一切的最高目标。我所说的拿笔杆子的行业，宗旨在于办好公平分配，各人给应得的一份，并督促大家遵守公正的法律。这个目标确实伟大，高尚，值得颂扬，可是比了拿枪杆子的目标就不如了。

拿枪杆子的目标是和平；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企望的最大幸福。

世界和人类听到的最早的福音，是在我们见到光明的晚上①，天使在天空唱的：‘在高天之上，荣耀归于上帝！大地之上，和平归于善意的人！’②人间和天上最好的导师教导他的信徒和门徒：无论到什么人家，先打招呼说，‘愿你家里和睦平安！’③他又屡次向他们说：‘我给你们和平；我把和平留给你们；我愿你们和平。’④和平就好像他亲手赐与的宝物；没有这件宝物，无论人间天上，都不能有什么幸福。和平是打仗的真正目标，而拿枪杆子的职业就是打仗。打仗的目标是和平就比拿笔杆子的目标高；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了。咱们现在再瞧瞧，文武这两行哪一行更劳累身体。”

堂吉诃德侃侃而谈，说话很得当，听着他的议论，谁也不能说他是疯子。而且在场的多半是绅士，绅士和拿枪杆子的行业分不开①，听了这番议论格外入耳。他接着说：

“我现在谈谈书生的苦处。第一是穷。不是说他们个个都穷，我不过是按最穷的来说。我觉得说他们穷，就把他们的苦况说尽了，因为一切好东西，穷人全没份。他们从各方面尝到穷的滋味，或者挨饿，或者受冻，或者衣衫不周，或者又饿又冻又褴褛。不过他们尽管不能按时吃饭，或者吃的是财主们的残羹冷炙，还不至于没得吃；最不堪的无非他们所谓‘吃施食’②。他们总可以在街坊的灶边炉旁待着，即使不能取暖，也可以挡挡寒气。他们晚上总可以在屋子里睡觉。他们还从许多小事领略穷的味道。譬如说吧：没替换的衬衫；没第二双鞋；衣服单薄破旧；一旦有口福，人家请吃饭，就放量吃得撑肠拄肚。这些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在我形容的这条崎岖小道上行走，这里绊倒，那里摔交，这里倒下，那里又爬起，终于得到了自己企求的学位。咱们看见许多人历尽艰难困苦，到了这一步，就飞黄腾达了；咱们看见他们坐在安乐椅里辖治世界，他们吃得好，住得暖，穿上鲜衣华服，睡在铺着细布和花缎的床上，再也不挨饿受冻、衣衫破烂、垫着草席子睡觉了。这是他们靠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应有的报酬。可是他们受的折磨，比起战士来就差得远了。我现在谈谈战士的苦处。”

① 指耶稣诞生之夜。

- ②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
- ③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章五节。
- ④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
- ① 绅士阶级都佩剑。
- ② 吃施食（andar ála sopa），就是去吃寺院门口施舍给穷人的羹汤。

## 第三十九章

俘虏叙述他的身世和种种经历。

“我家是雷翁山区一个村里的世家。老天待我家不薄，命运却很无情。不过那个村子穷，连我父亲都有富翁之号。他如果把挥霍家产的精用来经营家产，确实可以做富翁。他那种撒漫使钱的习气是早年当兵养成的，因为这一行是个花钱的训练所，吝啬的人能学成慷慨，慷慨的人能学成浪费；军队里，吝啬的士兵是个希罕的怪物。我父亲花钱的手笔不止慷慨，已经够得上浪费了；这对于结了婚、有孩子继承的人是有害无利的。我父亲有三个孩子，都是男的，都到了能就业的年龄。据我父亲说，他瞧自己结习难改，就想铲除病根，就是说，分散自己的财产；因为没有财产，随你豪爽得象亚历山大<sup>①</sup>，也会变得抠门儿的。所以他有一天把我们三个叫到一间屋里，大致说了以下一番话：‘儿子啊，你们是我的亲骨肉；这一句话就道出我对你们的热爱。可是我若不好好为你们保管财产，就显得我不关心你们的痛痒。我想了好多天，经过深思熟虑，要为你们办一件事。你们就知道我确是爱护你们的亲爸爸，并不象毁掉你们的后爹。你们已经到了就业的年龄，至少也该挑选一门将来名利双收的职业。我把家产分做四份：你们各得一份，我留一份养老。不过我要你们拿到了这份财产，就照我指出的道路各走各的。咱们西班牙有句老话：‘或教堂，或海洋，或伺候君王’；我觉得这话很对。老话都是多年经历的精华，句句真实。我引的这句话，注解起来就是说，求富贵有三条路：一是进教会；二是出海经商；三是进宫伺候国王。常言道：‘帝王家的粒屑，胜似公侯家的赏赐’。我说这番话因为有个愿望，要你们三人各走一条路，一个读书，一个经商，一个为国王打仗；进王宫去伺候他是不容易的。打仗挣钱不多，得到的名望却往住很高。我不出八天，就把你们份里的财产用现金交付，不短一文钱，你们瞧我办事就知道。现在你们说说：我的主意你们采纳不采纳。’我是老大，他就叫我回答。我最初建议家产不要分，全由他随意花；我们是年轻小伙子，自己会赚钱。后来我表示顺从他的主意，打算当一名战士，为上帝和国王出力。我二弟开始也提了象我一样的建议；后来他选择的是到美洲去经商，把自己那份财产带去做本钱。最小的弟弟我看最聪明，他说愿意进教会，就是说，到萨拉曼咖去进修学业。

“大家商量停当，各人选定了职业，我父亲就一一拥抱我们。他在自己说的那几天里，把答应的事全办妥。我们有个叔叔不愿意祖宗基业落在外姓人手里，用现金买下我们三人的产业。我们各得一份现金，我记得是三元银杜加。当天我们三人就辞别了我们的慈父。我觉得让父亲靠那几个钱养老于心不忍，就强他从我的三千杜加里扣下二千，因为余钱足够我当兵的费用了。我两个弟弟看了我的榜样，也各给他一千杜加。我父亲就有四千元银杜加，他自己的一份产业没卖掉，大约也值三千杜加。长话短说，我们向他和那个叔叔辞别，大家都伤心落泪。他们叮嘱我们得便务必把不论好歹的景况一一告诉他们。我们一口答应。他<sup>①</sup> 亚历山大大帝，纪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王，以慷慨著称。

们拥抱了我们，又为我们祝福。我们三人一个到萨拉曼咖去；一个到赛维利亚去；我听说有热拿亚的船从阿利冈德运羊毛回热拿亚，我就到阿利冈德去。

“我离家已经二十二年，虽然写过几封家信，却从没有得到我父亲和两个弟弟一点消息。我且讲讲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吧。我在阿利冈德上船，一路顺利，到了热拿亚；从热拿亚又到米兰，置备了武器和几件漂亮军装。我打算到底亚蒙德去投军，可是我前往亚历山大·台·拉·巴利路亚的路上，听说阿尔巴公爵正要往弗兰德去。我就变计投奔了他，在他麾下打仗。艾格蒙伯爵和霍尔诺斯伯爵处死的时候<sup>①</sup>，我恰在场。我升职做了瓦达拉哈拉一位著名上尉狄艾果·台·乌比那<sup>②</sup>的旗手。我在弗兰德过了一程，听到消息说，那遗爱在民的教皇庇护五世与威尼斯和西班牙联盟去抵御公敌土耳其。当时土耳其海军刚占领了威尼斯管下的名岛塞浦路斯，这是个大损失，十分可惜。

“据确讯，堂胡安·奥地利大人——咱们圣明的堂斐利普国王的异母弟——要做联军总司令。盛传他正在大规模备战。我听了那些消息雄心勃勃，急于参预筹备中的这场战役。当时上级已经向我透露，也可说是切实许诺，说一有机会就升我做上尉。我却宁愿放弃这个前程，到了意大利。恰巧堂胡安·奥地利大人到了热拿亚，准备转往拿破黎斯去会合威尼斯的舰队，他后来是在梅西那那会合的。干脆说吧，我参预了那场辉煌的大战。我那时候已经升做步兵上尉。我并没有功劳，实在是靠运气升了这个体面的职位。世界各国一向相信土耳其人海上无敌。打破这个迷信的那天，就是说，土耳其帝国威风扫地的那天，真是基督教世界的好日子。不知多少基督徒在那天交了好运，为国捐躯的人运气更好，只有我一人倒足了霉。我本来梦想我能象罗马帝国时代的人戴上海战胜利者的桂冠，谁知道那天傍晚我只落得两脚镣铐，双手加铐。

我且讲讲那是怎么回事。阿尔及尔王艾尔·乌恰利是个有胆量又走好运的海盗。他打胜了马尔塔的旗舰，舰上的战士除了三个重伤的，全都打死了。胡安·安德瑞亚指挥的旗舰忙赶去援救；我带着自己的部下就在这只旗舰上。我做了当时该做的事，跳上敌舰。不料敌舰突然退却，我部下的兵来不及跟上，我就单身陷敌。他们人多，我独力难当，结果浑身受伤被俘。各位大概知道，艾尔·乌恰利带领全部舰队逃跑了，我就成了他的俘虏。那天土耳其舰队里划桨的一万五千名基督徒，都恢复了渴望的自由，欣喜欢乐；我却成了俘虏，独自愁苦。

“我被他们带到君士坦丁。我主人显示自己勇敢，曾夺得马尔塔武士团的旗帜；土耳其大皇帝塞林认为他打仗尽责，封他做了海军统帅。

第二年是七二年，我在拿瓦利诺<sup>①</sup>，在一只悬着三盏灯<sup>②</sup>的旗舰上划桨。

我看到咱们在那里错过了机会，没把港口停泊的土耳其舰队全部俘获。

他们船上的海陆军战士个个拿定我们要进港袭击，都收拾好衣服和‘巴杀马给’（土耳其话就是鞋）准备趁早上岸逃跑；他们对我们的舰队怕<sup>①</sup> 这两人被阿尔巴公爵判处死刑，于1568年6月5日处决。

① 塞万提斯曾在他部下当兵。

② 临爱琴海的一个港口。

③ 海军统帅的旗舰上悬三盏灯作为标志。

透了。上天却另有安排。这不是咱们海军统帅的错失，却是上帝有意要留着这些土耳其凶手，经常来惩罚我们基督徒的罪过。艾尔·乌恰利退到拿瓦利诺旁边的摩东岛，叫全军登陆，坚守港口，悄悄等堂胡安大人回国。他大人回国的路上，拿破黎斯的‘母狼’号旗舰俘获了敌方的‘俘获’号战船。‘母狼’的将领就是号称军士之父的战地霹雳、常胜福将、圣十字侯爵堂阿尔瓦洛·台·巴桑。这件事我得讲讲。‘俘获’号的船长是著名海盗巴巴洛哈的儿子<sup>③</sup>。他凶暴无比，对俘虏没那么样的残忍。

因此划桨的俘虏一看见‘母狼’号旗舰追上来，立即一致放下桨，把船尾指挥台上喝令俘虏们加劲的船长一把抓住，从船尾挨座<sup>④</sup>向船头传送，一面咬他的肉。他没传过桅杆多远，灵魂就进了地狱。刚才说过他待俘虏残忍透顶，所以他们恨得咬肉。我们回到君士坦丁的又一年，那是七三年，听说堂胡安大人攻克突尼斯，从土耳其人手里夺下这个国家，交给缪雷·阿默德辖领。从此世界上最残暴勇敢的摩尔人阿马达没希望再回去统治了<sup>①</sup>。土耳其大皇帝丧失了这个属国很不乐意。他那族的人都很机灵，碰上威尼斯人求和的心比他更切，双方就讲和了。下一年七四年，他就去攻打果雷塔<sup>②</sup>以及堂胡安大人在突尼斯附近才建成一半的堡垒。我始终在军舰上划桨，毫无自由的希望，至少不想花钱赎身，因为我打定主意，决不写信把自己的不幸告诉父亲。

“果雷塔到底失守了，堡垒也失守了。攻打这两处的土耳其正规军有七万五千人，从非洲各地来的摩尔人和阿拉伯人有四十多万。兵这么多，还带着大量的火药武器和大群的冲锋队，他们每人一撮土，就把果雷塔和那个堡垒埋没了。向来以为是攻不破的果雷塔先失守。这不能怪守城的战士，他们是尽责尽力的。原来那边沙漠地上筑战壕非常容易，这是我们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的。一般掘地两拜深就见水，那里掘到两瓦拉<sup>③</sup>深都没水。所以他们可以用沙袋把壕壁筑得比我们的城墙还高。他们居高临下的扫射，谁也受不住，谁都无法抵抗。

“大家认为咱们的兵不该关在果雷塔城里困守，敌人登陆就该出郊迎战。这都是不切实的空话，不是经验之谈。守果雷塔和那个堡垒的战

士加起来还不满七千；敌军压城，那几千人尽管骁勇，哪能又出城野战，又据城坚守呢？外无救兵，包围的敌军众多，攻势猛烈，而且孤立在敌人境内，一个城堡怎能不失陷呢？不过许多人对这件事有个看法，我也所见略同。他们认为果雷塔的失陷正是天佑西班牙。这座城堡是个祸根，它好比饕餮的妖魔，好比海绵，好比蠹虫，吞吸和消耗了无穷无尽的金钱，唯一的用处，无非纪念盖世英雄卡洛五世<sup>①</sup>征服了这个地方；好象他要万古留名，还得靠那几块石头！那座堡垒也失陷了，不过是土耳其人一寸一寸赢得的。守卫的战士浴血苦战，敌人大举进攻二十二次，二万<sup>②</sup>。这人是巴巴洛哈的侄儿，名穆罕默德·贝。

④ 划桨的俘虏都是锁在座位上的。

① “缪雷”不是姓氏，是“先生”之类的称号。阿默德和阿米达是兄弟，阿米达篡夺了父亲的王位，阿默德流亡到西西利。1573年，堂胡安·台·奥地利驱逐了阿米达。

② 突尼斯港口的一个要塞。

③ 一瓦拉约合836厘米。

④ 西班牙国王（1500—1558），一五一六年即位。

五千人阵亡。堡垒里留下性命的三百名战士，没一个不是受了伤才被俘的。这就证明他们的坚强勇敢，守卫尽责。在那个咸水湖中央有个小小的炮台，或所谓碉堡，驻守的将官堂胡安·台·萨诺盖拉是威尼斯的绅士，也是有名的战士。这座碉堡是讲定了条件才投降的。驻守果雷塔的将官堂彼德罗·普艾多卡瑞洛力尽被俘，押送到君士坦丁去，半路上气愤而死。敌人还俘虏了堡垒的将官加布利欧·塞维利翁；这人是米兰的绅士，是个了不起的机械师，也是非常勇敢的战士。这两个据点上死掉好些有名人物，巴冈·台·奥利亚就是一个。他是圣胡安武士团的武士，和有名的胡安·安德瑞亚·台·奥利亚是亲兄弟。这人性情豪爽，从他对自己兄弟的慷慨就可见一斑。他死得尤其惨，是死在自己信任的几个阿拉伯人手里的。他瞧堡垒失守，听了他们的主意，化装成摩尔人，由他们带领到塔巴卡；那是热拿亚采珊瑚的渔人设在海边的碉堡或驻屯所。那几个阿拉伯人砍了他的脑袋去献给土耳其舰队总司令。据说这位总司令因为没献上活人，下令把他们都绞死；这就应了咱们西班牙人的老话：“背叛尽管可喜，叛徒毕竟可恶”。<sup>①</sup>“在堡垒里被俘的基督徒里，有一个叫做堂彼德罗·台·阿基拉。

他是安达路西亚不知哪个地方的人。他是堡垒的旗手，是有名的战士；人很聪明，擅长做诗。我提起这人是因为他恰巧也到了我划桨的船上，和我同坐，同属一个主人。我们离开那个港口的时候，他做了两首十四行的哀歌，一首是为果雷塔，一首为那座堡垒。我真该背给你们听听；我背得出，并且相信你们听了一定喜欢，不会讨厌。”

俘虏一提到堂彼德罗·台·阿基拉的名字，堂费南铎就对他几个同伴瞧了一眼，三人都微笑。这时说到十四行诗，堂费南铎的一个同伴说：“且慢着讲下去。我请问您，刚才讲的那个堂彼德罗·台·阿基拉后来下落如何。”

俘虏说：“据我知道，他在君士坦丁呆了两年，扮成阿尔巴尼亚人，跟一个希腊间谍逃走了，不知他脱身没有；不过我相信他准恢复了自由，因为一年后我在君士坦丁碰见了那个希腊人，只是没能够问他那次逃跑的结果。”

那个绅士说：“他是自由了。这个堂彼德罗和我是亲兄弟，现在就住我们村上。他身体好也有钱，结了婚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俘虏说：“感谢上帝给他这样的恩典，照我看，重获自由是天下最快意的事。”

那绅士说：“我兄弟做的那两首十四行诗，我也记得。”

俘虏说：“那么您背给我们听吧，您一定背得比我熟。”绅士说：“好，他凭吊果雷塔的一首是这么说的：<sup>①</sup>通常说：“背叛的行为受欢迎，但叛徒并不受欢迎。”（La traición aplace más no el que la hace.）第四十章

俘虏续述身世。

俘虏续述身世。

十四行诗

脱离了凡躯浊骨的灵魂，  
你们为国家效死尽忠，  
由尘俗的下界上升天宮，  
有求能遂，这是何等幸运！  
你们燃炽着满腔热忱和义愤，  
英勇苦战直到精疲力穷，  
把海水和沙岸染成一片殷红，  
流尽自己的鲜血斩杀敌人。  
你们生命已绝，勇气未消，  
一息将尽时，力竭的双手，  
从失败中终于取得胜利。  
你们在枪炮前不幸跌倒，  
可是在人间从此名垂不朽，  
天上的荣耀更是光芒无际。

俘虏说：“我记得那首诗正是这样的。”

绅士说：“要是我记得不错，他凭吊那座堡垒的一首是这么说的：十四行诗

凄凉满目、不见人烟的战场  
还遗留着堡垒的废墟残基，  
三千士卒的英魂曾从此地  
抛却恶浊的尘世飞升天堂。  
他们施展两臂的千钧力量，  
寡不敌众又后无救济，  
身疲力竭，个个遍体创痍，  
终于在敌人的剑锋下死亡。  
这一片土上的累累遗踪  
感触古往今来的有心人，



使他们凭吊怀想，涕泪涟洏。  
但在这个坚固的堡垒中  
升天的是最无私的忠魂，  
倒地的是最勇敢的健儿。”

大家觉得两首诗都不错。俘虏听他们讲了他伙伴的消息很高兴，他接着讲自己的事：

“果雷塔和堡垒失陷后，土耳其人下令拆毁果雷塔的围墙，那座堡垒早已是一片白地，无可拆除的了。他们干脆省事，埋上三处地雷把墙炸掉。可是看来最不坚固的老墙却没炸塌，而小修士①所筑的新墙未塌的部分却一轰就倒了。后来土耳其海军舰队得胜回君士坦丁，几个月以后，我的主人艾尔·乌恰利死了。他绰号乌恰利·法塔克斯，土耳其话就是‘生癞病的叛教徒’①，因为他就是这么个人。土耳其人惯把一个人的毛病或特征作为名字。缘故是他们只有奥斯曼皇室繁衍出来的四个族姓；其他人就象我刚才说的，或从身体的毛病或从品性的特征来命名。这癞子原是土耳其大皇帝的奴隶，在军舰上划了十四年桨，他满三十四周岁那年，划桨吃了土耳其人的一下耳光，赌气企图报复才叛教的。土耳其大皇帝的宠幸多半靠卑鄙的途径爬上高位，他却不然；他勇猛无比，因此做了阿尔及尔国王，后来又做了海上的统帅，这在土耳其帝国就是第三把交椅了。他是加勒比亚人，很有道义，待俘虏非常宽厚。他共有三千名俘虏，死后照遗嘱一半归土耳其大皇帝（因为大皇帝承袭国内一切死人的遗产，和死者的儿子平分）；另一半分给隶属于他的叛教徒。我落在一个威尼斯叛教徒手里。这人原是海上当小厮的，给乌恰利俘虏后大受宠幸，成了主人最心爱的侍僮。他是叛教徒里最残酷的。他名叫阿桑·阿嘎，后来发了大财，做了阿尔及尔国王。我跟着他从君士坦丁到了阿尔及尔，觉得离西班牙不远了，有点高兴。我并不想写信把自己遭难的事告诉家人，只是指望到了阿尔及尔，运气会比在君士坦丁时好些。我在君士坦丁想尽方法要逃走，一次都没成功。我打算在阿尔及尔另找办法，了我心愿。我一直在希望重获自由，一个办法不行，我并不心死，马上又有新的图谋，虽然也很渺茫，总可以鼓励自己。我就这样过日子。我关在土耳其人称为俘虏营的监狱或营房里，被俘的基督徒都关在那里：有属于国王的；有属于私人的；还有一种工务局的奴隶是属于公家的，专为城市的公共事业和其他工程服役。这种奴隶很难恢复自由，因为属于公家，没有单独的主人，有了赎金也无从赎身。我曾说过，城里人常把私有的俘虏安顿在俘虏营里，尤其是那些等钱赎身的，因为在等待期间可以让他们闲散着，却又逃跑不了。国王的俘虏，凡是等钱赎身的也不跟其他奴隶一起出去做工，除非赎金迟迟不来，要逼他们写信火急催钱，才叫他们做工，跟着别的奴隶去斫木材；这个活儿是相当重的。

“我算是等钱赎身的俘虏，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上尉。我声明自己穷困，也没有家产，可是他们满不理睬，还是把我归在待赎的绅士一起。

他们给我套上一条锁链；这不过为了标出我是这种俘虏，要防我逃跑却没多大用处。我就在那个俘虏营里过日子，一起还有好几个挑出来算是待赎的绅士和贵人。我们经常挨饿，衣衫也不周全，最苦的是时常耳闻目见我们主人对基督徒的虐待。这种虐待实在是从未闻过的。他每天为了不足道的小事，或者竟平白无故，把自己的俘虏有的绞杀，有的扞①小修士（Fratín）是哈戈莫·巴雷阿罗（Jácomo Palearo）的绰号，他是西班牙卡洛五世和斐利普二世的军事建筑工程师。

① 叛教徒：原是基督徒，被俘后改信回教。

在尖刀上，有的割掉耳朵。土耳其人认为他以残杀为业，是天生的杀星。

他只宽待一个名叫台·萨阿维德拉的西班牙战士；这位战士干了许多俘虏中历久难忘的事，都是企图恢复自由的。我们都觉得他为了其中最小的事，也难免活活在尖刀上；他本人也屡次怕要受这个刑罚。可是我那位主人从没有打过他，也不叫人打他，也不骂他。可惜这会儿没功夫，不然，我可以讲讲他的那些作为，一定远比我自己的经历动听而且惊人①。

“挨着我们的监狱有一所房子，一排窗户正好俯临我们的院子；房主是有地位的摩尔富翁。这种摩尔人的窗，其实只是墙洞，上面还遮着又厚又密的百叶窗帘。有一天，我和三个同伴在监狱的阳台上消遣，练习戴着锁链跳。当时只我们四人，别的基督徒都出去做工了。我偶然抬眼，看见所说的那排窗子的一个窗口挑出一支竹竿，一头系着一块布。

这支竹竿不住的挥动，好象示意叫我们去接。这来引起了我们注意。我们中间一人就跑到竹竿底下，瞧它是否掉下来还是怎么样。可是他一到那里，竹竿就往上一翘，来回摇摆，好象是摇头拒绝。这基督徒回到阳台上，竹竿又低下来象原先那样挥动。我另一个伙伴也跑到竹竿底下，遭遇和第一个相同。后来第三个又跑去，遭遇也和第一、二个一样。我看了忍不住也要去碰碰运气；我刚去站在竹竿底下，那支竹竿就一脱手掉入俘虏营，落在我脚边。我忙去解那块布；原来挽成个疙瘩，里面有十个西亚尼。这是成色不高的摩尔金币，每一枚合咱们十个瑞尔。我得了这笔意外之财，快活自不必说。我非常诧异，不懂怎会有这般好运落到俘虏们头上，尤其是我头上，因为那支竹竿显然是等我去了才松手的，可见是给我的好处。我拿了这笔来得正好的钱，折断竹竿，回到阳台上去望那个窗口，只见里面伸出一只雪白的手，摊开指掌，随即握成拳头。

我们看了猜想这笔钱准是这家女眷给的，就对着窗子，把双手交叉胸前，低头躬身行了个摩尔式的敬礼表示感谢。过一会，这窗口又挑出一个竹竿做的小十字架，一挑出来马上又收进去了。我们凭这点标记，料想这家准有被俘的女基督徒；是她对我们行了好事。可是那只手很白，我们看见腕上还戴着几个镯子，因此又觉得也许猜得不对。不过我们想她大概是个叛教徒，主人往往喜欢娶这种女奴作正式妻子，因为摩尔人把她看得比本国女人希罕。我们这些胡猜乱测都不符实情。此后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望着那个窗口，好比天上的星辰都围着北极星，窗里出现的竹竿就是我们的北极星。可是过了十五天没见竹竿，没见那手，也没见任何别的信号。我们那几天千方百计打听那宅房子住些什么人，里面有没有女叛教徒。人家只说那里住的是个很有地位的摩尔富翁，名叫阿吉·莫拉陀，曾任巴塔①总督要职。我们绝不指望窗口再会撒下钱来，可是出乎意外，竹竿又出现了，上面还是系着一块布，挽成的疙瘩比前番的还大。当时正象上次一样，俘虏营里只我们几人。我们照旧试探一番，我的三个同伴先一个个跑去，可是那支竹竿非我去不掉下来；我一到那里，竹竿就脱手落地。我解开结子，发现里面有四十元西班牙的金艾斯① 这位战士就是作者自己。塞万提斯在雷邦多大战后 1575 年回国途中被俘。他在阿尔及尔曾多次带领大批俘虏一同逃亡，没有成功。他的主人正和这里讲的同样残酷，但鉴于塞万提斯的正义，从未敢加害。

① 那是离奥朗（Orán）二哩瓦的一个堡垒。

古多，还有一张字条，写的是阿拉伯文，末尾画着个大十字。我吻吻十字，拿了钱，回到阳台上。我们大家又行了一个摩尔式的敬礼；那手又出现了一下；我做手势表示我一定恭读那张字条，窗子随后就关上了。

这事弄得我们又着急，又快活。我们谁地不懂阿拉伯文，不知纸条上写些什么，都心痒难熬。可是要找个人来读更是难事。后来我决计把事情交给一个叛教徒。他是穆尔西亚人，和我很要好；他有把柄拿在我手里，不得不为我保守秘密。原来有些叛教徒存心要回到基督教国家去，身边往往带着有地位的俘虏为他们出的证书。证书不拘方式，只要证明某某叛教徒是好人，对基督徒常有照顾，并且立志一有机会就逃回本国。弄这种证书有的是出于诚心，有的是为应急或取巧的。他们到基督教国家去抢劫的时候，如果偶尔失散或被俘，就拿出证书为凭，说自己跟土耳其人来抢劫，是为了要回基督教国家居住。他们就免得吃眼前亏，可以丝毫无损地重入教会的怀抱；以后如有机会，还可以再回蛮邦做叛徒。

有些叛教徒却是诚心弄了这种证书正当使用；他们回到基督教国家就居住下来。我这位朋友是这一类的；我的伙伴们都给他写过证书，上面一片赞扬，假如这些证书给摩尔人发现，准把他活活烧死。我知道他精通阿拉伯文，能说还能写。不过我没有和盘托出，只说偶尔在自己牢房的一个洞里发现了这张纸，请他读给我听。他展开细看，喃喃地辨认字迹。

我问他是否看得懂，他说完全懂，如要逐字照翻，请把墨水和笔给他，就可以翻得更加精确。我们马上照办，他就逐句翻译，译完了说：“我这篇西班牙文，全是从摩尔文翻译的，没漏掉一个字。请注意，这里的“蕾■·玛利安”就是我们的童贞圣母玛利亚。”“我们读到了下面的译文：

“我小时候，我爸爸有个女奴；她教我用品国语言作基督教的祈祷，还告诉我许多关于蕾■·玛利安的事。这个基督徒已经死了。我知道她没有入地狱，却是和阿拉①在一起。因为我后来见过她两次；她嘱咐我到基督教国家去找蕾■·玛利安，蕾■·玛利安很爱我。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到那边去。我从这窗口看到过许多基督徒，觉得只有你是绅士。

我是个相貌很美的小姑娘，还有很多钱可以带走。你瞧瞧有什么办法咱们一起逃跑。到了那边，你如果愿意，可以做我的丈夫；如果不愿意，我也满不在乎，因为蕾■·玛利安会给我找到丈夫。这个字条是我自己写的，你拿给别人看得小心，别相信什么摩尔人，他们都靠不住。我为此很担心，希望你别对谁也别说，因为我父亲知道了马上会把我扔在井里，再投下石子来埋了我。下次我在竹竿上拴一条线，你可以把回信系在线上；如果没人替你用阿拉伯文写信，你可以做手势回答我，蕾■·玛利安会叫我了解你。祝愿她和阿拉保佑你，我听了女奴的嘱咐常常亲吻的十字架也保佑你。”

“各位请想想，我们读了字条上的话当然又惊又喜，脸上全流露出来。那叛教徒一看就知道字条并非偶然拣来，实在是写给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他央求我们，如果他的猜想不错，请我们信任他，把事情都告诉他，他愿意为我们的自由舍命。他一面从怀里拿出一个金属的十字架，流着眼泪说：他虽然是有罪的坏人，却一片虔诚，信仰这个十字架所象①回教的上帝。

征的上帝；他凭这个上帝发誓，如果我们愿意告诉他什么秘事，他一定为我们效忠保密。他相信——他简直预知，写这个字条的人会帮他和我们这许多俘虏都重获自由，并帮他实现重皈圣教的大愿；当初都怪他自己无知作孽，背离了圣教，好比刺下的手脚，就此腐烂了。这叛教徒痛哭流涕，自悔自恨。我们瞧他那样，就一致同意，把详细情况全告诉他。

我们把挑出竹竿的小窗指给他看；他认明那宅房子，决计特地去仔细打听谁住在那里。我们还记起该写个回信给摩尔姑娘。我们现成有这位叛徒能写摩尔文，当场就由我口授写了回信。我可以一字一句背给你们听，因为这件事的重要关节，我都历历在心，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我回信说：“我的小姐，愿真主阿拉保佑你，圣母玛利安也保佑你。她因为很爱你，才叫你立志到基督教国家去。你该向她祈祷，求她教你怎样完成她嘱咐的事；她大慈大悲，一定会教你。我和我一起的基督徒都愿意尽力至死为你效力。你想干什么，务必写信告诉我们，我一定回信。伟大的阿拉给我们找到一个基督教的俘虏，精通你们的文字，能说说写，你看了这个字条就知道。你就不用害怕，有什么话尽管告诉我们。据你说，到了基督教国家你愿意做我的妻子，这话我凭一个好基督徒的身分和你一言为定。你知道，基督徒不比摩尔人，说到就得做到。愿阿拉和圣母玛利安保佑你，我的小姐。”“我写完把纸叠好，等了两天，俘虏营里照例又是没人的日子，就到阳台上经常散步的地方，瞧有没有竹竿出现；一会儿果然出现了。我虽然看不见人，一见竹竿就把纸片扬扬，表示要她竿上拴线。可是线早已拴在上面，我就把纸片系上。过了一会，我们当作北极星瞻仰的竹竿又出现了；竿上系的小布包象和平的白旗。竹竿掉下地，我拣起一看，包里有各色各种金银币，至少值五十艾斯古多。我们增加了五十倍的快乐，拿定有希望恢复自由了。当晚我们那位叛教徒来说：他已经打听明白，那宅房子里住的正是上次说的摩尔首富阿吉·莫拉陀；他有个独生女是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城里一致认为她是蛮邦的绝世美人，附近地区好几个总督曾求她为妻，她始终不肯结婚。叛教徒还打听得这家从前有个基督教的女奴，现在已经死了。他说的都和信上一致。

“我们随后就和这个叛教徒商量怎么把摩尔姑娘带到基督教国家去。这位姑娘喜欢人家称她玛利亚，她原名是索赖达。我们后来决定且等着瞧瞧索赖达下一次通的信息。我们明白，除了她，谁也不能打破重重难关。我们商量停当，叛教徒叫我们别心焦，他拚着丢掉性命，一定叫我们重获自由。接着四天俘虏营里人很多，所以没见竹竿出现。第五天又是那里没人的日子，就看见竹竿上挑出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产想必丰富。竹竿和包裹对着我落下来，我看见包裹里又有个字条，还有一个清一色的金艾斯古多。叛教徒也在，我们到牢房里去叫他念信；信上说：“我的先生，我不知道咱们怎么设法到西班牙去；我问过蕾■·玛利安，可是她没告诉我。有一个办法是可行的：我以后从窗口送你许许多多金钱，你用来为自己和朋友们赎身；你们中间一人先回基督教国家去买一只船，再回来接其余的人。我爸爸有个花园在巴巴松门①外海边上，我就要跟着爸爸和家里的佣人们到那里去过夏；你们可以去找我。

① 巴巴松门 (la puerta de Babazón)，阿尔及尔的南城，在海港附近。

你们到了晚上，可以大胆把我带出花园，送上船去。记着，你得做我的丈夫；要不，我求玛利安罚你。假如你不放心让别人去买船，你赎了身自己去；我知道你准回来，比别人可靠，因为你是绅士，又是基督徒。

你得设法认明那个花园。我只要看见你在这里散步，就知道俘虏营里没人，就送你许多钱给你。阿拉保佑你，我的先生。”“这是第二个字条上的话。大家看了都愿意做先赎身的一个，答应去了一定回来。我也这样自告奋勇。叛教徒一律反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先脱身，得大伙儿一起走；因为经验证明，一个人恢复了自由，就把做俘虏时许的愿都撒在脑后了。他说，一些有身分的俘虏多次用过这个办法，先让人赎身，由他带着钱到巴伦西亚或马噶加去配备一只船，回来接那些为他出钱赎身的人；可是走掉了从没一个回来的。

因为自己已经脱身，又怕再次被俘，就把一切义务都一笔勾销。这个叛教徒还举了当时那里几个基督教绅士的遭遇来证实自己的话；在那个常出奇事的地方，那件事是最出奇的。他后来说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准备的赎金给他在阿尔及尔买一只船，借口在德士安和那一带海岸经商；他做了船主，想办法把我们都从俘虏营里救出来送上船是不难的。况且摩尔姑娘不是说要出钱为大伙儿赎身吗？我们恢复了自由，即使白天上船也很容易。他认为当前最大的困难是摩尔人不准叛教徒买船或做船主，只有出海抢劫的大船不在话下。他们怕叛教徒——尤其西班牙的叛教徒买船到基督教国家去。可是他说有办法打破这重难关；他可以和一个塔格利的摩尔人①合股买船，做买卖赚了钱两人分。他借这个幌子可以做船主；其余的事就好办了。我和我的伙伴觉得最好还是照摩尔姑娘的话，派人到马噶加去买船。可是我们不敢违拗叛教徒，怕他告发。

如果他泄露了索赖达的打算，我们就有送命的危险，而索赖达的生命是我们大家舍了命也要保全的。所以我们决计一切依靠上帝和叛教徒的安排。我当场给索赖达写了回信，说我们完全听从她的主意，说她讲得非常合理，就象是蕾■·玛利安教她的；事情或从长计议或立刻进行，全凭她做主。我重又声明一定做她的丈夫。信去后第二天，俘虏营里恰又没人，她用竹竿和布包分几次送了我们二千元金艾斯古多，还有一个字条说：下一个“胡玛”②——就是星期五——她要到她父亲的花园里去，她走前还要送钱给我们；如果钱还不够，只消通知她，要多少都可以供给，她父亲的钱多得很，少了不会发觉，而且钥匙全都在她手里。我们马上把五百个金艾斯古多交给叛教徒买船。我又把八百个金艾斯古多交给当时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巴伦西亚商人，托他向国王赎我。他先向国王保证，等巴伦西亚一有船来，立刻交付赎金；这样就把我保出来。假如他马上付钱，保不定国王怀疑我的赎金早已送到阿尔及尔，而商人谋利，隐瞒不说。我这位主人实在挑剔得厉害，我怎么也不敢立即付钱。美丽的索赖达是星期五到那个花园去，她星期四又给了我们一千个金艾斯古多，并通知我们她就要走了，要求我如果已经赎身，赶快去认她父亲的花园，不管怎样，找机会到那里去看她。我没多说，只回答遵命，还请她别忘了念诵她女奴教的祷告，祈求蕾■·玛利安保佑我们。我随①指阿拉贡的摩尔人，详见上册 376 页注②。

② “胡玛” (jumá)，阿拉伯文，指集体做礼拜的日子，回教徒在星期五集体做礼拜。

后就设法为我的三个伙伴赎身，让他们顺顺当当离开俘虏营；也防他们瞧我赎了身，有钱不赎他们，就给我捣乱，听了魔鬼的调唆陷害索赖达。

我凭他们的为人，不必担这个心，可是我防万一出事，所以就用自己赎身的方法也为他们赎了身。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那个商人，让他放

心作保。我们防备万一，没把密谋告诉他。”







## 第四十二章

客店里接着发生的事，  
以及其他需说明的情节。

俘虏讲完了，堂费南铎说：

“上尉先生，你那异常的经历很新鲜，你讲得也动听。事情从头到底都是少见罕闻的，情节都惊心动魄。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即使到天亮还讲不完，我们再听一遍也乐意。”

他说罢，卡迪纽等人都表示愿为俘虏出力；他们言辞恳切，上尉对这番好意非常感激。堂费南铎特地邀请俘虏随他回家，他可以叫裘侯爵的哥哥在索赖达受洗时做她的教父；他自己要资助俘虏象模象样地回乡，不失身份体面。俘虏很客气，对这番厚意表示心领，不过都谢绝了。

天已经夜了，黑暗里有一辆马车和几骑跟从的人马到客店借宿。客店主妇说，整个店里挤得连手掌大小的空隙都没有了。

进来的那几个人是骑马的，一人说：“随你怎么样，来客是大理院的审判官，总得留他。”

店主妇听到这个头衔就慌了，说道：“先生啊，是店里没有床铺了。审判官大人一定是带着铺盖的；他要是随身有铺盖呢，请进来吧，欢迎得很，我和我丈夫的卧房可以让给他大人。”

那个侍从说：“好吧。”

这时车上出来一个人，一看他的装束，就知道他是什么官职。他穿着长袍，袖上打着大褶裥，显然是他佣人所说的大理院审判官<sup>①</sup>。他挨着一个十五六岁穿旅行服装的小姑娘；她非常秀丽高贵，大家见了都惊讶，如果没看见客店里的多若泰、陆莘达和索赖达，一定觉得这样的美人很难找到第二个。审判官带着这位姑娘进来的时候，堂吉珂德恰在旁边；他一见审判官，就说：

“您放心进堡垒休息休息吧。这里地方很小，也很简陋，可是不论多么小、多么简陋，来了文武两职的人，总有招待的余地。象您这样还有美人引导的，更不用说了。不但堡垒要开门延请，连岩石都要裂出道儿，山岭都要张开口子哈腰弓背来欢迎她呢。我说呀，您请进这个乐园来吧；这里许多美人象灿烂的星星和太阳，您这位姑娘好比晴丽的天，正可以和她们作伴儿；这里都是英雄盖世的武士和艳丽绝伦的美人。”

审判官听了这套话不胜诧异。他对堂吉珂德仔细端详，觉得这人的形状和谈吐同样古怪，正不知所对，忽见陆莘达、多若泰和索赖达等进来，又大为惊讶。她们是听说到了新客，又听店主妇形容小姑娘美，特来瞧她和欢迎她的。堂费南铎、卡迪纽和神父也亲切欢迎，只是不象堂吉珂德那样说话古怪。这位审判官到了店里人地生疏，又见这群美人来欢迎他美丽的闺女，觉得莫名其妙。不过他看准这许多旅客都是有身分的人物，只有堂吉珂德的状貌举动叫人摸不着头脑。大家客套了一番，估计客店的设备，决定还是照原先的安排，让女眷在那间顶楼上安置，<sup>①</sup>西班牙斐利普二世命令枢密院的官员和大理院审判官等穿这种服装，显示不同于众。

男客仿佛守卫她们似的在外间休息。那小姑娘是审判官的女儿；她跟其他女客一起很高兴，审判官也很满意。她们有客店的一张窄床，又拼上审判官带的半份铺盖，这一夜可以过得比预料的还舒服些。

那俘虏一见审判官，就怦然心动，觉得他是自己的弟弟。他向审判官的佣人打听他东家的姓名籍贯。那人说，主人是胡安·贝瑞斯·台·维德玛学士；听说他家乡在雷翁山区的一个村里。俘虏听了这话，又凭自己的观察，断定审判官就是听了父亲的主意选择了笔杆子那一行的弟弟。他又激动，又快活，就把堂费南铎、卡迪纽和神父叫过一边，把这事告诉他们，说这审判官准是自己的弟弟。据那个佣人说，他主人刚选上墨西哥的大理院审判官，正要上美洲上任去；又说那姑娘是他的女儿，她妈妈生下她就死了，他主人得了这位前妻遗下的陪嫁很有钱。俘虏请教他们用什麼方法透露自己是谁，要不要先试探一下，瞧他弟弟会不会嫌他穷，怕丢自己的脸，还是踊跃认亲。

神父说：“我来替你试探吧。上尉先生，我相信你弟弟一定骨肉情深。他面貌和善，准是有修养、有识见的，不象个傲慢没心肝的人。他对于人生的得意失意一定有适当的看法。”

上尉说：“可是我不愿意突然亮相，还是婉转点儿好。”

神父说：“我刚才说了，我有办法，准叫大家满意。”

这时开上晚饭<sup>①</sup>，男客除了俘虏，都围着桌子坐下；女眷在她们屋里吃。神父吃晚饭的时候说：

“审判官先生，我在君士坦丁做过几年俘虏；那时候我有个伙伴儿跟你同姓。他在西班牙步兵里是最勇敢的战士，最勇敢的上尉。他力气大、胆量大，可是倒的霉也一样大。”

审判官问道：“我的先生，那位上尉叫什么名字呢？”

神父答道：“他叫儒伊·贝瑞斯·台·维德玛，家乡在雷翁山区的一个村里。他和我讲过他父亲和他们兄弟的一件事；要不是他那么个老实人亲口讲的，我准当作老太太们冬日围炉说的故事呢。他说他父亲把家产分给三个儿子，还训诫了他们，训得比加东<sup>②</sup>还高明。我知道他选了从军的道路很成功；他胆大力大，单靠本领高强，一无依仗，不多几年就升作步兵上尉，而且看来不久就可以升作陆军中校。可是他走了背运。

雷邦多大战那天是许多人获得自由的好日子，他却在那天失去了自由，他指望的前程全都吹了。我是在果雷塔被俘的，我们经历不同，却在君士坦丁碰到一处了。他后来到了阿尔及尔，又有一番奇遇。”

神父于是把审判官的哥哥和索赖达的事约略说了一遍。审判官留心听着，他听审都没这样全神贯注。神父只讲到法国人怎么洗劫了那艘船上的基督徒，以及他那位伙伴和摩尔美人落得多么穷困。他说不知道他们俩如何下落，是到了西班牙呢，还是给法国人带到了法国去。

神父讲话的时候，那位上尉只离开几步在旁听着，一面注意他弟弟的一举一动。他弟弟听神父讲完了，长叹一声，含泪说道：“唉，先生，你不知道刚才讲的是多么重要的消息，和我关系多么深切！我是个不轻易流露声色的人，可是听着也不禁流泪。你说的那位<sup>①</sup>塞万提斯好象是忘了上文他们已经吃过晚饭。”

<sup>②</sup> 加东（Cat(n)），古罗马的政治家，以严肃、明智著称，见上册第7页注<sup>②</sup>。

勇敢的上尉是我哥哥。你不是听他讲故事似的讲过我们父亲提出的三条道路吗？他比我们两兄弟坚强，也比我们有志气。他走的是光荣伟大的当兵的道路。我选的是文职；靠上帝洪恩和我自己努力，挣到这个地位。

我的弟弟<sup>①</sup>在比鲁。他很发财，他寄给我父亲和我的钱早超过了带出去的款子。我父亲靠他供养，手里很有钱，足够他照旧乱花；我也能比较宽裕地完成学业，得到了目前的官职。我父亲还奄奄一息地活着，只等着大儿子的音信，只在祷告上帝，让他能活着和大儿子见面。我只是奇怪，象我哥哥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经历了这许多吉凶甘苦，都不想告诉父亲。如果我父亲或我们随便哪个弟弟知道了他的光景，他又何必靠竹竿的奇迹才赎身呢。我现在着急得很，不知那些法国人究竟是释放了他呢，还是为了要掩盖他们的抢劫竟把他害死了。本来我这次出门很称心，可是听到他的消息，这一路去只为他焦愁了。唉，我的好哥哥，我要是能知道你在那里，就可以来找你并解救你，即使自己受难也甘心情愿。唉，假如咱们老父得知你还活着，即使你在蛮邦最深的地窖里，凭他和我们弟兄的钱，总能救你出来。唉，貌美心慈的索赖达，但愿我能报答你对我哥哥的恩情！几时你的灵魂得庆重生，几时你们两人结婚，我们大家该多么快活呀！我真希望能亲来参预这些喜事！”

审判官听到他哥哥的消息十分悲伤，说了以上那些话。旁人都陪着伤心。神父觉得自己的目的和上尉的要求都达到了，不愿意延长人家的

悲痛，就起身离开饭桌，跑到索赖达所在的房里，把她搀出来；陆莘达、多若泰和审判官的女儿都跟出来。上尉等着瞧神父怎么办事。神父另一手搀了上尉，带着两人走到审判官和其他那些客人前面，说道：“审判官先生，收了你的眼泪吧，你已经如愿以偿了；你的好哥哥、好嫂子就在你面前。这是维德玛上尉，这是对他有大恩的摩尔美人。那些法国人害得他们这样狼狈，你正可以显示你的心胸多么慷慨了。”

上尉赶上去拥抱他的弟弟；他弟弟两手托住上尉的胸口，要远着点儿端详他。可是他认得是自己的哥哥，就紧紧相抱，快乐得热泪盈眶；旁人看着也忍不住落泪。这两兄弟说的话和流露的感情，想象都不容易，更无从描写了。他们约略讲了各自的经历，表达了骨肉至情。审判官拥抱了索赖达，并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供她使用，又叫自己的女儿去拥抱她。大家看了基督教美人和摩尔美人在一起，又洒了几点愉快的眼泪。堂吉诃德一言不发，在旁留心观看，把这许多奇事都归纳到骑士道的幻想里去。当时大家主张上尉和索赖达跟着他们的弟弟到赛维利亚去，一面把上尉的下落和他获得自由的事通知他们父亲；他们父亲如有可能就可以来参预索赖达的婚礼和洗礼。因为审判官的行程不能耽搁；他听说，结队的商船过一月从赛维利亚开往新西班牙<sup>①</sup>去，他不便错过。

总之，大家都为俘虏交了好运称心快意。这时一夜三停已经过了两停，大家想在天亮前休息一下。堂吉诃德自告奋勇，愿意守卫这座堡垒，防有巨人或凶徒艳羡这里的美人而来袭击。凡是知道堂吉诃德的都向他表示谢意。他们把他的怪病告诉审判官，审判官听了很感兴趣。只有桑丘·潘沙瞧大家老晚还不休息，很不耐烦。当夜他垫着驴子的全副配备睡觉，<sup>①</sup> 据本书第一部三十九章，学士出身的是最小的弟弟，经商的是老二。

<sup>①</sup> 指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

比谁都舒服，下文要讲到他得为这套配备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时女眷们在房里休息，其余的人也都将就着安顿下来，堂吉诃德就照自己答应的话，跑出客店去守卫堡垒。

天快亮的时候，女客们忽听得悠扬婉转的歌声，不由得倾耳细听；尤其是多若泰，因为她正清醒。审判官的女儿克拉拉·台·维德玛在她旁边却睡得很熟。她们都想不出谁会有这样的好嗓子。那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她们一时觉得歌声在后院，一时又象在马房里，正留心捉摸，卡迪纽走到她们房门口说：

“谁要是没睡着，请听听，有个年轻的骡夫在唱歌，唱得简直迷人。”

多若泰说：“先生，我们是在听呢。”

卡迪纽就走了。多若泰悉心倾听，唱的原来是这样的话：第四十三章

年轻骡夫的趣史以及客店里

发生的其他奇事。

我在情海航行，

四望一片汪洋；

能否到达港口，

胸中毫无希望。

我追求一颗星，

她在遥空放光，

巴利努罗<sup>①</sup>所见，

哪有那么明亮！

我探索着航路，

她要引我何往？

我故意装作无心，

却一心在她身上。

女孩儿的羞缩，

象云幕遮掩着星光，

我越是要看她，

她越在幕后躲藏。

明朗<sup>①</sup>灿烂的星！

我为你憔悴忧伤，

假如你隐没不见，

我也就命尽身亡。

多若泰听到这里，觉得这样悦耳的歌声不该让克拉拉错过，就把她来回摇撼醒了，对她说：

“对不起，小妹妹，把你弄醒了。我要你欣赏这个好嗓子，也许你一辈子也听不到的。”

克拉拉惺忪醒来，听了多若泰的话也没懂，还直问。多若泰又说了一遍，她才支楞起耳朵来。可是她刚听了接着唱的两句，就很奇怪地浑身发抖，好象突然害了三日疟的重症。她紧紧抱住多若泰说：“哎，我的好姐姐！你干吗弄醒我呀？我能闭上眼睛封住耳朵，看不见听不见这歌唱的可怜人，就是我天大的福气了。”

“小妹妹，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唱歌的据说是个年轻的骡夫呀。”

<sup>①</sup> 巴利努罗（Palinuro），维吉尔史诗《伊尼德》里的人物，他是舰队的舵手。

<sup>①</sup> 克拉拉（Clara），他意中人的名字，意思是明朗。

克拉拉答道：“不是的。他是几个封邑的主人。他牢牢地霸占着我的心，他要是不撤退，我一辈子也赶不掉他。”

多若泰听了小姑娘这套多情的话很惊奇，觉得她这年纪还不会这样懂事，就说：

“克拉拉小姐，你说得我摸不着头脑了。你说的心呀、封邑呀是什么意思？你听了那人的歌声这样神情不安，他究竟是谁？你再讲讲明白吧。不过你这会儿先别讲，因为我顾了你激动的心情，就不能欣赏他唱的歌了。他好象换了调子在唱一支新歌。”

克拉拉说：“随他唱去吧。”

她不愿听，把两手按住耳朵。这又使多若泰很奇怪。多若泰留心听他唱了以下的歌辞：

我的甜蜜的希望！



你不顾困难、突破障碍，  
在自己开辟的路上  
毫不犹豫，一个劲儿地直往前迈！  
愿你不要消沉，  
即使一步步都是向死亡逼近。  
懒汉不去争取，  
就得不到任何光荣和胜利；  
如果随波逐流，  
只图在安逸享乐中沉迷，  
不向命运反抗，  
幸福和快乐不会从天而降。  
求爱情的幸福  
怎又能计较代价昂贵，  
最珍异的宝物  
莫过恋爱中领略的情味；  
如果得来容易，  
看作等闲是自然之理。  
为爱情百折不挠，  
最难的事也竟会成功，  
我要达到目标，  
就顾不得当前险阻重重；  
即使难若登天，  
我也决心努力、勇往直前。

歌声停止，克拉拉又哭起来。多若泰觉得奇怪，不懂怎么一个唱得这样好听，一个却哭得这样难过。她又探问克拉拉刚才没讲完的话。克拉拉怕陆莘达听见，紧紧抱住多若泰，把嘴贴着她耳朵，防有泄漏。她说：

“我的姐姐，这唱歌的是一位阿拉贡绅士的儿子；这位绅士是两个封邑的主人。他在京城住，和我们家对门。照我爸爸的家法，我们家的窗口冬天总挂着幔子，夏天挂着百叶窗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瞧见我了；不知是在教堂还是别处瞧见的。反正他就爱上我了。他老从他们家窗口对我做手势，流眼泪，表达他的心意。

我就相信了他，爱上了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对我做种种手势，有一个是把两手勾起来，表示愿意跟我结婚。跟他结婚我顶乐意，可是我独个儿没有妈妈，不知跟谁讲，所以事情就那么拖着，我也没表示什么。只是乘彼此爸爸都不在家的時候，把窗幔或百叶窗帘掀起一点，让他看得清我。他就快活得不可开交，好象发疯似的。后来我爸爸要离开那地方了。我从没机会和这位公子说话；我没告诉他这件事，不过他知道了消息。我猜他准是伤心得病了。所以我们动身那天我没看见他，想临别瞧他一眼都不能。我们走了两天，在离这儿有一天路程的一个城里，进客店的时候我在门口看见他了。他扮成个骡夫，扮得很象，要不是他在我心上的印象很深，一定认不出来。我认出了他又惊又喜。他避着我爸爸偷偷看我；他在路上或是在我们投宿的客店里碰见我总躲着我爸爸。我知道他的身分，想到他为了爱我步行跟随，吃这许多苦，我心疼得要死；他走到哪里，我的眼睛也跟到哪里。我不知道他跟来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背了自己的爸爸溜出来。他爸爸只有这么一个儿子，非常疼他；而且他也得人爱，你见了他就知道。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唱的歌全是自己编的，我听说他学问很好，又有诗才。我还告诉你，我每次见了，或听到他唱歌，就浑身发抖，心怦怦地跳，怕我爸爸识破他，并看出我们的爱情。我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可是我爱他呀，没了他我活不下去！我的姐姐，你欣赏的好嗓子就是这么个人，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不过单凭那嗓子也分明可见他不是你说的年轻骡夫，却是我说的封邑主人和霸占住我这颗心的人。”

多若泰说：“堂娜克拉拉小姐，你不用多讲了，”她一面连连吻着她，“我说呀，不用多讲了，等天亮再说吧。我希望上帝成全你们，这件事开头这样一片天真，结局该是圆满的。”

克拉拉道：“唉，小姐，哪里能指望什么结局呀！他爸爸那样富贵，准觉得我给他儿子当丫头都不配，别说嫁他做妻子了。如果要瞒着我爸爸去和他结婚，我是不干的。我只要这个小伙子回家去，别跟着我。我眼不见，和他离得老远，也许心上就不这么难受了。可是我知道，我想的这个办法对我不会有太大用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见鬼的事，也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情是哪儿来的，因为我和他都很小呢。真的，我想他大概和我同年；我现在还不到十六，据我爸爸说，要到圣米盖尔节我才满十六岁。”

多若泰听堂娜克拉拉说话孩子气，忍不住笑了。她说：“小姐，我看不久就要天亮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吧。感谢上帝，咱们过了今天，还有明天，事情总有希望，除非我这人毫无办法呢。”

她们就睡了。整个客店里寂无人声，只有店主妇的女儿和女佣玛玛托内斯没睡，她们知道了堂吉诃德的病，又知道他正披挂骑马在外面守卫，就决计要捉弄他一番，至少听他说说疯话，也可以解闷。

原来这客店的窗子都不临街，只有堆干草的屋子有个墙洞是朝外开的，干草可以从那里扔出去。这两个中小人家的姑娘就在这个墙洞口守着。只见堂吉诃德骑马挂枪，一声声的叹气，又痛苦又深长，好象连心肝都要吐出似的。还听得他柔声软语：“哎，美丽聪明、有才德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呀！

全世界敬爱的典范呀！你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听你驱使的骑士为了向你效劳，甘心冒险遭难，你想到他吗？变换着三副脸的月亮啊①！请把她的消息传报我！也许你忌妒她的相貌，这会儿正在端详她。她大概在自己宫殿的廊下散步或阳台上凭栏，左思右想：我为她心碎肠断，她怎样按自己的身分体面，给我些安慰呢？我吃尽了苦，她给我什么幸福呢？我受足了累，她怎样让我休息呢？而且怎样叫我死里得生，怎样报酬我的功劳呢？她准是在想这些事吧？太阳啊！你这会儿准忙着驾马，赶大清早瞧我的意中人去。你见了她请替我问候。不过你招呼她的时候，千万别吻她的脸，我可要嫉妒的！我记不清你从前是在德沙利亚郊外还是在贝内欧河边，燃烧着情焰和炉火，汗流如雨，追赶那个两脚如飞的狠心女人②；反正我嫉妒得比你那时候还厉害。”

堂吉诃德这套情致缠绵的话刚说到这里，店主妇的女儿“哈哈”地喊他说：

“先生，劳驾请到这儿来。”

当时月色皎洁，堂吉诃德听见招呼和说话，回过头，月光下看见有人在墙洞口叫他。在他想象里，这客店是一座壮丽的城堡，这墙洞是

窗，窗外当然还有镀金的栅栏。他疯疯癫癫的头脑立刻认为堡垒长官的漂亮女儿象上次那样痴情颠倒，又来纠缠。他不愿意显得无礼无情，就兜转辔头，来到墙洞边，见了那两个姑娘，说道：“美丽的小姐，我可怜你；你所钟情的骑士只好辜负你的品貌和家世了。可是你不要怪这个苦恼的人；他对一位小姐一见倾心，奉她为唯一的心上人，他爱情专注，不能再顾念第二人了。好小姐，你原谅我吧；你请回屋去，别再和我谈情，免得我拿出更冷酷无情的嘴脸来。假如你出于爱慕，觉得我有什么中你意的，只要不问我索取爱情，都可以向我开口。我凭那位在我心上而不在我眼前的亲爱的冤家发誓，即使你问我要一络根根都是活蛇的梅杜煞的头发<sup>②</sup>，甚至要一瓶太阳的光芒，我也立刻给你。”

玛丽托内斯插嘴道：“骑士先生，我们小姐不要这些东西。”

堂吉珂德说：“聪明的傅姆呀，请问你们小姐要的是什么呢？”

玛丽托内斯说：“只要你这双美手伸一只给她，来平息她燃烧着的情火。她给这股热情摆布得不惜声名，竟跑到窗口来了。要是给她父亲知道，至少也要割掉她一只耳朵呢！”

堂吉珂德答道：“这我倒要瞧瞧呢！如果他多情的女儿下毒手，损伤她的嫩皮肉，那么他的下场就是一切父亲里最悲惨的！”

玛丽托内斯料想堂吉珂德一定答应她的要求，盘算一下，就下来跑<sup>①</sup>因为月亮有时圆，有时亏，有时如钩。

① 指河神的女儿达芙妮（Dafne）。按希腊神话，太阳神追求她，她如飞地逃跑，后来逃跑不了，变成一棵桂树。

② 希腊神话，梅杜煞是奇丑的女魔，一根根头发是一条条活蛇。任何人见到她那副可怕的面貌立刻变为石头。

到马房里，拿了桑丘·潘沙套驴子的缰绳，急急赶回窗洞口。这时堂吉珂德刚站上马鞍，因为他料想这位伤心的姑娘正隔着栅栏守在窗口，他得站在马鞍上才够得到那里。他伸手给她道：“小姐，请你接受我这只手——这只清除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手。我告诉你，这只手是任何女人的手都没碰过的；就连主宰我整个身心的小姐也没碰过。我不是伸给你亲吻，却是让你瞧瞧手上交错的筋、纠结的肌肉，和粗壮的血管，想一想这只手连着的胳膊该有多大的力量。”

玛丽托内斯说：“咱们这会儿瞧瞧吧。”她把缰绳打个活扣，套在堂吉珂德的手腕上，然后下地把下半截缰绳牢牢拴在房门的插销上。堂吉珂德觉得腕上绳子勒得痛，说道：“你好象不是在抚摸我的手，却是在刮皮磨肉。别这样虐待它呀。”

是我的心对你无情，怪不得这只手；况且也不该把你一腔怨忿全发泄在小小一只手上。你该知道，痴情人不这么毒辣地报复。”

可是谁也没听见堂吉珂德的话，因为玛丽托内斯把他拴缚停当，和她的同伴笑得要死，赶紧抽身跑了。堂吉珂德就这样拴在那里，无法脱身。

他就象上面讲的那样：两脚站在驽骖难得背上，整条胳膊伸在窗洞里，手腕给扣住了拴在门的插销上。他战战兢兢，只怕驽骖难得稍一移动，他就悬空吊在一条胳膊上了。所以他一动都不敢动。好在驽骖难得很有耐心，也很安详，尽可以站一百年也不动窝儿。堂吉珂德瞧自己给拴住了，两个女人都已经走了，就想到上次也是在这座堡垒里，一个魔法支使的摩尔骡夫把自己揍得浑身瘀伤。他认为这次又着了魔道，暗暗责怪自己冒失。照游侠骑士的规矩，一件事尝试不成，就证明是别人份内的，不必再去尝试。他前番在这座堡垒里吃过过大亏，这次不该又莽莽撞撞自投罗网。他抽着胳膊，瞧是否能够脱手。这只手却扣得牢牢地，怎么也抽不脱。当然，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抽，防驽骖难得动弹。他想坐在鞍上，又不行，只好站着，除非把手扯断。

瞧瞧这时节的堂吉珂德吧！他但愿有一把阿马狄斯的宝剑，可以破掉一切魔法。他埋怨自己命运不好。他确信自己已被魔法锁住，深恐世界上没有他就不可收拾。他又记起心爱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

他叫喊酣睡在鞍垫上、连生身妈妈都记不起的好侍从桑丘·潘沙。他呼唤索尔冈斗和阿尔吉斐两位博士来帮忙。他请求好友乌尔甘达来搭救。

眼看快要天亮了，他毫无办法，急得象公牛似的直叫吼。他并不指望天亮以后可以脱离苦难，满以为自己受了魔法的禁咒，一辈子得这样受罪。

他瞧驽骖难得巍然不动，愈觉得这是魔术的定身法。他相信自己和这四匹马永远得这样不吃、不喝、也不睡，除非运转灾消，或有本领更高强的魔术师来破掉这个邪法。

谁知道事出意外。天刚透亮，来了四骑马，装备和服饰很讲究，鞍旁都挂着火枪。店门还没开，他们就大声打门。堂吉珂德并没有放弃守哨的职务，他一见大声喝道：

“随你们是骑士、是侍从、或不管什么人，不准敲这座堡垒的大门。”

明摆着这会儿里面正睡觉呢，照规矩要等大天亮才开城门。你们走开点，等天亮了我们再瞧是否该为你们开门。”

一个客人说：“这是什么见鬼的堡垒或城堡，有这许多规矩条文？”

你如果是店主，快叫人开门。我们是过客，只要给牲口喂些麦子就走，我们赶路呢。”

堂吉珂德说：“各位骑士，你们瞧我象个客店主人吗？”

那人说：“我不知道你象什么，只知道你把客店叫做堡垒是胡说八道。”

堂吉珂德说：“堡垒就是堡垒！而且是全省最好的，里面还有手拿宝杖、头戴王冠的人物呢。”

旅客道：“还是倒过来说：宝杖落在头上，王冠捧在手里。大概有什么戏班子在这里吧？他们常有你所说的王冠和宝杖。这么一个小小的客店，店里又静悄悄的，我不信戴王冠拿宝杖的人会在哪里住。”

堂吉珂德答道：“你不通世故，不知道游侠骑士经常遭遇的事。”

同来的旅客不耐烦听他们对话，又狠狠打门，把店主闹醒，住店的客人也都醒了。店主就起来问谁在敲门。这时，四匹马里有一匹过去闻闻驽骖难得。驽骖难得正垂头丧气，贴着耳朵，一动不动地驮着他那位直挺挺的主人。它虽然看似木马，究竟是血肉之躯，把持不住，也就去嗅嗅对它温存的那匹马。它这么一动，就和堂吉珂德的双脚错开；他滑下马鞍，要不是吊着一条胳膊，就跌下地去了。他痛楚难当，以为手腕断了，不然就是胳膊扯下来了。他离地很近，脚尖能触拂地面。这来却害苦了他。他活象受了吊刑<sup>①</sup>，脚和地若即若离，满以为往下挣挣可以着地，却是上当；因为狼命伸长肢体，越发加添了痛苦。

① 吊刑（garrucha），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种酷刑，用绳子把犯人反剪两手高吊梁间，脚下悬一百斤左右的铁砣或石头。绳上装着滑车，逼供时可把犯人吊上或放下。这和作者所形容的不同。



## 第四十五章

判明曼布利诺头盔和驮鞍的疑案，并叙述其他事实。

新来的那个理发师说：“这两位一口咬定的话，您几位听来怎么样？

他们竟硬说这不是盆，倒是头盔呢。”

堂吉珂德道：“哪个骑士说不是头盔，我就要他承认自己是撒谎！

哪个侍从说这话，我就要他承认自己是一千个撒谎，一万个撒谎！”

我们熟悉的那位理发师也在场。他深知堂吉珂德的脾气，存心帮他胡说，把这场笑话闹下去，让大家取乐。他就对那个理发师说：“理发师先生，不问你是谁，请听我说。我和你是同行，我的营业执照已经领了二十多年，对于理发业的用具全部熟悉，没一件不知道的。

我早年也当过一程子兵，懂得什么是头盔、高顶盔、带面甲的盔，和其他军用项目——我指各种武器。也许别人另有高见，不过我说呀，这位好先生手里的东西，非但不是理发师的盆儿，而且差得远着呢，好比白和黑、真和假那样不能混淆。我还有句话。这件东西虽然是头盔，却不完整了。”

堂吉珂德说：“的确不完整了呀，因为缺了护脸颊和嘴巴的那一半儿。”

神父体会他这位朋友的用意，接口道，“是啊。”

卡迪纽、堂费南铎和他的同伴们都附和着这么说。审判官要不是记挂着堂路易斯的事，也会凑趣。不过他正为这事放心不下，没兴致胡闹。

受捉弄的理发师说：“上帝保佑我吧！哪有这种事呀？这许多体面人物都说不是盆儿，却是头盔！大学里头等聪明人碰到了这种事，也要莫名其妙的。好吧，假如这盆儿是头盔，那么，这个驮鞍也该是这位先生说的马鞍子了。”

堂吉珂德说：“我看象驴子的驮鞍。不过我刚才说了，这件事与我无干。”

神父说：“到底是驴子的驮鞍还是马鞍子，凭堂吉珂德先生一言为准。关于骑士或坐骑①的事，我们大家都由他说了算。”

堂吉珂德说：“各位先生，我老实说吧，我两次在这座堡垒里借宿，遭遇了不知多少稀奇古怪的事，搞得我在这里什么都拿不准了，觉得全都是魔法捣鬼。头一次，一个摩尔人把我狠揍了一顿；他一群同伙也没饶过桑丘。昨晚，我拴着一条胳膊吊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也不知为什么遭了这场灾难。所以我现在如果来判决这个疑案，就不免卤莽。谁说这是盆儿，不是头盔，我已经有话回驳。至于这件东西究竟是驮鞍还是马鞍，我却不该妄下断语，只凭各位的高见来决定。你们不象我封过骑士，也许就不受堡垒里妖术的影响，耳目清醒，看到的不是幻象，可以如实判断。”

堂费南铎道：“没什么说的，堂吉珂德先生的一番话很有道理，这场争辩该由我们大家公断。我可以悄悄地收集了各位的意见，把结果照①骑士或坐骑（caballería）指骑士，又指供坐骑的牲口；神父的话是双关的。

实公布，这样最踏实。”

知道堂吉珂德脾气的觉得这是绝妙的笑料；不知道的却觉得荒谬绝伦，尤其堂路易斯的四个佣人、堂路易斯本人和新来的三个过客，这三人看样子是神圣友爱团的巡逻人员。不过最气忿的是那个理发师。他眼看自己的铜盆变成了曼布利诺头盔，深信自己的驮鞍一定会变成一个贵重的马鞍。大家都笑呵呵地瞧堂费南铎跟这个那个交头接耳，听取各人对这件你争我夺的宝贝作何看法，究竟是驴子的驮鞍呢，还是马鞍子。

堂费南铎向许多人收集了意见，高声说：“老哥，你听我说。我听了许多意见，觉得烦了，因为我请教的每个人都说是马鞍子，而且是一匹骏马的鞍子，当作驴子的驮鞍是荒谬。事情由不得你和你的驴儿，你得顺从大家，因为这是马鞍，不是驮鞍；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那可怜的理发师说：“你们各位都搞错了，要不然，叫我上不得天堂！但愿我的灵魂到了上帝眼里，就象驮鞍在我眼里是驮鞍不是马鞍。

可是，‘法律总顺从??’①我不多说了。我明明没有喝醉酒，我还没吃早点呢，除非我作了孽吧。”

理发师的死心眼儿和堂吉珂德的荒唐一样，逗得大家都笑了。堂吉珂德说：

“现在各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就完事；‘上帝既肯成全，圣贝德罗也就赐福’①。”

四个佣人之一说：

“这是存心开玩笑吧？在场这几位都是明白人——看来都是非常明白的人。我就不信他们会乱说这不是盆儿，那不是驮鞍。不过他们既然强词夺理，睁着眼睛说瞎话，其中必有奥妙。因为我可以赌咒——”他随就赌了个咒说：“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叫我相信这盆儿不是理发师的盆儿，这驮鞍不是公驴的驮鞍。”

神父说：“很可能是母驴的。”

那人说：“那也一样，问题不在这里。我是要问，究竟这是驮鞍呢，还是象你们各位说的不是驮鞍。”

新来的一个巡逻队员直在听他们争辩，这会儿急躁说：“分明是驮鞍！就好比我爸爸是我爸爸！不管过去未来，谁说不是，准是喝醉了酒！”

堂吉珂德答道：“你这个混蛋！你胡说！”

他一支枪始终没有离手，这时就举枪对这个巡逻队员的脑袋狠狠打下来。要不是那人侧身躲过，准给他打倒。枪打在地下，折成几段。其他几个巡逻队员瞧自己伙伴遭了毒手，就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大呼求救。

店主人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立刻进屋去拿了行使职权的杖和自己的剑去帮一手。堂路易斯的佣人忙围住堂路易斯，防他乘乱逃走。那个理发师瞧店里一片混乱，就去抢自己的驮鞍；桑丘也抢住不放。堂吉珂德拔剑在手，冲上去和巡逻队厮杀。卡迪纽和堂费南铎都帮着他。堂路易斯大声喊他家佣人快舍了自己去支援他们。神父大声吆喝；店主妇①西班牙谚语：法律总顺从帝王的心愿。

① 西班牙成语。

尖声叫嚷；她女儿急得直叫苦；玛丽托内斯在旁啼哭；多若泰吓慌了；陆莘达打着哆嗦；堂娜克拉拉晕了过去。那个理发师拿棒打桑丘；桑丘捏着拳头把理发师一顿乱捶；堂路易斯的一个佣人怕主人逃跑，抓住他的胳膊，却被堂路易斯一拳打得满口鲜血；审判官在回护堂路易斯；堂费南铎把一个巡逻队员踢翻在地，两脚在他身上踩了个痛快；店主又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大叫求救。这时店里闹成一片：有哭的，有叫的，有惊慌的，有遭殃的；有的使剑，有的挥拳，有的举杖打，有的用脚踢，许多人皮破血流。堂吉珂德瞧大家乱成一团，觉得仿佛一头栽进阿格拉曼军营的一片混乱①里去了，就大喝一声，震动客店，说道：“大家都住手！插剑入鞘！不要吵！谁是要性命的，听我说话！”

大家听他一喊，都停顿下来。他接着说：“各位先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座堡垒是魔术控制着的，里面妖魔成群。你们睁眼看

吧，阿格拉曼泰军营里的混乱已经转移到咱们这儿来了，可见我的话没有错。你们瞧，那儿是为一把剑，这儿是为一匹马，那边是为老鹰，这边是为头盔②；你争我吵，其实都是着了迷。

审判官先生，神父先生，请你们两位一个代表阿格拉曼泰王，一个代表索布利诺王③，为大家讲和吧。我凭全能的上帝起誓，在场这许多有体面的人，为这点细事互相残杀，实在太荒唐了。”

那几个巡逻队员不懂堂吉诃德的一套话；他们吃了堂费南铎、卡迪纽和他们同伙的亏，不肯罢休。那个理发师却愿意，因为自己的胡子和马鞍打架时都揪坏了。桑丘是个好佣人，听主人哼一声就立刻服从的。

堂路易斯的四个佣人知道打下去自己毫无好处，也都住手。只有店主觉得堂吉诃德这疯子骄横无礼，在他店里时刻闹事，非罚他一下不可。到头来，吵嚷总算暂停，不过堂吉诃德的心目中，马鞍还是马鞍，盆儿还是头盔，客店还是堡垒，要经过天地末日的审判才有分晓。大家听了审判官和神父的劝解，都气平怒息。堂路易斯的佣人又逼小主人跟他们回家。审判官乘他们在谈判，把堂路易斯的话一一告诉堂费南铎、卡迪纽和神父，请教他们这事怎么处置。他们商量停当：堂费南铎就向堂路易斯的佣人透露了自己的身分，说要带堂路易斯到安达路西亚去见他那位袭侯爵的哥哥，他哥哥一定以礼相待；他这来是因为堂路易斯的主意很明显，即使把他的身体扯得七零八碎，他这会儿也决不肯回去见他父亲。

那四个佣人得知堂费南铎的地位和堂路易斯的主意，决计先回去三人，把经过禀告东家，留一人伺候和看守着堂路易斯等待后命。这一场纠纷，凭阿格拉曼泰的威望和索布利诺王的智谋，居然排解开了。可是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那家伙①觉得受了冷淡和戏弄；而且白费心机挑动了一场纠纷，自己没有捞摸到什么，因此决计重新挑拨是非，显显本事。

却说那几个巡逻队员知道了对手的身分，就泄了气，觉得打下去不① 见阿利奥斯坦《奥兰陀的疯狂》第27篇。阿格拉曼泰是回教国同盟军的领袖。“阿格拉曼泰军营的一片混乱”已沿用为成语。

② 剑指杜朗达尔宝剑，马指有名的骏马弗隆梯诺，老鹰指徽章上的白老鹰（见《奥兰陀的疯狂》27篇），头盔指曼布利诺头盔。

③ 和阿格拉曼泰同盟的一个回教国王。（见《奥兰陀的疯狂》）① 指魔鬼。当时迷信，认为一提“魔鬼”这名字，魔鬼马上就来了，所以都避讳而用代称。

管怎么了局，吃亏的总是自己，所以都罢手了；可是挨堂费南铎踢打的那一个身边带着几张捉拿逃犯的拘票，有一张正是捉拿堂吉诃德的。原来桑丘忧虑得不错，神圣友爱团因为堂吉诃德释放了一队囚犯，下令逮捕他。那巡逻队员忽然记起这张拘票，就想核实一下。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纸，找到有关的条款，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因为他阅读力不高。

他念一个字，就对堂吉诃德看一眼，把拘票上描绘的相貌按着堂吉诃德的面目逐一核对。他断定这家伙分明就是要拘捕的人。他一核实，立即叠起羊皮纸，左手拿着这张纸，右手一把紧紧抓住堂吉诃德的衣领，抓得堂吉诃德回不过气来。他大嚷道：“快来协助神圣友爱团！抓住这个拦路打劫的强盗！瞧瞧拘票上写着呢！这不是闹着玩儿！”

神父拿过拘票一看，描绘的果然正是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瞧这混蛋对自己撒野，火气冲天，浑身的骨头都要爆裂了。他拚命用两手卡住那巡逻队员的脖子，那家伙要没有同伙帮忙，不等堂吉诃德松手早送命了。

店主对同僚团友理该救援，忙去帮一手。店主妇瞧丈夫又打架，就又大喊大叫：玛丽托内斯和店家女儿立即放声呼应，求上天保佑，又求在场的人帮忙。桑丘看了说道：

“老天爷啊！怪不得我主人说这座堡垒是着了魔道的，这话真没错！待在这里没一个钟头的安静！”

堂费南铎分开了巡逻队员和堂吉诃德。他们俩一个揪住对方的衣领，一个卡住对方的脖子；堂费南铎拆开双方的手，两人都舒了一口气。

巡逻队并不就此甘休，却要求大家帮着把犯人捆起来，交他们处理，说这是对国王和神圣友爱团应尽的责任。他们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再次责望大家帮着捉拿这一名拦路打劫的强盗。堂吉诃德听了这些话，微微一笑，非常镇静地说：

“听着！你们这起下贱的家伙！让带锁链的重获自由，释放囚犯，救苦、扶危、济困，你们把这个叫做拦路打劫么？哎！卑鄙小人啊！你们凡夫俗子，老天爷没开你们的窍，你们既不懂骑士道的高尚，也看不到自己的罪恶和愚蠢！不尊敬游侠骑士的影子就是犯罪！何况你们冲撞了骑士本人呢！听着！什么巡逻队！你们是结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我问你们：哪个糊涂蛋竟签发拘票来逮捕我这样的骑士呀？游侠骑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奉行的法律是手里的剑，他们仗仗的权力是浑身的勇气，他们服从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谁连这点都不懂吗？再说吧，绅士只要封了游侠骑士，承担了骑士道的职责，不辞劳苦，那么，他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就比贵族册封书上规定的还多。

哪个没脑子的家伙连这个规矩都不知道吗？什么产业税呀、交易税呀、国王结婚税呀、皇家特税呀、通行税呀、摆渡税呀等等，哪个游侠骑士付过呢？哪个裁缝给他做了衣裳收他工钱呢？哪个堡垒主人款待了他要他付账呢？哪个国王不请他同桌吃饭呢？哪个姑娘不爱上他而对他千依百顺呢？还有一句话，世界上不论过去、现在、将来，一个游侠骑士面对四百巡逻队员，要是没本领把他们打四百大棍，他还算得骑士吗？”



## 第四十七章

堂吉珂德出奇地着魔以及其他异事。

堂吉珂德瞧自己关在笼里，装上牛车，说道：“我读过许多很正经的游侠骑士传记，可是用魔法把骑士象我这样撮走，我还从没读到、看到、听到过。而且牛这种又懒又笨的牲口一定走得很慢。照例，撮走的骑士是裹在乌云里的，或者乘一辆火焰车，再不然，骑一匹飞马之类的怪兽，忽的一下子就从天空走了。现在却把我装在牛车上拉走！天啊！真叫我莫名其妙！大概今非昔比，骑士道和魔法都换了样了。我是世界上新出的骑士，冒险的骑士道已经没人知道，由我第一个重新恢复，也许因此就另创了新样的魔术，别有新法撮走着魔的人了。桑丘儿子，你以为我这话怎么样？”

桑丘答道：“我不知道，我不象您读过那么多游侠骑士的书。可是我敢保证，这一伙不完全是真正的妖魔鬼怪。”

堂吉珂德道：“真正的？我的爹呀，既然是鬼怪，怎么能是真正的呢？那是虚幻的形状，特来对我施行魔法的呀！你要瞧我这话对不对，只消把他们碰碰或摸摸，就知道他们没有实在的肉体，只是虚影子。”

桑丘说：“先生，老实说吧，我已经碰过他们了。这个鬼在这儿忙忙叨叨，他身上的肉很结实；而且还有一点古怪，我听说魔鬼身上都有硫磺气，还有别种臭味，可是这个鬼却远不是那样的，他身上的龙涎香半哩瓦以外就闻到了。”

桑丘指的是堂费南铎，他是一位贵公子，身上想必有桑丘说的这种香味。

堂吉珂德说：“桑丘朋友，这没什么希奇。我告诉你，魔鬼是很调皮的。他们尽管熏染着些气味，他们是精灵，本身并没有气味；要有的话，就决不是香，只能是恶臭。因为他们无论跑到哪里，总离不开地狱，他们的痛苦，丝毫不会减轻。香味是闻了舒服的，他们决不会有香味。”

假如你觉得那个魔鬼有龙涎香味，不是你弄错了，就是魔鬼存心迷惑你，叫你不知他是魔鬼。”

主仆俩只顾谈论。堂费南铎和卡迪纽决计赶紧动身，免得桑丘识破他们的计策；桑丘已经猜透八九分了。他们把店主人叫过一边，吩咐他给驽骍难得套上鞍轡，给桑丘的驴儿装上驮鞍。店主人马上照办。这时神父已经和那几个巡逻队员讲好，请他们一路护送，每天给若干报酬。

卡迪纽把堂吉珂德的盾牌和那只铜盆挂在驽骍难得的鞍架两侧，做手势示意，叫桑丘骑驴牵着驽骍难得，又叫两个巡逻员拿着火枪押在牛车两旁。店主妇和她女儿和玛丽托内斯在牛车临走的时候，出门和堂吉珂德告辞，假装为他遭难伤心流泪。堂吉珂德对她们说：“好心的夫人小姐们请不要哭。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就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名望不高的骑士从来没有这种遭遇，因为世界上谁也不理睬他们。英勇的骑士就不同，他们的品德和功勋招来许多国王和骑士的嫉妒，那些人就使出卑鄙的手段来陷害好人。可是话又说回来，高尚的品德是压不倒的，单靠它本身的力量就足以抵制魔法祖师索罗阿斯德斯的全套邪术①，克服一切困难，象阳光一样照耀世界。美丽的夫人小姐们，如果我有什失礼的地方开罪了你们，请不要见怪，我绝不是有意的。现在我给坏心眼儿的魔术师关进了这个笼子，请你们为我祷告上帝，救我出来。我决不忘记在这座堡垒里受到的优待；如有一天出得这个牢笼，一定尽力报答你们的厚爱。”

堡垒里的女人和堂吉珂德谈话的时候，神父和理发师正在辞别店里的许多客人，其中有堂费南铎和他的伙伴，上尉和他的弟弟，还有多若泰和陆莘达等称心如意的小姐。他们彼此拥抱，约定互通消息。堂费南铎把自己的住址告诉神父，让神父把堂吉珂德的情况写信告诉他，因为他很关心。他答应也要把神父盼切的消息一一奉告，比如他自己的结婚呀、索赖达的受洗呀、堂路易斯的事呀、陆莘达的回家呀等等。神父答应了堂费南铎的要求。他们又互相拥抱，重申前约。店主拿出些手稿给神父，说是从存放《何必追根究底》那篇故事的箱子夹层里找出来的。

他说物主不会回来，不妨都拿去，反正自己不识字，不要这些东西。神父谢了他，打开一看，标题是《林果内德和郭塔迪琉的故事》②，才知道是一篇故事。他认为《何必追根究底》那篇很不错，料想这篇也是好的，因为可能都是一个人的手笔。他就收起来等有功夫再看。

他和理发师朋友防堂吉珂德立即识破他们，都戴着假面具；两人上了坐骑，跟在车后。一行人挨次出发。车辆打头，由车主带领。两旁是刚才说的两个带火枪的巡逻队员，随后是桑丘·潘沙骑驴牵着驽骍难得。

神父和理发师各骑壮骡，象上文说的蒙着脸缓步押在队后；牛车走得很慢，他们不能超前去。堂吉珂德坐在笼里，捆住两手，伸直两腿，背靠着栅栏，默默地忍受一切，简直不象血肉之躯，却象一尊石像。他们就这么慢吞吞、静悄悄走了两哩瓦路，到一个山坳里。赶牛车的觉得这里可以让牛歇歇力，啃吃点青草，就向神父说了。理发师却主张再走一程，他知道附近有个山坡，转过山坡又有个山坳，那里的青草更茂盛，地方比这里还好。因此他们继续前行。

这时神父回头，看见背后来了六七骑旅客，行装都很漂亮。他们一会儿就赶上来了，因为他们不象牛走得滞缓，却象乘了教长的骡，急急赶往一哩瓦内已经在望的客店去打尖的样子。急急赶路的追上慢慢走路的，彼此叙过礼。赶来的一行人里有一个正是托雷都的教长，跟随的都是他的伴当。他看见牛车、巡逻队员、桑丘、驽骍难得、神父和理发师一队人行列整齐，尤其看到堂吉珂德关在笼里，忍不住就要打听为什么把人这样押解。不过他瞧见巡逻队员的标记①，料想那人准是抢劫或其他罪行的凶犯，给神圣友爱团逮捕了。他询问一个巡逻队员，那人答道：“先生，我们不知道这位绅士为什么要这样走路，你叫他自己说吧。”

堂吉珂德听见他们回答，接口说道：“各位绅士先生熟悉游侠骑士的事吗？要是熟悉，我就把我的不幸① 索罗阿斯德斯（Zoroastre 或 Zoroastro），古波斯国王，据传说，他是魔法的祖师。

② 《林果内德和郭塔迪琉的故事》（Rinconete y Cortadillo）是塞万提斯《模范故事集》（Novelas ejemplares）里的一篇。

① 巡逻队员携带大弓和火枪，以及行使职权的短杖，通常每队三十二人，穿绿色制服。

向各位讲讲，不然呢，我就不白费唇舌了。”

神父和理发师看见赶路的和堂吉珂德·台·拉·曼却交谈，怕自己的计策败露，忙赶上前来随机应对。教长听了堂吉珂德的话，答道：“老兄，我对于骑士小说实在是熟悉得很，比维多利亚邦多的《理论学大全》①还读得熟。你要是只有这点要求，那就尽管放心把你的话告诉我。”

堂吉珂德道：“好吧。绅士先生，你既然这么说，我就讲给你听。

我受了恶法师的忌妒和欺骗，着了魔道，给关在笼子里押着走。美德虽有好人爱惜，更有恶人压制呢。我是个游侠骑士：不是默默无闻的那种，却是世世传名、人人效法的模范骑士，即使嫉妒性变成的嫉妒精，或者波斯的一切魔术师、印度的一切婆罗门、艾梯欧比亚的一切神秘家②全都和我为难，也奈何我不得。”

神父插嘴道：“这位堂吉珂德·台·拉·曼却先生说得不错，他着了魔道给装在车上运走，不是他有罪过，却是嫉贤忌能的家伙设计害他。

先生，他就是那位‘哭丧着脸的骑士’，您也许听到过他的大名。他的丰功伟绩，将来要铭刻在青铜和大理石上，万古不磨，忌他的人用尽心机也消灭不了。”

教长听到笼子里外的人说话都是一个口吻，莫名其妙，惊异得几乎要在自己身上画十字；跟从的那些人也纳闷。桑丘·潘沙要听他们讲话，正挨在旁边，这时就想把事情摆一摆，说道：“各位先生，随你们爱听不爱听，我这会儿讲的是真话。要说我主人堂吉珂德先生着了魔道呀，

那就是我妈也着了魔道了！

他头脑完全清楚，吃也吃，喝也喝，也象别人那样干他的水火事儿，和他昨天进笼以前一模一样。照这样子，怎能叫我相信他是着了魔呢？

我听见许多人说过，着魔的人既不吃，也不睡，也不说话。我的主人要是没人管着，说起话来，比三十个律师还说得更多呢。”

他随即转脸瞧着神父说：

“哎，神父先生啊！您以为我不认识您吗？这一套新魔法为的是什么缘故，您以为我瞧不透吗？那么我告诉您，您尽管遮着脸，我却认识您；我还告诉您，您尽管诡计多端，我也识得破。干脆一句话：嫉妒占上风，美德就倒霉；扼门儿的地方，就没有慷慨。魔鬼没有好下场！要没有您这位神父，我主人这会儿已经娶了米戈米公娜公主，我至少也是个伯爵了，因为无论凭我东家哭丧着脸的骑士的赏赐，或者凭我自己的功劳，这是拿稳了的。可是我现在看到老话说对了：命运的轮子比磨坊的轮子还转得快；昨天平步青云，今天就掉在泥里。我是为自己的老婆孩子懊恼：他们满可以指望做爸爸的当了海岛或王国的总督重返家门，可是他们得瞧爸爸当了马夫回家了。神父先生，我跟您说这番话，不过是要奉劝您神父先生：您这样虐待我主人，您摸摸自己的良心吧；您关禁着堂吉珂德先生不让他救人行好，小心将来见了上帝和您算账！”

① 《理论学大全》（Summa summularum），1557年出版，是学院里必修的课本，作者维利阿尔邦多（CasparCardillo de Villalpando）是有名的神学家。

② 原文 ginosofistas，是印度的一派哲学家，不是艾梯欧比亚的。

理发师打断他道：“少胡说吧”①！桑丘，你和你主人成了同道啦？

老天爷！我看你该进笼去陪他；你也中了骑士道的迷，和他一鼻孔出气，正该和他一样的着魔。真糟糕，他许你的海岛你就那么贪图呀，竟在你脑壳子里结成胎了。”

桑丘答道：“谁也没叫我怀孕！就是国王也不能叫我怀孕的！我穷虽穷，却是老基督徒，对谁都没有亏欠；要说我贪图海岛，还有人贪图更坏的呢。‘干什么事，就成什么人’①。‘只要是人，就能做到教皇’②，别说一个海岛的总督！况且我主人赢来的海岛，多得没人可给呢。理发师先生，您说话小心，天下事不光是剃剃胡子，而且‘彼德罗和彼德罗之间，还有个分等’③。我说这些话呀，因为咱们都是熟人，‘灌水银的骰子，别当着我掷’④。我主人着魔的事，上帝知道真相，咱们还是不谈吧，因为‘少搅拌为妙’⑤。”

理发师不愿意和桑丘多说，怕这家伙傻头傻脑，把他和神父极力遮掩的事全抖搂出来。神父也防到这层，所以请教长和他一起抢前几步，他可以解答人在笼中的谜，还告诉他其他趣事。教长依言带着佣人随神父前去，一面留心听神父讲堂吉珂德的性格、生平、他的疾病、习惯等等。神父把他发病的根源、连一接二的遭遇、直到关进这笼子，都说了个大概，还说他们打算带他回乡治疗。教长和他的佣人对堂吉珂德的怪事不胜惊诧。教长听完说道：

“神父先生，我实在觉得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我有时是无聊，有时是上当，几乎把这种小说每本都看过一个开头，可是总看不下去，因为千篇一律，没多大出入。我认为这种作品是所谓米雷西亚故事⑥之类，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和那种既有趣又有益的故事大不相同。尽管这种书的宗旨是解闷消闲，可是连篇的胡说八道，我懂能有什么趣味。人要从实际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心赏神怡；一切丑陋、畸形的东西不会引起快感。如果小说里讲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挥剑把一个高塔似的巨人象杏仁糕那样切成两半，或者描写打仗，敌军有百万之众，而主人公匹马单枪，准获全胜，不管读者信不信，这种小说怎么能动人呢？各部分怎能合成彼此和谐的整体呢？或者写一个王后或女皇，见到素不相识的游侠骑士，就投身倒在他怀里，这样有失体统，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或者写一座挤满了骑士的高塔，简直就象一条顺风的船在海里航行，今晚在朗巴尔狄亚，明晨到了印度胡安长

① “少胡说吧”（Ad(bame esos candiles）按字面是“替我把这些灯剔剔亮吧”，这是成语，如果有人说了荒谬可笑的话就用这句成语回答，叫他少胡说。

① 西班牙谚语。

② 西班牙谚语。

③ 西班牙谚语。

④ 西班牙谚语。

⑤ 西班牙谚语。

⑥ 古希腊伊欧尼亚族人侨居小亚细亚，擅长编故事，称为米雷西亚故事。这类故事专供有闲阶级的消遣，多半荒诞无聊，或者讲不道德的爱情，古罗马也盛行这类故事。

老①辖治的国土，或是托罗美欧②从未发现、马可李罗③从未到过的地方，这种故事，除了无知不学的粗坯，谁会读了满意呢？假如有人驳我，说这种小说原是凭空捏造的，不必计较情节的细致真实。那么我要反驳说：凭空捏造越逼真越好，越有或然性和可能性，就越有趣味。编故事得投合读者的理智，把不可能的写成很可能，非常的写成平常，引人入胜，读来可惊可喜，是奇闻而兼是趣谈。要作品完美，全靠逼真摹仿，否则刚才说的种种要求都办不到。小说的各部分要能构成一个整体：中段承接开头，结尾是头中两部一气连贯下来的。我读过的骑士小说，没一部是这样一气呵成的，都支离拉杂，好象不是想塑造完美的形象，却存心要出个怪物。而且文笔粗野，事迹离奇，写爱情很不雅，写礼貌失体，战事写得罗嗦，议论发得无聊，旅程写得荒谬，总而言之，全不懂该怎么写作。所以基督教国家该把这种书象无用的人一样驱逐出境。”

神父洗耳恭听，觉得这位教长识见高明，一番议论都有道理，就告诉他自己所见略同，也厌恶骑士小说，所以把堂吉珂德所藏的许多都烧掉了。他讲自己怎样审查了那些书籍，哪几部判处极刑，投入火内，哪几部幸获赦免。教长听了大笑。他说自己虽然列举了这种小说的种种弊病，却发现有一个好处。它的题材众多，有才情的人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譬如船只失事呀，海上的风暴呀，大大小小的战事呀，他都可以描写。他可以把勇将应有的才能一一刻画，比如说：有识见，能预料敌人的狡猾；有口才，能鼓励也能劝阻军士；既能深思熟虑，又能当机立断；无论待时出击，或临阵冲锋，都英勇无匹。

他可以一会儿描述沉痛的惨事，一会儿叙说轻松的奇遇。他可以描摹德貌兼备的绝世美人，或文武双全的基督教绅士；或蛮横狠毒的匪徒，或慈祥英明的国君。他可以写出臣民的善良忠诚，君王的伟大慷慨。他可以卖弄自己是天文学家，或出色的宇宙学家，或音乐家，或熟悉国家大事的政论家，假如他要充魔术师也无不可。他可以写尤利斯的足智多谋，伊尼斯的孝顺，阿喀琉斯的勇敢，赫克托的倒霉，席依的诈骗，欧利阿罗的友爱，亚历山大的慷慨，凯撒的胆略，特拉哈诺的仁慈和真实，索比罗的忠诚，加东的英明等等，①一句话，凡是构成英雄人物的各种品质，无论集中在一人身上，或分散在许多人身上，都可以描写。如果文笔生动，思想新鲜，描摹逼真，那部著作一定是完美无瑕的锦绣文章，正象①传说里的人物：一说是土耳其东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一说是蒙古王；一说是阿比西尼亚王，古代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同时也是教会里的长老。参看上册第6页注①。

② 古希腊创天动论的天文学家。

③ 遍游亚洲各地的意大利旅行家（1254—1323）。



① 尤利斯 (Ulixes)，荷马史诗里的希腊酋长。伊尼斯 (Eneas)，维吉尔史诗《伊尼德》里的主人公。他是特洛亚王子，特洛亚城陷，他背着父亲逃亡，弃妻子不顾。阿喀琉斯 (Aquil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英雄。赫克托 (Héctor)，《伊利亚特》里的特洛亚王子，被阿喀琉斯杀死。席依 (Sinón)，据维吉尔《伊尼德》，是希腊兵士假意逃亡到特洛亚，劝特洛亚人开城接纳希腊人的木马，特洛亚城因此陷落。

欧利阿罗 (Eurialo) 是尼素斯的忠心朋友。见维吉尔《伊尼德》。亚历山大，即古波斯亚历山大大帝 (纪元前356—323)。凯撒，即古罗马凯撒大帝 (纪元前101—44)。特拉哈诺 (Trajano)，古罗马皇帝 (98—117)。

索比罗 (Zapiro)，古波斯达利阿斯大帝手下的督军，曾用苦肉计自己割去耳鼻，助达利阿斯大帝攻克巴比伦。加东 (Catón)，古罗马的监察官，已见本书上册前言。

我刚才说的那样，既有益，又有趣，达到了写作的最高目标。这种文体没有韵律的拘束<sup>②</sup>，作者可以大显身手，用散文来写他的史诗、抒情诗、悲喜剧，而且具备美妙的诗法和修辞法所有的一切风格。史诗既可以用韵文写，也可以用散文写。”

② 原文“没有拘束的文体” (escritura desatada) 指散文。古罗马修辞学把文体分为“有束缚的文体” (cratioligata)，即诗；和“没有束缚的文体” (oratio soluta)，即散文。



## 第四十九章

桑丘·潘沙向他主人讲了一番颇有见识的话。

桑丘说：“啊！我可抓住把柄了！这就是我一心要知道的事呀！您听我讲，先生，一个人心境不好，大家就议论说：‘某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儿，不吃不喝，也不睡觉，问他什么，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准是着魔了。’这句话不错吧？可见着魔的人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干我刚才说的那件生理上的要事。如果您这样急着要干那事，如果喝就喝，吃就吃，问什么都回答，那就是没有着魔。”

堂吉珂德答道：“桑丘，你说得对。可是我跟你讲过，着魔有多种多样，说不定换了时代就改变了方式。尽管从前着了魔就不干我要干的事，现在却行得都干了。一时有一时的习惯，没什么可说的，也不能凭运个来论断。反正我心里有数，知道自己是着了魔，因此也就心安理得。”

如果我认为自己并没有着魔，却偷懒怕事，随人家关在笼里，对急等着我去救苦救难的可怜人不理不睬，我的良心就沉重得很了。”

桑丘答道：“可是我说呀，您最好试验一番，就证据确凿，死心塌地了。您试试走出这个笼子；我一定尽力帮忙，甚至拉您出来。您再试试骑上您这匹马驾驽难得；照它这样垂头丧气，好象也着魔了。然后咱们俩再去探奇冒险，碰碰运气。碰上了钉子再回笼子也不迟。假如您倒足了霉，或者我糊涂透顶，我说的办法不成功，那么，我凭一个忠心好侍从的信义向您保证，我一定进笼来陪您。”

堂吉珂德答道：“桑丘老弟，你说的不错，我愿意照办；几时你找到机会让我脱身，我什么都听你的。不过，桑丘啊，你将来会知道，你没有明白我这番遭难是怎么回事。”

神父、教长和理发师已经下骡在前面等待；这位游侠骑士和那游而不侠的侍从说着话也到了。赶车的随就卸下拉车的几头牛，让它们在平静的绿油绿野里随便跑。那里很清凉，尽管象堂吉珂德那样着魔的人不在乎，他侍从那样清醒的人就想歇歇了。他要求神父放他主人出笼走走，不然的话，弄脏了这个监牢，象他主人这样一位骑士耽在里头就不成体统。神父懂他指什么，表示很愿意答应他的要求，只是怕他主人一出来又犯老脾气，跑到不知哪里去。

桑丘说：“我保证他不跑。”

教长道：“我也保证；如果他以骑士的身分，答应非得到我们准许决不走开，那就更妥当了。”

堂吉珂德全听在耳里，答道：“我答应啊！况且象我这样着魔的人，身不由己。给定身法镇住的，三个世纪也脱不了身，即使逃走了，也能从天空摄回来。”他因此声明：不妨放他出来，对大家有利；否则他就要对不住大家的鼻子了，除非他们乘早走开。

教长不顾堂吉珂德双手还捆在一起，就握住一手让他发誓保证；他们随即开笼放他。他出了笼子快活得不可开交，先伸个大懒腰，然后跑到驽驺难得身边，在它臂上拍了两下，说道：“马儿里的尖儿顶儿呀，我还是相信上帝和圣母会保佑咱俩不久都称心如愿的：你呢，能把主人驮在背上；我呢，能骑着你执行上帝派我到世上来担当的职务。”

堂吉珂德说完就和桑丘一起跑到个偏僻的地方去。他从那儿回来觉得轻松多了，越发急着要实行他侍从的计划。

教长在注视他。他疯得古怪，而谈吐应答却非常高明，只是上文屡次交代过，一提到骑士道，他就犯失心疯了。教长看着很惊奇。当时大家都坐在青草地上等待教长的那匹驮骡。教长动了怜悯之心，对堂吉珂德说：

“先生，您读了些拙劣无聊的骑士小说，怎么脑袋就糊涂了，竟自以为着了魔，还把这类分明虚假的事都信以为真呢？从前世界上会有那无穷无尽的阿马狄斯、那大群大群的著名骑士吗？什么特拉比松达皇帝呀，费丽克斯玛德·台·伊尔加尼亚呀，那么多女人坐的马匹和游荡的姑娘呀，还有那么多的蛇和怪兽和巨人，那么多闻所未闻的奇遇和各种各样的魔法，那么多的打仗和凶狠的搏斗，那么华丽的服装，那么多的痴情公主、封为伯爵的侍从、滑稽的侏儒，那么多的情书和谈情说爱，那么多好斗的女郎——一句话，骑士小说里讲的那许多荒乎其唐的东西，稍有理性的人，哪里会信以为真呢？就我自己吧，我读这种小说的时候，如果没想到那是一派胡言，读来也还有趣；可是想到了，哪怕是骑士小说里的杰作，我也恨得要把它往墙上摔，如果旁边有炉火，竟要扔到火里去。这种小说，叙述的是怪事，提倡的是邪说，迷惑了许多愚昧的人，该当受这种刑罚<sup>①</sup>。它们甚至把有身分、有学问的人都搞糊涂了。就象您先生吧，落得给人关在笼子里，装在牛车上拉走，仿佛狮子老虎一处处给人看来卖钱似的，不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吗？哎，堂吉珂德先生，您该爱惜自己，从糊涂里清醒过来！别辜负上天的恩赐；您有这副好头脑，很可以读些对身心有益的书，对自己的名声也有好处。假如您癖爱英雄豪杰、丰功伟绩的故事，那么可以读《圣经》里的《士师记》。

您读到的是伟大的现实，勇敢透顶而完全真实的事。卢西塔尼亚有个比利阿它；罗马有个凯撒；卡塔戈有个阿尼巴尔；希腊有个亚历山大；加斯底利亚有个费尔南·贡萨雷斯伯爵；巴兰西亚有个熙德；安达路西亚有个贡萨洛·费尔南台斯；埃克斯特瑞玛杜拉有个狄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黑瑞斯有个加尔西·贝瑞斯·台·巴尔伽斯；托雷都有个加尔西拉索；塞维利亚有个堂玛奴埃尔·台·雷翁<sup>①</sup>；他们那些英勇的事迹，卓越的才智，读来有趣有益，可敬可喜。我的堂吉珂德先生啊，您读这种书才对得住自己的好头脑；您就能熟悉古史，羡慕美德，修养了品性，<sup>①</sup> 西班牙宗教法庭把大骗子、大流氓和倡立“邪说异教”的人判处极刑，投在火里活活燃死。

<sup>①</sup> 比利阿它（Viriato）是卢西塔尼亚（即葡萄牙）反抗古罗马帝国的名将，纪元前140年被罗马人暗杀。

阿尼巴尔（Aníbal，纪元前247—183）是反抗古罗马帝国的名将。费尔南·贡萨雷斯（Fernán González），第十世纪建立了独立的卡斯底利亚。熙德（Cid），西班牙的英雄，1094年收复摩尔人所占领的瓦兰西亚。

贡萨洛·费尔南台斯（Gonzalo Fernández）即上文第三十二章绰号“大元帅”的艾南台斯（Hernández），他的战友狄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亦见三十二章。加尔西·贝瑞斯·台·巴尔伽斯（Garcí Pérez de Vargas）即上文第八章绰号“大棍子”的巴尔伽斯。加尔西拉索（Garcilaso），是十五世纪围攻（摩尔人占领的）格拉那达的勇将。玛奴埃尔·台·雷翁（Manuel de León）是十五世纪西班牙有名的绅士。他钟情的贵妇把手套落在关闭狮子的圈里，他持剑入圈拾取手套，毫无畏惧。这事成为后世歌咏的题目，德国诗人席勒就有一首歌咏这事的诗。

改良了作风，使您胆大而又细心，敢作敢为，无畏无惧。这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您自己的利益和您家乡拉·曼却的名声呀。”

堂吉珂德全神贯注，恭听教长的宏论，等他讲完，眼睛还盯了他半天才开言道：

“先生，照您这番话，世界上从来没有游侠骑士；骑士小说全是撒谎骗人的，对公众有害无益；我读这种小说就是错，读了信以为真更是大错，学着书上的榜样，选择了坚苦卓绝的游侠的职业，尤其错得错绝；您认为世上压根儿没有加乌拉的阿马狄斯，或希腊的阿马狄斯，或书上洋洋大观的全伙骑士您是这个意思吧？”

教长说：“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堂吉珂德道：

“您还说，这种书害苦了我，搞得我头脑糊涂，给关进了笼子；您说我该改过自新，另换读物，看些真实而有趣有益的书。”

教长说：“是啊。”

堂吉珂德说：“那么，我看呀，头脑糊涂而着了魔道的，正是您先生自己！您满口咒骂的是世界上人人相信、个个认为千真万确的事呀！”

您读了那种小说生气，主张判处极刑，投入火里；其实，该受这种刑罚的，恰恰是您这种人。谁想证明世界上从来没有阿马狄斯，小说里那许多游侠骑士都是从来没有的，那就仿佛要人相信太阳不放光，冰霜不寒冷，大地不滋生万物一样。譬如菲罗丽贝斯公主和吉·台·博尔果尼亚的事，或查理曼大帝时代，大力士和曼底布雷大桥的事①，请问世界上谁有本领叫人怀疑那是假的呢？我可以发誓，这些事就好比此时此刻是白天一样的千真万确啊。假如是捏造的，那么象赫克托呀、阿喀琉斯呀、特洛亚的战争呀、法兰西的十二武士呀、英吉利的阿瑟王呀，都该是捏造的了。那位英吉利的阿瑟王变了乌鸦，至今还活着，他国内还时刻等待着呢。假如照您的话，那么，就象古阿利诺·梅斯基诺①的事，寻求圣爵的事②，也可以胡说是骗人的了；堂特利斯坦和伊塞欧王后的恋爱、希内布拉和朗斯洛特的恋爱③也可以胡说是捏造的了。可是有人还约略记得见过金塔尼欧娜④傅姆，她是大不列颠呱呱叫的斟酒女人。这是确实的；我还记得我祖母每看到披着长头纱的傅姆就说：“‘子孙啊，这个傅姆就象金塔尼欧娜。’”所以我知道她老人家准见过这位傅姆，至少看过她的画像。再说吧，庇艾瑞斯和美人玛加隆娜的故事⑤，谁能说不是真的呢？勇敢的庇艾瑞斯曾骑着木马在天空飞行，开动木马的转轴比车杠略① 菲罗丽贝斯公主是大力士的妹妹（大力士和他的“神油”见上册69页注①），吉·台·博尔果尼亚的妻子。据《查理曼大帝传》曼底布雷大桥曾由土耳其人所支持的巨人加拉弗雷把守，查理曼大帝手下的大力士杀死巨人，夺下这座大桥。

① 十三世纪出版的意大利骑士小说的英雄；这部小说十六世纪译成西班牙文。

② 这是阿瑟王传说中的故事。“圣爵”是耶稣末一次晚餐时用的酒爵，后来又盛过耶稣圣血，以后就失踪了，后来阿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找到了“圣爵”。

③ 阿瑟王传说中的故事；堂特利斯坦和朗斯洛特都是圆桌骑士。

④ 希内布拉王后的侍女。

⑤ 十二世纪法国传奇故事，十六世纪初译成西班牙文。

大些，至今还在皇家军械博物馆里，陈列在巴比艾加⑥的鞍旁。罗尔丹的号角有梁木那么大⑦，还保存在隆塞斯巴列斯。可见十二武士确实是有的；象庇艾瑞斯呀、熙德呀，这种到处冒险的骑士都真有其人。勇敢的卢斯塔尼亚人胡安·台·梅尔罗到过博尔果尼亚，在拉斯城和大名鼎鼎的查尔尼郡王庇艾瑞斯师傅①交过手；后来又在巴西雷亚城和安利给·台·瑞梅斯丹师傅较量过武艺，两次比武都是他得胜，威震天下。

难道可以说这位游侠骑士不是真的吗？②勇敢的西班牙人贝德罗·巴尔巴，和我家男系嫡派祖宗谷帖艾瑞·吉哈达，在博尔果尼亚战胜了圣保禄伯爵的几个儿子，那一次次的决斗和冒险难道不是真的吗？③堂费南铎·台·贵瓦拉到阿雷玛尼亚④去冒险，和奥地利公爵同族的霍尔黑先生⑤决斗，这件事您也能否认吗？⑥苏威罗·台·吉牛内斯在“过道口”的枪术比赛⑦，路易斯·台·法尔塞斯师傅和西班牙骑士堂贡萨罗·台·古斯曼的武功⑧，咱们国内外基督教骑士的种种丰功伟绩，难道都可以说是骗人的吗？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啊。我再说一遍，谁把这种事情都一口否认，就是心上蒙了脂油，脑子里灌满浆糊了。”

教长瞧堂吉珂德真假混淆，而对骑士道的事知道得源源本本，暗暗敬佩。他回答说：

“堂吉珂德先生，我不能否认您讲得有点道理，尤其关于西班牙游侠骑士的事。我也承认法兰西十二武士确实是有的。可是杜尔宾大主教所写的那许多事，我却不能都信以为真①。他们原是法兰西国王挑选的武士，并称十二武士，因为本领、身分、胆量彼此相等。实际上也许有个高低，但按理是一律平等的；而且也象现在的圣梯亚果会团或加拉特拉瓦会团的成员那样，按理一律是本领高、胆量大、出身好的人。现在称为圣胡安会团的骑士，或阿尔冈塔拉会团的骑士，从前就叫作十二武士团的骑士，因为团里选的是十二个同等的武士。至于熙德是历史上的人物，贝那尔都·台·咖比欧也是，都没什么说的；不过他们干的那许多功绩我觉得很靠不住。您还说，庇艾瑞斯开动木马的转轴至今还在皇家军械博物馆里，陈列在巴比艾加的鞍旁；可是，对不起，我太糊涂，或者太近视了，尽管您说那根转轴很大，我却只看见那个马鞍，没看见②熙德的马名。

⑦ 据传说，这是一只象牙做成的。

① 原文 *mosen*，阿拉贡和巴兰西亚人对教士的尊称。

② 梅尔罗是西班牙胡安二世时代的骑士，见《西班牙国王胡安二世本纪》（*Crónica del Rey Don Juan II de Castilla*）；胡安·台·梅那（*Juan de Mena*）《迷宫》（*Laberinto*）里歌颂了他一生的事迹。

③ 巴尔巴和吉哈达也是胡安二世时代的骑士。比武指1435年在博尔果尼亚举行的武术比赛。亦见《西班牙国王胡安二世本纪》。

④ 即德国。

⑤ 原文 *micer*，阿拉贡人所用的尊称。

⑥ 贵瓦拉也是胡安二世时代的骑士，见《西班牙国王胡安二世本纪》。

⑦ “过道口”（*Paso*）指“光荣的过道口”（*Paso honroso*），在奥比果（*Orbigo*）桥堍。1434年在这地方举行了三十天的枪术比赛是中世纪有名的。苏威罗和其他九名骑士在桥堍过道口连战三十日。

⑧ 法尔塞斯师傅和古斯曼参加的比武是1428年在瓦拉多利举行的，胡安二世亲自在场主持。

① 见上册43页注①。

转轴。”

堂吉珂德答道：“可是转轴的确是在那里。我再举个凭据吧。我听说为了防它霉烂，外面还包着个牛皮套子呢。”

教长说：“都可能，不过我可以凭自己的教职发誓，我实在没有看见。就算那里确实有个转轴，我不能因此就相信那许多阿马狄斯的故事是真是事，书上成群的骑士是真人。象您这么有声誉，有才能，又天生一副好头脑，也不能因此就把荒唐的骑士小说上那么多狂妄的事都信以为真实不虚呀。”



## 第五十一章

牧羊人对押送堂吉诃德的一行人讲的事。

“离这山坳三哩瓦有个村子，地方虽小，却是这一带最富庶的。村上有个很体面的农民。尽管有钱就有体面，大家尊敬他却因为他的人品好，有钱还在其次。不过据他自己说，他最得意的是有个非常美貌聪明、文雅贞静的女儿。凡是认识她或见过她的，都惊叹老天爷给她这样好的品貌。她从小就长得端正，越大越出挑得标致，到十六岁竟成了绝世美人。她的美名传到了四周的村上。可是何止四周村上呢！老远的城市里、甚至王宫里，各式各样的人都知道她。他们从各地跑来看她，好象是什么希罕东西，或是大显神通的偶像。她父亲把她看得很紧，她自己也很检点。年轻姑娘自己不谨慎，随你锁着她，监视着她或把她关起来都管不住的。

“爸爸的财产和女儿的美貌打动了不少人，本村外地的都来求亲。

那个爸爸要处置这件无价之宝却没了主意；求亲的人多得数不清，他不知许了谁好。我也是个求亲的。人家认为我大有希望，因为她爸爸知道我这个人；我是本村的，家世清白，年纪正轻，家里很富足，人也不蠢不笨。本村还有个求亲的和我资格相仿，因此那个爸爸拿不定主意，觉得两人都配得过她女儿。那位害苦了我的有钱姑娘名叫蕾安德拉。她父亲免得为难，就把这两个求婚人的情况告诉她；因为我们两人既然不相上下，他认为最好还是让本人自己挑选。要为女儿成家的爸爸可以学学这个办法。我不是主张随她们挑选卑鄙下流的人，只主张把好的摆在面前，随她们从中挑个如意郎君。我不知道蕾安德拉选的是谁，只知她爸爸稳住了我们两人，说女儿年纪还小，又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也没答应，也不拒绝。我的情敌名叫安塞尔模，我叫欧黑纽——我是向你们介绍这个悲剧里的人物。事情至今还悬着呢，不过可以料想结局准是悲惨的。

“这时我们村上来了个人，名叫维山德·台·拉·洛加。他是本村贫农家出身的。这人当了兵到过意大利和许多别的地方。他是幼年十二岁的时候，有个大尉带着军队路过我们村子，把他带走的；过了十二年，他穿着五颜六色的军装，浑身戴着玻璃和金属的装饰品还乡了。他的新衣服脱一套、换一套，天天改装；不过都是质料单薄、颜色显亮、不结实、不值钱的。乡村的人本来刻薄，有了闲暇越发尖嘴薄舌。他们注意到他的衣饰，仔细统计一下，发现他的衣服连绑腿和袜子共有三套，颜色各各不同。他把那三套变来换去地配搭着穿；假如你心中无数，就以为他穿出来的衣服有十多套，羽毛有二十多枝。别以为我讲的是不相干的闲话，这都是有关紧要的。

“我们广场上一棵大杨树下有石凳；他坐在那里谈自己的生平事迹，叫我们听了嘴巴张着都合不拢。地球上没一处他没到过；没一次打仗他没参加过。他杀死的摩尔人，比摩洛哥和突尼斯所有的摩尔人还多。

他跟人决斗的遭数，据他说来，多得压倒了甘德呀、卢拿呀、狄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呀<sup>①</sup>，以及他提出名字的上千个人；而且百战百胜，<sup>①</sup>甘德（Gante）和卢拿（Luna）是当代好斗的大力士；狄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见290页注<sup>①</sup>，他不流一滴血。他却又卖弄自己的伤疤，说是历次战役里中弹留下的痕迹；可是我们什么斑点也瞧不见。再加他没那般的狂妄，对地位平等或相识的人，就‘你’呀‘你’的称呼<sup>②</sup>。他还说：他不认得生他的爸爸，只认得自己这条胳膊；他没有家世，只有生平立下的功绩；他当了战士，对国王也不输什么<sup>③</sup>。这不可一世的人还懂得些音乐，会弹弹吉它琴，据说他能挥拨得轻快，弦上传出心里的话。他的才能还说不完。他能做诗；村上每有芝麻绿豆的细事，他就能编个足有一个半哩瓦长的歌谣。

“蕾安德拉家有个窗子面临广场，她常在窗口窥望我形容的维山德·台·拉·洛加这位战士、大力士、风流人物、音乐家和诗人。他那鲜亮的服饰中了她的意。他每编个歌谣总散发二十份抄本；那些故事迷了她的心窍。他演说的生平事迹也传到了她耳里。反正是魔鬼安排的吧，男的还没敢妄想高攀，女的已经爱上他了。恋爱的事只要女方有意，很容易成功。蕾安德拉和维山德就这么顺顺当地同心合意了。许多求婚的人还没一个看出蕾安德拉的心愿，她已经把自己的心愿兑现。她妈妈早已去世；她抛下亲爱的爸爸，跟着那当兵的逃出了村子。维山德这个胜利，比他自吹自擂的许多功勋都真实。村上人和别处传闻的人都骇然。

我简直不知所措，安塞尔模也目瞪口呆，她爸爸伤心，亲戚们愤慨，法院关怀，神圣友爱团也出动了。他们守住街道，又在树林里和各处搜寻。

三天之后，他们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这个任性的蕾安德拉。她身上只脱剩一件衬衣；她从家里卷走的一大笔钱和贵重首饰都没有了。他们把她送还那伤心的爸爸，并盘问她这桩丢脸的事。她不用人家追究，就承认上了维山德·台·拉·洛加的当。他要哄她逃出来，答应娶她为妻，带她到天下最富丽豪华、穷奢极欲的城市拿坡黎斯去。她心眼糊涂，更糟的是着了迷，都信以为真。她偷了爸爸的钱财，出走的当夜都交给维山德了。他带她到了一座险陡的山里，把她关在人家找到她的那个山洞里。她说那个兵没有玷污她的身体，只抢了她的东西，就撇下她跑了。这又使大家很诧异。先生，那小子竟能那么克制自己，叫人不好相信。可是她一口咬定，非常恳切，这倒使伤心的爸爸有点安慰。他女儿失去了贞操就无法挽回；既然这件宝贝还在，抢掉些财物也不计较了。

他找到蕾安德拉的那天，没让我们见她，就把她送进附近的修道院去关起来，指望人家对她丢脸的事会渐渐淡忘。蕾安德拉年纪轻，她的过失情有可原；至少对她品行好坏不很关切的人这么想。不过有人知道她很聪明伶俐，觉得她不是错在不懂事，而是错在轻佻任性。女人家多半是没头脑、欠稳重的<sup>①</sup>。

“蕾安德拉关起来以后，安塞尔模眼里没了光亮，至少看不见乐意的东西了；我也举目无欢，面前一片昏黑。我们没了她，苦恼一天天加多，耐心一天天减少。我们咒骂那位战士衣服鲜明，也咒骂蕾安德拉的生性好斗。

<sup>②</sup> 据西班牙语语法，对平等的或交情不深的人称“您”（vuestra merced）不称“你”（vos）；对地位较低或亲密的人才称“你”。参看萨拉沙（Ambrosio de Sallazar）《对话的语法》（Espexo general de la Gramática endiálogos）1614年鲁安（Rouen）版175页。

<sup>③</sup> 西班牙语谚语：“一个绅士只在上帝之下，他什么也不输国王。”

<sup>①</sup> 参看上册302页注<sup>①</sup>。

爸爸防范疏忽。后来，我和安塞尔模一起离开了那个村子，跑到这个山坳里来。他在这里放他自己的一大群绵羊；我放我自己的一大群山羊。

我们就在树林里过日子，随着自己的情兴，对美人蕾安德拉或者共同赞美，或共同咒骂，或为她各自叹息，各自对天诉苦。向蕾安德拉求亲的许多别人学着我们的样，也跑到山里来牧羊。来了好多人，满处都是牧羊人和羊群，处处都能听到美人蕾安德拉的名字，简直把这里变成了牧羊人避世的地方。有人咒骂她，说她杨花水性；有人怪她贱坯子、轻骨头；有人为她开脱，又有人把她责骂；有人称赞她的相貌，又有人鄙薄她的品行。一句话，人人瞧她不起，却又爱她不舍。这股痴狂的风气越来越盛，有人从没跟她讲过话，却怨她冷淡了自己；甚至还有人害了妒忌的疯病，悲恨苦恼。其实蕾安德拉从没挑起任何人的嫉妒，因为我说过，人家还不知道她对谁钟情，就看到了她的丑行。这儿的山洞里、溪水边、树荫下，处处都有牧羊人向天诉说自己的不幸。哪里激荡出回声，重复的是蕾安德拉的名字；山里交响着‘蕾安德拉’，水声呜咽着‘蕾安德拉’。我们眷恋着她，迷醉于她；心死犹存希望，无故忽又生愁。

我的情敌在这许多疯子里显得最没有道理，也最有道理<sup>①</sup>。他满可以埋怨，可是他只诉说和意中人拆散的苦恼。他弹一手绝妙的六弦琴，做的诗也很有才情；他弹着琴唱自己的诗，凄凄切切。我另走一径，比他省力，我觉得也比他恰当。我骂女人见异思迁，口是心非，背约负信，而且滥用情感，不知好歹。各位先生，我跑来的时候和这只山羊说那些话，讲那些理，就是这个缘故。它尽管是我羊群里最好的一只，我

却不希罕它，因为它是个姑娘家。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真情实事。我对你们讲得详细，我招待你们的心意也一样周至。我的茅屋不远，那儿有新鲜羊奶，美味的干酪，还有种种甜熟的果子，非但好吃，还很好看。”

① 按当时牧歌故事的说法，没有道理是因为他不责备女人用情不专；有道理是因为他善于歌颂自己的意中人。







